
武俠世界
第35年
36
$15.00

編者話

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麥磊先生精心撰著的「劍膽琴心」。名聞關外的「劍簫雙絕乾坤聖手」馬天行，居然功力只剩一成，成名兵器亦流落他人之手，落魄到要爲三百両銀子而到諸府應徵，做一個冒名頂替的「主人」……「玉面陶朱」于公道是江湖「名人」，然而却是披着羊皮的豺狼，他的另一個身份是……故事筆法清新明快，情節迭宕起伏，內容前後遙相呼應，使人有急欲一讀的衝動，是篇難得的好文章，頗堪茶餘飯後欣賞一番。欲知馬天行的落魄原因，請細閱本文，定不讓你失望。

*　　　*　　　*

本期刊登的長篇故事「龍吟鳳鳴下天山」乃辛棄疾先生的又一部新作品，辛棄疾先生的作品向以風趣、幽默稱著，喜歡辛棄疾先生作品的讀友請繼續鑑賞。

*　　　*　　　*

下期即將刊登的巨型小說乃南宮宇先生撰著的「古堡驚情」，尚有金戈先生撰寫的「湖海風雲」，馬騰先生所寫的「武林皇帝」，屆時請留意。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劍膽琴心（新派俠義倫理故事）
「劍簫雙絕乾坤聖手」馬天行，居然落魄到爲三百両銀子應徵諸府做 …………… 麥　磊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天殘地缺（北派武林恩仇秘聞錄）◀下▶
孽由己作　報應己身 …………… 鐵　馬　47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傷心小箭（「說英雄，誰是英雄」故事）
互相鬥法　暫勝一籌 …………… 溫瑞安　64

天下第一幇（新派湖海俠義故事）
殿前結交　匡扶正義 …………… 西門丁　72

一代天嬌（新派湖海武林故事）
虎穴探險　冬眠甦醒 …………… 臥龍生　83

大破十二峯（新派俠情連載故事）◀二▶
護送香車　冒犯唐門 …………… 東方玉　89

仙鶴神針（新派武林俠義故事）
捨生忘死一場空　幽谷寂寂梟雄夢 …………… 金　童　98

英雄悲歌（新派武俠中篇故事）
冶煉玄鐵　功敗垂成 …………… 歐陽雲飛　105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龍吟鳳鳴下天山（新派武林恩義故事）◀一▶
惡徒窮追不捨　飛鷹二度援手 …………… 辛棄疾　111

賭　俠（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巧贏鉅款　佯醉探秘 …………… 司空羽　121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463.00
	一年港幣	$925.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12.00
	一年港幣	$1,02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614.00
	一年港幣	$1,227.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82.12.29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第35年

第36期

（總號17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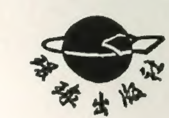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書介紹



蜜糖兒

岑凱倫　著

一個甜美女孩子的成長過程，和圍繞她的幾段浪漫愛情故事！



每本HK$38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萬寧、屈臣氏及地利店有售。

劍膽琴心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麥 可・文　磊 飛・圖

落拓青年

一份招貼寫着：年齡，二十五至卅五歲。

身裁中等，器宇不凡，機警伶俐，略通武功。

待遇：月薪紋銀三百兩，另供豪華生活享受……

這是一份徵求人才的招貼。

即使在天子脚下的北京城，三百兩銀子一個月的待遇，還是非常的吸引人的。何況，還另外供給豪華生活享受。

可是，像這麼待遇優厚的工作機會，為什麼會沒有人去應徵呢？

說它沒有人去應徵，是有事實根據的。

因為，那招貼的紅紙都已褪了色，至少已經貼出了一個月以上了。

按常情來說，有人應徵之後，那貼出招貼人，是會派人清理的。

為錢應徵

但事實上，北京城的大街小巷中，仍然到處都可以看得到這一份褪了色的招貼。

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呢？

* * *

馬天行已經是第五次在那同樣性質的招貼下徘徊了。

他，是不是想去應徵呢？

平心而論，馬天行所具備的條件，跟那招貼上所要求的，是頗為脗合的。

他，三十上下年紀，中等身材，一臉絡腮鬍，器宇軒昂，一表堂堂。

只是，他顯得太寒酸了一點，在這春寒料峭的北國天氣裡，他居然只穿了一件褪了色的青色夾袍。

由於衣衫實在太單薄，儘管他想努力保持他的器宇軒昂，在着膚如刺的寒風裡，仍然禁不住直打哆嗦。

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用在目前的馬天行身上，那是再恰當不過了。

* * *

馬天行摸摸自己的口袋，口袋中只有剩下一兩不到的碎銀。

長安居，大不易。

在天子脚下，繁華似錦的北京城討生活，也同樣是「大不易」。

即使過最起碼的生活，一兩不到的碎銀，又能混得上幾天呢？

也許是迫於現實生活的壓力，也可能是為了好奇，馬天行再度向那招貼深深地盯了一眼之後，苦笑着自語道：「走了，打道長辛店。」

* * *

長辛店是位於北京城西南郊區的一個鎮甸，鎮甸雖然是不算大，但由於是通往北京城的要衝，因而市面上却非常繁華。

那貼出招貼的主人，就住在長辛店南端邊緣的一棟古老巨宅之中。

那巨宅雖然古老，却是相當氣派，遠遠看去，但見一片甲第連雲，佔地至少也在五百畝以上。

面對那兩扇緊閉着的朱漆大門，馬天行似乎有點自慚形穢地猶豫了一下，然後，他鼓起勇氣，步上台階，伸手在朱漆大門的銅環上叩了兩下。

朱漆大門上，應聲開了一個方格子小孔，現出一隻滿佈紅絲的眼睛，也傳出了一個略顯沙啞的語聲：「找誰？」

馬天行挺起胸膛，顯得頗為拘謹地答道：「在下是來應徵的。」

「哦……」

那個「哦」聲好長，好長，令人沒法分辨，到底是驚訝還是含有輕視的意味？

當事人的馬天行，但覺得一股透骨涼意侵透全身，那滋味，似乎遠比那透骨寒風還更不好受。

此情此景，使他幾乎興起一種轉身就走的衝動。

但也就當他「轉身就走」的衝動興起的同時，只聽得「呀」地一聲，那朱漆大門已打開了，一位頭戴氈帽，身穿羊皮襖的半百老人向他含笑招手道：「請進來！」

別看這老頭方才那一聲「哦」令人不好受，但他的笑容裡却予人一種親切感。

馬天行殊感意外地怔了一怔，然後舉步而入，並含笑說道：「多謝老丈，請多指教。」

那老頭笑容可掬地道：「年輕人別客氣，我不過是一個看門的老頭，沒什麼可以指教的，一切還得看你自己的運氣。」

「請問老丈，以前有沒有人來應徵過？」

「有，如果我老頭沒有記錯，你小伙子是前來應徵的第一百二十一個。」

已經是「三十而立」之年了，還被人叫做「小伙子」，馬天行有點啼笑皆非地道：「那些人，錄取了多少？」

「一個都不合格。」

「哦……您看……在下有希望嗎？」

「我已說過，這得看你的運氣！」

說到這裡，那老頭一轉話鋒道：「你先在我這門房中坐一坐，我進去替你通傳一聲。」

說完，也不等馬天行的反應，逕自回裡面疾奔而去。

那老頭儘管是快速奔馳，但快速中却掩飾不住那份穩健輕靈。

很顯然，那個老頭具有一身上乘的武功。

馬天行目注那老頭的背影，默然沉思着：「門房已是如此，其主

人的高明不難想見，這北京地區，眞不愧是個卧虎藏龍之地。」

那老頭的背影消失之後，馬天行才開始打量週圍的環境。

大門內是一片不算大也不算小的花圃，還有假山、荷池。

當然，初春時節不會有荷花，即使是三五株寒梅，也已經是半凋謝狀態，落英遍地。

花圃正中，一條用鵝蛋石鋪成的箭道，直通第一進大門前。

期待中的時間，在感覺上，是過得很慢。

目前，期待中的馬天行，不但感覺到時間過得太慢，而且還有着輕微的不安。

因爲，這兒實在是太靜了，靜得像是宇宙萬物都停止了活動。

還有，自從他進入大門之後，除了那門房老頭之外，不曾看到有第二個人。

這麼大的一座大宅，爲什麼人口會那麼稀少的呢？

此中是否另有原因？

就當馬天行心念電轉，微感不安之間，那門房老頭已出現在第一進的門口，在向他含笑招手。

於是，馬天行快步通過箭道，到達第一進的大門前。

大門內適時出現一位身穿青緞長袍的中年文士，兩道冷電似的目光向馬天行全身上下打量了一遍。

那中年文士不但目光有如冷電，臉色也好冷好冷，就像馬天行曾經借過他的一筆錢不肯償還似的。

倒是那門房老頭，儘管他的一雙眼睛滿佈紅絲，却一直是笑口常開，這時，他又笑容可掬地說道：「年輕人，這是本宅的冷總管。」

那冷總管却冷然截斷他的話，向馬天行勾了一下指頭道：「跟我來！」

馬天行一面跟在冷總管的後面，亦步亦趨，一面心中暗笑着：「這個人眞是人如其姓，冷得夠意思。」

馬天行沒有開口。

冷總管也沒有開口，只是默然前行，穿過第一進的大廳，循迴廊經第二進的天井，再由左側的一道月牙洞門，進入另一個小花圃中，花圃的盡頭，是一棟建築頗爲新穎的三層樓的樓房。

冷總管一直將馬天行帶入樓房的客廳中後，才回過身來，漠然地道：「坐！」

「謝謝！」

到目前爲止，除了那門房老頭與冷總管外，馬天行還是沒有看過別的人影。

冷總管遞過一張印好的表格，道：「請照實塡寫。」

「是！」

馬天行露齒微笑，可能由於冷總管這回說了五個字，認爲是佔了便宜吧！

那表格上所印的，都是有關應徵者的姓名、年紀、籍貫，以及直系親屬等等。

馬天行順手取過事先備好的毛筆，很快就塡好了，雙手遞給冷總管。

冷總管略一過目，道：「這上面塡寫的，都是眞實的嗎？」

「是的。」

「如果有什麼不眞實的地方，現在改正，還來得及。」

「不必。」

冷總管很難得地回句話，說了三十一個字，但馬天行却一共只回答了四個字。

馬天行這便宜可佔大了。

冷總管居然笑了：「你好像比我還要冷得多。」

「豈敢！」

「祝你好運，跟我來！」

這一「跟」，跟上了三樓上的一間豪華起居室中。

這間起居室，不但陳設豪華，而且也相當寬敞。

室中還擱着一個爐火正旺的木炭火盆，火盆旁有一張搖椅，搖椅上坐的當然是這兒的主人，搖椅旁邊有一位女郎，在替椅上人輕輕的捶着。

不過，椅上人和那女郎都是背向門口，因而初入室的馬天行，沒法看到他們的廬山眞面目。

由於室內有爐火正旺的火盆，因而顯得極爲溫暖。

這，對飽受寒冷折磨的馬天行而言，一進入室內，那就算是一項莫大的享受了。

冷總管將那一份塡好的表格雙手遞給椅上人，然後，恭恭敬敬地肅立一旁。

也直到這時，那張搖椅才在那位女郎的推移轉了過來面對馬天行。

馬天行目光一注之下，不由心頭一震地楞住了。

因爲，除了服飾上的豪華，與膚色較爲白晰之外，不論面貌、身材，和器宇，那椅上人都跟馬天行有八成的近似，即使是年紀方面，也不相上下。

這情形，當然是足以令馬天行發楞。

而那位女郎，更令馬天行心頭爲之狂跳不已。

那女郎約莫雙十年華，中等身裁，中上姿色，穿着一襲粉紅色絲質的睡衣，使得她那玲瓏剔透的美妙胴體，若隱若現，格外撩人遐思。

當然，中上姿色的女人，不算很美。但眼前這位中上姿色的紅衣

女郎，却比最美最美的女人，更具有迷惑男人的魅力，一股沒法形容的媚力，似乎還帶有一點野性。

不過，那紅衣女郎之所以成爲馬天行心頭狂跳的主因，却絕對不是由於她的美和媚力，也不是由於她那若隱若現的美妙胴體，究竟緣因何在，也就只有馬天行心中有數了。

* * *

那紅衣女郎仍在以她的兩隻粉拳，在那椅上人的肩頭上輕輕地搥着，一雙媚目却儘在馬天行的全身上下溜轉，看得那麼仔細，也那麼的放肆。

馬天行眉峯一皺之間，那椅上人已目注他朗聲問道：「你叫馬天行？」

「是的。」

「來自關外？」

「是的。」

「也略懂武功？」

對於這一個問題，馬天行却是苦笑了一下，才點頭道：「是的。」

那椅上人接問道：「你，父母雙亡，並無任何親屬？」

「是的。」

這些，都是在那表格塡寫好了的問題，此刻，不過是照本辦事，雙方用口複述一遍而已。

略爲停了一下，那椅上人又問道：「馬天行，你進入關內，有何貴幹？」

馬天行不加思索地答道：「找人。」

「找什麼人？」

「一個男人和女人。」

「那一男一女，對你很重要嗎？」

「不錯。」

「已經找到了沒有？」

「到目前爲止，毫無綫索。」

「如果你被錄取，那麼，你那找人的工作，勢必中止，你明白了沒有？」

「我明白。」馬天行接着反問道：「請問，我是否已被錄取？」

「別問我，先回答我的問題。」椅上人沉思着問道：「方才，你已回答過，略懂武功，那麼，對於武林中的動態，當也不太陌生？」

「是的，不太陌生，但所知有限得很。」

「關外武林，有一位被尊稱『劍簫雙絕，乾坤聖手』馬天行的人，你該聽說過了？」

「是的，我聽說過。」

「那麼，你是不是就是那位威震關外的馬天行馬大俠呢？」

馬天行含笑反問道：「如果我就是那位威震關外的馬大俠，會潦倒成這個樣子，前來應徵你這三百兩銀子一個月的工作嗎？」

「但你的姓名，跟那位馬大俠完全一樣。」

「天下之大，姓名相同，甚至面貌近似的人到處都有，目前，你我的面貌頗爲近似，這不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嗎？」

那椅上人笑道：「你，算得上是辯才不錯。」

馬天行也笑道：「多謝誇獎，其實我說的是事實，總而言之一句話，此馬非彼馬，馬大俠是絕對另外一個人。」

「最近，有沒有馬大俠的消息？」

「沒有，據傳說，兩年以前，馬大俠就已失踪了。」

「是怎樣失踪的？」

「這個，我沒有聽說過。」

「好，不談馬大俠的事，咱們言歸正傳。」椅上人扭頭向一旁的紅衣女郎笑問道：「婷婷，妳看，這個馬天行怎麼樣？」

紅衣女郎媚笑道：「很不錯啊！」

那椅上人道：「那麼，我決定錄用他了。」

紅衣女郎道：「我也贊成。」

那椅上人目光移注馬天行道：「馬天行，現在，我正式宣佈，你已經被錄取了。」

馬天行抱拳一拱道：「多謝栽培。」

那椅上人說道：「你用不着多謝我，你之所以被錄取，完全是由於你所具備的條件，符合我的需要，沒有一點其他的原因。」

「這一點我很明白。」

「現在，我要向你說明我的眞實來歷，你的工作性質，以及你我之間的權利義務。」

「在下恭聆。」

「你自己說過，對武林中事，不太陌生。」

「不錯。」

「那麼，對於北京城地區的兩位武林名人『燕趙雙英』，當然也聽說過？」

「是的，但是我祇聽說『燕趙雙英』是中原武林中有數的頂尖兒高手之一，却不會見過面，因爲我還是第一次到關內來。」

「燕趙雙英」當然是兩個人，也都是俠義中的人物。

其中之一姓劉名杰，綽號「劉一刀」，據說，劉一刀殺人從來不用第二刀，不論是罪孽如何深重的大壞蛋，只要能夠接下他一刀而不死，就算是撿回一條老命了。

不過，能在劉一刀的刀下撿回老命的幸運兒，好像還不曾聽說過。

雙英之中另一位叫「洞金指」諸超。

顧名思義，「指」能「洞金」，其指力之霸道，已不難想見，而諸超

就以他那霸道的指力，與劉一刀的寶刀稱雄江湖武林，而被武林同道尊稱爲「燕趙雙英」。

至於雙英之間，究竟是誰强誰弱，由於他們都是道義之交的謙謙君子，從來不曾較量過，因而這問題，恐怕連他們自己也沒有辦法回答。

* * *

那椅上人忽然神秘地笑道：「現在，你已經見到其中之一了。」

馬天行心頭微震，注目問道：「閣下是……」

那椅上人說道：「我是『洞金指』諸超。」

馬天行一臉困惑之色地「哦！」了一聲。

諸超笑問道：「不相信？」

馬天行道：「不是不相信，只是，『燕趙雙英』該是五十開外的人了，而你，看來却還很年輕。」

諸超道：「如果我的外表看來像我的實際年紀，你就不可能被錄取了。」

「那是爲什麼？」

「因爲，我需要一個替身。」

馬天行訝道：「你要一個替身來幹嗎？」

諸超道：「你自己想想看，以你的條件而言，你能代表我去做些什麼呢？」

馬天行啞然失笑道：「我能代表你做什麼？」

諸超道：「也可能代我挨刀子，你該明白，想要我的命的人，是很多的。」

馬天行默默無語。

諸超道：「你害怕了？」

馬天行眉梢一揚，道：「如果你我易地相處，你怕不怕呢？」

「我當然怕。」

「我也一樣。」

「那麼，你現在若拒絕合作，還來得及。」

「我想，等我明瞭了工作性質，以及爲什麼要我做替身的原因後，再作抉擇。」

諸超笑道：「你好像很好奇。」

馬天行道：「好奇也是人類的本能之一。」

諸超道：「說得有理，關於工作性質，我自會說明，至於爲什麼要你做替身的原因，我却不想說，因爲，我可以編一籮筐的理由來騙你，但是，我不願意說假話。」

馬天行沉思苦笑道：「好吧！我退而求其次。」

「這是說，你願意先聽工作性質？」

「不錯。」

諸超一指他旁邊的紅衣女郎，笑道：「這是我的夫人呂婷婷。」

馬天行向呂婷婷抱拳一揖道：「見過夫人。」

呂婷婷抿唇媚笑，還了一禮。

諸超含笑說道：「你的第一件工作，就是以我的身份，帶着這位夫人，公開出現各種公共場所，必要時，也得參加同道間的應酬，這也就是說，從你開始工作的第一天起，你就是『洞金指』諸超，也是這兒的當然主人，除了不能跟我的夫人有越軌行動之外，你可以享受我平常所享受的一切。」

* * *

月支白銀三百兩，享受豪華的生活，還有如花美眷伴遊，儘管這位如花美眷，只不過是假鳳虛凰，不能「越軌」，但也算得是慰情聊勝於無了。

這樣的工作，對馬天行這個窮途潦倒的窮措大而言，是多麼具有誘惑力，試想，他能提得起拒絕這一份工作的勇氣來嗎？

馬天行果然沒有拒絕，只是皺眉的一笑，道：「這的確是一份既輕鬆、舒服，而又古怪的工作。」

諸超也含笑說道：「你說得不錯。」

「如果我要請問爲什麼，你還是不會說明？」

「是的。」

「可是，我提醒你，我只是一個很平凡的馬天行。」

「這個我知道，由於你我面貌、身材、年紀很相近，只要略加改裝，你這個平凡的馬天行，立刻變成絕不平凡的諸超了。」

「唔……還有，你說過，一開始，我就要以你的身份，公開活動，並參加同道應酬？」

「是的。」

「但我對這兒的一切都是很陌生的，在公開活動中，如果碰上你的朋友，豈非立即露出馬脚？」

諸超笑了笑道：「你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凡是認識我的人，都知道我惜言如金，平常碰到熟人，笑一笑，點點頭，就已經是不錯了。」

馬天行截口笑問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不認識你的朋友，我總不能見人就笑一笑、點點頭，何況，如果人家要找我攀談，那又怎麼辦？」

「你很細心，問得也很有道理，看來，這一次眞的找對了人。」

「閣下，你還是沒回答我的問題哩！」

「這不成爲問題，因爲，當你在公開場合中，都有我的夫人或者是冷總管陪伴，他們的任務，就是保護你的安全，遇上熟人時，暗中會提醒你，也代你去應付。」

「這麼說來，我的確可以放心了。」

「本該如此，關於安全問題，

除了有婷婷和冷總管保護之外，我還會另派高手，暗中隨護，所以，你雖然有被暗殺的可能，但被殺死的機會，却是微乎其微。」

馬天行想了一下，又道：「現在，我祇問最後一個問題。我代表你成爲這兒的『主人』之後，你又何去何從？」

諸超道：「你別管我的事，總而言之，你代表我的身份之後，這兒上至我的夫人呂婷婷，下至更夫僕役，都會將你視爲主人。」

「好，咱們就這麼一言爲定。」

馬天行苦笑了一下，道：「看來，馬天行這三個字好像是不吉利，威震關外的馬天行馬大俠，於兩年前神秘失踪，如今，我這個默默無聞的馬天行，也要神秘的失踪了。」

諸超道：「如果神秘失踪的人，都有你這麼好的際遇，恐怕天下滔滔，希望這樣失踪的人，大有人在哩！」

接着，神色一正，道：「最後，我要重複方才已經說過的一句話，不許跟婷婷有越軌的行動，也不許動她的壞腦筋。」

馬天行點點頭道：「我已記下。」

諸超道：「除了婷婷之外，本宅中任何女人，只要你喜歡，都可以招之即來，恣意享用就是了。」

馬天行笑道：「我一併謝了。」

諸超向一直肅立一旁，像一尊石像似地冷總管揮揮手，道：「帶他去客房休息，明天開始工作。」

* * *

這間客房的豪華程度，比起諸超的那間起居室來，決不遜色。

全部紫檀木傢具，雕花大床，錦衾綉被，還有四盞精緻的八角宮燈，也有爐火正旺的木炭火盆。

現在，馬天行正站在一面巨型銅鏡前，向鏡中的自己端詳着。

他的髮型，和繞頰絡腮鬍已經過修飾，一襲銀灰色的銀皮袍取代了他的原先那件褪了色的青色夾袍。

眞是，人要衣裝，佛要金裝。

此刻的馬天行，不但更顯得器宇不凡，更是容光煥發，飄逸瀟洒，有如玉樹臨風。

不過，這僅僅是他的外表。

他的內心又如何呢？

人的內心，沒法看得到，但却會由那靈魂之窗——眼睛中透露一些秘密。

馬天行雖然是獨自站在大銅鏡前，向鏡中的自己端詳着，但他的臉上却是一片自嘲的苦笑，眼神中更有一抹濃得化不開的憂鬱。

按說，像他這樣潦倒落魄的流浪漢，能獲得目前這樣的一份差使，還有什麼不滿足的？

是由於諸超向他說過，這份工作可能有生命危險？還是他自己別有難言之隱呢？

室內的滴漏銅壺，已標出二更三點了。

夜夠深，但呆立銅鏡前的馬天行，却根本沒有就寢的打算。

也不知呆立了多久，他緩步走向窗前，打開窗戶，深深地吸了一口清新的空氣，一聲難聽已極的厲嘯聲也適時傳入他的耳中，而使他情不自禁地打了一個哆嗦。

那厲嘯聲沒法分辨究竟是出乎野獸或者是魔鬼的口中，也沒法判斷它的方向和距離的遠近。

儘管是難聽已極，却並不怎樣激烈，像是來自地底，也像是來自夜空，若斷若續，似有若無，但一聽那聲音，却令人有毛骨悚然之感。

馬天行雖然潦倒落魄，淪爲別人的替身，却絕不是膽小鬼。

儘管他聽到那怪異的嘯聲時，也曾有毛骨悚然之感，却一點也沒有害怕的意思，不但沒有害怕的意思，而且還凝神默察那嘯聲的來源。

但就當他凝神默察那嘯聲的來源時，那怪異嘯聲却已渺不可聞。

他，眉峯一皺之間，一陣輕快脚步聲，由遠而近。

接着，人影一閃，香風輕飄，綽約多姿的諸夫人呂婷婷已俏立在他的面前，並嫣然一笑道：「馬爺，膽子可不小啊！」

馬天行含笑反問道：「何以見得？」

「你沒聽到方才的鬼叫聲？」

「聽到了。」

「聽到鬼叫聲而不害怕，足證你的膽子可不小啊！」

「不是我的膽子大，是我不相信世間有鬼的那回事。」

「我也不相信世間會有鬼，但現在，我却不能不相信事實。」

「妳見過？」

「我沒見過，却經常聽到。」呂婷婷媚笑道：「有興趣聽聽現代的『山海經』嗎？」

馬天行洒脫地一笑道：「固所願也，不過……方便嗎？」

「有什麼不方便的。」呂婷婷媚笑道：「我都不怕，你還怕什麼？」

「不怕什麼，我只怕忍不住有越軌的行動。」馬天行的目光在她身上上下掃視着：「妳知不知道，妳對男人的吸引力有多强？」

呂婷婷一副非笑似笑的神情，却沒有接腔。

馬天行又道：「我也自信，我對女人的吸引力，也不弱。」

「你很自負。」

「自負不同於吹牛，吹牛是言過其實，自負是必須有條件做後盾的。」

「你也算得上是善辯的天才。」

「過獎，那是由於妳的美麗所賜予的靈感。」馬天行含笑說道：「試想，一對吸引力很强的男女，等於乾柴烈火，碰在一起，不燒起來這才是怪事哩！」

「是嗎，我倒要試試看，能不能燒得起來。」

她將她擋在窗口的身子向旁邊一晃，像一條泥鰍似地，由窗口滑入室內，並隨手關上了窗戶。

馬天行苦笑道：「夫人，這可……試不得。」

「爲什麼？」

「我好不容易找到這份優差，如果還沒有開始就弄砸了……」

「如果弄砸了，我給你一份更好的優差。」呂婷婷逕自在火盆旁邊的一張搖椅上坐了下來，媚笑道：「你仍然站在窗口，咱們保持距離，以免燒將起來。」

馬天行雙手抱胸，含笑不語。

呂婷婷又道：「其實，你的顧慮是多餘的，你已經是這兒的主人，而我又是這兒的主婦，即使燒將起來又何妨。」

馬天行又說道：「可惜咱們只不過是假鳳虛凰，而我又對諸大俠有過不越軌的承諾。」

「別食古不化，你要知道，今後，你我單獨相處的日子還多，只要你我都不說，誰又知道，何況，他又早已離開了本宅了。」

「妳說的是諸大俠？」

「不錯。」

「他到哪兒去？」

「不知道，即使我知道也不便說，更不敢說。」呂婷婷苦笑了一下，道：「不談這些，現在還是說現代的山海經吧！」

馬天行含笑注目說道：「在下洗耳恭聆。」

呂婷婷神色一正，道：「本宅是一棟已有百年以上歷史的古老住宅，它的第一位主人是一位親王，第二任主人是一位大將軍，但他們都不得善終的，尤其是那位大將軍，更是因叛國罪而滿門抄斬。」

「所以才經常鬧鬼？」

「不錯。」

「諸大俠就是本宅的第三位主人？」

「不錯，方才你所聽到的鬼叫聲，每月初一十五的半夜，必然會發生一次，現在，剛好是二月初一的半夜。」

馬天行截口笑道：「眞絕，鬼叫還會排好固定的日期。」

呂婷婷給了他一個嫵媚的白眼，道：「這不是山海經，是眞的事實。」

「但妳方才說過，妳沒看到過。」

「我雖然沒有看過，却另有人看過，而且，凡是自詡膽大，而要一探鬼踪的人，都死得不明不白，所以，我特地告訴你一聲，不可因好奇而擅自行動，否則，死了可沒有人替你伸寃。」

馬天行洒脫地一笑道：「多謝提醒，我已經牢牢的記住了。」

「還有，不論遇到什麼怪異之事，都不可驚異。」

「這也算是見怪不怪，其怪自滅。」

「對！」呂婷婷沉思着道：「這份工作，如果能好好的做下去，將來還有意想不到的好處。」

「是那一方面的好處？」

「天機不可以預洩。」

馬天行含笑說道：「我會好好的做下去的。」

「那我就放心了。」

「夫人此行，就是爲了要說明這些而來的？」

「是的，同時也要提醒你，跟我單獨相處時，不要太古板。」她嫵媚地一笑道：「也不要對那不能越軌的承諾太認眞。」

馬天行似笑非笑地道：「我本來就不是一個太古板的人。」

他的話還沒說完，窗外忽然發出「嘩」地一聲爆响，就像有人向窗子撒了一把沙子。

而且，一股陰冷已極的寒風透窗而入。

馬天行雖然身穿狼狐皮袍，也禁不住機伶伶地打了一個寒戰。

緊接着，室內景色大變。

那本來是非常柔和悅目的四盞八角大宮燈，光綫突然一暗，已變成慘綠色，連那爐火正旺的火盆，也變成慘綠色。

當然，那溫暖如春的感覺也消失了，代之的是一股透骨的奇寒。

那本來是滿臉春色，笑語如珠的呂婷婷，在幽暗而又慘綠的燈光下看來，似乎連那美妙動人的臉型也變了，變了一個猙獰可怕的母夜叉。

同時，一陣飄忽不定的「啾啾」鬼叫聲，也此起彼落地鬧個不停。

此情此景之下，儘管呂婷婷曾經事先打過招呼，也儘管馬天行是不怕鬼，更不信有鬼的人，一時之間，却也禁不住爲之毛骨悚然。

「你害怕了嗎？」

「不怕。」

還好，呂婷婷的語聲，還是那麼嬌甜動人。

但口說「不怕」的馬天行，連他自己也感覺到，他的語聲是有點不自然的。

幸虧這情形並沒持續多久，片刻之後，一切又回復了正常。

呂婷婷仍然是柳媚花嬌地笑問道：「現在，你還不相信世間上有鬼嗎？」

馬天行含笑點首道：「是的。」

「要怎麼樣才能相信呢？」

「除非我親眼看到，並且和它打上了交道。」

呂婷婷媚笑道：「你夠堅强，慢慢來，日子久一點，你總有機會跟鬼打上了交道的。」

室外傳來了冷總管的語聲道：「啓稟夫人，有貴客求見諸大俠。」

呂婷婷一怔，道：「現在是什麼時候，你怎不回掉他？」

冷總管的語聲又道：「回夫人，那人說，有很重要的事情，堅持立即接見。」

「那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那人自稱姓馬，名天行，來自關外。」

呂婷婷目注馬天行道：「這眞是無獨有偶。」

馬天行苦笑道：「這位馬天行，可能就是關外大大有名的那位馬天行大俠吧？」

冷總管的語聲道：「馬爺說得不錯，那人身邊帶有一簫一劍，簫是白玉帶紅斑的血痕簫，劍是劍鞘劍柄都是古色斑斕的寶劍，十九就是那位名震關外的『劍簫雙絕，乾坤聖手』馬天行馬大俠。」

呂婷婷道：「你沒問過他的來歷？」

冷總管的語聲道：「屬下問過，但他說，見到了這兒的主人時，自會說明來歷。」

「現在，人在哪兒？」

「回夫人，人已在客廳中。」

呂婷婷俏臉一沉道：「冷侗，你是越來越懂規矩了，未獲主人允許，居然將一個來歷不明的人，擅自請到客廳來！」

冷侗的語聲苦笑道：「夫人，妳錯怪了屬下了。」

「怎麼說？」

「事實上，屬下跟于烈都已盡了全力，豈料那人身手太高。」

「哦……你們較量過？」

「沒正式出手，但暗中較量過。」

「你們兩個吃了虧？」

「吃虧倒說不上，那人只是點到即止，讓屬下和于烈知難而退。」

「噢……」

冷侗的語聲又苦笑道：「但屬下跟于烈都有自知之明，憑那人的身手，即使聯手全力攔截，也未必能攔得住。」

這當兒，馬天行只是靜靜的聽着，對於那位和他同名同姓的馬天行，似乎一點也不關心。

當然，現在他已明白，這兒的冷總管就是黑道上的難纏人物之一「冷面人屠」冷侗，而那位滿眼紅絲的糟老頭門房，也是黑道上難纏人物之一「紅眼金鵰」于烈。

馬天行既然略諳武功，對江湖上的事並不太陌生，自然也聽過冷侗和于烈的名字。

現在，他不禁心頭暗忖：「火眼金鵰」于烈、「冷面人屠」冷侗二人的名氣，並不在「洞金指」諸超之下，目前，這兩個黑道巨擘，怎麼會成了諸超的手下人呢？

不，應該說，他這個僅略懂武功的馬天行，已成爲這兩個黑道巨擘的主人了。

興念及此，馬天行禁不住啞然失笑。

* * *

呂婷婷嬌笑道：「如此說來，倒的確是我錯怪你們了。」

冷侗的語聲道：「夫人聖明，屬下怎敢放肆橫越。」

呂婷婷道：「傳說中的『劍簫雙絕，乾坤聖手』馬天行，使的是白玉紅斑的血痕簫，和劍葉上鑲有七顆明珠，成北斗七星狀的七星寶劍，方才，你見過他的寶劍嗎？」

冷侗的語聲道：「回夫人，他沒有亮過劍，屬下還有一點未加說明，那人的面貌和身材，都和咱們這位馬爺非常的近似。」

「噢！」呂婷婷向馬天行深深的盯了一眼，道：「世間上竟有如此巧合的事？」

馬天行自我解嘲的一笑道：「造化之神也未免太粗心了，居然塑造出三個外表近似，命運却如此完全不同的人來。」

呂婷婷笑了一笑，然後細聲說道：「冷侗去告訴那人，就說諸爺和我，馬上接見他。」

「是！」

「待會，你可不能再稱咱們馬爺爲馬爺的啊！」

「屬下知道。」

「好，你先走吧！」

「是！」

冷侗的脚步聲走遠之後，呂婷婷才向馬天行笑道：「本來是決定明天才開始工作的，想不到今晚，就提前工作了。」

馬天行苦笑了一下道：「我好像有點緊張了。」

呂婷婷道：「放輕鬆一點，儘量少開口，一切由我應付。」

接着，又「哦！」了一聲，道：「對了，有一件事情，我幾乎忘記問你了。」

「什麼事？」

「你是不是曾經在別的地方見過我？」

「是的，我曾經見過一個跟妳長得一模一樣的人，但仔細看看，又不對。」

「是哪兒不對？」

「我見過的那一位，左邊眉毛中，有一顆綠豆大小的朱砂痣。」

「哦！那一位叫什麼名字？」

「不知道，由於有一段時間我經常見到她，所以印象很深刻。」

「那是什麼時候，什麼地方？」

「關外的松花江邊，兩年以前。」

「那是我妹妹，我們是雙胞胎，她叫呂盈盈。」

「噢，這又算是一件巧事了。」

「是的，這又是一件巧事。」呂婷婷站了起來，道：「咱們走吧！別讓貴客久等。」

兩人走出門外時，呂婷婷俏聲媚笑道：「摟住我的腰肢，這樣才像是一對恩愛夫妻。」

* * *

不錯，那位可能就是「簫劍雙絕」的馬天行，他的確長得跟做諸超替身的馬天行有九分近似。

當做諸超替身的馬天行摟住呂婷婷到達客廳門口時，那位可能是「劍簫雙絕」的馬天行，正顯得非常不安地在客廳中負手徘徊着。

同時，當冷倜向雙方介紹時，兩個馬天行也向對方深深的注視着。

然後，做替身的馬天行語聲略顯沙啞地笑問道：「這位馬兄，是否就是名震關外的『劍簫雙絕，乾坤聖手』馬天行大俠？」

「那是江湖同道的抬愛，兄弟慚愧得很。」

這句話已等於承認他就是「劍簫雙絕，乾坤聖手」馬天行了。

呂婷婷向她身邊的馬天行嬌笑道：「爺，你嗓子不舒服，還是由我代替你接待這位馬大俠吧！」

「不必，這個人，還是由我來接待的好。」

這突然插嘴的是一個最多只有二十來歲的年輕人。

這位年輕人身材頎長、皮膚黝黑，却是滿臉英氣，儘管他穿的是一件土布棉襖，却一點也無損他的英氣。

妙的是，他的肩頭也插着一支簫，和一把劍。

不過，簫是竹簫，劍是普通的青鋼長劍。

而且，跟那位並立客廳門口的，還另有兩個人，一個是屈居門房的「火眼金鵰」于烈，另一個却是一位身着青衫，臉色青慘，目光陰冷的中年文士。

由於身爲門房的于烈陪同，這年輕人顯然也是一位夤夜造訪的不速之客。

呂婷婷微微一怔之下，也並未查問那年輕人的來歷，只是目注地問道：「爲什麼？」

那年輕人道：「因爲，這個馬天行是假的。」

「你是誰？你又怎知道這個馬天行是假的呢？」

「我是馬天行的師弟巫志强，當然知道誰是眞的，誰是假的。」

「那你打算如何接待他呢？」

巫志强淡淡地一笑道：「夫人請拭目以待吧！」

話落身飄，像幽靈似地由門口一晃而入，雙手駢指如戟，點向那假馬天行胸前的四大要穴，其速度之快，令人嘆爲觀止。

假馬天行沒料到巫志强悶聲不響就猝然出手，驚怒交迸之下，一面出手封截，一面冷叱道：「小輩找死！」

但他沒料到，巫志强攻向他的四大要穴的攻勢是虛招，眞正的目的却在他臉上的人皮面具，同時，巫志强的動作既滑溜，又快速無比。

因此，假馬天行話聲未落，只覺臉部一涼，巫志强已退立門口，右手食、中二指間，夾着一張薄如蟬翼的人皮面具，向呂婷婷笑道：「諸夫人，諸大俠，現在，這位冒牌的馬大俠，已現出了原形了。」

是的，假馬天行已現出了原形了，呈現在羣豪眼前的本來面目，儘管面部輪廓跟原先大致近似，却是滿臉皺紋，至少已是五旬開外的人了。

但他只是臉含冷笑，沒作聲，也沒採取反擊行動。

做替身的馬天行，也沒出聲，一臉的冷漠，完全是個局外人的姿態。

呂婷婷却含笑點首道：「巫小俠好高明的身手！」

巫志强謙笑道：「夫人過獎。」

呂婷婷道：「那麼，這位假馬天行又是什麼人呢？」

假馬天行又是冷笑一聲，道：「我這個馬天行雖然是假的，但這一簫一劍，却絕對是不會假的。」

呂婷婷問道：「閣下姓甚名誰？」

「在下複姓司徒，單名一個仲字。」

「司徒仲，你就是橫行西南地區的獨行大盜『鬼影子』司徒仲？」

「不錯。」

「司徒朋友夤夜到訪，有何見教？」

「見教二字不敢當，在下只是想向諸大俠打聽一個人的行踪。」

「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司徒仲目光向馬天行一掃，道：「有一位外表跟諸大俠近似，自稱馬天行的人，曾來貴府應徵，是嗎？」

呂婷婷道：「是有這回事，但那位馬天行，由於條件不合，未予錄用。」

「人呢？」

「早已走了。」

「那實在是遺憾得很，夫人，據在下所知，那位馬天行，並未離開過貴府。」

呂婷婷俏臉一沉，說道：「信不信由你。」

司徒仲歉笑說道：「在下只是相信自己。」

呂婷婷注目問道：「閣下，你的意思是……」

司徒仲陰冷地說道：「在下的意思，是希望夫人能格外宥情，能讓在下搜上一搜。」

「你想到搜上一搜的後果嗎？」

「夫人不能諒解，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因爲，馬天行這個人，對我實在太重要了。」

「那與我不相干，但是爲免傷及雙方和氣，你最好還是冷靜的考慮一下吧！」呂婷婷轉向巫志强問道：「巫少俠作何打算？」

巫志强苦笑了一下，道：「方才我已說過，我是馬天行的師弟！」

呂婷婷道：「是的，我已經知道。」

「我師兄早在兩年之前，神秘失踪了。」

「我也聽說過。」

「此行，我本來是追踪司徒仲，準備收回我師兄的七星寶劍和血痕簫，並向其追究我師兄的下落。」

「你懷疑你師兄之神秘失踪，與司徒仲有關？」

「是的，否則，我師兄的七星寶劍、血痕簫，怎麼會在他身上？」

「但事實上，司徒仲也在追查令師兄的下落。」

「所以，我也要先行追查我師兄的下落。」

「你也要搜上一搜？」

「不錯！」

「也不考慮後果？」

「如果夫人不能見諒，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呂婷婷美目在巫志强、司徒仲二人臉上一掃，正容道：「我要提醒二位，寒家一向的宗旨是：不惹事，也不怕事。」

巫志强、司徒仲同聲回答：「我知道。」

「我再提醒兩位，今天前來寒家應徵的馬天行，是不識武功的人。」

「唔……」

「還有，世間上姓名相同的人多的是，所以，並不能說凡是叫馬天行的人，就都是名震關外的那位馬天行。」

「唔……」

「再說，以馬大俠的身份和地位，他又何至於落魄到須要到來寒家應徵？」

「唔……」

「更重要的一點，是那個應徵的馬天行，早就離開寒家了。」

司徒仲笑了笑道：「雖然是一面之辭，却也的確有道理。」

呂婷婷道：「那麼，你現在改變主意了？」

「沒有！」

「還是要搜？」

「不錯。」

呂婷婷轉向巫志强道：「你呢？」

巫志强歉笑道：「我也一樣。」

呂婷婷的俏臉上忽然罩上一層寒霜，冷笑一聲道：「好吧，我成全兩位的心願，但你們必須有力量通過我這一關才行。」

司徒仲笑問道：「這是說，只要能通過夫人這一關，就可以放手搜查？」

「不錯。」

「能拜領夫人的不傳絕技，這是在下的無上光榮，只是不知誰有優先領教夫人的榮幸？」

「你們兩個一齊上。」

呂婷婷的口氣，實在太狂了！須知「鬼影子」司徒仲是雄霸西南地區的獨行大盜，名氣不在「洞金指」諸超之下。

至於巫志强，雖然還沒闖出名氣，但他既然是名震關外的「劍簫雙絕，乾坤聖手」馬天行的師弟，則他的玩藝兒也絕對不會太差。

何況，方才巫志强揭下司徒仲的人皮面具時，還曾經大大的露過一手。

更何況，這兩位都是未經傳稟，就被直接帶進客廳，這也就是說，巫志强也必然像司徒仲一樣，曾經使屈居門房的「火眼金鵰」于烈自知不敵，才被帶進客廳來的。

這情形，精明如呂婷婷，應該早已心知肚明才是。

明知對方不是省油的燈，而居然誇下海口，要對方兩人一起上，除非是瘋子，那就必然有驚人的藝業。

她，是否眞有驚人的藝業呢？

* * *

巫志强却淡淡的一笑道：「諸夫人豪邁尤勝鬚眉，可敬可佩，只是有一點，夫人必須瞭解，在下跟司徒仲，不是一起的，而且還是敵對的立場，請莫將在下和他扯在一起。」

呂婷婷道：「但你們對寒家藐視的立場却是一致的。」

「在下絕無藐視貴府之意。」

「上門欺人，還不算藐視，那要怎麼樣才能算是藐視呢？」

「這個……在下有不得已的苦衷。」

「別廢話了，你們兩個一齊上

吧！」

巫志強眉梢一揚，道：「我情願單獨先向諸大俠討教。」

目前的「諸大俠」，是馬天行所冒充，是經不起考驗的。

這位冷漠得像局外人似的馬天行，是否就是那位名震關外的馬天行呢？

如果是，則身爲師弟的巫志強，應該分辨得出來。

同時，巫志強既然膽敢「上門欺人」，事先對「洞金指」諸超的一切，包括面貌在內，都該有所瞭解的。

那麼，他目前向那假諸超指名挑戰，是不是已經心中有所疑？

事實上，目前這個不言不語的假諸超，也的確引人懷疑。

呂婷婷當然不會讓經不起考驗的馬天行當場出醜。

她霍地站了起來，道：「我再說一次，只要能通過我這一關，你們可以要如何便如何。」

巫志強朗笑一聲，道：「好，恭敬不如從命，夫人請！」

他口中說得很客氣，但行動上卻恰好相反，他那聲「夫人請」的尾音未落，人已出其不意地突然發難，欺身揚掌，一式「吳剛伐桂」砍向呂婷婷的左肩。

呂婷婷俏立原地，紋風不動，只是披唇一哂，凝注對方。

巫志強目前的行動，可說是集「不客氣」、「出人意外」、「不合江湖禮數」於一爐。

但實際上，他還有更出人意外的行動——當他的右掌距呂婷婷的左肩不足一尺距離，呂婷婷俏臉一寒之間，他忽然疾如電掣地一個車轉，右掌原勢不變地擊向一旁的司徒仲。

「砰」然巨響聲中，巫志強、司徒仲二人硬拚了一掌。

儘管巫志強的奇襲算得上是意外中的意外，但巫志強卻顯然並沒有佔到便宜，而且是一個難分高下的局面。

緊接着，雙方指掌兼施，展開一連串以快制快的搶攻。

司徒仲邊打邊笑道：「小子，你太嫩了，老子過的橋比你走的路還要多，早已看出你攻擊的目標是老子我，方才，老子一時大意，被你揭去人皮面具，那種便宜事，可一不可再啊！」

這實在是一場精彩、緊張、驚險、激烈而又別開生面的惡戰。

由於客廳中空間不多，所有陳設，又都是最佳上品。

惡鬥的雙方似乎都不願意煞風景而殃及週圍的那些豪華陳設。

當然，最主要的還是他們都具有超凡入聖的身手，對目前這有限的空間，似乎都感到綽綽有餘。

儘管他們雙方打得如火如荼，他們雙方的雙足，都僅在三尺方圓之內活動。

而且，雙方的招式都絕不用老，都是一發即收，或半途變招。

更妙的是，他們雙方所用的招式居然是相同的。

由於雙方所用的招式相同，由於雙方在功力上勢均力敵，因而雙方飛快地交手二十多招，仍然是一個難分高下的平局。

巫志強一面加強搶攻，一面接口冷笑道：「我不須要佔什麼便宜，只想知道你是什麼東西變的。」

司徒仲笑道：「現在，你已知道老子的本來面目了。」

「我還要從你的身上追查我師兄的下落。」

「小子不聾不啞，方才已經看到聽到，老子也在追查馬天行的下落。」

「我師兄受了你的暗算。」

「憑你師兄的身手，是容易受暗算的人嗎？」

司徒仲這兩句話，既沒承認，也沒否認，等於是廢話，但却不能不承認他說得有道理。

試想，馬天行號稱：「劍簫雙絕，乾坤聖手」，威震關外黑白兩道，像這樣的風雲人物，又怎會輕易受到人的暗算？

巫志強冷笑道：「那麼，我師兄怎會平白失踪？而且，他的血痕、七星寶劍，都在你身上……」

司徒仲截口笑道：「還有，老子還會使你們的招式。」

「是啊！這些，你如何解釋？」

「老子用不着解釋。」

他們兩人口中沒閑着，手腳更是奇招迭出，就這幾句對話之間，已交手將近二百餘招，卻仍然是一個難分高下的平局，他們的雙腳，也仍然沒離開過原地的三尺方圓之內。

冷眼旁觀的呂婷婷插口笑問道：「兩位是否還要搜查寒舍？」

巫志強搶先笑道：「請夫人原諒，在下方才的話，是言不由衷。」

「那麼，你不再搜查了？」

「是的，在下相信夫人的話，不敢唐突貴府。」

呂婷婷又向司徒仲問道：「司徒朋友，你呢？」

司徒仲道：「在下打發這小子之後，還是要搜查。」

呂婷婷冷笑道：「那麼，你們得快點解決。」

司徒仲答道：「我們很快就可以解決的。」

一直學着金人三緘其口的馬天行，忽然臉色一沉，怒聲叱道：「婷婷，叫他們滾出去！」

馬天行終於擺出了主人的架子來了，而且表演得非常逼眞，並隱然有着無上的威嚴。

司徒仲忽然虛晃一招，疾退丈外，並沉聲喝聲道：「停！」

巫志強也沒有追擊，祇是注目問道：「爲甚麼？」

司徒仲不理會巫志強的問話，卻目注馬天行冷笑道：「諸大俠，要我滾出去不難，但你得先行露出一手給我開開眼界。」

呂婷婷連忙向馬天行使了一個眼色，道：「爺，你嗓子不舒服，還是由我來跟他說……」

呂婷婷的眼色使得很快，旁人誰也沒注意到，即使有人注意到了，也沒法領會。

當然，馬天行並不是嗓子不舒服，而是沒法露一手給人家開開眼界。

司徒仲又截口冷笑道：「由諸夫人先露一手也行，但我要提醒妳，我司徒某人一向獨來獨往，任何地方都是愛來就來，要去就去，所以，要我滾出去，最好能有使我滿意的表現。」

「一定不讓你失望就是。」呂婷婷淡淡一笑道：「但還用不着我親自出手。」

「不親自出手？」

「不錯。」

「那你打算要誰代表？」

「就是他。」

冒名頂替　有苦難言

呂婷婷抬手向仍然靜立門口的那位臉色青慘的青衫文士指了一指。

這位青衫文士也就是當巫志強被「火眼金雕」于烈帶到客廳時，悄然出現客廳門口的那一位。

到目前爲止，這位青衫文士沒說過一句話，也沒移動過一下，就像是一尊塑像。

司徒仲向那青衫文士冷冷的看了一眼道：「『火眼金雕』于烈做門房，『冷面人屠』冷侗爲總管，足以證明貴府的確是臥虎藏龍之地。」

「多謝誇獎。」

「這位朋友，想必也是大大有名的人物？」

「他叫衣仲豐，是寒家護院之一。」

「一陣風，這姓名却很新鮮。」

「一陣風也好，一陣雨也好，這都無關重要，最要緊的是他是否有驚人的藝業。」

「有道理，祇是這一名號，我還是第一次聽到。」

「第一次聽到又怎麼樣？」

「連大名鼎鼎的于烈、冷侗，也不過如此而已……」

呂婷婷截口冷笑道：「你擔心這個名不見經傳的衣仲豐，會教你失望？」

司徒仲披唇一哂道：「希望我的擔心是多餘的。」

「衣仲豐，」呂婷婷目注那青衫文士，嫣然一笑道：「露一手給他看看。」

「得令。」

衣仲豐眞有點像一陣風似的，「得令」聲中，一晃到他面前，指掌兼施，將司徒仲逼得連連後退，根本沒有還手的能力。

司徒仲臉色大變，連忙後退，呂婷婷又嬌喝一聲道：「莫傷了咱們的貴賓。」

呂婷婷說話的同時，司徒仲已被逼退到客廳的一個角落，已經退無可退的了。

「我知道，」衣仲豐適時停止進攻，並向司徒仲冷笑道：「現在你已明白，名氣大的人不一定有本事，沒有名氣的人，也未必全是飯桶！」

這眞是得了便宜還賣乖。

呂婷婷更是火上加油地嬌笑道：「司徒朋友，你看衣仲豐這一手，還算過得去嗎？」

其實，衣仲豐所露的這一手，又豈僅是過得去而已！

當事人的司徒仲，心中感受如何，姑且不說，即使連在一旁的巫志強，也是一臉的驚容之色。

因爲方才衣仲豐所露出的那一手，實在太高明了。

由表面上看來，衣仲豐好像佔了猝然發難，予對方以措手不及的便宜，但旁觀者淸的巫志強心中有數，即使衣仲豐事前打過招呼，司徒仲也未必能接得下來，巫志強自己設身處地，也沒有把握能接得下來。

司徒仲的一張老臉，在老羞成怒之下，成了豬肝色。

呂婷婷又道：「像衣仲豐這樣的高手，如果說本府中車載斗量，那未免太誇張，但有上十個八個，卻絕不是吹的。」

「我不信！」一聲清越龍吟，司徒仲已亮出了七星寶劍，冷笑一聲道：「我還要在兵刃上領教一番。」

這同時，祇見巫志強目光一亮，脫口說道：「果然是我師兄的七星寶劍！」

司徒仲手中的寶劍，劍身澄澈，如一泓秋水，並成北斗七星狀，鑲有七顆光華奪目的寶石，與傳說中「劍簫雙絕、乾坤聖手」馬天行所擁有的七星寶劍一樣。

司徒仲向巫志強瞪了一眼道：「廢話！」

巫志強冷笑道：「你也別廢話，快點向衣朋友討教，我還等着收回我師兄的寶劍哩！」

司徒仲道：「憑你也配？」

衣仲豐向巫志强一擺手道：「巫兄弟，請莫打岔。」

巫志强訕然一笑道：「在下遵命。」

衣仲豐向司徒仲淡淡一笑道：「司徒仲，這支七星寶劍，如何到你手中的，我不過問，傳說中，這支寶劍在馬大俠手中不會有過敗績，希望你莫教這支寶劍蒙羞。」

「別廢話！」司徒仲冷喝一聲：「亮劍吧！」

衣仲豐漫應道：「用不着，我徒手接你幾招……」

站在一旁的巫志强心中發笑着，「你要徒手接對方的寶劍，未免狂得太過份了吧……」

祇聽得衣仲豐又道：「還不進招！」

司徒仲沒吭氣，他手中的七星寶劍上炁芒大熾，尤其是劍身上的那七顆寶石，竟一齊放射出刺目的寒芒。

寶石上不可能自動放射刺目寒芒，其所以如此，自是受到最精深的內家眞力的激發。

現場中一片死寂，似乎連空氣都凝結住了。

每一個人的臉上都是一片冷肅，目光也都分別在衣仲豐和司徒仲兩人的臉上掃視着。

他們都在期待，期待那即將爆發的石破天驚的一場惡鬥。

也就在令人緊張得透不過氣來的當兒，忽然傳來一縷簫音。

那簫音清幽凄婉、如怨如泣、如慕如訴，吹奏的是李後主的不朽之作：「相見歡」。

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

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

胭脂淚！

相留醉！

幾時重？

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

懂得簫的人都知道，簫是最能抒發感情的樂器，也是最適合深夜吹奏的樂器，越是夜靜更深，越能發覺簫音淸幽凄婉的特性。

所以，此刻傳來簫音，不足爲奇，更不値得大驚小怪。

但令人驚奇的是，這位吹簫的雅人，技術實在太高明了，儘管這首「詞」是用簫吹奏出來，但聽起來卻幾乎跟用口唱出來的沒有多大分別。

吹簫的人功力能達到此種造詣的，祇有傳說中的關外奇俠「劍簫雙絕、乾坤聖手」的馬天行。

據說，馬天行不但可以使吹奏出的簫音跟用口唱出來的沒有多大分別，也能以簫音殺人於無形，因此，馬天行的那支血痕簫，也被稱爲奪命簫。

可惜的是「劍簫雙絕、乾坤聖手」馬天行的俠踪，一向限於關外，中原武林中人沒法見識到。

更可惜的是，馬天行又於兩年之前神秘失踪了。現在，就當司徒仲、巫志强兩人因追查馬天行的俠踪，而引發衣仲豐與司徒仲的一場惡鬥即將爆發之際，忽然及時傳來這麼神秘的簫音，難道說，那位於兩年前神秘失踪的馬天行大俠，也適時到了長辛店嗎？

＊　＊　＊

這位神秘的吹簫客，是不是就是那已失踪兩年之久的「劍簫雙絕」馬天行大俠，沒有人敢確定，但所有現場中人，包括冒充「洞金指」諸超的馬天行在內，於聽到簫音之後，卻是全都爲之臉色一變。

尤其是巫志强，他臉色一變之後，連招呼都顧不得打一個，立即飛身穿窗而出。

緊接着，司徒仲也冷笑一聲：「老子少陪了。」

話聲未落，人已穿窗而出。

衣仲豐目注窗外黝黑的夜空，苦笑一下道：「眞掃興。」

馬天行苦笑一下，嘴唇一張之間，卻被呂婷婷及時制止，「有話待會再說。」

現在，馬天行又回到了他那豪華的客房中，當然，也是呂婷婷親自護送他回來的。

一進門，呂婷婷立即關好房門，並上了門，然後，逕自往床欄上一靠，以半倚半躺的姿態，似笑非笑的神情，向馬天行拍着床沿道：「過來，坐到這兒來。」

馬天行猶豫了一下，才挨着她坐了下來，道：「距離這麼近，我很擔心。」

「擔心會燒起來？」

「是啊……」

呂婷婷媚笑道：「你看看現在是甚麼時刻了？」

馬天行道：「已經快天亮了。」

呂婷婷道：「這是說，昨天已經過去，從現在開始，你應該執行這兒主人的職務了。」

「噢……」

「既然你已經是這兒的主人，我是這兒的主婦，咱們倆燒將起來又何妨？」

她不但是口中在說，連眼睛、眉毛都在說話，眉挑目語，極盡挑逗之能事。

眞箇是：眼色暗相勾，秋波橫慾流。

馬天行顯然怦然心動了。

他嚥下了一口口水，苦笑道：「婷婷，請……請收斂一點，我……我不是柳下惠。」

呂婷婷道：「我不需要柳下惠，我需要眞正的男子漢，你自信是眞正的男子漢嗎？」

馬天行雙眉一挑道：「當然是。」

「那麼，你還有甚麼猶豫的？」

「我曾經在諸大俠面前承諾過，不會有越軌行動的。」

「現在諸超不在這兒，這兒祇有你和我，人家說，色膽包天，難道你沒有色膽？」

馬天行雙眉又是揚了一揚，沒接腔。

「歡樂需及時，莫待春光老，這兩句話，你該懂得了吧？」

馬天行仍沒接腔，但他的目光中，正盪漾着異樣的神采。

呂婷婷輕解羅襦，徐徐卸下艷紅的肚兜，胸前雪白高聳的雙峯脫穎而出，並媚笑道：「乾柴烈火，已經碰在一起了，不燒將起來，那才是不合情理哩！」

說完，左臂一圈，將馬天行擁入懷中，順勢一滾，雙雙倒在床上。

馬天行用理智築成的堤壩，全都崩潰了，他開始採取主動。

於是乾柴烈火燒將起來了，燒得那麼熾烈，那麼瘋狂。

尤其是呂婷婷，好像是長久不會沾過雨露的梨花，也像是一匹飢渴已久的長程健馬，突然發現一股清泉似的，恣意的吸吮着。

良久，良久，當「燃燒」的火焰由絢爛歸於平靜時，呂婷婷發出一聲無比滿足，也無限嬌柔的輕吁道：「好累！」

馬天行也有點懶洋洋地道：「誰教你那麼的貪。」

她沒回答，祇是不輕也不太重地扭了他一把。

沉寂了少頃，她又道：「你會不會後悔？」

「後悔甚麼？」

「我說的是眼前之事，你要明白，給諸超知道了，後果非常之嚴重的。」

馬天行道：「俗語說得好，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祇要我自己認爲値得，有甚麼後悔？」

「你認爲很値得？」

「當然値得。」

「那麼，我老實告訴你，咱們眼前的事，根本不會有甚麼嚴重後果，說得透徹一點，那是經過諸超同意的。」

「同意？」馬天行一楞道：「他同意他頭頂上加上一頂綠頭巾？」

呂婷婷點點頭，反問道：「你不相信嗎？」

馬天行道：「這事情，實在敎人難以相信，但是，話由你說出，我又不能不相信……」

「這就夠了。」

「祇是，那是爲了甚麼呢？」

「因爲，在床笫間，他已不是眞正的男子漢。」

「哦……」馬天行笑道：「一個男人，尤其是像他那樣年紀的男人，如果在床笫間不能算是一個眞正的男子漢，那活着還有甚麼意思呢？」

呂婷婷道：「但事實上，他活得很有意思，而且還活得比誰都更有活力，因爲，他的全部精力都用在鑽研武學上。」

「那他在武學上，一定已有非常的成就了？」

「這個……以後，你一定會有機會見識得到的。」

馬天行沉思着道：「這情形，我是說他在床笫間不能算是一個眞正的男子漢已有多久？」

呂婷婷道：「已有十五個月。」

馬天行笑道：「這是說，你已守了十五個月的活寡，怪不得你剛才顯得那麼飢渴，哎喲……」

呂婷婷又在他的大腿上扭上了一把，這回，可不是不輕也不重，而且狠狠地擰了一把，扭得他痛呼出聲。

她白了他一眼道：「看你還敢不敢亂嚼舌根。」

「下次不敢了，現在說正經的。」馬天行苦笑了一笑道：「他之所以徵求我這樣的人才，主要就是替他自己戴上一頂綠頭巾？」

呂婷婷道：「這祇是原因之一。」

「那原因之二呢？」

「你不必過問，知道多了，對你有害無益。」

「好，我不問這些，但有一句話，卻必須要問，那就是他曾經說過，不許我倆之間有越軌行動，既然事實上需要我這樣的人代勞，爲甚麼卻偏要說那些言不由衷的話呢？」

「這一點，你要明白，他的不能人道，到目前爲止，還祇有你、我、他三個人知道。」

「唔……」

「當他向你說那些話的時候，旁邊還有一個冷侗，記得嗎？」

「記得。」馬天行「哦」了一聲，說道：「我明白了，當時他之所以那麼說，是不願有第四個知道咱們三個人之間的秘密？」

呂婷婷又白了他一眼道：「你總算開竅了，你要明白，這畢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所以，他不但不希望有人知道咱們三者之間的眞正關係，甚至也不希望有人懷疑。」

馬天行笑了笑道：「這麼說來，他那種說法，倒算是用心良苦了。」

呂婷婷由仰姿改爲側臥，面對着他注目正容道：「現在，該由你據實回答我一些問題了吧？」

「好，問吧。」

「你就是名震關外的『劍簫雙絕、乾坤聖手』馬天行馬大俠？」

馬天行似乎並沒感到意外，祇

是苦笑着反問道：「你怎會有這種的想法？」

呂婷婷道：「道理很簡單，同名、同姓，面貌也近似的例子，天地雖大，以前卻不曾聽說過。」

「難道不容許我開創這樣的例子？」

「當然可以，祇是，如果這也算是一種巧合，也未免巧合得太神奇了。」

「就因爲巧合得太神奇，你才這麼懷疑的。」

「這樣懷疑的，不單是我一個……」

「還包括諸超？」

「也包括巫志强、司徒仲……」

馬天行苦笑了一下，沒有接腔。

呂婷婷又道：「而且，我個人還另有佐證。」

「噢！是怎樣的佐證？」

「方才，在客廳中時，以你我兩人的距離最近，還記不記得？」

「記得。」

「所以，我祇要略一凝神，就能聽到你的心臟跳動聲。」

「高明，高明。」

「別跟我玩王二麻子，我特別提醒你，現在咱們所研討的，是非常嚴重的事情，嚴重到關係你我今後的一切，甚至包括生死在內。」

馬天行神色一正道：「我明白。」

呂婷婷道：「明白就好了，所以，待會兒回答我時，一定要眞實。」

馬天行點點頭道：「我會的。」

呂婷婷道：「方才，說到哪裡去了？」

「說到你在客廳時，能聽到我的心臟跳動聲。」

「對了，當時，你曾經有過兩次心跳加速的情況，同時，儘管你表現得像一個局外人，但由於我特別注意你，我會覺察你眼神中，有過兩次異樣的表情，而兩次心跳加速與眼神的異樣，都分明發生在當你看到司徒仲與巫志强的時候，我沒有說錯吧？」

「沒說錯。」

「那麼，司徒仲、巫志强兩人，必然是跟你有某種密切關係的人，也足以證明，那兩位認爲你這個普通的馬天行就是那位非常傑出的馬天行，沒有錯吧？」

馬天行眉峯緊皺，沒有接腔。

呂婷婷美目深注地又道：「此外，你說你在松花江遇見我的妹妹盈盈的那段話，也有破綻，據我所知，盈盈是認識那位馬大俠的。」

馬天行苦笑道：「令妹也在這兒？」

「已經兩年沒有來過了，也沒有她的消息。」呂婷婷接問道：「現在你說，我這些分析，有道理嗎？」

馬天行點點頭道：「有道理。」

呂婷婷道：「那麼，你老老實實說，你是不是就是名震關外的那一位『劍簫雙絕、乾坤聖手』馬天行？」

「是的。」

馬天行答得夠爽快，但呂婷婷卻反而楞住了。

沉寂了少頃，呂婷婷才沉思着問道：「那麼，司徒仲手中的血痕簫、七星劍，不是眞的嗎？」

馬天行仍然是不加思索地道：「是眞的。」

「巫志强也眞的是你師弟？」

「不錯。」

「你潦倒成昨天那個樣子，是故意裝的？」

「不是。」

「我也看得出來，不是故意裝的，而且，如果我的觀察沒錯，你那一身曠世武功，也消失了？」

「也不是完全消失，我還保有原有的一成功力。」

呂婷婷苦笑道：「以你往日的成就來說，僅剩下一成功力，還不是等於一個廢人嗎？」

馬天行也苦笑道：「能保有一成功力，至少比完全失去要好得多，何況，我胸腹中還藏有一些很令人眼紅的武學。」

「看來，你倒很達觀。」

「如果我不達觀，就不可能活到今天了。」

「你……受了人家的暗算？」

馬天行苦笑了一下，沒有接腔。

「你不想再恢復功力，重新吐氣揚眉嗎？」

馬天行仍是苦笑無言。

「爲甚麼不說話？悶在心中總不是辦法，說吧！把過去的遭遇，未來的計劃都說出來，也許我能給你拿點主意。」

馬天行在她俏臉上輕輕地吻了一下，道：「謝謝你的關懷，但我還是不想說。」

「是不相信我？」

「不是。」

「那是爲甚麼呢？」

馬天行苦笑着一嘆道：「不爲甚麼，過去的都已經過去了，我不想再提，本來我根本沒有甚麼計劃，又有甚麼可談的？」

呂婷婷似笑非笑的道：「看起來，你對目前的這份工作，好像很滿意？」

「這倒是實情。」

「那麼，你打算永遠以諸超的替身，在這兒呆下去？」

馬天行笑道：「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好差事呀，我這個名震關外的馬大俠，本來在兩年之前，就已經神秘失踪了，現在，正好讓我永遠的失踪下去。」

呂婷婷注目媚笑道：「你不會後悔？」

「我爲甚麼要後悔？」馬天行重新將她的嬌軀擁入懷中，笑道：「溫柔鄉不住住何鄉，我現在所擁有的一切，比起過去，祇强不差呀！」

呂婷婷道：「好，你可以做你樂意做的事，也可以保持你不願意說的秘密，但有一個問題，你必須加以說明才行。」

「是甚麼問題？」

「就是以往你神秘失踪了兩年，都沒有人發現，爲甚麼一到本府應徵，就立即有人追踪而來？」

「關於這一點，在我回答之前，我要先致衷誠的歉意，因爲，我給你們帶來了太多的麻煩。」

「這倒用不着，你還是爽爽快快，老老實實回答我的問題吧！」

「其實，問題很簡單，在以往兩年中，我一直改裝易容，行踪也一直在關外，所以沒有被人發現。」馬天行娓娓接着道：「婷婷，你也該明白，改裝易容的生活，兩三天不要緊，時間久了，可不好受。」

「我知道。」

「所以，我才決定悄然進入關內來，由於我自信中原武林中知道我的人不會很多，見過我的人更不可能有，也所以我一到北京，就恢復了本來面目，想不到那些追踪我的人，陰魂不散，居然也追到了這兒……」

「就這麼簡單？」

「事實如此，信不信由你。」

「我相信。」呂婷婷溫柔地吻了他一下，道：「已經天亮了，該好好睡一覺，但我還有兩個問題必須要問。」

馬天行苦笑了一下道：「不要緊，有話儘管問，好在我也不累。」

呂婷婷沉思了一下道：「昨天，你在諸超面前說過，此行是爲了找人，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

「是的。」

「能不能告訴我，那是兩個怎麼樣的人？」

馬天行輕輕嘆了一聲道：「我想不用說了，找人是馬天行的事，而現在，馬天行已經失踪了，更何況，那些事都已經成爲過去的事情。」

「你不願說，我也不勉强你。」

呂婷婷沉思了一下，又道：「這是最後的一個問題，你知不知道，方才那個吹簫的人是誰呢？」

「不知道。」

「爲甚麼司徒仲、巫志强兩人，一聽見簫聲，就忙不迭地走了呢？」

「我想，他們可能是認爲那個吹簫的人就是馬天行吧？」

呂婷婷道：「你認爲那個吹簫的人，功力如何？」

「算得上是神乎其技。」

「比起你這位『劍簫雙絕』起來，又如何？我是說，在你功力消失以前。」

「我想，當我功力沒消失時，也不見得比他吹得更好。」

「這些都是你由衷之言？」

馬天行含笑反問道：「你認爲呢？」

呂婷婷媚笑道：「我看得出來，你需要好好的睡一覺了，午餐時我會過來叫醒你……」

說完，輕輕地吻他一下，才起身離去。

* * *

溫柔鄉不住住何鄉？

曾經叱咤風雲、威震關外的「劍簫雙絕、乾坤聖手」馬天行馬大俠，眞的那樣像劉阿斗一樣的窩囊，覺得此間樂不思蜀？也眞的是那麼自甘「神秘失踪」嗎？

答案應該絕對否定的。

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難二三，對目前的馬天行來說，該是最恰當的形容詞了。

儘管到目前爲止，還沒有人知道馬天行以往曾遭遇過怎樣不如意的事，但由他那兵刃落入別人手中，一身功力祇剩下一成，以及見了自己的師弟不便相認，更不得不淪落到做人替身的慘景……種種情況來判斷，他以往所遭遇的不如意，必然是相當慘痛的。

人處逆境時，除非有勇氣自殺，否則，就必須以最大的毅力，忍以待機。

馬天行目前的處境，當然是逆境，他沒有自殺，他能忍以待機，祇是，他會否極泰來，再度吐氣揚眉的一天嗎？

* * *

馬天行在逆境忍以待機，那追踪神秘簫音而去的巫志强、司徒仲兩人的遭遇又如何呢？

那神秘簫音來自長辛店以東，約莫三里處的一個土丘上。

土丘上，是一片茂密的竹林。

現在簫音依舊，但曲調已改，吹奏的是蘇軾的不朽之作「水調歌頭」。

明月幾時有？
把酒問青天，
不知天上宮闕，
今夕是何年？
……
人有悲歡離合，
月有陰晴圓缺，
此事古難全，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寒風蕭瑟，簫音淒婉，此情此景，即使是一個生平不知憂愁爲何物的人，也會感染上濃重的愁思。

當巫志强、司徒仲兩人到達那土丘下時，簫音也剛好戛然而止，繼之的是一聲幽幽長嘆——出自一個女人口中的長嘆。

巫志强、司徒仲兩人微微一怔，互望了一眼。

司徒仲是自語，也是像向巫志强發問：「怎會是一個女的？」

巫志强「哼！」了一聲，沒接話。

土丘上傳來一個嬌甜語聲：「女的有甚麼稀奇，你要明白，世間上除了男人，就是女人。」

司徒仲沒有答話，巫志强也沒有答話。

那嬌甜之語聲又道：「俗語說得好，既來之，則安之，兩位既然來了，爲甚麼不上來？」

司徒仲、巫志强兩人仍不答話，以行動代替了答覆，兩人互望了一眼，昂首挺胸，大踏步登上土丘。

那土丘本來就不算高，也不算大，他們很快就登上了土丘頂，穿過竹林，看到了一個人。

不過，他們所看到的，祇是一個人的背影——一個紫衣少婦的背影。

儘管夜色甚濃，但巫志强、司徒仲兩人的武功奇高，夜視力也很强，他們都能一眼就斷定，那必然是一個很美好的少婦。

因爲，那背影實在太美好了，美好得令人找不出任何缺點來。

何況，她的語聲又那麼嬌甜動聽。

一個有着美好的背影與嬌甜語聲的女人，固然不一定絕對是一個美人，即使不幸臉上有缺點，也不會醜得太離譜，眞要是醜得離了譜，那就是造化者太混賬了！

* * *

那紫衣少婦，明明知道背後來了兩個居心叵測的大男人，仍然狀如未覺地沒轉過身來。

夜風拂動她的紫色羅裳，大有「我欲乘風飛去」之概，十分美妙之極，也飄逸之極。

如此星辰如此夜，爲誰風露立中宵！

巫志强、司徒仲兩人，似乎被眼前的情景所困惑了，兩個人靜立三丈之外，都沒吭聲。

那紫衣少婦仍然背向着他們，幽幽地問道：「兩位本來以爲我是誰呢？」

巫志强不加思索地答道：「我本來以爲你是我的師兄。」

「你師兄是誰？」

「馬天行。」

「是威震關外的『劍簫雙絕、乾坤聖手』馬天行馬大俠？」

「正是。」

紫衣少婦徐徐轉過嬌軀，兩道冷電似的目光，向巫志强、司徒仲兩人臉上一掃。

這刹那之間，巫志强、司徒仲兩人都有如觸電似的，身軀爲之一震，連目光也爲之定住了。

巫志强、司徒仲兩人之所以有這種情形，固然是由於那紫衣少婦的目光太冷厲，同時也是由於紫衣少婦的絕代姿色。

不錯，紫衣少婦的確是一個美得不可方物的絕代美人。

她的面部輪廓，和五官的搭配，都那麼恰到好處，一如她美好的背影，美得找不出一點瑕疵。

而且，她不僅予人一種美艷絕倫的感覺，於美艷絕倫中更具有一股無比高貴的氣質和懾人的威嚴，令人想親近她又不敢親近她，不敢向她逼視，卻又非得多看她幾眼不可。

如果說她是儀態萬千、風華絕代，那是一點也不誇張。

由外表估計，她的年紀約莫在二十四五之間。

她的目光儘管是那麼冷厲，但俏臉上卻浮現着一抹淺淺的甜笑。

就當巫志强、司徒仲兩人目瞪口呆，傻呼呼地發楞之間，紫衣少婦忽然俏臉一變，變得跟她目光一樣的冷厲，並凝注着司徒仲道：「你是甚麼人？」

司徒仲怔了一下，說道：「在下司徒仲。」

紫衣少婦道：「你就是橫行西南地區的獨行大盜『鬼影子』司徒仲？」

「正是。」

「跟馬天行有何淵源。」

「沒有甚麼淵源。」

「那麼，馬天行的血痕簫和七星寶劍，爲何會在你身上？」

司徒仲的臉色微微一變道：「這你管不着。」

紫衣少婦冷冷地一笑道：「我管不管得着，待會兒你一定可以知道。」

一頓話鋒，目光轉注巫志强問道：「你就是馬天行的師弟巫志强？」

巫志强對於對方能一口叫出他的姓名來，似乎殊感詫異，爲之一楞，一時之間竟然答不上話來。

紫衣少婦又補上了一句：「你沒有聽到？」

巫志强苦笑了一下道：「聽到了，你是怎麼樣知道的？」

「你毋須過問。」

「那麼，你是誰？」

「聽出我的口音嗎？」

「聽得出，你是關外人。」

「那麼，你再看看我這個模樣兒，就該聯想到我是誰了。」

巫志强「哦！」了一聲道：「我明白了，你就是……」

紫衣少婦連忙截斷他的話道：「明白就好了，不必說出來，我還要問你一些問題。」

話鋒略爲一頓，又注目問道：「根據傳說，你師兄於兩年前神秘失踪了？」

巫志强點點頭道：「是的。」

「查出原因沒有？」

「到目前爲止，還沒有查出，不過也算有了一點綫索。」

「甚麼綫索？」

巫志强將在「洞金指」諸超家中所經過的情形，簡略地說了一遍。

紫衣少婦皺眉沉思了一下道：「你還沒向司徒仲查問過你師兄的下落？」

巫志强道：「應該說是還沒有查問出一個結果來。」

「好，讓我來。」紫衣少婦轉向司徒仲道：「司徒仲，你也算是一個稍有名氣的人，應該有敢做敢當的男子漢氣概，現在我再問一次，馬天行是不是受到你的暗算？」

憑司徒仲的地位，還祇能算是「稍有名氣」，紫衣少婦的口氣之大、之狂，想想眞會令人氣炸肚皮。

但司徒仲的涵養功夫，也好得出人意外，他不但沒有生氣，反而很平靜，也很合作，點了點頭道：「不錯。」

「你是怎麼暗算他的？」

「小意思，我只不過是給他服下一點特製的化功散，讓他祇保留一成的功力。」

「你應該有解藥！」

「是的，但不在我身邊。」

「你暗算他，並保留他一成功力，目的何在？」

「自然是爲了迫他交出全部武學。」

「你已經獲得了多少武學？」

「我想，還不到一半。」

「他如何脫離你的掌握？」

「他並未脫離我的掌握，否則，我也不會追踪到長辛店來了。」

「你認爲他還在諸超家中？」

「很可能。」

紫衣少婦沉思了一下，又道：「你化裝成馬天行，又是爲了甚麼？」

司徒仲笑道：「告訴妳也不要緊，你知不知道，有一個叫朱紅玉的小妞，對馬天行非常之傾心。」

此話一出，使得靜立在一旁的巫志强，臉色爲之一變。

但紫衣少婦卻平靜地一笑道：「所以，你才冒充馬天行，希望那小妞上當？」

「正是。」

「那小妞上當了沒有？」

「還沒有，朱紅玉那小妞，也好像失踪了……」

聽到這裡，巫志强似乎如釋重負地輕輕吁了一口氣。

紫衣少婦俏臉一沉道：「居心可殺！」

司徒仲冷笑道：「你殺得了嗎？」

「我殺不殺得了你，你馬上就可以知道。」紫衣少婦靈目深注，一個字一個字地說道：「司徒仲，你回答我的問題，都很合作，現在，我希望你能更加合作一點……」

司徒仲截口邪笑道：「沒問題，對於漂亮的女人，我一向都很合作，而且，也一向都合作得很美妙。」

「那麼，自動交出給馬天行的解藥，以及血痕簫及七星寶劍……」

「憑甚麼？」

「憑這個……」

「刷！」地一聲，紫衣少婦的長袖中，滑出一支長約二尺通體瑩白的白玉簫來。

司徒仲目光一亮，同時臉色一變，「你是『玉簫娘子』左冰心。」

紫衣少婦冷然注目道：「你怎能如此肯定呢？」

司徒仲道：「因爲，傳說中的左冰心，是武林中第一大美人，以白玉簫爲兵刃，吹簫功夫出神入化，而你剛好跟這三個條件都很符合。」

紫衣少婦道：「還有嗎？」

司徒仲道：「聽說你武功奇高，自出道以來，沒遇到過敵手，但最近幾年，卻沒聽到你的消息。」

紫衣少婦道：「既然對我這麼清楚，現在是否已改變了主意呢？」

這幾句話，算是已經等於承認，她就是有武林第一大美人之稱的「玉簫娘子」左冰心了。

司徒仲反問道：「改變甚麼主意？」

左冰心道：「自動交出給馬天行的解藥、血痕簫、七星寶劍。」

「還不會。」司徒仲笑道：「我這個人是屬於不到黃河心不死，不見棺材不落淚的那一種人……」

左冰心截口一聲冷笑：「好！我會成全你……」

話聲未落，司徒仲祇覺眼前人影一閃，香風一拂，斜插肩頭的七星寶劍和血痕簫已經不翼而飛了，同時，人也沒有辦法動彈了。

左冰心隨手將司徒仲身上奪過來的血痕簫、七星寶劍插於自己的肩頭上，向那臉上一陣青、一陣白，卻是沒法動彈的司徒仲披唇一

哂道：「浪得虛名之輩，我眞替你可惜。」

司徒仲雖然沒法動彈，但啞穴卻並未受制，聞言之後，怒聲叱道：「妖婦，你殺了我吧！」

左冰心道：「殺你等於捏死一隻螞蟻，但我暫時還不想殺你，我要你先交出給馬天行的解藥來。」

司徒仲道：「休想！」

左冰心冷笑道：「我自有辦法教你自動交出來，你信不信？」

話聲一落，立即厲聲叱道：「甚麼人！」

「過路的……」

話落人現，祇見一名中等身材，以青紗幪臉的青衫文士，正穿越竹林，緩步行來，並邊走邊笑道：「于夫人，可以讓我說兩句公道話嗎？」

左冰心冷然注目道：「你是誰？怎會知道我是于夫人？」

那青衫文士道：「我是誰毋關重要，至於你于夫人賢伉儷嘛！一位是色藝雙絕的武林第一美人，一位是名滿江湖、財雄勢大的『玉面陶朱』于公道大俠，名士美人，郎才女貌，正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兒，儘管你們的結合很秘密，但武林中人，江湖上同道，知道這一事實的，可決不止在下一個人。」

左冰心美目深注，默然不語。巫志強、司徒仲兩人的目光，也集中在青衫文士的週身上下，滴溜溜的直轉。

青衫文士口中的「玉面陶朱」于公道，究竟是何許人物呢？

其實，由青衫文士所說的「名滿江湖、財雄勢大」再加上「玉面陶朱」的綽號，對於于公道這個人，已經不難想見了。

于公道目前已經是五旬開外的人了。

對於年過半百的人來說，「玉面」二字，應該是已過了時，但他那「陶朱公」的身份，卻隨着年齡的增長而更加切合實際。

他所設的錢莊、綢緞莊，遍佈全國各大城市，所以，他究竟有多少財富，恐怕連他自己也弄不清楚。

江湖上有個傳說，某一次，當今皇上對外用兵時，曾經向于公道挪借五千萬兩銀子充做軍費。

當然，傳說不一定可靠，但是由這一個傳說，不難想見，于公道是如何的財雄勢大。

俗語說得好，人怕出名豬怕壯，于公道自然也不例外。

于公道名爲公道，他的爲人是否公道呢？

傳說中的于公道，不論是在武林中或江湖上，都是仁俠廣被，濟困扶危的一代大俠。

但世上任何人的所作所爲，都是沒法盡如人意的。

所以，儘管于公道俠名滿天下，卻也有不少不利於他的各種傳說，這大概也就是所謂「名滿天下，謗亦隨之」的道理吧！

* * *

那青衫文士道：「于夫人，現在，我要開始說公道話了。」

左冰心嘴唇牽動了一下，仍沒有接腔。

那青衫文士道：「于夫人，司徒仲並非浪得虛名之輩，祇是，他以往從沒有遇到眞正的高手。」

言外之意，你于夫人才是眞正的高手。

高帽子人人愛戴，左冰心也不例外，祇見她淡淡一笑道：「這就是你所要說的公道話？」

青衫文士點點頭道：「也是由衷之言。」

左冰心道：「你就是爲了要說這幾句由衷之言而來？」

「不！在下方才已經說過，我是路經此地，此行祇能算是湊巧。」

「那麼，閣下可以請了。」

「很抱歉，在下既然湊巧碰上了，可不能這麼一走了之……」

「爲甚麼？」

青衫文士慢吞吞地道：「因爲司徒仲是我的朋友。」

左冰心俏臉一沉道：「你認爲，你比司徒仲高明？」

青衫文士說道：「在下沒有這麼說過，祇是請于夫人給我一點面子，高抬一下玉手。」

左冰心冷笑道：「你連本來面目都不敢示人，還有甚麼面子？」

青衫文士卻苦笑道：「在下有不得不戴上面紗的苦衷，這一點，尚請于夫人格外留情。」

左冰心以右手的白玉簫在左手輕輕敲擊着，一面漫應道：「至少，你得露一手給我看看哩。」

青衫文士苦笑如故道：「于夫人，你這是趕鴨子上架啊！」

左冰心截口冷笑道：「少廢話，眼前兩條路任你選擇，露一手或者自行滾蛋！」

青衫文士似乎下了最大決心，點點頭道：「好，在下捨命陪君子，但條件卻必須先行說明，咱們以百招爲限，如果在下僥倖接下了于夫人百招，即請夫人讓在下將司徒仲帶走。」

左冰心不加思索地道：「不必百招，祇要你能接下我十招就行了。」

這位于夫人左冰心，似乎也太狂了一點。

但以她方才一出手就制住了名震西南地區的獨行大盜「鬼影子」司徒仲而言，她也的確具有狂的條件。

左冰心與青衫文士比武，以決司徒仲的去留。

青衫文士殊感意外，幪面紗布爲之一揚，並冷笑道：「這是說，祇要我能接下十招，就可以將司徒仲帶走？」

「不錯。」

「好，大丈夫一言。」

「快馬一鞭。」

「于夫人請！」

「請」字聲中，他已亮出束在腰間的細鐵軟刀。

左冰心嬌笑說道：「能夠使軟兵刃的，必然是內功精湛的一流高手，奴家有僭了……」

她的話說得很客氣，但出手卻一點也不客氣，那句「奴家有僭了」的「了」字尾音未落，人已進步欺身，手中白玉簫化作七道冷芒，點向對方胸前的七大要穴。

那青衫文士朗笑一聲：「來得好！」

手中細刀揮洒出七道刀影，一陣「叮噹」脆響聲中，居然將對方的攻勢硬是接了下來。

青衫文士不但將左冰心的攻勢硬行接了下來，而且還朗聲笑道：「『玉簫娘子』的『九九玲瓏簫』，出手必是九簫齊發，此刻卻祇發七簫，莫非認爲在下不堪承教，特別手下留情……」

就這幾句話當中，他又接下了六招。

這也就是說，連第一招計算在內，這十招之搏，已祇剩下了三招了。

但最後這三招，左冰心使出了九簫齊發的絕藝，不但一支簫幻成九支簫同時擊出，而且還發出懾人心魄的簫音，逼得青衫文士連連後退。

這實在是一場精彩絕倫，也驚險已極的激戰，作爲旁觀者的巫志強、司徒仲兩人，也都目不轉睛的注視着，有點近似目瞪口呆。

忽地，人影一閃，青衫文士已飛竄三丈之外，向着左冰心抱刀長揖道：「多謝夫人手下留情。」

左冰心一臉的冷漠道：「你可以走了……」

那青衫文士不等她說完，已抄起穴道被制的司徒仲，穿越竹林而去，並拋下一聲朗笑道：「多謝夫人……」

東方天際已現出魚肚白色，現場中的左冰心、巫志強兩人都沒作聲。

半晌，左冰心才顯得無限落寞地長嘆了一聲，目注巫志強道：「你是否已看出那廝的武功路數？」

巫志強苦笑道：「很慚愧，我看不出來。」

左冰心也苦笑道：「該慚愧的是我，因爲，我也看不出他的武功路數，而且，方才他顯然未盡全力。」

巫志强臉色一變道：「眞的？」

左冰心道：「我有甚麼理由向自己臉上抹灰？」

巫志强道：「那麼，如果方才那斷使出全力，那結果會……會怎麼樣呢？」

「不知道，」左冰心又苦笑了一下道：「如果那斷使出全力，方才必然有一個人濺血橫屍，但不論死的是誰，却不是一二百招以內的事。」

巫志强的臉色又是一變道：「會有這麼嚴重？」

左冰心忽然岔開話題道：「你到關內有多久？」

「才不過個多月。」

「你確定你師兄去過諸超的家中？」

「是……不！目前我還不敢確定。」

「朱紅玉是否也入關了？」

「不知道，我也正在找她。」巫志强接着訝問道：「你……你怎麼也會知道朱紅玉這個人的呢？」

左冰心輕輕一嘆道：「我本來就是關外人，要不然，方才我怎能一口道出你的姓名。」

「看來，你也知道我們師兄弟之間的一切了？」

「大致情形，我是知道的。」

「還願意幫我們的忙嗎？我的意思是幫我找到師兄，並且設法恢復他的功力。」

「我是願意幫忙的，但你該明白，事情很難……」

巫志强眉梢一揚道：「困難可以設法克服的。」

左冰心道：「話是不錯，但你才到關內來，還沒瞭解中原武林的情況……」

「中原武林有甚麼特殊的情況？」

「山雨欲來風滿樓，方才那個神秘的青衣人，就是證明之一。」

「哦……」

「但願是我自己神經過敏，判斷有誤，但願你師兄不要落入那批神秘人物的手中。」

巫志强苦笑道：「我師兄的功力已失十分之九，還有甚麼可以利用的？」

左冰心道：「你忘了，你師兄的腦子裡，還保留着傲視當世武林的武學。」

巫志强長嘆無言。

沉寂了一會兒，左冰心才苦笑道：「在目前情況之下，要想找到你師兄，決非易事。」

巫志强也苦笑道：「我知道。」

左冰心道：「所以，咱們必須從長計議才行，咱們先上長辛店碰碰運氣去。」

* * *

又是黃昏。

現在，馬天行正站在一棟精緻小樓上的木欄杆前，面對西天絢爛的晚霞，默默沉思。

這兒，本來是屬於諸超的居所，此刻，馬天行是諸超的替身，他是以主人的身份遷居到這兒來了。

不過，自從午間由呂婷婷親自叫醒他，陪同他由客房遷到這兒，並先進午餐之後，他就沒有見到身爲主婦的呂婷婷。

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

這位曾經在關外叱咤風雲的「劍簫雙絕、乾坤聖手」馬天行馬大俠，他在想些甚麼？

緬懷過去，瞭望將來，他是不是有不勝今昔之感呢？

樓梯上傳來一陣輕盈腳步聲，但馬天行聽如未聞，木立如故。

循梯而上的，正是這兒的女主人呂婷婷。

呂婷婷俏立樓梯口，目注馬天行的背影，臉含百合花初綻似的甜笑，輕輕喚了一聲：「天行。」

馬天行仍沒轉身，祇是「唔」了一聲道：「你忘了，從今天起，該叫我『爺』的。」

呂婷婷邁着春風俏步，走近他的身邊，一手搭着他的肩頭，媚笑道：「我沒忘記，祇是，那是人前公開的稱呼，當祇有我倆在一起的時候，還是叫名字比較親切一點。」

馬天行嘴角牽動了一下，但呂婷婷却又搶先問道：「方才，你在想甚麼？」

「沒想甚麼，我全身都痲木了。」

「至少，這兒還是正常的。」

呂婷婷口中的「這兒」，指的是男人身上最經不起挑逗的部份。

而且，也不難想見，她說這句話的同時，已經在那最經不起挑逗的部份「挑逗」了一下。

但馬天行可眞是全身都痲木了，他唯一反應，祇是皺了一下眉頭。

「所以，我斷定你言不由衷。」

馬天行苦笑無言。

「說嘛，將你心事說給我聽。」

馬天行漫應道：「你要我說假話還是說眞話？」

「當然是要眞的。」

「說眞話可能會使你難堪，也可能會刺傷你。」

「那不要緊，我能體諒你的心情，所以，任何難堪與刺傷，我都不在乎，也都承受得起的。」

「那我先謝了。」

呂婷婷嬌笑道：「以我倆現在的關係，還用得着說這些嗎？」

馬天行苦笑道：「那就算禮多

人不怪吧！」

呂婷婷媚笑道：「不！該算是相敬如賓。」

馬天行轉過身來，面對着她，臉色一正，注目說道：「現在，我要開始說眞話了。」

呂婷婷也正容道：「我正聽着。」

「同時我希望你，回答我的也是眞話。」

「除非我不回答你，祇要是回答你的，一定是眞的。」

「那麼，諸超到哪兒去？」

「這是老問題，我不能回答，請莫勉强我，也希望你能諒解。」

「諸超之所以要我做他替身，是不是利用我在明裡活動，他却在暗中做甚麼不法勾當？」

「不！如果諸超眞要做甚麼不法的勾當，決不會這麼幼稚。」呂婷婷抬手輕輕拍他的臉頰道：「像你所想像中的這一套，早已不流行哩！」

馬天行目光深注地說道：「你沒騙我？」

呂婷婷道：「我有騙你的必要嗎？」

「那麼，他究竟在搞甚麼鬼呢？」

「很抱歉，這又是一個不能回答的老問題了。」

馬天行長嘆無言。

呂婷婷又說道：「別胡思亂想，我提醒你一聲，即使如你所想像中，諸超是利用你這個替身，在明裡活動，他自己却在暗中幹些不法的勾當，也跟你毫不相干呀！」

馬天行仍然是默默無言。

呂婷婷接道：「何況，原先要你在北京城地區公開活動的計劃，可能會有一些改變……」

「爲甚麼？」

「你毋須知道，而且，我說的也祇是可能，還沒有定案。」

「是的，我毋須知道。」馬天行苦笑道：「我祇不過是一個替身，一個傀儡，一個廢人罷了。」

「千萬別這麼說，天行，我整個下午沒見你，你知道我爲了甚麼？」

「我怎會知道，我也沒有這個權力過問你的行踪。」

呂婷婷媚笑道：「你是有這個權力的，我是你的妻子呀，今天，這整個下午，我都是爲了你的切身問題在忙着。」

「我有甚麼切身問題？」馬天行苦笑道：「怎麼我自己反而想不起來？」

呂婷婷道：「我說的是你的武功問題，難道你不想恢復原有的武功嗎？」

馬天行道：「當然想，而且想得要命，但那都是以往的事，現在已經不想了。」

「爲甚麼？」

「想不到呀！」

呂婷婷媚笑道：「如果我有辦法讓你恢復原有的功力呢？」

馬天行苦笑了一下道：「可惜你說的是『如果』，而且，我也必須有那斷的獨門解藥才能恢復原有的功力，所以，你的話還是等於白說。」

呂婷婷道：「這些，我都瞭解，我也不是尋你開心，你要明白，這兒是臥虎藏龍之地，各種各樣的人才都有。」

「這是說，你眞有把握恢復我的功力？」

「不錯。」

「是絕對的有把握？」

「是的。」

「你們爲甚麼要恢復我的功力？」

「這……包括你以前所問，而我不曾回答的問題在內，當你武功恢復之後，自然會慢慢明白，目前我能透露的是，有時候，我們也會借重你的武功，同時，也是爲了你自己的安全。」

馬天行一楞，說道：「爲我自己的安全？」

呂婷婷道：「是的，昨天諸超曾跟你說過，做他的替身，是隨時都有生命的危險，儘管我們對你有嚴密的保護，但總不如自己武功恢復之後那樣的方便。」

「有道理。」

「我說的當然有道理。」

「祇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你們有沒有考慮到？」

「甚麼問題？」

「當我武功恢復之後，如何控制我的問題……」

呂婷婷含笑反問道：「我們爲甚麼要控制你？」

馬天行道：「你們該明白，那時候，對目前這份美差，我就再不會有興趣，我可以隨時隨地的離去。」

呂婷婷神秘地笑道：「如果我是你，我絕對不會離去！」

「可惜你不是我。」

「我雖然不是你，卻知道，也膽敢斷定你不會離去。」

馬天行皺眉苦笑，沒有接腔。

呂婷婷又道：「這兒雖然不是避秦的桃花源，但對於一個滿身情孽的人，解脫無路，逃避無門的人來說，那就是最好的去處了。」

馬天行身軀一震，但仍沒接腔。

呂婷婷媚笑道：「何況，這兒還有醇酒、美人，並有一個並不辱沒你原有身份的身份……」

馬天行截口苦笑道：「夠啦！」

呂婷婷笑問道：「我說的，沒

有道理嗎?」

馬天行道：「有道理，也是事實。」

呂婷婷道：「所以，即使退一步說，到時候你一定要離去，我們也毋須控制你，你要明白，我們有辦法成全你，也自然有辦法毀掉了你。」

「這是威脅?」

「好像是吧。」

馬天行沉思道：「對於我的過去，你們好像知道得很清楚?」

呂婷婷道：「是的，對於各地區有頭有臉的風雲人物，我們都有詳細的記錄，有關你這一方面的，要不要我來複述一遍?」

馬天行連忙搖手道：「夠了，過去的一切，我不想再提。」

「人到情多情轉薄，而今方悔太多情，是不是這個意思?」

「是，也不是!」

「那麼，對於我們準備要恢復你原有的武功的建議，尊意如何?」

「我祇能心領……」

「甚麼?你竟然不願意?」

「唔……」

「為甚麼?」

「不為甚麼。」

呂婷婷嬌笑道：「可惜此時此地，已由不得你作主，而我也不能作主。」

「為甚麼我自己不願意恢復武功也不行呢?」馬天行苦笑道：「誰才能夠作主呢?」

呂婷婷道：「你說的雖然是兩個問題，但是，我可以併做一個，也給你解答一部份。」

「祇能解答一部份?」

「是的，但我剛才也說過，以後，你會慢慢的全部瞭解的。」

馬天行苦笑道：「好，一部份就一部份吧。」

呂婷婷道：「因為，有一個人，要完完整整地得到你，如果你的武功不能恢復，那不是美中不足嗎?」

馬天行道：「那是一個怎樣的人?」

呂婷婷道：「不必問，今宵，你就可以見到那個人了。」

馬天行皺眉苦笑，果然沒有再問。

呂婷婷又道：「船到橋頭自然直，不用多想，現在，咱們去進晚餐，然後，另外有人帶你去見那個人。」

大衆情人　軟玉溫香

晚餐剛用完，門外已有人嬌聲說道：「馬爺，娘娘有請。」

那是兩名作宮女裝束的綠衣女郎，年約十五、六，眉目如畫，頗能惹人憐愛。

馬天行微微一怔之下，向呂婷婷投過訝異的一瞥，那意思好像在說：「這兒不是皇宮，怎會有宮女和娘娘的呢?」

呂婷婷似乎完全瞭解他的目光與訝異，但她卻祇是揮揮手，神秘地一笑道：「到了那兒，自然明白，祝你好運。」

在那兩名宮女的引導下，由樓下的一間密室中進入一條向下延伸的通道。

通道用大理石構成，成弧形向左下延伸，每隔一丈，便嵌有一顆鵝卵大的夜明珠，柔和的珠光照耀之下，顯得既寧靜又安詳。

兩名宮女默默的走在前面，馬天行也默默地亦步亦趨，沒問甚麼。

馬天行心中明白，問也是徒然。

約莫走了五六十丈上下，通道前端出現一道月洞門，視界也為之豁然開朗。

月洞門內是一間宮殿式的大廳，縱深在二十丈以上，寬度在十丈左右，高度也在五丈以上。

整個大廳都是用白色大理石構成的，在難以計數的明亮而不失柔和八角宮燈照耀之下，給人一種就像用白玉砌成一樣的幻覺。

那月洞門正對大廳的前端，一條玫瑰紅的波斯地毯，一直伸延到大廳的四分之三處，那兒有七級台階，台階後是一道珠簾，透過珠簾，可以隱約看到一張鋪着虎皮的盤龍交椅。

祇是，整間大廳不見人影，也不聞人聲。

馬天行不是沒有見過世面的人，但像眼前這種豪華的建築，卻還是第一次看到。

——像如此豪華的建築，竟然建在地底下，也算是一奇。

——深入地下的建築，一點也感不到氣悶，不但不感到氣悶，而且，還散發一種如蘭如麝的幽香，令人聞之心曠神怡，該算是第二奇。

——這兒的主人僭稱娘娘，那張盤龍椅，也儼然是皇帝的寶座，在天子腳下北京城的近郊，居然有此神秘的所在，該算是第三奇了。

夠了，就這些已足夠馬天行入目之下為之目眩神迷，已夠他搜盡枯腸也想不出答案來。

就當馬天行精目橫掃，眉峯緊皺之間，那兩名宮女之一，卻低聲嬌笑道：「馬爺，你自己進去吧!裏面另有人侍候。」

馬天行嘴唇牽動了一下，似乎想問些甚麼，卻終於忍住沒有開口。

他安詳地穿過月洞門，踏着那

高貴的波斯地毯緩步而行。

不見人影，不聞人聲，連原先那引導他前來的那兩個宮女，也悄然的退走了。

靜，像死一樣的靜寂，似乎整個世間已祇剩下他馬天行一個人。

但馬天行心中明白，在他所沒法看到的暗地裡，一定有不少眼睛在向他注視着。

所以，儘管這兒是一片死寂，在心理上，馬天行卻一直也不感到孤寂。

同時，儘管他第一次見到這種無比豪華、高貴的場所，卻是一點也不怯場，相形之下，一點也不顯得寒酸。

他是那麼瀟灑，那麼安詳，昂首挺胸，緩步前行，既不卑也不亢，表現得恰到好處。

說得實在一點，像目前這種既豪華又高貴的場所，也只有像馬天行這樣的「貴賓」，才能收牡丹綠葉，相得益彰之效。

可是，那條高貴的波斯地毯已快走完，卻仍然不見人影，不聞人聲。

當然也沒有人前來「伺候」他。

就當他兩道劍眉微微一蹙之間，耳中傳入一聲嬌笑：「馬爺請坐。」

隨着話聲，一隻錦墩由大廳左側滑出，剛好停在地毯的盡頭，也就是那七級石階之下。

緊接着，一隻紫檀木的茶几相繼滑出，停在錦墩旁邊。

茶几上放着一隻白玉酒杯，杯中注滿琥珀色的美酒，冷冽清香的酒香，沁人心脾。

妙的是，那茶几經過五六丈的滑動，那滿注杯中的美酒，居然一點兒也沒有溢出。

更妙的是，聞聲而不見人，那錦墩、茶几也不知何處來，就像變戲法變出來的。

因為，這大廳之中，除了他進來的那道月洞門，以及台階上的珠簾之後，看不眞切之外，沒發現第二道門戶。

這也就是說，大廳的兩邊，都是渾然一體，有如白玉般的大理石，那麼，那嬌聲由何處而來?那錦墩、茶几，難道是由地底冒出來的嗎?

這情形，使得馬天行眉峯再度為之一蹙，而那嬌語聲也再度傳來：「坐呀!馬爺!」

馬天行劍眉一揚，就在錦墩上坐了下來。

那嬌語聲又道：「酒是娘娘所賜，為本宮佳釀，請馬上飲用。」

馬天行沒有答話，祇是舉杯一飲而盡。

那杯酒，稱為「佳釀」，一點也不算誇張。

因為，馬天行對於喝酒，也是個大行家。

酒未入口，僅聞到酒香也知是佳釀了，入口之後，更證實它是絕佳的佳釀，不但冷冽香醇，更隱含一股濃郁的藥香。

而且，一入腹中，即成一股暖流，自行暢通於奇經八脈之中。

那嬌語聲又再度適時傳來道：「趺坐行功，以助藥力運行。」

事實上，不待對方提醒，馬天行已趺坐錦墩上，開始運功了。

當他運功三週天之後，那嬌語聲又道：「恭喜馬爺，現在，您不但已恢復功力，而且，較原有功力更上一層樓。」

這也是事實，馬天行自己也感覺到了。

因此，他淡淡地一笑說道：「多謝姑娘。」

那嬌語聲道：「不!應該多謝娘娘才對。」

「多謝娘娘。」

馬天行雖然順着對方的語氣說了一句：「多謝娘娘」，但他的神情、語氣都是冷漠的，說實在一點，他的語氣中，一點也沒有多謝的味道。

對於一個曾經叱咤風雲的武林高手而言，失去了的武功忽然恢復，並且還更上一層樓，那是多麼值得興奮的一件事!

但事實上，目前的馬天行，卻並無一點兒興奮的表現，這是為甚麼?

那嬌語聲笑道：「娘娘馬上就昇坐了，馬爺還是當面向娘娘道謝吧!」

馬天行嘴唇微披，沒接話。

珠簾後，傳來一陣環珮「叮噹」聲。

接着，由八名手提八角宮燈的宮女前導下，一名粉紅宮裝的麗人緩步而出。

宮裝麗人雲鬢堆鴉，體態輕盈，那插在頭上的「金步搖」，一步一顫，無疑那該是一位絕代佳人。

可惜的是，這位絕代佳人的俏臉上，卻罩着一層黑色的絲巾。

儘管那幅絲巾是半透明的，但加上一道珠簾，看起來更顯得隱約難辨了。

馬天行沒起身，那端坐的身子，也沒有挪移一下。

那宮裝麗人逕到在那張鋪有虎皮的盤龍交椅上，坐了下來，八名宮女則分立兩旁。

馬天行看不清楚那宮裝麗人，但那宮裝麗人對馬天行卻顯然看得很清楚。

祇見她那障面絲巾微微一揚道：「唔……還是跟以前一樣，既冷又傲。」

鶯聲嚦嚦，如珠落玉盤。

對馬天行來說，這語聲不但悅耳動聽，也有一點兒似曾相識之感，但一時之間，卻又想不起來，曾經在那兒聽見過？

因此，馬天行微微楞了一下道：「我們曾經見過面？」

那宮裝麗人道：「見過你這位名震關外武林大衆情人的女人，又何止本宮一個人。」

「有道理，我還沒有請教尊姓芳名？」

「待會兒你自然會知道的。」

「我的武功已恢復，而且，比以前更精進，這些都是拜你所賜，要不要我當面致謝？」

「不必，本宮也知道，以你的個性，也不會向我道謝。」

「何以見得？」

「因爲，你我都心中有數，本宮之所以恢復並增進你的武功，並不是完全爲了你好。」

馬天行苦笑了一下道：「對，主因還是由於你要獲得一個完整的我。」

那宮裝麗人道：「這是呂婷婷告訴你的嗎？」

馬天行道：「不錯。」

那宮裝麗人媚笑道：「呂婷婷也告訴過我，說你的確是個男子漢中的男子漢。」

「我本來就是一個男子漢。」

「本宮的意思是指床笫間的功夫。」

她是邊說邊笑的，笑得很淫蕩，且當着八名宮女的面，在一個陌生男人面前說出這樣的話來，也足證她的作風很大膽。

馬天行呆了一呆，沒有接話。

那宮裝麗人以一種嗲得令人骨軟筋酥的語聲媚笑道：「馬天行，你是不是在心中罵我太淫賤？」

馬天行冷然道：「你總算有自知之明。」

那宮裝麗人道：「不！那該算是心有靈犀一點通。」

她不但不以爲馬天行的冷嘲熱諷爲忤，語聲反而嗲得令人發膩起來。

馬天行忽然明白過來。

他想到了曾經聽到過這樣的語聲，也想到了那是怎樣的一個人。想是想到了，但想到之後，又立即自己加以否定。

因爲，他認爲那個人絕不可能出現在此時此地，也不能有目前這種的排場。

那宮裝麗人又笑問道：「馬爺，你在想甚麼呀？」

「沒有告訴你的必要！」

「你不肯告訴我，我可以猜測，而且我自信，猜測的結果，必然是八九不離十。」

「那你就猜吧，反正我已不屬於自己，時間也都是你的。」

「別說得那麼可憐，你仍然有足夠的自由，如果不樂意呆在這裡，隨時都可以離去。」

「眞的？」

「當然，但我諒準你不會離去，因爲，我已諒準你不願恢復武功，也沒有勇氣恢復你那『劍簫雙絕、乾坤聖手』馬天行的身份。」

馬天行嘴唇牽動了一下，終於苦笑地嘆了一聲。

那宮裝麗人道：「現在，我要開始猜測了。」

「請吧！」

「我想，你一定已由我的嗓音中猜到了我是誰？」

「唔……。」

「可是，你心中又認爲，此時此地，我不可能在這兒出現，同時，也認爲當年的黃毛丫頭，不可能有目前的風光，對不對？」

「唔……」

「有兩句老掉了牙齒的俗語：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你該不會陌生吧？」

馬天行苦笑道：「那麼，你果然是呂婷婷的妹妹呂盈盈？」

那宮裝麗人吩咐一名宮女揭起珠簾，並揭下障面絲巾，含笑反問道：「你看，像不像？」

呈現在馬天行眼前的，活脫脫就是諸超的夫人呂婷婷，祇是誠如馬天行以前所說，她的左眉心多出了一顆小小的朱砂痣而已。儘管馬天行早已由嗓音中猜出她是呂盈盈，但他早已自己否定過了。

現在，雖然已經親眼證實，卻仍然禁不住脫口說道：「這怎麼可能哩。」

呂盈盈道：「爲甚麼不可能？」

馬天行道：「因爲，看情形，你在這兒的地位，高出令姊甚多。」

「這是事實。」

「那麼，令姊以前跟我所說的一切，都是騙我的？」

「那也不盡然，她以前跟你所說的話中，有眞也有假，但不論是眞是假，都是出於我的授意。」

「你們姊妹倆串通來騙我？」

「不！說出來你可能不相信，到目前爲止，我姊姊眞的不知道，我就是她的妹妹呢！」

「那又是爲甚麼？」

「這些，暫時不談，先說我們兩人之間的事。」

她一頓話鋒，又嬌笑道：「我和我姊姊雖然不曾串通，但和諸超卻事先串通好的。」

馬天行楞了一下，苦笑道：「你說的是諸超徵求替身的事？」

呂盈盈點點頭道：「不錯。」

馬天行道：「看來，你眞的是飛上枝頭變鳳凰了。」

「誇獎，誇獎！」

「現在，你的胞姊，以及名震中原的『燕趙雙雄』中的諸超，都成了你的手下了？」

「不錯，也應該說，還有很多的成名人物，都成了我的手下。」

「也包括我馬天行？」

「不！那些人怎麼能跟你相提並論。」

馬天行苦笑無言。

呂盈盈又道：「你不能算是我的手下，馬馬虎虎，暫時算是我的俘虜吧！」

「有志者事竟成，佩服佩服！」

「多謝誇獎。」

「但我不能不提醒你，你能俘虜我的人，不可能俘虜我的心。」

「我知道，你雖然艷遇很多，但眞正付出感情的，卻祇有一個人，對其餘的女人，都不過是逢場作興而已，但我有信心，一定能俘虜你的心，時間會證明一切。」

馬天行似笑非笑地道：「我不能不由衷地佩服你的恆心和毅力。」

呂盈盈嬌笑道：「我這個人就是這點長處，不論做任何事，都是祇求目的，不擇手段，不達目的決不中止。」

馬天行淡淡一笑道：「我已經算是領教過了。」

＊　＊　＊

這兩人之間，究竟曾經有過一段怎樣的淵源呢？

說起來，這已經是兩年以前，不！應該算是三年以前的事了。

地點是在關外松花江畔的一個小鎮甸中。

那時候的馬天行，在關外的威名，正是如日中天的時候。

平心而論，馬天行並不能算是一個十足的美男子，但他卻特別具有一股比十足的美男子更令所有的女人傾心的魅力。

那就是一般男子所缺少的高雅氣質和風度。

也由於這原因，不論馬天行走到哪裡，都有形形色色的美女自動送上門來，而呂盈盈也祇是那些形形色色的美女羣中的一個。

馬天行之所以在關外被稱爲武林中的大衆情人，是那些玩世不恭的態度，凡是自動送上門來的美女，他幾乎是照單全收。

但偏偏祇有呂盈盈的運氣不好，當她纏上馬天行時，正是馬天行這一位一向玩世不恭、不動感情的大衆情人，遭遇到感情方面的困擾，對其他的女人胃口缺乏之時。

因此，儘管當時呂盈盈窮追死纏，施展渾身解數，但歷時將近半年，卻一直不會達到她的目的。

也因此，當呂盈盈憤而離去時，曾經向馬天行恨恨地說道：「馬天行，記着，總有一天，我要你乖乖的拜倒在我石榴裙下。」

那時候的呂盈盈，還不過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黃毛丫頭，雙方地位太懸殊了，因而當時的馬天行，對她的氣話，不過是一笑置之而已。

誰想到「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話，居然應驗得那麼快，他們又碰頭了，而且雙方的地位，也倒轉了過來。

難道說，眞的是寃家路窄嗎？

＊　＊　＊

呂盈盈又笑問道：「馬天行，還記得三年前，我臨別時所說的話嗎？」

「當然記得，」馬天行似笑非笑道：「你實在足以自豪，現在，我已經拜倒在你的石榴裙下了。」

呂盈盈卻忽然幽幽地一嘆道：「現在還談不上這些。」

「此話怎講？」

「方才，我已經說過，我必須要獲得你的心才甘心，我要的是表裏一致的整個兒。」

「這……太難了。」

「我有自信心，也有時間等待，在等待期間，我姊姊就是我的代表，我暫時不會跟你見面……」

「一直到我眞心臣服的那一天？」

「不錯。」

馬天行沉思地問道：「你們姊妹之間的秘密，是否可以由我在令姊的面前說明白？」

呂盈盈不加思索地道：「可以。」

馬天行道：「還有，你現在是『娘娘』的身份，應該還有一位『皇帝』甚麼的，是嗎？」

「當然。」

「那又是甚麼人？」

「目前，你毋須過問。」

「他能容許你獲得像我這樣的野男人？」

「這些，你也不必過問！」

「令姊、諸超知道那個人是誰嗎？」

呂盈盈笑道：「他們連我是誰都不知道，又怎會知道那個人呢？」

馬天行披嘴一哂道：「那個人夠神秘，度量也夠大。」

呂盈盈道：「別過問別人的閑事，否則，我要說再見了……」

「慢點！」馬天行苦笑道：「那麼，問問有關我自己的事吧。」

「可以。」

「方才，你說過，諸超之所以徵求替身，是跟你事先串通好的？」

「不錯。」

「你們對於我的近況，好像是十分瞭解。」

「當然，而且你最近三年的近

況和行踪，也一直在我的掌握中，你相信不相信？」

「高明，高明。」

「多謝誇獎，」呂盈盈微笑道：「如果不信，我可以提供事實證明。」

接着，又嬌聲一喝道：「雪兒，帶馬爺去見識一下。」

「是。」那被叫為雪兒的宮女嬌應了一聲之後，向馬天行擺手做肅客狀道：「馬爺，請！」

馬天行含笑起身，拾級而上，進入珠簾後，在雪兒的前導下，經過三個轉折，進入一間小巧而精緻的書房中。

一進門，馬天行就楞住了。

因為房間內，一個長得跟他完全一模一樣的人，正向他含笑相迎。

馬天行自己不可能另有一個化身，因此，下意識中他以為那就是「洞金指」諸超。

正當他嘴唇一張，準備出聲招呼，俏立一旁的雪兒卻碰了他一下，並掩口嬌笑道：「馬爺，那是一尊蠟像。」

「蠟像？」

那真是一尊蠟像嗎？

蠟像能做得如此逼真，如此傳神，真能夠稱得上為巧奪天工了。

馬天行再度為之一楞之間，雪兒又嬌笑道：「馬爺，你再看一看這牆壁上的說明。」

牆壁上有些甚麼說明？

其實，那說明就等於馬天行的傳記，那是一手字有飯碗大的右軍狂草，而且是以金剛指力寫在白色的大理石上之後，再塗以黑色墨汁，在柔和夜明珠照耀之下，看起來特別醒目。

同時，對於那筆右軍狂草，馬天行也並不陌生，儘管那筆法模擬王羲之的草書有着七分神似，但他一入眼就斷定那是出於呂盈盈的手筆。

因為，以往他曾看過呂盈盈寫給他的情信。

所不同的是，情書以毛筆寫在信箋上，而目前，卻以金剛指力寫在堅硬的大理石上，每一筆都入石一寸以上。

指力如此，這個具有如此指力的人，其本身功力不難想見。

馬天行心中發出無聲的感嘆之後，立即凝神一行行、一字字地看下去。

「馬天行，現年三十二歲，未婚，關外人，本係一不明來歷的棄兒，自幼為星宿海『不老雙仙』馬如龍、杜英瓊夫婦收養，是『不老雙仙』的義子，亦是唯一的傳人，已盡獲『不老雙仙』的真傳……」

看到這兒，馬天行身軀發抖，臉色也越來越嚴肅了。

「不老雙仙」馬如龍、杜英瓊，究竟是何許人也？

當代武林中，凡是六十歲以上的人，大概都聽說過這一對神仙俠侶的傳奇故事，尤其是一甲子之前，白蓮教肆虐中原，各大門派精英人物聯手清剿，結果反而中了白蓮教預設的陷阱，被困於伏牛山鷹愁谷中，幾乎被殺得全軍盡墨。

在那一次，羣俠之所以不曾被白蓮教殺得全軍覆沒，是由於半路中殺來兩個生力軍，「不老雙仙」馬如龍、杜英瓊夫婦。

馬如龍、杜英瓊夫婦，當時僅憑一支簫、一支劍，不但替被困的羣俠解了困，也將氣燄萬丈，不可一世的白蓮教給殺得烟消雲散。

就由於那一戰，武林中才有這近一甲子以來的太平歲月。

也由於那一戰，「不老雙仙」的名號才不脛而走，鎮懾整個武林。

當時的「不老雙仙」已經是五十靠近的人了，但是由外表看來，卻還是二十來歲的年輕人。

如果這一對神仙俠侶還健在的話，如今應該是一百歲以上的人了。

「不老雙仙」之所以武功蓋世，並能青春常駐，武林中也是人言殊，莫衷一是。

——有人說，他們曾服過某種不可求的天材地寶，故能永駐青春。

——有人說，他們福緣深厚，曾獲得某位劍仙飛昇前所遺贈的秘笈和靈丹，已練成金剛不壞的地仙之體。

——他們之所以能青春常駐，是由於優遊自在，有如閒雲野鶴，沒有煩惱，也不惹煩惱所致。

上述三項說法，前兩項似乎太玄，而以第三項比較切合實際。

因為，馬如龍、杜英瓊夫婦，雖然是一對令人羨慕的風塵俠侶，卻也是一對不得人緣的武林怪客。

確如第三項所說，他們夫婦，沒有煩惱，也不惹煩惱，至於同道間有甚麼困難，高興時他們會自動幫忙，否則，即使是跪着求他們也沒用。

何況，以他們那飄泊不定的行踪，想求他們幫助的人，也沒法找到他們。

他們夫婦似乎沒有朋友、沒有徒弟，甚至也不曾有過一男半女。

像這樣的人，其得不到人緣，自是很自然之事。

他們一生人之中，最風光，最令人感激，也最令人心悅誠服的事，就是六十年前，夫婦聯手消滅白蓮教，替羣俠解困的那一戰。

自那一戰之後，他們夫婦就歸隱崑崙山絕頂的星宿海，沒有人再見過他們的俠踪了。

＊　＊　＊

馬天行是「不老雙仙」的義子和徒弟，這是一個天大的秘密。

因為，武林中很少有人見到過「不老雙仙」施展過武功，而那極少數見到過的人，也早已死去了。

所以，儘管馬天行曾經威震關外，使的兵刃是一簫一劍，卻由於上述原因，並因事隔多年，因而從來不曾有人知道，馬天行是「不老雙仙」的義子，甚至想都沒有人想過。

那麼，這一天大的秘密，呂盈盈又是如何知道的？

馬天行繼續看下去。

「……行踪一向限於關外，以血痕簫和七星寶劍，獲得『劍簫雙絕、乾坤聖手』的美號，出道以來，不曾遇過敵手。

「十年之前，和有武林第一美人之稱的『玉簫娘子』左冰心有過一段情，但結果是勞燕分飛，之後，左冰心被武林財神『玉面陶朱』于公道藏之金屋，而馬天行深受刺激之下，成了有實無名的『江湖浪子』和『大衆情人』。

「五年以前，有一對年輕男女，因慕名而先後帶藝拜師，這一對年輕男女，男的是巫志强，現年廿五歲，女的朱紅玉，現年廿四歲。

「當時，三人一見如故，但由於雙方年紀太接近，馬天行僅允代師傳藝，而以師弟師妹待巫志强和朱紅玉，並將所學傾囊相授，馬天行也暫時結束了江湖浪子的生涯。

「但他們師兄妹三人之間的關係，卻是非常之微妙。

「巫志强對朱紅玉一往情深，朱紅玉的一縷情絲卻繫在馬天行身上，而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的馬天行，卻似乎已經心如止水，儘管他與這位代師傳藝的小師妹很談得來，並妥為照顧，同時，也深知對方的情意，但他那口『古井』，卻好像並沒有發生過甚麼『波瀾』似的。

「而且不僅如此，他還有意無意之間，給巫志强、朱紅玉兩人製造接近的機會，也就是有意成全師弟、妹之間的一段良緣。

「但事實上，他們師兄妹三人之間的微妙關係，一點也沒有改變。

「這也就是說，馬天行的一番好意，是完全白費了。

「他的好意不但是白費了，而且好心沒得好報，形成兩面都不討好，巫志强暗地恨他奪去了愛人，朱紅玉卻對他的『不解風情』深懷怨恨。

「終於，朱紅玉悄然出走，巫志强也不辭而別，好不容易才安定下來的他，又成了江湖浪子。

「也許由於心情不好，身懷絕代武功的他，竟於流浪途中中了宵小的暗算，不但失去了他的血痕簫和七星寶劍，也失去了武功，最後，連他的整個人兒也在江湖上失踪了。

「當然，他不是真的失踪了，而且，他的行踪沒脫離一個人掌心中，那個有心人，正張開羅網等待他自行投入網中。」

那段傳記式的說明，到此為止。

馬天行靜靜的看完之後，禁不住喟嘆出聲。

他的背後，忽然傳出呂盈盈的嬌甜語聲道：「怎麼樣？這一篇說明，夠真實嗎？」

原來就當他全神看那篇說明時，呂盈盈已悄然到了他的背後。

儘管是由於在這兒不虞被人暗算而鬆弛了戒心，也儘管由於全神看那篇說明而分了心，但以他的功力，對方到了他的背後而毫無所覺，則呂盈盈的功力之高，實在已到了駭人聽聞的程度了。

因此，他心頭一凜，並暗道了一聲「慚愧」之後，才徐徐轉過身來，苦笑道：「相當真實，祇是……」

「祇是怎麼樣？」

「還不夠詳盡。」

「這是沒辦法的事，因為，我畢竟不是當事人，何況，即使就這些來說，你能在當代武林中，找出知道這些秘密的第二個局外人來嗎？」

「這倒是實情，祇是你不能算是局外人……」

呂盈盈截口笑道：「是有心人，對嗎？」

「唔……」

「那麼，我想就那不夠詳盡的部份，當面向你請教一番，可以嗎？」

「不可以。」

「為甚麼？」

「過去的事，我不想再提。」

對目前的馬天行來說，往事的確不堪回首，提起來徒增惆悵，何況，面對呂盈盈這個「有心人」，也使他有啼笑皆非之感。

像他們兩人之間過去的淵源來說，馬天行曾經婉拒呂盈盈對他的糾纏，但婉拒不同於玩弄，決不能算是一項罪惡。

因為男女間之感情是雙方面的，一點也不能勉强，以事論事，馬天行對於過去的事，頂多也不過是他的心中有那麼一點歉意而已。

但目前呢？

目前，呂盈盈卻乘他潦倒落拓之際，命令一個外表長得和他很像的諸超，以「求才」的招貼誘使他入彀，卻等於乘人之危。

儘管呂盈盈的「乘人之危」談不上有甚麼惡意，而祇不過是求取她過去在感情上自以爲受到屈辱的一種報復，也儘管這種報復對目前的馬天行來說，是有益無害，不但是等於幫助他在精神上獲得解脫，而且，還幫助他恢復武功，並助長了他的武功，但站在馬天行的立場，心中卻總有太多的不是味道的感覺。

* * *

呂盈盈嬌笑道：「沒關係，不提就不提，現在我已學乖了，那就是決不勉強你做你心中所不願意做的事。」

馬天行嘴唇牽動了一下，沒接話。

「你在想甚麼？」

「沒想甚麼。」

「那你爲甚麼不說話？」

「你要我說些甚麼呢？爲過去的事向你道歉，或者爲眼前的事向你道謝？有這個必要嗎？」

「是沒有這個必要。」呂盈盈嬌笑道：「咱們談別的好不好？」

馬天行又反問道：「談別的？是談情還是說愛？」

呂盈盈道：「如果你有這個興趣，我是求之不得啊！」

馬天行苦笑道：「可惜此時此地，我提不起這個興趣。」

呂盈盈道：「那也不要緊，興趣是可以慢慢培養起來的。」

她邊說邊向一邊的雪兒呶了呶嘴。

雪兒善解人意，嫣然一笑之後，立即悄然退出了密室。

呂盈盈輕移蓮步，偎向馬天行的身邊，嬌聲地喚他道：「天行，我可以這樣的叫你嗎？」

馬天行苦笑道：「我眞有點受寵若驚。」

呂盈盈以夢囈似的語聲說道：「天行，多次我在夢中這麼呼喚你，你知不知道？」

「不知道。」

「相信不相信？」

「我希望我能相信。」

一個是柔情萬千，一個卻是語音生硬，神情冷漠，這情形，實在太不調和。

「別這樣態度對我好不好？」呂盈盈也苦笑道：「諸超和我姊姊都告訴我，你到這兒應徵時，是表現得很洒脫，很達觀的。」

馬天行點點頭道：「不錯，但當時跟現在的情況不同。」

呂盈盈居然輕輕一嘆道：「我明白，你心目中認爲目前受了很大的委屈。」

馬天行長嘆無語。

呂盈盈又道：「但你也要明白，我之所以這麼做，至少有一半是爲了你。」

「但願我能相信。」

「未來的事，你會慢慢明白的，先說眼前，你知不知道，那杯使你恢復功力，並增進功力的美酒，是甚麼來源？」

「不知道。」

「現在我坦白的告訴你，那杯酒中含有三分之一的千年參王，本來是別人給我服用的。」

呂盈盈的話不假，馬天行所服用的酒，的確是太珍貴了。

馬天行是大行家，也是服過那杯酒的當事人，呂盈盈的話是眞是假，他當然分辨得出來。

但馬天行沒有接話，祇是身子微微的震動了一下。

呂盈盈又道：「所以，現在你比以往至少增進了二十年的面壁之功。」

馬天行還是沒有接腔。

呂盈盈又是娓娓地說道：「以往你的成就如何，你自己最是明白不過，現在，再加上這二十年的功力，縱然不算天下無敵，但也差不多了。」

馬天行注目問道：「那藥酒是誰送給你的？」

「這個……還是那句老話，以後，你自然會知道。」

「那麼珍貴的酒，你爲何自己不服用？」

「爲了討好你這個寃家呀！」呂盈盈的纖指點向他的額頭道：「人家爲了你，祇差沒有把心掏了出來。」

平心而論，如果呂盈盈不是別有企圖的話，這一份情意，倒眞是十分之珍貴的。

最難消受美人恩。

此情此景，馬天行眞能無動於衷嗎？

他臉上的肌肉抽搐了一陣，然後輕伸猿臂，將呂盈盈摟入懷中，爽朗地笑道：「盈盈，心可掏不得，掏出來的就不是有心人了。」

呂盈盈將俏臉貼在他壯健的胸前，默默地溫存着。

馬天行又笑問道：「娘娘，我直呼你的芳名，冒犯聖駕，是否該推出午門處斬？」

呂盈盈仍然捨不得抬起頭來，祇是說了一句牛頭不對馬嘴的話道：「啊！謝天謝地……」

由於這句話是貼在他的胸膛中說的，聽起來有點怪怪的，使得馬天行楞了一楞道：「幹嗎？要謝天謝地？」

呂盈盈抬起頭來，嬌笑道：「因爲，你已經恢復了原先的洒脫了。」

原來如此，馬天行也爲之啞然失笑了。

呂盈盈神色一正道：「有一點，你必須記着，有第三者在場，

叫我娘娘，自稱屬下……」

馬天行含笑接了口道：「遵旨。」

呂盈盈給他一個嫵媚的白眼，然後「哦」了一聲道：「對了，我必須送你上去了。」

馬天行道：「我可以問幾句話嗎？」

「可以，說簡單一點。」

「這地底好像別有洞天，而且規模和範圍都很大？」

「不錯，現在沒有時間解說，明天再詳談，也許我還會帶你巡視一番。」

「那我先謝了。」

「不用先謝，我說的祇是也許……」

「『也許』也算是一個希望呀。」

「別咬文嚼字，還有別的要問嗎？」

「有，據我所知，司徒仲在我身上弄的手脚，非他的獨門解藥是沒法解除的，即使是千年參王，也沒有解除那一種藥物的功效……」

呂盈盈截口嬌笑道：「夠了！你所服的那杯酒，就有司徒仲的獨門解藥，明白了嗎？」

馬天行苦笑道：「我不但不明白，反而更加糊塗了。」

「爲甚麼？」

「難道司徒仲也是你們的人？」

呂盈盈含笑反問道：「不是我們的人，難道就不可以將他抓過來？」

馬天行一怔道：「你們已將他抓了過來？」

呂盈盈道：「如果不將他抓過來，你所服的解藥，又從何而來？」

司徒仲是那位神秘的青衫文士，在「玉簫娘子」左冰心手下接了十招之後而帶走的。

當時，左冰心曾經以感嘆的語氣向巫志强說過：「如果那厮使出全力，則必然會有人血濺當場，不論死的是誰，都將是一二百招以上的事。」

左冰心沒有理由去故意誇張對方的武功，即使是爲了當時她自己的「大意失荊州」找台階，而故意誇張了一點，或者是估計錯誤，也不至於相差太多。

如果目前呂盈盈所說的不假，那麼，像那麼神秘莫測的人物，究竟是她的屬下，還是她的上司？

馬天行處身溫柔鄉中，當然不知道有那麼一回事，因而又接問道：「眞的抓過來了？」

呂盈盈道：「眞的，而且我還可以告訴你一個秘密，你那位被財神爺藏在金屋的老相好，也到了北京城地區。」

馬天行道：「你說的是左冰心？」

呂盈盈道：「不錯。」接着又笑問道：「你想不想重溫舊夢？」

馬天行道：「想又有甚麼用……」

呂盈盈飛快的截口道：「這話倒是不錯，有些事老想是沒用的，何況，過去的都已經過去了。」

接着，又是神秘的一笑道：「不過，既然同在北京城地區，今後，當少不了有碰頭的機會。」

馬天行似笑非笑的問道：「你爲甚麼要告訴我這些？」

「不爲甚麼，」呂盈盈接口笑道：「天行，現在你必須離開這兒……」

* * *

馬天行由那宮殿式的地下密室回到他的住處時，已經是二更過後。

如在地下密室時見到自己的蠟像時一樣，一進門就給一張非常熟悉而含笑相迎的笑臉，楞得禁不住全身爲之一震。

不過，這回可不是一尊蠟像，而是一個活生生的大美人。

在他的下意識中，室內本來也有一個活生生的大美人含笑相迎的。

當然，他心目中含笑相迎的大美人是諸超府中的女主人諸夫人呂婷婷。

但此刻，呂婷婷卻躺在床上，鼻息均勻地似乎好夢方酣。

那一張非常熟悉而含笑相迎的笑臉，有一個非常好的輪廓。

她的臉部呈鵝蛋型，尖而微翹的下顎，新菱似的小嘴，大而靈活的眼睛，長而密的睫毛，一切都配合得非常之恰到好處。

如果一定要從鷄蛋裡挑骨頭，那就是她的鼻梁似乎稍嫌塌了一點。

不過，這也無損她的漂亮，世間萬事萬物，本來就沒有絕對的美好——完美的。

完美中出現一點兒缺陷，不也是一種缺陷美嗎？

當然，她的身材之美好也沒得話說，該大的地方大、該小的地方小，配合她一身粉紅色的勁裝和彩虹色的披風，更顯得三分嬌俏，三分英氣之中，還有四分的野性。

像這樣的一位妙齡美女，你能說她不討人喜歡嗎？

對了，還有她的年齡，儘管女人的年齡，在她自己來說，是一大秘密，但旁人卻可以由外表估計出來，目前這位紅衣女郎的年紀，約莫在二十到二十三四之間。

目睹馬天行發楞的神情，紅衣女郎似乎更爲得意的笑得更甜了。

她的一雙大眼睛在馬天行的週身上下打量了一陣之後，笑意盎然

地嬌聲說道：「喲，大師兄，現在，我該叫你諸大俠還是馬大俠？」

聽語氣，看神情，也可斷定，這位紅衣女郎就是馬天行代師傳藝所調敎出來的小師妹朱紅玉了。

有着這麼一位比花解語，比玉生香的小師妹，爲甚麼馬天行偏要「不解風情」的呢？

馬天行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才自嘲地一笑，道：「不是諸大俠，也不是馬大俠，現在，我祇是一個逃避現實的逃兵。」

朱紅玉似笑非笑地道：「逃避現實，你能逃得了嗎？」

馬天行長嘆無語。

朱紅玉又道：「現在，我找到了你，二師兄也找到你了，祇是二師兄鬼迷心竅，竟然會相見不相識……」

馬天行截口問道：「小師妹，這兒昨天所發生的事，你都已知道？」

朱紅玉道：「師妹就是師妹，別再加上一個小字，二十四歲的大姑娘，還算是小嗎？」

馬天行祇有苦笑的份兒。

朱紅玉却是含笑說道：「我不但知道昨天發生之事，也知道這兒將是眞正的是龍潭虎穴，是即將掀起一場武林浩劫的禍源。」

說着，她還用手向地面指了一指。

這一指，自然是表示她已知道這兒地下密室的秘密。

因此，馬天行禁不住訝問道：「你怎會知道的？」

朱紅玉漫不經意地道：「自然是受到極高明人物的指點。」

馬天行脫口訝問道：「哪人是誰？」

朱紅玉道：「這個……你暫時莫問，現在先要瞭解，你目前有何打算？」

馬天行苦笑道：「一個逃避現實的逃兵，他能有甚麼打算？」

神色一正道：「大師兄，逃避現實不是辦法，現實是逃避不了的，方才我已說過，我找到你了，二師兄也找到你了，而且，你以前的老情人左冰心也找到了這兒，想想看，你能逃到哪兒去？」

馬天行長嘆無語。

朱紅玉又道：「退一步說，即使我們這些人找不到你，事實上你也沒逃出現實，你知不知道，你目前的這份優差，是人家計劃的安排下的？」

馬天行苦笑了一下道：「這一點，我已經知道。」

「是呂盈盈告訴你的？」

「不錯。」

「那妖婦沒有告訴你，這兒究竟是一批甚麼樣的牛鬼蛇神？」

「沒有。」

「也沒有告訴你，『請』你到這兒來的眞正目的？」

「沒有。」

「現在，我可以告訴你，這兒的牛鬼蛇神，都是白蓮敎的餘孽……」

馬天行身軀一震，脫口問道：「是眞的？」

朱紅玉反問道：「你說呢？」

馬天行苦笑道：「這些，你又是怎麼知道的呢？」

朱紅玉道：「方才我已說過，我受過極高明的人物指點。」

不等對方接腔，又含笑接道：「白蓮敎不但會使邪術，武功獨樹一幟，但他們卻對咱們的恩師特別忌憚。」

馬天行笑道：「那是必然的，白蓮敎荼毒江湖時，就是兩位恩師將他們消滅的。」

朱紅玉道：「既然你還沒忘記這些，那也該想到他們對你『請君入甕』的眞正目的了？」

馬天行皺眉說道：「難道說，他們以劫持我作爲手段，逼使兩位恩師重出江湖？」

朱紅玉忍不住「噗嗤」一聲嬌笑道：「平常那麼聰明，現在竟然說出這種笑話來，看情形，你是被那呂家一對狐狸精迷昏頭腦了。」

馬天行非常尷尬地一笑道：「我說錯了？」

朱紅玉道：「當然錯了，你想想看，他們對兩位恩師，避之猶恐不及，又怎會故意設法將他兩位老人家逼了出來哩！」

「那麼……」

「他們的目的很簡單，就是由你身上逼出本門武功來，到時候，即使兩位恩師重出江湖，他們也能伺機破解了。」

馬天行沉思着道：「小玉，你的分析雖然有道理，但我目前的遭遇，卻很令人費解。」

朱紅玉注目問道：「是怎麼樣的令人費解？」

馬天行道：「我曾經失去武功的，你知不知道？」

「我在三天之前才知道。」

「但現在，我的武功已經恢復了，不但恢復了原來的武功，而且還增加了二十年以上的面壁玄功。」

「這是天大的好事呀，祇是，這好事是如何發生的？」

「這都是呂盈盈所一手促成的。」

「哦……原來如此，」朱紅玉嬌笑道：「你這位風流大俠，到處都有意想不到的奇遇和艷遇，我還沒向你道賀哩。」

馬天行道：「呂盈盈給了我解藥，也給我服下三分之一的千年參

王……」

朱紅玉卻截口笑道：「我好嫉妬……」

馬天行卻截口苦笑道：「小玉，別開玩笑，我之所以說令人費解，也就是這一點。」

「唔……」

「按說，如果她們想由我身上逼出本門的武功秘密，就不該恢復我的武功，更不該助長我的武功。」

「有道理。」

「她們畢竟是這麼做了，這是爲甚麼呢？」

朱紅玉笑笑道：「總而言之一句話，受益的是你，他們爲甚麼要這樣做，咱們不必多費腦筋去瞎猜，目前，最重要的是，你自己作何打算？」

馬天行苦笑一聲道：「我沒有甚麼打算。」

朱紅玉正容道：「大師兄，我們不談甚麼衛道除魔的大道理，祇是，你練成一身曠代武功，不但不爲武林蒼生盡一份心意，卻反而自甘墮落，托庇於一個邪惡組織中，你的心底間，對得起誰？」

馬天行臉上肌肉抽搐着，沒接腔。

朱紅玉又道：「名義上雖然你是我的大師兄，但實際上你是我的師傅，這些話我實在不應該說，可是，以目前的情況來說，我卻是非說不可。」

馬天行正容道：「我知道，所以，我一點也不怪你。」

朱紅玉忽然幽幽地一嘆道：「至少有一點你該怪我的，怪我不該愛上你，所以，你才忽然由江湖上失踪了。」

緊接着，又苦笑着一嘆道：「難道說，愛一個人也算是罪惡，尤其是愛的是自己的大師兄？」

馬天行輕輕地一嘆道：「愛一個人不是罪惡，但你愛錯了對象，你二師兄比誰都愛你……」

「但我祇當他是二師兄，我一點也沒有愛過他。」

「可是，你們曾經要好過，而且非常的要好。」

「那不是眞的要好，我祇不過是想故意借那機會來刺激你。」

「刺激我？你知不知道，我是一個曾經滄海難爲水的人？」

「我知道，但是，那個人已羅敷有夫了。」

「你也該知道，你二師兄對我誤會有多深？他認爲，你之所以不愛他，是我在當中搞鬼？」

「我知道。」

「所以，爲了免傷師兄妹之間的和氣，也爲了成全你們這一段姻緣，我才隱姓埋名，改裝易容，浪跡江湖。」

「多謝你的好意……」

「我總認爲，即使沒上述的原因，我也不配愛你，因爲，你還年輕，祇有跟你二師兄，才是幸福美滿的一對兒。」

朱紅玉冷笑道：「犧牲自己，成全別人，好一個劍膽琴心的大俠！」

馬天行苦笑道：「小玉，你諷刺我、罵我都可以，祇求你莫辜負我的一番好意。」

「那樣，你就安心了，別人的感受如何，跟你一點也不相干？」

「別這樣說，小玉，我……我祇求你能瞭解，也能諒解。」

「我諒解，也瞭解你祇求自己心安，將別人的感情不當一回事，隨便轉讓出去。」朱紅玉越說越激動，幾乎是尖聲叱道：「馬天行，你簡直不是東西！」

窗外忽然傳入一聲洪笑道：「馬天行是一個人，當然不是東西。」

窗外的不速之客，是這兒的主人「洞金指」諸超。

諸超是這兒的主人，他的突然出現，馬天行自然不會感到意外。

但令人詫異的是：朱紅玉也沒有一點感到意外的表情。

朱紅玉不但一點也沒有感到意外的表情，甚至連正眼也不看他一眼，而祇是用眼角冷冷地瞟了他一下。

更妙的是，身爲主人的諸超，對於目前情況，竟然也沒有一點兒敵意的表情。

諸超也好像沒有進入室內的意思，仍然卓立窗外，含笑道：「藏身古栢上，作壁上觀的那一位，也請下來吧！」

十多丈外的一株參天古栢上，發出一聲冷笑，一道人影，有如離弦之箭般射落諸超身邊的丈遠處。

那是巫志強。

巫志強一射落當場，即以滿臉尷尬神色，向着室內馬天行抱拳一拱道：「師兄，我很慚愧，以往我錯怪了你……」

馬天行洒脫地一笑，截口道：「已經過去了，不必再提。」

巫志強訕然一笑，欲言又止。

朱紅玉似笑非笑地向巫志強問道：「二師兄，你是追躡我後面來的？」

巫志強訕然點首，吶吶地道：「師妹，請……請原諒我。」

「沒那麼嚴重。」朱紅玉注目接問道：「方才，我跟大師兄所說的話，你都聽到了？」

巫志強苦笑道：「是的，我……我實在是一個大混球。」

在一旁的諸超含笑接口道：「你老弟也不是一個混球，祇是爲情顚倒，一時之間不自覺而已。」

諸超之話，自是持平之論，但他目前之態度，卻令人有莫測高深之感。

如果方才朱紅玉所說這兒是白蓮教的秘密巢穴的話沒錯，那麼，目前的馬天行等師兄妹，都是諸超的敵人。

何況，朱紅玉、巫志强兩人還是夤夜擅自闖進來的。

世間會有涵養功夫如此好的敵人嗎？

也由於諸超的態度反常得令人莫測高深，因此，馬天行師兄妹三人都沒接腔，衹是三個人六隻眼睛，一齊向諸超的臉上探詢着。

諸超又是莫測高深的一笑之後，沉喝一聲：「冷總管，酒席是否已備妥？」

不遠處的暗影中，傳來了冷侗的語聲道：「是的，已經準備好了。」

諸超目光一掠馬天行師兄妹三人等含笑說道：「席設在第三進花廳，三位請！」

朱紅玉搶先含笑問道：「諸大俠要請客？」

諸超道：「濁酒粗餚，談不上請客，衹是聊表寸心而已。」

朱紅玉說道：「想必有很動聽的理由了？」

「當然，第一，三位師兄妹誤會冰釋，理當慶賀一番。」

「第二呢？」

「替朱姑娘、巫少俠接風，也算是替馬大俠餞行。」

馬天行插口笑問道：「閣下斷定我一定會走？」

「是的。」諸超侃侃地說道：「儘管咱們的廟不算小，也足能供奉你這個大菩薩，但我相信你決不會自動的留下來，因爲，目前的情況變了，你不但已經恢復了武功，而且，還至少增加了二十年的功力。」

馬天行道：「這可能是你們內部沒協調好的一大敗事。」

「是的，但是在目前，我還有辦法補救。」

「這是說，如果我不肯自動留下來，你已準備好，要將我强行留下來？」

「你衹說對了一半，要强迫留下來的，不止你一個，是你們師兄妹三人。」

「好大的胃口！」

「多承誇獎！」

「衹是，你行嗎？」

「行不行待會兒自有分曉，所以，這一席酒是接風，也是餞行酒，更是鴻門宴，諸位如果是沒有把握，現在拒絕也還不遲。」

馬天行眉梢一揚道：「閣下，激將法對我是不管用的，同時我也沒有說過要走……」

諸超飛快的接口道：「如果馬大俠師兄妹願意留下來，諸某人代表教主，致以最衷誠的歡迎。」

馬天行道：「可惜我也沒有說，一定要留下來。」

諸超道：「那也不要緊，茲事體大，各位可以冷靜的攷慮，研商一番。」

馬天行道：「不管時間的久暫，咱們總算曾經有過一段賓主的情份，所謂生意不成仁義在，所以，不論我們師兄妹是否留下來，這一席酒算是叨擾定了。」

諸超道：「三位肯賞光，諸某人深感無上光榮。」

馬天行道：「在下能否先知道閣下在白蓮教中，官拜何職？」

諸超謙笑道：「諸某不才，現在承擔總護法之職。」

馬天行「哦」了一聲道：「總護法，這職位是相當崇高呀。」

諸超含笑道：「如果馬大俠願意留下來，我敢保證，你的職位一定會在我的上頭。」

馬天行漫應道：「哦，但願我能夠留下來。」

諸超笑笑問道：「現在，可以入席了吧？」

馬天行仍然是漫應着道：「可以入席了。」

諸超又向朱紅玉笑道：「朱姑娘，解鈴還須繫鈴人，請替拙荊解開穴道吧！」

朱紅玉笑道：「尊夫人不是已經起來了嗎？」

不錯，好夢方醒的呂婷婷，正欠身而起，俏臉上一片茫然的神色。

朱紅玉是何時以甚麼樣的手法去替呂婷婷解開睡穴的，憑諸超的身手，居然沒有看出來。

這情形，自然使諸超臉色爲之一變道：「高明，高明。」

「誇獎，誇獎！」朱紅玉淡然一笑道：「其實，高明的還是你，看情形，我跟二師兄的行踪，都在你的洞悉之中。」

諸超雙眉一軒道：「這倒是實情，不瞞三位說，別看寒家難得看到一個閒人，其實，除非是我有意放他進來，否則，即使是一隻蒼蠅，也難越雷池一步。」

朱紅玉嬌笑道：「這些，我都相信，總護法大人，我想，咱們都餓了，酒菜都快涼了……」

諸超截口笑道：「這都是我的不是，諸位請跟我來，婷婷，你來陪陪三位嘉賓吧！」

好夢方醒的呂婷婷，自然不知道方才所發生的一切，因而茫然問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諸超却是頭也不回地道：「待會兒再跟妳說。」

朱紅玉道：「由我來說明也一

樣。」

接着，又扭頭向呂婷婷嬌笑道：「諸夫人，咱們邊走邊談吧！」

平魔蕩寇　完成使命

第三進的花廳，燈光明亮，席面上水陸紛陳，象牙筷、純銀杯、陳年美酒，算得上是極盡豪華之能事。身爲「嘉賓」的馬天行師兄妹固然是豪氣干雲，酒到杯乾，談笑自如，做東主的諸超也是殷勤勸酒，曲意承歡。

由表面上看來，這個鴻門宴，似乎一點也沒有鴻門宴的味道。

唯一例外的是身爲女主人的呂婷婷。

已瞭解目前情況的呂婷婷，俏臉上籠罩上一層濃厚的隱憂。

女人畢竟是女人，但此情此景之下，却難以責怪呂婷婷。

誰能預料到，席終之後是一種甚麼樣的情況呢？

何況，呂婷婷與馬天行之間，儘管是假鳳虛凰，却是假戲眞做，曾經有過夫妻之實。

未免有情，誰能遣此！

可惜的是，他們之間的美夢，有如曇花一現。

面對危情的莫測未來，又怎不教呂婷婷爲之黯然傷神？

* * *

酒至半酣，諸超才將話題轉入正題。停杯注目向馬天行，神色一正，道：「馬大俠，現在，你該給我正式的答覆了。」

馬天行笑問道：「是有關我去留的問題？」

諸超點點頭，道：「不錯。」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是敵是友，就決定馬天行的一言之間。

所以，不但諸超的一雙精目凝注馬天行，呂婷婷更是顯得無比緊張地注視着。

她的美目中，有着太多的情愫，似乎在暗中請求、呼喚：「留下來吧！天行！我求求你！」

但馬天行的答案，却使她非常之失望，他道：「很抱歉，我決定離開這兒。」

這答案，諸超不會感到意外，但呂婷婷却幾乎爲之悲呼失聲。

諸超狠狠的在桌下面踩了她一腳，外表上却十分平靜地笑問道：「爲什麼？」

馬天行正容道：「正邪不兩立，冰炭不同爐。」

「很好。」諸超說道：「人各有志，我不勉强任何人，在席終之前，咱們還是朋友，但散席以後，就得另說另算了。」

馬天行也含笑地說道：「多謝諸兄盛筵款待，我想，這一頓酒席，也該結束了！」

諸超飛快的接口道：「不忙，還有一道最名貴的菜還沒有上哩！」

朱紅玉插口嬌笑道：「是否還有餘興節目呢？」

諸超沉聲喝一聲：「冷總管，準備上最後一道菜。」

屏風後，傳來冷侗的語聲，道：「是，馬上就來。」

諸超這才向朱紅玉笑問道：「朱姑娘，你希望有些什麼的餘興節目？」

朱紅玉道：「比方說，像項莊舞劍之類的節目，莫忘了這是鴻門宴呀！」

諸超道：「筵前舞劍這一套，早就不流行了。」

接着目注馬天行笑道：「馬大俠，雖然這是鴻門宴，但目前，你不是鴻門宴中的劉邦。」

馬天行笑問道：「不是劉邦，難道是項羽麼？」

「不錯，就是項羽，是九里山前的項羽。」

「當年九里山前十面埋伏，逼得楚霸王項羽自刎於烏江，這是說，你們已在這裡佈下了十面埋伏？」

「這兒的埋伏，何止是十面而已。所以，我向你提出最後一次的忠告，現在改變主意，還來得及，否則，嘿嘿嘿……」諸超冷笑道：「三位是豎着進來的，否則，就只有躺着的或被拖着出去了。」

馬天行雙眉一揚，道：「我不是劉邦，也不是項羽，所以，我不怕鴻門宴，也不怕十面埋伏，有什麼手段，儘管使出來好了。」

諸超居然展顏洪笑道：「劍膽琴心，氣吞河嶽，果然不愧是不老雙仙的衣缽弟子，也不愧那『劍簫雙絕，乾坤聖手』的美號。」

馬天行也爽朗的笑道：「只憑幾句話算不了什麼，馬某人的手段，你還沒有見識過哩！」

諸超淡然大笑，道：「我想，很快就可以見識到的。」

這時，有人端上一個極大的瓷盤，徐徐走向席前。

那個端着特大的瓷盤的就是前天晚上很輕鬆地打敗「鬼影子」司徒仲的衣仲豐。

馬天行師兄妹三人中，只有巫志强曾經見識過衣仲豐的身手，因此，衣仲豐一出現，巫志强立即以傳音入密的功夫向馬天行加以說明。

馬天行一面靜聽巫志强的傳音說明，一雙精目却注視着衣仲豐手中的那個特大號的瓷盤。

那特大號的瓷盤上，擺着一個普通的蒸籠。

蒸籠是密封的，也不知裡面究

竟是什麼玩藝兒。

當衣仲豐徐徐走向席前時，朱紅玉却向諸超笑問道：「諸大俠，這就是你所說的，最後的也是最名貴的一道菜？」

諸超含笑點首，道：「不錯。」

朱紅玉道：「蒸籠上怎麼沒有熱氣，裡面究竟是什麼東西，可以先透露一點秘密嗎？」

諸超神秘的一笑道：「馬上就可以看到，又何必多此一擧哩！」

不錯，秘密馬上就可以揭穿了，因爲，那隻特大號的瓷盤已經擺在席面上，衣仲豐的左手也按在那蒸籠的蓋子上。

但衣仲豐並未立即揭開蒸籠的蓋子，他似乎是在等候諸超的命令。

諸超也適時發出命令：「打開它！」

隨着諸超的命令，那蒸籠蓋子應聲而起，呈現羣雄眼前的，是一顆人頭，那位被稱爲「娘娘」的呂盈盈的人頭。

這剎那之間，馬天行身軀一震，臉色變成一片鐵青，雙目神光暴射，威態甚爲駭人。

至於那本來就顯得意興闌珊的呂婷婷，此時更是臉色一變之下，脫口悲呼：「妹妹……」

接着，又厲聲喝問道：「是誰殺的？」

諸超抬手指着馬天行，含笑道：「是他。」

「眞的？」

「妳爲什麼不問他呢？」

馬天行似乎沒有聽到他的對話，正在喃喃自語道：「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爲我而死。」

呂婷婷悲呼一聲：「妹妹，妳死得好慘啊！」

也就當呂婷婷失聲悲呼，馬天行黯然神傷，心神不屬之際，仍站在原地的衣仲豐，忽然雙手齊揚，由衣袖中射出兩支短劍，疾如電掣地分別揮向馬天行的左胸和喉頭兩個致命的地方。

距離這麼近，事出意外，而且又是當馬天行心神不屬之際。

衣仲豐這一招，的確夠得上稱爲集陰險毒辣之大成。

所以，雙劍一出，立即有人慘呀一聲，倒了下去。

但令人費解的，也令人大感意外的是，倒下去的不是被暗算的馬天行，而是暗算人的衣仲豐。

而且，連那近在咫尺，全神注視着的諸超這樣的高手，也沒有看清楚，馬天行是如何的接下那兩劍，並予以反擊的。

這情形，自然使得諸超心頭一凜，禁不住倒抽了一口涼氣。

但被悲憤衝昏了頭腦的呂婷婷，却不管這些，把那帶淚的目光注視着馬天行，厲聲問道：「馬天行，你爲什麼要殺我妹妹？」

馬天行苦笑道：「我沒殺令妹，但我承認，令妹是因我而死。」

「此話怎講？」

「妳知不知道，那被稱爲『娘娘』的女人是誰？」

「不知道。」

「那就是令妹！」

「我不信！」

「不信可以問諸超。」

諸超含笑點頭道：「是的，馬大俠說的不假。」

呂婷婷接着問道：「她爲什麼要瞞着我？」

「不知道。」諸超苦笑道：「不瞞妳說，有關娘娘是令妹的這一秘密，我也是今天天黑之前才知道，據我的判斷，她之所以一直瞞着我，可能是奉有教主的命令，也可能是她自己的主意，準備適當的時機，給妳一個意外的驚喜。」

呂婷婷冷笑道：「目前你打算如何處理？」

諸超道：「第一件事，自是爲令妹復仇，儘管令妹是被教主處決，但却等於是死在馬天行的手中，而這一點，馬天行自己也已承認了。」

呂婷婷問道：「教主爲何要處決我妹妹？」

諸超道：「自是令妹違反了教規，詳情妳自己向馬天行請教吧！」

接着，他揮揮手，沉聲喝道：「撤去娘娘的人頭，把護法的屍體也抬下去。」

應聲出來的兩個勁裝漢子，將衣仲豐的屍體和呂盈盈的人頭搬走了。

馬天行却不等呂婷婷向他發問，主動地說道：「婷婷，原因很簡單，令妹給我服下了恢復武功的解藥，也給我服下一種含有三分之一的千年人參王的藥酒，使我增加了二十年以上的功力。」

呂婷婷涕淚雙流，喃喃自語着：「這是爲什麼，爲什麼？」

諸超含笑接口道：「自然是像妳一樣愛上了姓馬的呀！」

呂婷婷怒吼一聲：「閉上你的嘴！」

諸超自我解嘲地一笑道：「夫人請息雷霆怒，我不說就是。」

馬天行却長嘆一聲，道：「這都是孽，其實，我的功力並未失去，也無須再增加功力。」

諸超含笑接口道：「一個人爲情顚倒，是不可思議的，有人說：女人是禍水，看來，你這個大男人也算是個禍水了。」

說到這裡，他像忽然想起了什麼似的，臉色一變，道：「你方才說並未失去功力？」

馬天行笑道：「是啊，如果我的功力那麼容易失去，還配稱『劍簫雙絕，乾坤聖手』嗎？」

諸超道：「但你一直都表現出，你是一個失去功力的人？」

馬天行道：「我如果表現得不逼眞一點，又怎能瞞過你們的耳目？」

「那麼，你的一切行動，都是有計劃的安排了？」

「不錯，我不敢掠人之美，計劃安排是另有其人，我不過是奉命執行而已。」

「是令師在幕後主持？」

「不是，殺鷄怎能用上牛刀呢？」

「那麼，那是誰？」

「這個，我不會告訴你，一如我如果問你，你們教主是何方神聖，你也不會告訴我的。」

「這都是實情。」

「但到那個時候，他老人家自然會出場。」

「咱們教主也一樣。」諸超一頓話鋒，又注目的問道：「你既然奉命前來本教卧底，而且也顯然下過一番苦功，本教也並未發現你的什麼破綻，爲何不繼續潛伏下去，而急欲離去，並自行洩漏？這麼一來，豈不是前功盡廢？」

馬天行笑道：「問得好，即使你不問這些，我也會自行加以說明了。」

諸超冷然地笑問道：「在下恭聆。」

馬天行冷笑說道：「方才，你閣下曾經兩次問我去留的問題，是不是？」

「唔！」

「我爲什麼第一次回答你還未決定，而直到方才酒到半酣才回答你決定離去？」

「我怎麼知道。」

「那我可以告訴你，我是在等候那位老人家的指示。」

「現在，你已經得到了指示了？」

「不錯。」

「可是，這一段時間中，沒有人接近過你，你也不會離開過這兒？」

「你可知道，功力達到了某一個階段的高手，他的傳音入密功夫，可以達到一里之外。」

諸超臉色一變，道：「是你師傅在暗中搞鬼？」

馬天行道：「別怕，我早已說過，我那兩位恩師決不插手過問。」

諸超冷笑道：「誰怕他們，我們也巴不得那兩個老不死早點前來送死哩！」

馬天行道：「是嗎？在下是兩位老人家的徒弟，也是代表，有什麼鬼域技倆，儘管對我施展好了。」

諸超冷哼一聲，沒接話，也沒有發問。

現場中暫時沉寂下來！

其實，諸超是有很多問題想問的，比方說，馬天行之所以故意裝成潦倒落魄的樣子，前來應徵，必然有其特殊的目的和任務。

如今，他到諸宅前後不足三天，既沒露出什麼破綻，也沒完成什麼任務，那麼，那位在幕後主持的神秘人物，突然叫他離去，並自洩秘密，必然有其原因和理由。

難道說，那位神秘人物已經洞悉白蓮教中的重要秘密？或者是原先原定由馬天行完成的任務，已改由另外的人去執行？

這些，諸超想問而不便問，他心中明白，即使問也問不出一個結果來。

這當兒，朱紅玉却向馬天行笑問道：「大師兄，你的保密功夫眞好啊！居然連我也瞞過了。」

馬天行笑問道：「妳說的是我逃避現實的事？」

「是啊！」

「那妳就寃枉我了，其實，我失去功力，潦倒落魄雖然是假，但逃避現實却是眞的，現在，姑且撇開逃避現實的問題不談，由於任務在身，我也不便跟妳和二師弟聯絡呀！」

「總是你有理。」

「理就是理，這是不能揑造的。」

朱紅玉苦笑了一下，道：「那位老人家太惡作劇了，他要我暗中注意你的行踪，却不許我跟你見面，也不許我問什麼，只說到了這兒，一切自然會明白，是否他一直陰魂不散的跟踪我？」

馬天行笑道：「那妳一定得了他老人家的不少好處？」

朱紅玉點點頭，道：「當然，有道是，皇帝不差餓兵呀！」

一直在沉思着的巫志強也插口苦笑道：「師妹，我的情形也跟妳差不多。」

馬天行苦笑道：「我又何嘗不是跟你們一樣，也許我知道的比你們多一點，但是多的却是有限的，他老人家說過：『這一艱難任務，責成你去完成，別怕人單勢孤，到時候，我老人家自會另外派人前來協助。』一直到現在，我才知道，派來協助我的，是我的師弟師妹。」

朱紅玉格格地嬌笑道：「那也不錯呀，一甲子之前，兩位恩師將白蓮教殺得冰消瓦解，如今，再由他們三個徒弟把死灰復燃的白蓮教加以消滅，不也是武林中一段佳話嗎？」

諸超冷笑插口道：「死到臨頭，還在說夢話！」

馬天行笑道：「總護法大人，如果你一直在冒着大氣，光說不練，咱們師兄妹之間的夢話，還要繼續說下去哩！」

朱紅玉也嬌笑道：「大師兄，可能是我們師兄妹來得太意外了，他們教主措手不及，還沒對諸大俠發出新的指示。」

諸超陰笑，道：「妳這丫頭也算說對了一部份，咱們教主正在安排準備中，你們三個，一個也別想能活着走出去，而且，現在我已猜到你們那個幕後主持人是誰了。」

馬天行「哦！」了一聲，道：「你以爲他是誰呢？」

諸超道：「必然是那個老而不死的佛門敗類酒肉和尚！」

馬天行道：「佛門敗類總比你們這個徒擁大俠虛名的武林敗類高尚得多了。」

「這是說，我沒有猜錯。」

「你很聰明。」

諸超呵呵大笑道：「我本來還以爲你們那位幕後主持人是一個三頭六臂的特殊人物，原來却不過是一個少林寺的叛徒而已！」

酒肉和尚究竟是何等人物？

顧名思義，酒肉和尚當然是既喝酒又吃肉的和尚。

而且，是專吃狗肉，不但吃狗肉，高興的時候，也會去逛逛勾欄院什麼的。

所以，酒肉和尚實際上是個酒、色、財、氣四大俱全的和尚。

沒有人知道他的來歷。

有一個傳說，說酒肉和尚本來是少林寺弟子，由於不守佛門戒律，才被逐出少林門牆。

對於這個傳說，少林寺和酒肉和尚雙方都沒承認，也沒有否認。

但由於當事人的雙方都沒否認，一般人都認定酒肉和尚是少林寺的叛徒了！

也沒有人知道他的武功深淺。

他的出現江湖，是二十年以前的事。

二十年前，他是一個中年人，芒鞋、竹杖、一襲髒兮兮的灰色僧袍，二十年後的現在，他幾乎沒有改變。

他難得伸手管江湖中事，當然也難得顯示一下他那高深莫測的武功。

他唯一管的一宗江湖中事，也是唯一使他這「酒肉和尚」四個字威震江湖的武功展示，發生於十九年之前。

那時候，橫行江南七省的七煞十三妖，將江南地區弄得鷄飛狗走，人心惶惶。

出人意外的是，某一天，七煞十三妖這二十個難纏的魔頭，却集體陳屍在洞庭湖畔的沙灘上，每一個人的死因都一樣——眉心洞穿，一招畢命。

事後，有人證明，那二十個大魔頭，全是死在酒肉和尚的竹杖之下。

證明這一次事實的，是當時衡山派掌門人普濟大師和青城掌門人太乙眞人，當時，這兩位掌門人是夤夜泛舟洞庭，巧經現場附近，才目睹此一勝舉。

消息經兩位掌門人傳出，自然足以取信。

因此，此後，酒肉和尚的大名也就不脛而走，轟傳武林。

「酒肉和尚」四字，對一個出家人來說，實在是一個不光彩的稱謂，說得實在一點，那是有着太多的汚辱與輕蔑的意味！

但事實上，酒肉和尚本人，却一點也不以這絕不光彩的名號爲忤。

知道酒肉和尚爲人的人，都耳熟能詳，現在的酒肉和尚，還是跟二十年前一樣，不但外表完全沒有改變，個性也完全一樣，玩世不恭，遊戲風塵，不務正業，就像傳說中的濟公和尚一樣。

可是，誰也沒想到，這位不務正業的酒肉和尚，繼十九年前鐵腕誅除七煞十三妖之後，又靜極思動，在着手跟死灰復燃的白蓮教作對。

＊　＊　＊

對於諸超所說的話，馬天行師兄妹一時之間，都沒有接話。

諸超又道：「不論傳說中的酒肉和尚如何神奇，但我認爲，一個吃、喝、嫖、賭樣樣都好的和尚，即使高明，也有限得很。」

夜空忽然傳來一聲大笑，說道：「你小子說得有理，我老人家有賞。」

隨着話聲，一條黑影向着諸超面前疾射而來，那破空銳嘯之聲，令人心悸神搖。

聽這語氣，那顯然就是酒肉和尚。

那暗器雖然來勢驚人，但諸超並非浪得虛名之輩，何況，他目前身爲白蓮教護法之職，必已得過白蓮教的不少好處。

按常理說，像他這樣的高手，即使不能接下這暗器，至少也應該有閃避的能耐。

但事實上，諸超既沒伸手去接，也沒閃過，而暗器却恰好塞入他那剛剛說完話，正微微張開的口中。

原來不是甚麼暗器，而是一段狗腿骨頭。

如果按那段狗腿骨頭的來勢來判斷，諸超縱然不腦袋洞穿，也該被擊落滿口的牙齒才對，但事實

上，含着一段狗骨的諸超，却是毫無損傷。

那情形，就像有人站在他身邊，將那段狗骨輕輕的放進他口中一樣。

當然，之所以有這樣情形，並不是表示諸超的高明，而是那酒肉和尚的手法，已高明到不可思議的地步。

此情此景之下，諸超雖然毫無損傷，但一張臉却也窘得成了豬肝一樣。

朱紅玉忍不住花枝亂顫地「格格」嬌笑了起來。

馬天行、巫志强二人却也是不禁大笑。

老羞成怒之下，諸超右手拔出那段狗骨，順手一甩，射向馬天行正張口大笑的口中，右手趁勢一掌，凌空擊向馬天行的前胸。

掌勁如驚濤拍岸，狗骨似激矢離弦，聲勢甚爲驚人。

但是他這含恨之下的全力突襲，却爲馬天行左袖一揮，就輕描淡寫地化解於無形。

馬天行佔了便宜還賣乖地笑道：「諸超，憑你這塊料，再練十年也不能和我交手。」

諸超肚皮幾乎被氣炸了，但他却强忍着沒有接話。

這時，第一進方向傳來一陣激烈的殺伐聲，同時也傳來了酒肉和尚的蒼勁語聲道：「馬老弟，現在，就看你們師兄妹三人的壓軸大戲啦！」

馬天行笑道：「決不會讓老前輩失望，只是，你曾經說過，適時將兵刃送還給我的。」

酒肉和尚卻截口笑道：「別急，送兵刃的人已經來了。」

第一進的殺伐聲已進行到第二進，顯出那「入侵」的人勢如破竹，並未受到多大的阻力。

花廳四週的燈光，忽然一齊熄滅。

馬天行一聲龍吟清嘯，師兄弟妹三人同時長身飛射，穿窗而出，到了天井中。

暗影中傳出一個威嚴的語聲道：「馬天行，這兒地勢太窄，不便施展，有種，你就到後花園來。」

馬天行揚聲問道：「閣下是誰？」

那威嚴語聲道：「白蓮教教主！」

馬天行笑道：「閣下總算正式出場了，好吧！不論在什麼地方，在下都捨命奉陪。」

接着，以傳音入密功夫對巫志强、朱紅玉二人說道：「不可輕敵，也不要太遠離。」

第二進的屋頂上，正殺得如火如荼，只聽得一個沙啞語聲的人怒吼道：「擋我者死！」

人頭滾滾，殘肢斷臂紛飛，慘叫連連中，一名身穿玄色灰衣人，已殺到馬天行等人所在的天井邊的屋簷上，並沉聲問道：「誰是馬天行？」

馬天行仰首笑道：「在下就是。」

那玄衣人道：「接着！」

話聲中，左手一揚，一簫一劍，已向馬天行疾射而來。

馬天行順手接過那一簫一劍，赫然就是他自己的血痕簫和七星寶劍，心中一喜之下，仰首問道：「閣下是誰？」

那個玄衣人已長身疾射而去，夜空中只拋回一句沙啞的語聲，說道：「你毋須過問……」

朱紅玉忍不住的嬌笑道：「酒肉和尚的安排眞夠神秘，也眞夠意思。」

白蓮教的教主語聲遙遙傳來，道：「本教主的安排更有意思，你們還不快來見識見識一番。」

不等對方說完，馬天行已朗笑一聲，道：「好！咱們都來啦。」

巫志强連忙說道：「師兄，慢點，我有話要說。」

馬天行訝問道：「什麼事？」

巫志强道：「我曾親眼見到，你那血痕簫和七星寶劍，是左冰心親手由司徒仲手中取走的，可是剛才那個送回來的人，却是個男的。」

馬天行怔了一怔，才啞然失笑道：「女的就不能改變成男的嗎？」

「你是說方才那個人就是左冰心？」

「是的。」

「如果是左冰心，她怎會不認識你，而問出『誰是馬天行』的話來？」

「在方才那情形之下，如果是你，你能一眼就能認出來嗎？」

方才是在亂軍之中，時當黑夜，又是匆促之間，自然是不容易分辨出誰是誰來了。

這一問，自然將巫志强給問住了。

他一楞之下，又不服的問道：「那她爲什麼要改裝，並匆匆的離去？」

在一旁的朱紅玉白了他一眼道：「你呀！只知道抬槓，就不肯多用腦筋。」

巫志强苦笑道：「我又錯了？」

「當然！」朱紅玉侃侃而言地說道：「你該想到，這也是酒肉和尚的安排，既然是酒肉和尚的安排，那麼，左冰心的改裝離去，也自然有其必須這麼做的道理。」

巫志强苦笑如故地道：「是是……我眞是一頭大笨牛。」

馬天行含笑打斷他的話，道：「大笨牛也好，小笨牛也好，咱

們快點走吧！別讓人家大教主等得心焦！」

* * *

不錯，白蓮教方面，是已經等得有點兒心焦了。

當馬天行師兄妹三人到達後花園中時，白蓮教的人早已嚴陣以待。

夜色雖濃，但是月光明亮，視野頗清晰。

花園範圍相當大，但由於才是初春時節，一般花木才剛剛開始萌芽。

花園中心，一片約莫百來方丈圓的枯黃草坪上，呈半月形羅列着九個裝束各異的魔頭。

當中一人着杏黃道袍，頭戴九樑冠，肩插長劍，手持拂塵，裝扮得有點兒不倫不類，臉色一片青慘，顯然是戴着人皮面具。

也由於戴着人皮面具，沒法判斷他的眞實年紀，僅能由鬢角露出來的花白頭髮上，估計他該是一個年約半百左右的老人。

黃袍人的左右，分立一名鬢髮如銀的老頭，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嫗。

白髮老頭着黑色短裝，沒佩帶任何兵刃，臉色紅潤，不見一絲皺紋，長得胖嘟嘟的，算得上是鶴髮童顏。

那白髮老嫗的情形却恰好相反，穿的是一襲又長又大的白色長袍，滿臉皺紋堆疊，而且骨瘦如柴，但她手中却持有一根鴨蛋般粗，比她的人還要高出一個人頭的龍頭拐杖。

除了這一黑一白兩個成强烈對比的老人之外，第二排却是並肩站着兩個身着青衫中年文士，兩個着短裝半百老者，一個中年道士，一個妙齡尼姑。

馬天行師兄妹三人剛剛在這批人對面五丈遠處站定，當中那黃袍人立即冷笑一聲，道：「馬天行，我還以爲你不敢來。」

馬天行淡淡一笑，道：「別說廢話，你閣下就是白蓮教主？」

黃袍人點點頭道：「不錯。」

馬天行道：「堂堂教主，爲何要戴上人皮面具？見不得人嗎？」

黃袍人道：「老夫高興。」

暗影中傳來酒肉和尙的洪笑道：「不是爲了高興，是你小子預留退路，一見情況不妙時，就打算腳底抹油，逃之夭夭。然後仍然以你的本來面目在江湖上活動，伺機再圖東山再起？」

黃袍人不但不以爲忤，反而哈哈的大笑道：「臭和尙，你要是算一等人物，就別藏頭露尾，在暗中胡說八道，應該站出來，咱們好好的大戰三百回合。」

酒肉和尙的語聲道：「想跟我老人家交手，你得先通過馬老弟這一關才行，嗨！馬老弟，這老小子不但已獲白蓮教的眞傳，也偸學了釋、道兩門若干絕藝，算得上是一身兼正邪兩派之長，你可不能輕敵，更不能給令師丟人啊！」

馬天行揚聲笑道：「老人家請儘管放心。」

酒肉和尙的語聲又道：「我老人家當然放心，但我不好聽的話說在前頭，如果這老小子眞的逃之夭夭，我會打爛你們三個人的屁股。」

馬天行笑問道：「要不要先立下軍令狀呢？」

酒肉和尙的語聲又道：「那倒不必！」

他的話聲未落，那白髮老人突然長身而起，疾如電掣地衝着聲音處飛撲。

說來可眞絕，酒肉和尙的話聲，明明是來自東南方的二丈之外，但白髮老頭這一突然飛撲過去，那語聲却已到了西北面，並呵呵大笑道：「你老小子的功夫都練到狗身上去了，連聽聲辨位都沒練好，也居然敢出來丟人現眼。」

那白髮老頭是怎樣的反應，沒法看到，但那白髮老太婆却已手持龍頭拐杖向西北方向飛撲過去。

但酒肉和尙的語聲却又到了正面，笑嚷道：「馬天行，你們三個還在乘涼，是存心要我老人家好看，被人家趕得東逃西竄嗎？」

朱紅玉嬌笑一聲道：「老人家，上了年紀的人，多活動一下筋骨，那不是很好的嗎？」

酒肉和尙的語聲道：「好個屁！我老人家是運籌帷幄的三軍統帥，如果元帥給人家抓住了，看還有誰來領導你們。」

忽然間，「砰」地一聲大响，打斷了他的話，只聽他「哇哇」怪叫道：「喲，怎麼眞的打起來了，不行，君子動口不動手。」

「砰」的又是一聲巨震！

那白髮老太婆尖聲怪笑道：「臭和尙，別裝瘋賣傻，咱們好好的大戰一千回合吧！」

酒肉和尙的語聲道：「不行，好老太婆，饒了我吧！我酒肉和尙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怕和老太婆打架。」

那白髮老頭的語聲道：「臭和尙，爲何不敢放手一戰？」

酒肉和尙的語聲道：「非不敢也，是不能也，你們兩個打一個，不公平呀，而且，我這隻狗腿還沒有啃完，眞要打，也得先讓我塡飽肚子才行啊！」

酒肉和尙妙語連珠。

打鬧得連綿不絕。

不難想見，那三位正殺得難分難解。

可惜的是，由於距離太遠，而且正主兒越拉越遠，使得現場中的羣雄，沒法看到那必然是精彩絕倫的好戲。

不過，儘管看不到，聽聽也是很過癮的。

因此，現場中的羣雄，都聽得悠然神往，似乎忘記了自己也是當事人。

也就當他們悠然神往之際，酒肉和尙的語聲又遙遙傳來，道：「馬天行，你還呆着幹嗎？」

馬天行啞然失笑，目注那黃袍人笑道：「教主大人，咱們也別閒着啊！」

站在第二排的妙齡女尼，搶先越衆而出，媚笑道：「貧尼先領教馬天行馬大俠的不傳絕藝。」

馬天行笑問道：「妳這算是打旗的先上。」

「不錯。」

「妳長得很美，也很妖艷，不知在貴教位居何職？」

「貧尼屈居第六堂堂主，是最差的一個。」

「妳好像很謙虛。」

「多承誇獎！」

「那麼，另外五位，就是第一至第五堂的堂主了。」

「正是。」

「據在下所知，貴教第六堂，職司特別，不以武功稱雄，而擅長邪術。」

那妙齡女尼媚笑道：「不是邪術，是仙法也。」

不等馬天行接話，又含笑接道：「看來，你對本教的瞭解很多？」

馬天行道：「不算多，也不算少。」

那妙齡女尼道：「本堂雖以擅長仙法稱著，但武功也決不含糊。」

馬天行道：「希望妳莫教我失望，如果妳覺得一個人沒有把握，最好是你們六位堂主一齊上。」

那妙齡女尼道：「貧尼決不讓你失望，也不用六人聯手，但他們五位也不會閒着。」

緊接着，嬌叱一聲：「接招！」

她本是一雙空手，但那「接招」的「招」字一出，却像變戲法似的，右手中出現一支桃木劍，劍尖一指，射出一道有如螢火蟲似的綠色火星，向馬天行身前激射而來。

馬天行臉含微笑，卓立原地，沒有閃避，也沒有反擊，甚至連他那七星寶劍和血痕簫也沒有亮了出來。

但他的週身却像是佈滿了一道無形的鋼墻，將那蓬螢火蟲似的綠色火星阻於周圍三丈之外。

那綠色火星越來越多也越大，片刻之間，變成一片熊熊火海。

而馬天行也就被那片熊熊火海所淹沒了。

儘管那只不過是一片綠色火海，但其所發出的聲威，却甚爲驚人，遠遠在三丈以外的朱紅玉、巫志强二人也感覺肌膚如焚而不由自主的往後退去。

遠在三丈以外的人尙且如此感覺，那麼，被火海包圍着的馬天行又如何呢？

可惜馬天行整個人都淹沒在火海之中，沒法看到。

能夠看到的，是那妙齡女尼那張形如厲鬼的「俏」臉，和那隻持着桃木劍的「玉」手。

那妙齡女尼本來確如馬天行所說，是長得又美又妖艷的。

但此刻，由於那綠色火海的照耀，整個人都變成了翠綠色。

其實，現場中所有的人都成了翠綠色，只是那妙齡女尼綠得格外恐怖而已。

她那張美好的面孔，扭曲得變了形，那雙平常對男人有勾魂攝魄的媚眼，此刻，却放射出碧綠而森寒的神光。

至於她那隻握着桃木劍的右手，竟然像力擧千鈞，顯得不勝負荷似的微微顫抖着。但她那桃木劍尖上所射出的綠色火星，仍在源源不絕的湧出。

巫志强、朱紅玉都凝神注視着，似乎沒有採取什麼行動的打算，而且，他們的神色頗爲平靜，好像並不是怎麼樣替那綠色火海中的馬天行擔心。

站在黃袍人背後的五位堂主——兩個短裝老者，兩個中年文士，一個中年道士，已取包圍之勢向巫志强、朱紅玉二人徐徐地悄然逼近來了。

至於那酒肉和尙跟兩個老魔的笑嚷聲，打鬥聲，已越來越遠，只能隱約可聞了。

那包圍馬天行的火海，已越來越厚，也越爲熾烈。

妙齡女尼的「俏」臉上已冒出輕微的汗珠，當然，那汗珠也是綠色的。

但火海中忽然傳出馬天行的朗笑，道：「堂主大人，據說『九幽烈火』是貴教中數一數二的拿手絕活，但我却有見面不如聞名之感。」

那妙齡女尼冷笑，道：「你且脫出我的九幽火海時再吹牛吧！」

馬天行道：「我不是吹牛，只是感到失望罷了。」

那妙齡女尼道：「別急，貧尼的仙法，還沒有正式施展哩！」

朱紅玉插口嬌笑道：「還沒有正式施展，就已經累得香汗淋漓了，大師兄，你平常的憐香惜玉之心，到哪兒去了呀？」

她的話說完，那五位堂主的包

圍已縮小到一丈距離，其中的中年道士，並「嘿嘿」淫笑道：「小丫頭，別說風涼話，道爺陪妳活動活動一下。」

話說得輕鬆，但手上的招式却一點也不含糊，話聲未落，左掌右劍，也同時攻向朱紅玉的前胸要害，由這一點，也足以證明他對朱紅玉一點也沒有輕視。

不僅如此，繼中年道士的攻勢發動之後，另兩位中年文士也以犄角之勢發動夾攻。

因此，刹那之間，朱紅玉即陷入對方三人聯手的圍困之中。

而且，那五位堂主顯然已有默契，這邊三人對付朱紅玉聯手合擊，另兩位勁裝老人也同時聯手向巫志强發動夾攻。

那五個人身為白蓮教的堂主，自非泛泛之輩，何況又是「以衆凌寡」，因此，儘管巫志强、朱紅玉二人藝出名門，各懷絕學，白蓮教方面，形勢還是佔了絕對的上風。

那五個堂主之中，中年道士與中年文士都使用長劍，兩個勁裝老者却是一個使刀，一個使用鐵尺，巫志强、朱紅玉二人也是使劍。

一時之間，刀光劍影，集以拳掌及金鐵交鳴之聲，壯觀之至，也驚險之至。

那中年道士呵呵大笑道：「小丫頭，道爺的功力不錯吧？」

朱紅玉冷笑道：「平常得很。」

那中年文士道：「別急，現在才開始，佳境還是在後頭哩！」

就這幾句話的工夫，雙方已交手二十招以上了。

有着這一段緩衝工夫，一開始就落入下風的巫志强、朱紅玉二人，已穩住陣勢，並開始反擊。

以五個堂主聯手圍攻兩個年輕人，才不過風光了片刻，自然不是好兆頭，但那五個堂主都是經驗豐富的老江湖，此情此景，儘管他們心中不是滋味，也暗感震驚，但在表面上却是不動聲色，反而加緊搶攻。

那中年道士又邪笑道：「小丫頭，後勁十足，值得道爺全力報效。」

但他那說輕薄話的口還沒合攏上來，却忽然給一個黑忽忽的東西塞住了。

巫志强並呵呵大笑道：「小玉，酒肉和尚教我這一手，還眞管用哩！」

原來巫志强不過以一敵二，較朱紅玉以一敵三自然輕鬆得多，他氣憤那中年道士滿口的輕薄話，因而冷不防使出一記絕招，情急生智，抓下自己的一幅衣襟，揉成一團，射入那中年道士的口中。

那中年道士一驚之下，略一疏神，已被朱紅玉一劍砍下他的腦



神笛殺手

辛棄疾 著

吹得一手好笛子的神笛殺手蘇東二，因殺死關外烏拉西王而要與妻子亡命天涯，而他身負的任務亦需要盡快執行，那就是追殺企圖謀殺朱王爺的番兵，更要保護朱王爺的兒子。在四面受敵下，神笛殺手能否保護家人殺退强敵，保護王爺的性命？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萬寧、屈臣氏及各地利店有售。

袋。

朱紅玉也是氣憤這道士髒話連篇，早想伺機將其首先開刀，目前有此機會，自然是不會放過了。

三個强敵去其一，由一對三變成一對二，朱紅玉也比較輕鬆多了。

朱紅玉感到輕鬆，但身為白蓮教主的黃袍人却緊張了起來。

因為，他的五個堂主圍攻兩個年輕人，不但沒有佔上便宜，反而損失了「一員大將」。

而另一邊，那妙齡女尼的情況，也是很不妙了。

那圍住馬天行的「九幽烈火」，儘管似乎愈加熾烈，但馬天行却仍然沒有反擊，而那妙齡女尼「俏」臉的汗珠，却已由微微沁出而變成黃豆大的一顆顆地往下滴。

因此，黃袍人精目中寒芒一閃，忽然咬破自己左小指，吸了一口鮮血向那包圍着馬天行的「火海」中噴了出去。

就像變戲法似的，只聽得「滋」地一聲，那包圍着馬天行的「火海」的威勢，陡地增强了一倍，那道佈在馬天行周圍三尺外的無形鋼墻也似乎受到了劇烈的震蕩而逐漸縮小。

這也就是說，那本來被馬天行的內家眞力所阻於三尺外的「火海」，正在向他的身體逼近了。

眞是說時遲，那時快。

一聲淸越龍吟，馬天行七星寶劍已經出鞘，人也同時騰拔三丈有餘。

只見一道發射着七色光芒的彩虹，像匹練横空似地在那「火海」中環飛一匝，那烈焰騰騰的「火海」，就像是滚湯沃雪似的一下子就消失無踪。

不但那「火海」於刹那間消失無踪，那妙齡女尼，以及那聯手對付巫志强、朱紅玉二人的四個堂主，也已經身首異處，横屍當場。

馬天行像是什麼也不曾發生過似的，氣定神閒，横劍卓立在那黃袍人對面三丈處，含笑說道：「教主大人，這回該輪到你了。」

「教主大人」已只剩下了孤家寡人一個了，不，他的後面又有大批人馬出現，形形色色的人至少在百名以上。

但那批人都在五丈之外就自行停了下來。

那黃袍人漠然地說道：「你神氣什麼？靠人成事，尤其是靠女人的幫助而成事，更為可耻而又可憐，你聽得懂我的話嗎？」

馬天行含笑點首道：「我懂！」

那黃袍人又道：「你自己想想看，如果不是左冰心、呂盈盈那兩個賤人，一個送還你寶劍，一個助長你的功力，你早已在『九幽烈火』中形神俱滅了。」

馬天行截口笑道：「不見得，我也承認，你說的那兩位，給了我很大的幫助，但我認為那是得道者多助，一點也不可耻，更不可憐。」

黃袍人冷笑道：「你還應該感到光榮！」

「正是，正是。」

「你知道那個女人是誰的人嗎？」

「我知道呂盈盈是妳的夫人，左冰心是『玉面陶朱』于公道的夫人。」

「不！兩個女人都是我的。」

馬天行一怔之後，注目問道：「難道你就是『玉面陶朱』于公道？」

那黃袍人抬手取下頭上的九樑冠，並揭下臉上的人皮面具，冷然的問道：「你看我像不像？」

呈現在眼前的，是一張淸秀而紅潤的俊臉，儘管頭髮已經花白，但臉部的輪廓，和五官的位置，都還不失稱為人間少見的美男子。

馬天行入目之下，不禁目光一亮，但立即又苦笑道：「我雖然沒有見過于公道本人，但我相信你一定就是于公道。」

「這用不着你相信，我本來就是于公道。」

「你，富甲天下，名震江湖，比當今皇上還要舒服，為何還不知足，偏要搞什麼白蓮教？」

于公道冷笑一聲：「燕雀焉知鴻鵠志。」

一聲洪笑，現場多出了一位怪客來。

光禿禿的腦袋，髒兮兮的僧袍，永遠浮現笑容可掬的臉，芒鞋、竹杖、右手還持着一條啃剩三分之一的狗腿。

就憑這副長相，想都不用想，就能斷定他就是傳說中神龍見首不見尾，玩世不恭、遊戲人間的一代奇俠酒肉和尚。

酒肉和尚一出場，于公道立即臉色一變，喝聲道：「臭和尚，那『黑白雙怪』呢？」

于公道口中的黑白雙怪，也就是方才被酒肉和尚引去的黑衣老頭和白衣老嫗。

馬天行聞言之後，禁不住心頭一震，暗忖道：「原來那就是黑白雙怪，也幸虧酒肉和尚將他們引走，否則，還眞得大費周章哩！」

原來「黑白雙怪」就是由於他們一個喜歡穿黑衣，一個喜歡穿白衣，以及行事怪異而得來的綽號。

論名氣和輩份，「黑白雙怪」比起酒肉和尚來，並不遜色，其功力的高深，自也不難想見。

酒肉和尚與黑白雙怪之間，除了正邪不同之外，也有其共同點，

那就是他們雙方都以綽號名震江湖，至於他們的本來姓名，反而沒有人提及，也很少人知道。

馬天行的俠踪，以往一向是限於關外，對於黑白雙怪的大名，却也算得上是早已如雷貫耳了。

也因爲這緣故，所以馬天行目前才有這樣的想法。

＊　＊　＊

酒肉和尚向着于公道咧嘴一笑，道：「報告大敎主，閻王駕前的黑白無常的位置出了缺，佛爺我推荐他們趕往代理了。」

這答案應該早在于公道的意料之中，因此，于公道只是連聲冷笑道：「很好，很好！」

酒肉和尚又啃了一塊狗肉，含含糊糊地道：「當然很好，這是他們兩個的祖宗有德，才獲得這樣好的差使呀！」

于公道冷笑道：「你以爲我已經失敗了嗎？」

酒肉和尚道：「不錯，你不但失敗了，而且也死定了，剛好閻王駕前還出了一個判官的缺，如果你小子願意屈就，佛爺還可以做個順水人情，推荐一番，判官的職位雖然微不足道，但比起被打入十八層地獄來，可舒服得太多太多啦！」

于公道笑道：「別說夢話了，鬼和尚，你且睜開狗眼，看看我背後，是些什麼人。」

酒肉和尚嚥下口中的狗肉，苦笑道：「有肉無酒，實在乏味得很，嗨！馬天行，于公道這小子至死不悟，我老人家懶得跟他囉嗦，還是由你們三娃兒便宜處理吧！」

馬天行含笑道：「得令！」

酒肉和尚道：「還有，于公道這老小子爲富不仁，披着仁俠外衣，暗中無惡不作，罪該萬死，但是他有老婆，你這懂了吧！」

「我懂，您說的是左冰心。」

「不錯，左冰心一再向我懇求，放他一條生路，只廢除他的武功就行了。」

「遵命！」馬天行轉向于公道正容的說道：「大敎主，你還有很强的實力，本身又兼正邪兩派之長，但你並未獲得武當、少林，和白蓮敎的眞傳，我沒說錯吧！」

「沒說錯，但我自信，就憑現有的實力，也足以超度你。」

「不見得，你知不知道，方才我對付『九幽烈火』時，憑的是什麼？」

「知道，你憑的是七星寶劍。」

「不錯，七星寶劍上鑲有七顆寶珠，貫注內力施展時，能發七色光芒，其中辟邪、辟毒、辟水，其他四珠，更是無價之寶，也是你這批邪惡手下的邪門玩藝兒的尅星，你信不信？」

方才尅制「九幽烈火」時，已有事實證明，于公道能不相信嗎？

因此，于公道沉思着道：「我不憑那些邪門玩藝，至少也能全身而退。」

「我不信。」馬天行道：「想全身而退，除非是自毀功力，這還是看在左冰心的面子上。」

「作夢！」于公道冷笑一聲，沉聲喝道：「諸總護法，將兩個老怪物和兩個賤女人帶了上來。」

「是。」

隨着這聲暴喏，他後面的人羣中，在諸超、冷侗、于烈等三人簇擁之下，走來一僧、一道兩個老人和兩個花容憔悴的少婦。

那是少林、武當二派之中，輩份最尊，也是碩果僅存的長老智果大師和元亨眞人。

至於那兩個少婦，却是呂婷婷、呂盈盈姊妹倆。

對於這四位，馬天行除了對呂盈盈並非眞正的被處決深感意外，同時亦深感慶幸之外，對其餘三位，可說是並不驚訝。

呂婷婷這方面姑且不論，智果與元亨二人被囚於此間，被于公道搾取武功的事，連少林、武當兩派的掌門人都還不知，但是馬天行却早已從酒肉和尚口中知道了。

而這，也正是于公道被稱爲身兼正邪兩派之長的由來。

馬天行不但知道智果、元亨二人的事，也知道這兒還囚禁着一個白蓮敎的嫡系傳人。

于公道這個敎主，本來就是那個白蓮敎的傳人所一手造成，但于公道翻臉不認人，竟然將那人囚禁起來，於每月的初一、十五，以嚴刑折磨，逼取武功。

這也是馬天行進入諸宅的當晚，所聽到的鬼叫聲的由來。

至於那駭人恐怖的景象，却是出於白蓮敎的邪術。

同時也是馬天行之所以說于公道還沒獲得少林、武當及白蓮敎的眞傳的緣故。

當然，這些都是酒肉和尚告訴他的。

＊　＊　＊

于公道向馬天行笑問道：「呂盈盈沒有死，你不感到意外嗎？」

馬天行「唔」了一聲，道：「我是感到意外。」

「我爲什麼沒有眞的處決她，你可知道嗎？」

「我想，因爲她畢竟是你的夫人。」

「不！是在必要時，多一個有力的人質。」

「哦……你眞是妙想天開。」

于公道指着智果、元亨二人笑問道：「你認識這兩位嗎？」

馬天行道：「不認識，但我知道他們兩位是什麼人！」

于公道道：「知道就行了，你認爲我這幾個人質，還夠份量嗎？」

「夠份量，只是，如果你想借重他們談條件，以便全身而退，却不行。」

「我不信，這四人中，有武當，有少林的長老，也有你身兼恩人的情婦。」

「我知道。」

「你不在乎他們的生死？」

「我當然在乎，但我保證他們都死不了。」

那四名人質，一直都是不言不動，顯然是被制住穴道，神色也是一片冷漠，但當他們聽到馬天行這幾句話之後，却一齊神色一動，目光也向馬天行投注過來。

于公道道：「這是說，你有把握救出他們？」

馬天行道：「當然。」

于公道不加思索地冷笑道：「若你能救走他們，不用你動手，我自行了斷。」

馬天行道：「那又何必呢？人只能死一次啊！何況，咱們並沒有要你死？」

于公道截口沉叱道：「少廢話，動手救人吧！」

馬天行道：「可以，但你不能自裁，否則，沒有法子向左冰心交代。」

于公道怒叱道：「閉嘴！不許再提那賤人！」

酒肉和尚插口笑道：「于公道，左冰心並沒有對不起你，是你對不起她，想想看，當初你披着大俠的外衣接近她，以卑鄙的手段佔有她，你的假面具揭穿之後，她沒殺你，已經很夠意思了，現在，她又代你向我求情，爲什麼你對她還要這麼深惡痛絕？」

于公道拔出長劍，目注馬天行冷笑道：「馬天行，我等着你動手救人。」

「別這麼緊張。」

馬天行口中說着，眼睛却望向酒肉和尚。

酒肉和尚點了點頭。

馬天行合掌三擊沉聲喝了一聲：「開始行動！」

如斯響應，于烈、冷侗二人雙掌齊揚，將身邊的諸超震飛三丈開外，立即每人一手一個挾着四個人質飛落馬天行身邊，向馬天行雙雙躬身道：「幸不辱命。」

誰會想到，跟隨自己多年的總管和門房，會是敵人的奸細！

對於于公道來說，眼前變化實在太意外了，意外到使他來不及採取任何行動。

同時，對他精神上的打擊太嚴重了，嚴重到使他提不起採取任何行動的興趣。

他，怔忡半晌，才目注馬天行苦笑道：「高明，高明。」

馬天行也苦笑道：「不敢當，這都是和尚前輩的安排。」

「誰安排都是一樣。」于公道仰首長嘆，道：「天亡我，非我之罪也。」

說完，舉掌自碎天靈，徐徐倒下地，剎時間現場中一片死寂。

不遠處，傳來左冰心的幽幽長嘆聲。

馬天行臉上肌肉抽搐了一下，欲行又止。酒肉和尚走近他身邊，拍着他的肩膀，笑道：「走吧，這兒沒人需要你了！」

酒肉和尚又道：「這兒一切善後事宜，包括你的師弟妹在內，都由我一肩承擔，現在，你可以完全放心了。」

馬天行向着酒肉和尚躬身施禮，道：「多謝老前輩，也偏勞你老人家了。」

酒肉和尚笑道：「這算不了什麼，誰敎我要多管閒事哩！」

馬天行又向巫志强、朱紅玉二人道：「師弟、師妹多多珍重，再

說完，縱起身飛射，閃得一閃，即消失於沉沉的夜色之中……

（全文完）

環球出版社

賭

老 K 著



HK$30

賭，有好多種類：撲克、麻雀牌、骰寶、番攤、牌九、賽馬、跑狗、輪盤等等……怎樣賭法，怎樣投注而押中寶的機會較大，還有好多賭的玩意其起源都是很有趣味性，賭業中亦有層出不窮的千門手法，簡單圖文解釋疑團，還教你如何利用撲克去推算命運。這是一本極富趣味性的刊物。

新書精選介紹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萬寧、屈臣氏、香港電視服務站及各星島中心有售。

上文提要： 寒鴉神梟宮天禽尊者，手下有六鴉七梟，尊者天縱奇才，縱橫江湖，然而却爲大弟子皇甫靜夥同釋、道、俠門，借用鳳門中的滅魔神音所害……二十年後，一對青年兄妹手持青陽缺神兵，尋找「神龍天象幫」九護法報仇，因技藝未成，江湖閱歷末流，險中宵小暗算，幸得尊者的二個弟子暗中援手……

北派武林恩仇秘聞錄／鐵馬·文 可飛·圖

天殘地缺

孽由己作　報應己身

她母親卻冷笑道：「沒有你，你師弟能成，沒有我們代你解決四個最不聽話的，你怕早已受剝皮削骨之刑了……」

「不許講……」

「好，大家不講，我喜歡這孩子，你就放我走吧，若打死我，讓女兒永遠的恨死你……」

本來，這一幕她早已忘了，現在，她突然又記了起來，是的，從此以後，她不見了媽媽，父親也病了一大場，自己卻讓幾位叔嬸輪流抱着玩，又或者教些功夫、打暗器等等，可是，小心眼兒永遠不明白其中是怎麼一回事，想問，看老父的病容，她不忍心。今日她明白了，自己父親原來是個可憐人，也是個可惡的兇手，是他殺了自己的師傅，而母親……實在是個引子、幫兇！

她想死，但是在場人，她看得出除了一對少年男女無法可以阻止自己外，三個老人，尤其是那個形如老丐婆的，說話清晰有理，功力又深，自己等如孫猴子，而她是那個女的如來佛，自己卻無法翻得出她的五指山，怎辦呢？坐在老父屍身旁邊哭，這是好辦法！

突然，她站起身子，想搬動自己老父的屍體，這樣搬返家園，講給自己父親的師兄妹聽，然後對付他們……不，他們苦心孤詣，報師門血仇，這是應該的，不過，殺人、殺人……爲甚麼呢？

她突然又想到巫山門，想像這樣陰險、可怖的門戶，不能讓他們存在下去，對一個不相識的女孩子，尚可以用奸計引人入殼，然後迫人交出門中至寶，這算是江湖門派？這簡直是邪門外道！

再想想，如果有寒鴉神梟宮主者，由他號令，那麼，江湖上的確可以清寧不少，至少，不會讓他們如此明目張膽、陰險害人。

但是，父親啊！你究竟爲甚麼做出這種事來，竟然殺死了同門、師傅……

「師叔！我聞說有『幹父之蠱』，不錯，我父做了江湖爲人不齒之事，如果，如這位老前輩所說要趕盡殺絕，請現在下手，反正活下去我也沒有甚麼意思……」

不想，皇甫瑜話未說完，突然一股勁風襲來，「就由老夫送妳歸西！」

這股勁風又陰又邪，但是，更厲害的是聲到人到，宛如風吹鬼影隨一般，還有他所發的那股勁風，簡直如海嘯浪潮般湧來，饒是一等一的好手，根本無法可以在變化倉猝之間，有所回手所架。不料，你來得快，這一邊一股青虹已到，分明是青陽缺出手，而阻格者不是別人，正是那個岳嚴元。

原來岳嚴元有一長處，就是不論在任何情況之下，他始終不失戒備，而此人之聲音才起，他青陽天缺已悄悄摘下，一股勁風才到，青陽天缺一招盤古開天，剛剛接個正着，此人本來祇是偷襲一下，得手即走，那想到有人阻格，知道如果不是一擊即走，那麼，在場人祇要一個老的出手，自己就難以脫身，因此，他不敢冒險，想學空空兒一擊不中即走之主意，因此略一交手，他是回身就走。

怪了，他走得極快，不想走得急，撞得兇，莫名其妙的，他摔了個沒頭觔斗，他是個老奸巨猾的人，他知道不妙，好個巫山門中健者，既然落地，他立即想借土遁，荊古，他就是土宮神者，想在他面前要花樣，這簡直是在孔夫子廟前賣三字經，他這兒人還未遁下地面，雙脚已爲人箍住，而且一拖一抽，已被抽擒在半空……

「十一弟，我們尚未到對付巫山門的時候，放他走吧！」

「好，二姐有令，耿出塵，放你一條狗命！回去告訴巫山三兇，他那天險，對我們毫無用處，我們幾時來就幾時來，清理了門戶，就會來找你們來了，快走吧！」

祇見他一抖手，那個巫山門護法耿出塵，就此直摔出三丈來遠，他還敢自討沒趣？

「二姐，恭喜妳將師主的火須彌神功練成了。」

「你們也不壞呀！否則青陽缺如此前古神缺，也不致於到了你們手中……」

「二姐別誤會，別……」

「我明白，二姐豈是個量小之人，愛護小輩是份內事，唉！你可知道他倆是誰？」

「是岳老三的子女吧？」

「對啊！」

「岳老三死得好慘。嚴元、嚴青，這個小姑娘是你們殺父仇人之後，殺放由你。」

「師傅，殺她有甚麼用！再說，她從沒害過人，即使今天，她祇有讓人作弄欺負的份，她是個天眞無邪之人。」

「不殺就不殺，何必多說無謂？妳！」

皇甫瑜突然被叫，不禁嚇了一跳！

「借匹驢子馱屍，回到你家中去。」

皇甫瑜明白他們的意思，她想反抗，轉而又想到弑師之罪，她流淚了。

走吧！奇怪，爲甚麼祇有自己一個人走？噢，他們要突然的出現，然後一網打盡，她不禁流淚了。想到叔叔們對自己的愛護，他們曾經罵過她，也打過她，現在明白了，是因她不用功，經過短短的一天，她明白自己實在不用功，天眞，無用……

她有幾次想不走了，但是，她不得不走，突然，她想走得快些，對！快些去通知他們。

走了又走，那隻驢子的個頭別看祇有狗大，可走得眞快，也不知走了多少時候，終於快到家了，越近她越怕，怕血肉橫飛，怕殺聲震天，卻又奇怪的靜，靜得出奇，靜得出乎意外，她更怕……

可是，當她走入內廳時，祇見一張黃柬帖，是她的應七叔寫的，「二師姐，我們畏罪潛逃了，饒了我們吧！」

分明，他們得到了風聲，逃了，是誰給他們的訊息？她怔住了！

* * *

「並不是我通風報訊……並不是我通風報訊……」一個年約十七八歲的少女，宛如痴迷般，不斷的說着這一句話。

旁邊是一匹狗般大的驢子，可還馱了個道家的老人屍身，她滿臉凄惶之色。天公也該知道，她並沒有做過通風報訊之事，然而，此地本來十分熱鬧興旺的一座護法莊，一剎那，連個人也沒有了，少女本來有不少矛盾，抵牾的情緒，她希望能知道個清清楚楚。

她不希望父親眞正是叛門弑師之徒，她更不希望那個獨手跛脚，滿臉痳點的老丐婆說的話是眞的，理，本來是應該分兩面的，她也希望聽聽自己人這一方的理……

可是，她對着那張黃柬，自己一直稱呼他爲應七神筆的叔父，他寫得雖簡短，可表達的意思是眞的。

「二師姐，我們畏罪潛逃了，饒了我們吧！」

這已夠說明了，他們有罪，有弑師叛門之罪。

一個女孩子，一剎那，祇覺得天地雖大，卻無容身之地。說起來奇怪，在自殺這一方面，女性的勇氣比男性高，她有何留戀？死吧！本來已有這個念頭，現在，該沒有人來阻撓她了吧！

她望了望那匹狗樣大的驢子，心想：不該令這匹畜牲這樣馱老父的屍身沒個了期吧！自己也不忍親生父一直睡在驢子背上。因此，她跪下恭恭敬敬的叩了三個頭，然後很小心的將老父屍體扶了下來，放平在地上，老人臉色依然慈祥和藹，她不禁哭出聲來。她拿出了老父再三關照，不到萬分緊急，不可輕用此暗器——天煞星，祇要將機關一扣，就會有一聲震天動地的霹靂——此地全部化爲白烟。

她還沒有扣動機關，耳邊依稀

聽得一聲：「是此物！」三個字，而勁風颯然，自己頭腦似無法思維，祇覺手中一輕，那件天煞星已經爲人奪去了，再看看清楚，面前赫然是那個二師姐、荊六弟、十一弟加上一對與自己頗投緣的少年男女。

「這就是滅魔神音？」

「妳忘了大師兄的外號？」

然後，是一陣寂默。

「果然讓他們跑了！」十一弟說。

「跑了？哈哈……十一弟，他能跑得到哪裡？二十餘年，他們就是住在這個護法山莊內，這才活下來，再休想在江湖上走動，休想闖甚麼聲譽名望！嘿！他們能活到今天，青陽斷日缺，依然是他們的催命符，看吧！他們沒半個走得脫神龍天象帮的毒手……」

「二師姐，咱們算是報仇了！」

「六弟，你是我們之中的智囊之一，你那會說出如此糊塗話來……咱們得找他們……咱們還有不少事得辦吶……」

說到這兒，那個老丐婆雖是獨臂單腿，可是她依然單腿跪地，單手向南，「師主，是不肖太相信人，是弟子害了寒鴉宮，這一百三十二條人命，我得用一百三十二人的血來償還，師主，原諒不肖偷生至今！」

這是在盟誓啊！

天井中，升起一堆綠火，二師姐叙述了二十餘年前的那次事件。她說自己早已看出宮中有人有所圖謀，可是她想不到自己的嫡親妹妹也在內，待到迅疾趕回宮，路上卻連遇賊黨七重埋伏，她豁出了性命方闖過埋伏。就在滅魔神音爆起，師主一時大意中招之際，她本來就有個原無影的雅號，她拚盡全身功力將師主背起，伏藏在山頂凹槽之內，九個人誰也料不到原無影原珊珊會捨命伏身山頂凹槽之內，可是師主卻無法支持了，當皇甫老人用一丸滅魔神音炸毀了洞口後，師主祇說出本門收藏重物之地，而自己即使輕功超卓，也不免爲爆炸所毀。那倒好，再不致於被有些臭男子見了自己糾纏不捨。她卻不知道滅魔神音竟有陰火，難怪師主那麼好的功力也難逃劫運，自己枉具無影之名，也毀去一手一足！

六師弟荊浩、十一師弟柯權聽到這裡，兩人不禁淚似斷線珍珠般流個不停。

「還不與我滾下來！」

「對不起，咱們不是三鷹。」

聲音越來越遠，分明已脫出了這批孤臣孽子之範圍，卻又聽得一聲又一聲呻吟、慘叫聲傳來。

「哼！你們已中了我所埋伏之千蛛銀蠶絲。不回來，叫你們號哭呻吟十三個晝夜，然後寸寸肌肉化爲濃血，洞見腸腑而死，相信不相信？」

千蛛銀蠶絲是寒鴉宮中十三件異寶之一。但是，宮主卻從不示人，更三番四次說明不能授的理由。因此，連荊、柯兩人也祇有耳聞，不想今晚卻由二師姐暗中埋伏下如此厲害的毒物。

果然一個又一個的跌跌撞撞而來，兩個矮子，三個比較壯健的漢子。表面看來，他們與平常人一般無異，可是神情之痛苦可憐，簡直無法可以形容。

「是誰派你們來的？」

原珊珊根本不理五人的痛苦、掙扎，十分冷靜的一個字一個字的問着他們。

「請 解 去…… 解 去…… 千蛛……銀蠶……」

五人異口同聲的要求，希望那個痲臉老婦讓他們能如所願，不想依然是這幾個字：「是誰派你們來的？」

「韋老大……反正一死……」其中一個看來挺有骨氣，想一死守口，他們現在連提一支繡花針也難啦，能死得那麼容易？

「再問一遍，如再不答，我們即刻就走……」

「我 說！我 說！可 是……你……得言而有……有信……」

「講！」原珊珊看來根本不屑與他們說下去的。

「神……龍……尊……者。」

「信物！」

好個仔細的原珊珊，她可不是個顧首不顧尾的人，她事先已理出一個清楚明白。

五個人個個從懷中萬分艱難的抽出一條黃色絲滌，卻無力取出裡面牌。

原珊珊冷笑一聲，雖是單臂獨腿，可是無影兒當年之雄風猶在，祇見她身影一動，鏤刻着金龍的五面金色方形牌子已在她手中，老婦略看一眼，祇見她單手一握，在場的人個個目瞪口呆，原珊珊竟然將這五面金牌捏成了一滴滴金汁……

「這是化骨手……」荊浩不禁失聲而叫。

「可是爲甚麼毀了這牌號？」岳嚴元不明的問着。

原珊珊卻不回答，祇說一聲：「咱們走……」

「不，不，」五個人不由自主的跪了下來。

「老婆子素不喜被人戲弄，也不會受人欺騙的。」

「我們祇憑…… 五紙…… 文帖……」

「好！」這一次可眞不費事，在五人身上取出了五張桑皮紙，紙拼起來，是一條雲中現身的黑龍，而每一張紙上，有着五人姓名。

「好，老婆子就替你們收了這千蛛銀蠶絲。」

邊說，已見原珊珊手一揚，衆人眼前，祇見一條在火光中直泛碧光的蠶絲，在她手上一轉再轉，好長的一條蠶絲，就此轉在老婦手中。

五人立覺身上一輕，不想這五人生性慓悍，人才脫苦楚，而且尚在敵人包圍之中，他們卻是不理一切，五人心念如一，也不見他們有甚麼話說，祇見背一拱，誰也以爲他們是打拱致謝，可想不到，這一打拱正是五人之唯一獨門暗器，梅花遊仙刄出了手，人卻往高處飛去。

可惜他們碰上了寒鴉神梟宮中之後人，當年寒鴉神梟宮中主者天禽尊者之所以能威震羣邪，令正邪雙方對之頭痛萬分，就因爲他一生爲人强傲，更不願吹噓標榜。他祇有一個主意，代民除暴，不論正邪雙方，祇要讓其發現劣跡，爲其抓着證據，不論你是武當、少林、峨嵋、青城，一樣親自上門，提出證據，要他們掌門還一個公道。

當然，正大門派，正大光明，眞有其事，決不輕饒。不過，即使按律而處，心中難免有所不快，祇不過不會現於形色，祇是當神梟宮有甚麼事時，他們會冷眼袖手旁觀。有些門戶，甚或自己不出面，暗中卻叫弟子用本門重物利器，對付天禽尊者。

有些門戶，更是苦不堪言，據不準確的估計，爲天禽尊者一手而毀滅的邪、或介乎邪正之門戶，竟有廿七個之多。

天禽尊者門下，除了門下六鴉七梟十三弟子外，依然是獨來獨往。

唉，所謂「獨恃己能」結果是「毀於衆人」。

二十餘年前，江湖道上已不少腥風血雨，想不到現今以大壓小，以大吞小，鬥爭之事，層出不窮，更因爲門戶之不同，而你殺我劈的更加不少，有幾個正義人士偶爾會想起天禽尊者，可惜逝者已久，他們希望有第二個天禽尊者出現，但天造就一個人才，豈是一朝一夕之事，常言道得好，「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因此，誰也以爲除了天禽尊者，再無他人……

這五個兇徒何嘗不是這樣的想法？故而他們敢將師門秘傳，一生從未輕用的梅花遊仙刄打出，而且五個人，連三個年才二十左右的也計算在其內。

這飄風刄有一特性，你避，勢必有勁風帶起，它就能因風易勁，隨之而上，刀刄又薄，又是百煉緬鋼所製，一發即不可收拾，而被襲擊者，根本無還架之餘地。

五人更是陰損，一發之後，根本不理成功與否，以爲一走便了，憑仗五人之輕功，想追上自己，可謂百中無一。

因此，五人一去無踪，他們以爲是逃出生天，可以回去報功，可是，他們不幸碰上了寒鴉宮中人，想脫身談何容易？首先，那五隻鳥中的老三韓天山，發現不對勁，照理說，依自己的脚程，怕已走出百里之遠，但是，後頸始終有股冷氣在吹。

起先以爲是涼風，現在，越來越覺不對勁，因爲，自己稍爲心靜一聽，分明有人在呵氣，好好的，是誰竟敢如此膽大的跟隨自己，和我韓老三開他媽的開玩笑……再一想，不對頭，江湖上怕五隻兇鳥的人多，不怕的人少，敢和自己開玩笑的人，就等如和五鳥開玩笑，此人是誰？當今之世，還有幾個人是不怕死的？

還有不對勁的呢，遠處隱隱傳來語聲，練武功的人，耳音聽覺差不到那裡去，雖說隨風而來，但字字清晰，「到地頭了，老六！」

突然，離開五人面前大概有七八尺遠吧，有五個空洞，一字擺開，這又他娘的鬧甚麼鬼把戲？五鳥還沒弄清楚怎麼一回事，他們的老大韋伯謙，腦袋莫名其妙的飛了上天，人那能腦袋離了身的。還有更奇怪的事，老大在奔跑中，正好腦袋掉在前面的土洞中，而屍身還莫名其妙的又走了幾步，一個觔斗，屍身與首級竟巧妙地併合在一起了。

試問，其他四人怎不嚇得膽破魂亡？

「誰？暗箭傷人！滾出來！讓老子們見識見識！」

「暗箭傷人？哈，那可是你們看家本領啊！」

聽來聲音頗爲熟悉，那是誰？往後一望，四個人不禁魂飛魄散！是荊浩，笑嘻嘻的。早已說過，他這一口尊牙參差不齊，口又大，一開口，這個笑容眞令人毛骨悚然。在他在後面，手中還拿着一串亮晶晶的刀，是自己的東西，一眼就看明白，梅花飄風刄！不必再多說，分明自己的暗箭失了效，放眼前看，一個缺腿獨臂的老婦，後面兩匹馬，一匹狗大的驢子，這一次騎的不是荊浩，是那個柯權，他在向他們笑，至於三個年才二十左右的少年男女，個個無恙的站立在老婦身後面。

這分明是說，五個人的梅花飄風刄——如此厲害的殺手暗器，竟然沒傷到任何一個人的半條毛髮，他們憑甚麼破了自己的利器？

「柯十一弟，殺！」

一個「殺」字出口，祇見柯權由

後飛身向前，本來，個個看來就滿身邪氣，而今，簡直是一個邪鬼兇魔，笑聲更駭人。桀桀笑聲中，一個單劈掌，好像是個十分平常的武師出手，那五鳥中的二鳥金仲和明明用雙掛掌相架，明明封了對方掌勢，那想到「喀喀」兩聲十分清脆的聲音響起。

這響聲在場的人都聽得清清楚楚，金仲和雙臂斷矣，果然，金仲和已被柯權再兜胸一掌，打得巧而準，二鳥已臥在各自的土洞中。

＊　＊　＊

這一來其餘三鳥個個驚心動魄了，三鳥聯手而上吧，人家可有六個，一個打一個尚且有死無生，人家二個打你一個，除了快些向閻王報到之外，實在別無他法。目前，祇有一個辦法，分三面逃，將所有的隨手暗器打出，能脫身一個也好啊！對！三人心念如一，走。

五鳥中三鳥韓天山的輕功最好，暗器也最好最多，自以爲逃走的機會最多，想不到，越精越怪就死得越快，他忘了自己背後還有個硬手荊浩在，他這兒腳還未動，而頸項不知怎樣的就讓人抓緊了，祇見人已離了地，一無重心可憑依，別說出手，連打暗器的工夫也沒有，背後卻傳來了荊浩的笑聲：「我知你鬼兒子有十二種奇門暗器，可以連珠發出，寒鴉宮素不喜暴殄天物，臨死前與我結個鬼緣，我送你一個痛快。」

「快」字一出口，祇聽得「喀」的一聲，就看見荊浩將韓天山的喉核活生生的摘了出來，然後隨手一拋，正好拋在土洞中。

三鳥安置了，四鳥烏天曉、五鳥黃天華，更慘的爲柯權連用十三下「撞天杵」，將兩人全身擊得粉碎，然後，兩人在每人的身上搜出了暗器佩囊，連每個人的兵器也取了去，然後招呼三小過來幫忙將土埋上。

「你們看到我們出手太殘忍吧？」

原珊珊冷冷的問。

三小呆呆的聽着，三小可沒半個可以回答得出，他們親眼目睹五鳥才脫身天蠶絲，立即拱背打出梅花飄風刃，別看原珊珊獨臂單腿，無影始終是無影，而且，她手中的天蠶絲還未收起，祇聽她的一聲冷笑，手一抖，奇怪，如此鋒利飄風刃，一碰，數目如此多的梅花飄風刃，竟然如此聽話的自動向天蠶絲投到，又一個抖轉，一百廿五柄用緬鋼打造的飛刀，全掛在一根碧色蠶絲上。

三小即使武藝有高下，但是，他們都分明看出五鳥的陰狠可惡，人家明明的放了他，而他們卻不放過人家。其實，三小根本不知原珊珊之眞意，五鳥不出手已然是死人，綠林人竟然如此可惡，因此，他們確是該死，可是一個少年、兩個少女要當面直說出該死兩字，到底說不出口啊！

「先師一直說，不怕敗，敗中可求險着，祇怕贏，贏而大意，大意反處敗地，甚或死，這不值……這是先師血淚交迸的最後遺言……」

當原珊珊說這先師兩個字時，荊、柯兩人不自禁的拜伏在地，因爲，他倆本來是受盡折磨的孩子，一個爲天禽尊者出錢買來，一個因餓極偷吃，幾乎活活的被打死，而也讓天禽尊者救了下來，因此，兩人對師尊最爲感恩，也最爲依戀，天禽之死，兩人也幾乎爲皇甫靜圍攻而死，尚幸荊浩善僵死之術，因他之僵死，讓本門輕功第二位的柯權脫困而走，幸好那匹神驢，走着奇形八卦梅花步，將他們引入一個絕境，這才讓兩人脫出大難。

不過，兩人也養傷了三年，由此也可知，九位同門出手之惡之狠了。

現在他們殺人更冷酷、更無情，也永遠不肯收一個徒弟。

本來皇甫瑜應該死，可是寒鴉神梟宮有一規例，隨遇而救，隨緣而殺，皇甫瑜先被救，在他倆的心中，先毀了巫山門，然後再殺……

不過，八個叛徒呢？現在，得先找八個叛徒啊！

「唉！江湖上，你不殺人人殺你，元兒、青兒，你倆可得記住……」

「師傅，她呢……」岳嚴元指着皇甫瑜問。

「她？」

皇甫瑜不禁自動的跪了下來道：「師傅！」

「我是妳師傅？我配做妳師傅？」

「我根本不知道上輩的事。」

「現在，妳該知道了！」

「如果我說我恨父母，我不是人，但是，我也不能不可惜他們，不痛恨他們！至於我莫名其妙的被生下來變成個罪人，師傅，難道……難道我就無法將功贖罪，做一個好人？」

「做個好人，不必在我門中，因爲我門中所需的是殺手，冷血、無情的殺手……妳不配！」

「爲甚麼？」

「妳愛哭！」

皇甫瑜道：「師傅，從此起，祇要妳見我再流一滴淚，妳可以殺我，不必逐我出門牆……」

「妳忘了殺父之仇？」

「我父……」眼淚已經在她眼眶中打轉，但是，她強忍住了，「是個弒師叛門的……」

「記住，我不會教妳第一流的功夫。」

「我不會埋怨。」

「寒鴉宮中有第一流的武技，學了之後死不知何日，第二流，我不敢保妳能活到廿歲。」

「心甘情願。」

「爲甚麼？」

「代父贖罪。」

這四個字眞可以說是字字千斤重，由此，也可看清了一個天眞無邪的姑娘之轉變。

「向西跪拜！」原珊珊在命令：「稍犯門規，死於雷火霹靂之下……」

可是，這個血性的女孩子皇甫瑜，卻一字一字的跟着說，其中還加了兩個字：「稍犯門規，死於五行雷火霹靂之下。」

五行雷火，須知金有金雷、木有木雷、水也有水雷，如急濤奔浪，火有火雷，不必多說，土有土雷，山石崩塌，此謂土雷，孩子眞正代替老父贖罪啊！

原珊珊很沉着的看了皇甫瑜一眼，「以後，妳代父報仇在妳，爲江湖除暴安良也在妳，寒鴉宮中素無戒例，一切以心爲主，以後看妳自己的修爲了。」

荊浩與柯權卻面有不豫之色，可是，寒鴉神梟宮現在已按步就班的該由原二姐擔任主者，一切事宜，師主有百份之百的執行權。

當原二姐說：「寒鴉宮中毫無戒規，一切以心爲主……」他兩個老人幾乎哭了，因爲天禽尊者也曾經對他倆說過，然後他——荊浩更看見一個又一個新同門加入，師主總是這樣說，可是，師傅卻讓以心爲主的那批喪心病狂的同門毀了！二姐還是用這四個字以心爲主，吸收皇甫靜之女進門，荊浩人稱智囊，他比一般人多一分心思，由此，他始終暗中的注意着皇甫瑜，他眞怕再一次的滅魔神音，寒鴉宮如果再來一次……唉！後果眞是不堪設想了。

江湖上誰也知道了，寒鴉神梟宮死灰復燃了，也等於說，江湖上又多了一重殺孽。

神龍天象帮中輕易不露面的神龍尊者又露面了，誰也知道，上次炸毀寒鴉宮，毀了天禽尊者是神龍尊者的安排，而今九大護法祇不過毀了一個，還有八個啊！聽說，寒鴉宮之餘孽並不多，看來神龍尊者一定胸有成竹，他不至於會讓這些小事鬧昏了頭。

但是，事情可越來越不對勁了。

首先神龍尊者第一心腹，人稱治神，手中持有俠門神器，九陽戳魂刀的丁利農，全家被殺，祇走了一個丁利農的兒子丁家栢，可是，他即使脫出危難，可憐的是，他全身筋脈全被挑斷，神龍尊者聽到由山西太原普泰源大鏢頭又玉環、呂瑛接了這支鏢時，他不禁大吃一驚，因爲，殺人不滅口，這是向他示威。

當然，先得問一個清楚啊！

冶神莊在霍山斷魂坡後，老實說要小心找，一個不好，也得找上個十日九夜，丁利農又是江湖有名的鑄造兵器之祖，河南大俠范挺的「六陽九陰戟」，就是冶神的傑作。

范挺憑這一對陰陽戟，着實做過一番事業，范老爲人方正，家財富有，他可從沒做過甚麼壞事惡行，家訓又嚴，因此，當他金盆洗手，邀衆觀禮之後，隱居竹竿鋪後十二年，從沒有人敢到竹竿鋪附近惹事生非。

但是，冶神丁利農滿門被殺，他礙於業已金盆洗手，不能出手，不過，這口氣可不能嚥得下去。

范挺子孫不少，竹竿鋪幾乎得改名爲范家鋪了，而且，江湖人物經過此地，如果路過的，保鏢的除了鏢旗、暗器，其他兵刃，不論長短，必需藏在鏢車內，如果如此，范家不論是二輩甚或三輩子弟，一定會在邊境附設酒宴，否則的話，雖然已出境，范氏弟子依然會出現，不過不是酒宴，而是長短兵刃，試問，以後還有保鏢的敢犯禁嗎？

至於武林朋友，守規矩的，一定有人盛情敦請赴莊中盤桓幾日，如果眞有要事纏身的，他們也會奉送厚禮，再三叩拜，算是代范老爺子致敬。

當然，你可以說他們有些霸氣，但又說不出有甚麼不對之處來，這就是范家的規矩，當丁利農滿門被殺之事傳出，數年不出後莊的范挺也出了前廳，現在，由他大兒子范靈基出面，發出英雄帖，看來他是要代丁利農報仇。事實上，受過丁利農好處的武林人着實不少，因此，有不少已奔向山西的，也會折轉先轉到了竹竿鋪。

現在，竹竿鋪所在客房，那怕稍大的莊院，俱在范家的面子下包下。

有些江湖有地位的人，俱招待在范家莊上，其餘的由范老的子孫作主，看來范老有可能會爲了這件事，重出江湖。

今天，來了一個年才十七八歲的少女，風塵僕僕，看來她是走了不少路，當她說出自己是皇甫靜之女皇甫瑜時，立即被范老接見，因爲，皇甫靜爲龍象帮中九大護法之第一隻象，他的死，訊息全無，神龍尊者曾派出手下最具威力，更具木石潛跡術的五隻飛鳥打探消息，

可惜，連五隻鳥的下落也不見了，然後，就發生了冶神全家被殺之事。

九象全部失踪了，大象死了，死在誰的手，江湖上素來以訛傳訛，也可以說，到今天沒有半點實在的消息。

皇甫瑜的現身，怎不叫他們的驚喜交集！

至於另外一隻象，「神筆應七喜」也在范挺家中！如果讓他們叔侄相見，可以理出些頭緒來。

皇甫瑜現在是孤哀女了，她本具乃母之風韻，何況，自從父死之後，她好像一下子長大了，說話更斯文，談話也更得體，她十分老實地說出巫山門之事，更說出其父爲她療毒時爲人暗算之故，到現在江湖道總算明白了皇甫靜之死因來。

至於九象山莊之所以走得一個也不剩，應七喜之留條是有兩種用意：一是寫給老大看，憑老大的機智，他也會一走了之，第二個用意是阻止二師姐之追踪。

二師姐之獨臂單腿，實在是太易爲人認識，饒是她夜行日宿，依然無法避過一般江湖人的耳目。

九象就是怕那些孤臣孽子，如果眞正祇有一個老太婆、一對青年男女，那麼他們就會傾巢而出了，現在，只殺了冶神丁利農仍無人追來，看來他們避得不算錯。

何況，這一斗水目前已潑向冶神之至交，聞名江湖數十年的戟神范挺，他們大可以坐山觀虎鬥，這就是江湖人。

范挺他那裡知道，自己是爲義所累。自己顧義氣，又有幾個是能給他回報的？傾家蕩產時時聞，想售義得利的多的是，顧義不求利，簡直是海外奇談，天外故事。

范家莊上，人來了不少，個個挺神氣，也挺講義氣。可就在當夜，一件事令那些「義氣」朋友溜了一大半。爲甚麼？范莊門口，竟然掛着范挺最鍾愛的孫子范孚英，上面更有血字：「本來不想傷害你們一草一木，可是，出了如此子孫，而不嚴加管教，可謂浪得虛名，必殺無赦。」下面署名：寒鴉神梟宮主人。

這一下可起了哄，不少聰明人看出事情不大妙，至少人在暗處，我在明處，又素聞寒鴉神梟宮中人，精擅暗算，別自己一個不留神，不見了頭，是以本來宴排二十五席，當夜祇開了十席，還是勉强的坐滿，有的推說有事、有的推說代作打探……范挺那會不明白，他們根本怕死！

說怕死，死得更快。第二天的破曉，范莊門前多了十四條死屍，可怖的是，全是死在死者的獨門兵刃上。

第三天又是七個。

第四天又是三個。

死的人不少，范老是個明白人，老江湖有個玲瓏心，死的人個個有他們的不便爲人知之劣跡，這也說明了寒鴉神梟宮中人，他們決不濫殺，被殺者都是罪有應得。

* * *

人總是護短的，別人死得應該，唯獨自己人例外。一定是他們殺錯了，不該殺，事情到了這個地步，范挺爲報冶神之仇——江湖道義之仇，漸漸開始變成私仇之爭了。

至少，本是一心一意爲江湖，現在，卻打了折扣。更有心無力的是，寒鴉神梟宮中人除了殺人示威，根本始終不見露臉。

護法九隻象中的應七喜，他本是寒鴉宮中人，他總該有所幫助吧！可是他目前除了與侄女皇甫瑜攀談之外，他是甚麼事也不做，至於問其他的，他卻是一問三不知，若不看在多年朋友交誼，范挺可眞想與他翻了臉。

自從死了那麼多人之後，餘下的反而不敢走了。

江湖人，誰沒有點江湖閱歷。現在走孤行單，分明是送死。好吧，陪了他范家一塊兒走到底吧！要麼死在一塊，落得一個江湖道義在，要麼殺出重圍，讓其他人看個眞章，他們是好樣的……

范孚英死後第七日，沒人走，反而又有人來，燕趙十三省總鏢頭吳子慶親自押運來一批鏢，鏢車十三輛，那可算是一支巨鏢，而投鏢是范挺首徒，人稱雲裡飛袁天凡，而鏢主人是他師傅范挺。

范家幾時有事情要勞煩鏢局的？

可是吳子慶卻說得十分清楚明白，是袁天凡親自上門投鏢的，保銀雖重，限期卻嚴，吳子慶風聞范挺最近的英雄大會，他眞怕這支鏢保得不太平，故而親自帶了局中三英押送，見了范挺，他方是如釋重負。

照例，鏢銀先付一半，再有一半，送到由鏢主驗收無誤後再付，打開「天」字號鏢車，祇見滿車金鞘，一車有十鞘，每鞘五百兩，乖乖，一車就是五千，以十三車計算：六萬五千……在場人有一半明白，范挺雖說是金盆洗手，封戟歸隱，其實還沒斷了錢，否則，怎能支撐得住這麼大的開銷？

打開第二、第三……全無事，第十三車，「辰」字號，就不對了，在場人有大半叫出了聲，屍身雖說已漸浮腫，依然可以看得出是袁天凡的眞正面目來，尤其是放在他左手的那一對文武戟。除了范老，門下子弟所用兵刃，一概稱之爲文武戟。

吳子慶險些嚇得昏了過去，天下那能有死人投鏢之事，當時每車裝鞘，一定得總鏢頭親自驗封，因此他是更加說不出所以然來。

就在人聲喧嘩，你議我論之時，護法九象中的應七喜首先大叫：「小心，抄傢伙……」可是人羣中卻有陰惻惻的一聲冷道：「應七喜你還好意思出鬼主意，你的石火神凡呢？」

此言一出，衆人更加亂成一片，應七喜一直怕皇甫瑜是易容巧扮，但是來的皇甫瑜，一些不誤，他放了心，這一放心，他的師門唯一利器，石火神丸就此讓這個侄女偷走了。

「是瑜兒，妳……怎麼出賣撫育妳近廿年的……」

「你又怎可以引借賊之滅魔神音，毀門弑師……」

兩聲龍吟聲，一金一黑兩道光虹出手，這正是范挺封閉多年的六陽九陰神戟。「此地是我的地方，一切待對付我之後，再談其他。」這幾句話說得聲雄力壯，簡直可穿金石，在場人差不多一小半沒見過范挺之出手，今日他得親自出手了。

總以爲來者是和自己相差不多的中年人，嗨嗨，大出所料，來的竟是一對廿歲年紀的少年男女，各人手執一柄奇形兵刃。

范挺是老江湖，看來他倆身後還有硬手在，自己即使能勝得了兩小，難道能再有鬥志……

「我們不會要你命，祇不過勸你以後再也不必美其名劫富濟貧，老糊塗的縱子驕孫，殆害江湖了……」

「是有種的，替我滾出來……」范老怒叫陣陣，可是，沒聲沒息了，而那兩小的奇形兵刃已各立門戶，在等候范挺的來攻。

范挺行走江湖幾十年，如今鬢髮斑白，憑仗一對陰陽戟，從無對手，今日那會怕這一對少年男女，心中祇有勝之不武，不勝爲笑話苦惱感覺而已，現在，終不成僵下去能了事的嗎？范挺一聲冷笑，左手戟已劃出一道金虹。六陽九陰神戟之眞正厲害處，就是在陰陽交錯，而每一柄戟能互具陰陽，戟本爲上古遺下之唯一厲害兵刃，如果眞有古譜遺笈之相助，比兵器中之王——槍更具威力，何況范挺又有前古震天譜作底，可以說，每一招、每一式，均可置人於死地，至少，可以將對方兵器鎖住。

今日，范挺卻碰上了對頭尅星了。

須知斷日青陽缺，爲寒鴉宮十三神兵之一，看來是天殘、地缺，其實這天殘地缺，眞正的應了天地不全之道，每一招、每一式，不是主式有缺，便是副式有殘，妙就妙在天殘則副補，地缺則主封，何況今天兩小走了一次江湖，發現自己的功力青陽炁已可應付，至於天殘地缺之妙用，實在領悟不足，這幾個月在原無影之嚴督下，更將自己畢生神功無影百變之竅門相授。

至於荊浩、柯權，哪一個沒有寒鴉神梟宮中之絕技？廿餘年之苦心孤詣，兩人自研出一套比從前更刁鑽的寒鴉擒技，神梟叨鼠的功夫來，現在也融入了原無影的功力中。

這樣一來，青陽缺比初開場時的出手，簡直一日千里，范挺也算是臨老倒招牌。

他這金虹才現，不想眼前青影一晃，經已奪圍直入，江湖交手，最怕的就是出手被人識出破綻，由破綻中覓縫而入。

雖然陰陽戟祇不過是陽戟出門，陰戟主守，那裡想得到還有女的，見兄長已破圍突入，自己的青陽缺那會客氣，一出手，「女媧補天」，祇見青虹如霧如雲，將范挺全身困住。

范挺自出道以來，可以說是從未吃過下風，雙戟出手，羣雄低首，今日在自己本莊本土，竟然祇是一出手，已被制得縛手縛脚，如果不是震天譜陰陽勁之助，自己眞可能給這一對不知名的少年人一招打敗。

在江湖上，本來，一招見高下之事多得不勝枚擧，但是成了名，又是名家手法，這樣的落敗，未免太不近人情了，也太下不了台。

就在此時，祇見一條黃影快如飄風，竟然從四支兵刃中投入。

這一來，形勢頓變，本來雙戟爲雙缺一招困住，現在有人掠陣，雙戟之負荷一輕，大可發揮己長，陰陽戟立即展開，鎖、拿、鈎、削、截、刺、劃、彈、打、圍、砸十三字缺，而陰陽戟則是反鎖、反拿、反鈎、反削、反截、反刺、反劃、反彈、反打、反圍、反砸，這才是六陽九陰神戟之眞正招式。

現在，再一看這一對少年男女，因爲這條黃影的突入，可以說明自己的功力依然有破綻，再看看清，原來，突入者不是別人，正是自己殺父仇人應七喜。

應七喜在天禽門下，與荊浩本有雙璧之稱，也因此他可以看出青陽缺漏洞之所在，既然如此，反正是拚命的事，斷日青陽缺中，師傅雖命不許輕易出手的「射陽八式」拿來拚命，祇見兄妹兩人雙雙墜地，各自雙足着地，然後，滴滴溜溜的狂轉。

「不可拚命……」有人在吼叫，但是，叫的人全忘了這一對兄妹母

系之血統，不錯，他倆姓岳，那是父姓，其母卻是藏奴，爲其父所救，而西藏女人賤、女奴更賤，因此，救人救徹的岳肇奎將女奴登珠努瑪帶回了寒鴉宮，藏女死都要嫁給岳肇奎。

天禽尊者笑道：「這是你自己的事，孽由自召，爲師不能將她趕出宮去。」

當登珠努瑪代岳肇奎生了這一對孖生兄妹時，她發覺丈夫的同門對她照顧週到，她簡直想哭出來，因爲，她一生沒受過這樣好的待遇，因此，她對一對兒女珍如拱璧，兩小拳腿豐潤，骨格奇佳，其中二師姐原珊珊最看得起她，也最喜歡這一對小孩子。

岳肇奎目見同門叛門弑師事，讓其發覺而被師兄弟殺了，登珠努瑪在等，等到受傷的二師姐回來，她自殺了，她說，世間上再也沒有像丈夫那樣好的人，她背了丈夫屍體上了天葬場所，然後，永遠不再下來。

藏女性烈。

岳嚴元、岳嚴青有乃母遺傳，他倆何嘗不性烈，何況對手不是別人，正是師門叛徒，更是殺父仇人之一，此時「后羿射陽弩」的絕技該發了。

現在是二對二啊！寒鴉神梟宮中人有人出手，就等如壞了江湖規矩，武林的義理，他們師叔伯祇能看自己，岳嚴元已運勁在臂，準備將射陽第一弩出手。

不料，耳邊突聞一聲驚天動地的炸聲。

「是九音雷火丸？」

「王八蛋，你他媽的還是護法，你是吃裏扒外……」

「應七喜，你滾出來！」

就在人聲喧嘩，你罵我咒之時，戰場上可有了大漏洞。尤其是應七喜，他明知自己中了計，不過，腦筋還是轉不過來，爲甚麼？自己疼惜近廿年的瑜兒會投敵，會偷盜自己恃以保命的九音雷火丸。

更壞的是現在，正在比鬥僵住之時，她拋了出來，這是西域巧匠所製的極厲害之火器，看來，被誤傷的人絕不會少，自己……

任誰也知道，武林交手，尤其是目前，岳氏兄妹已算武林中一等一的好手，所差的祇不過是火候、經驗而已，怎能在這樣的時候，心有兩用……

岳嚴青已看出便宜，就在應七喜臉色惶然，功勁稍斂之時，好一招「巨靈斧」！這正是青陽缺中七大殺手之一，祇見一條青虹自天而降……

范挺可不是個沒用的人，他一聽雷火爆炸之聲，陰陽立即一個「大羅圈」，陰陽併一，遮護了全身十八重穴。

這岳嚴元呆了一呆，血弩箭尚未發出，祇見妹子之青陽缺「巨靈斧」，直砍應七喜，而范挺祇顧自己，既然如此，兄妹何不先對付應七喜，這就是他最近所學的靈活應用之道。

「巨靈斧」現在變成雙陽合一，應七喜本來非死於這一招不可，可是不知從何而來，一條詭異綠影，將應七喜硬生生的拖了起來，即使如此，祇見血光一現，青陽缺還是將應七喜之雙腿砍了下來。

兩兄妹心意相通，乘范挺尚未醒過神來，雙缺已將范挺圍住了。

本來，有應七喜寒鴉神梟宮中人助手，這才令雙缺處處受阻，應七喜之功力本高，即使沒有范挺，憑兩小之青陽缺，也決難將他有所奈何。范挺也因此可以耀武揚威，而立於不敗之地，那想到一丸雷火神丸，打亂成如斯模樣，如果來個羣毆齊打，雷火神丸究竟有多少？而且一震之威，可以使近身人死傷甚多，那麼再打下去，後果將不堪設想。

「你們是要將我范某毀一個永世不得翻身而已……」

「錯了……」

「那你們……保鏢，殺人……殺我孫兒……」

「你孫兒迫姦我姪女，自取其死……」

「呸！人死了，由你們滿口噴糞！再說，我孫子尚未結婚……」語音未落，祇聽得幾聲拍手聲，走進來七八個農村女子，有兩個腹部隆然，分明已有身孕，還有一個看來形貌不壞的少年，范挺認得他，是自己多年老友鐵鞭尉遲均的孩子——尉遲伯玉。

老人到底是老江湖，他不想青竹竿掏糞坑，越掏越臭，分明小孩子血氣方剛，有了尉遲伯玉，仗勢欺人之事，迫姦村女這種事何必再問！

「你坐地分肥，我們不怪你，但是，令高足連人家保的暗鏢也劫了去，改頭換面，這不太好。因爲，這六萬金子是河陽的官餉，這一下，官也得害他娘的二三個，我們不理官差事，總之，做得不光明正大，就該殺！

「至於我們殺你朋友，哼哼！那一個罪名不該殺？弑師、殺叔、佔嫂、姦姨……唉！爲甚麼江湖人，有那麼多的禽獸！殺！咱們殺了！本來，咱們還想毀了你這個戟神莊，可又有消息說，黃河缺口，你是隱姓埋名地救了不少人，好，勾銷這筆賬，咱們以後再看吧！」

然後，又傳來一聲蒼老的聲音：「走！」兩少年首先奉命唯謹，還向范挺各打了一個鄭重其事的一揖，身形一動，走了。

范莊一片陰霾，但是，范挺不愧爲江湖成名人物，人家既然提出眞憑實據，他忍下了，他得收拾打理喪事，該送的送走了，該安撫的安撫了，該料理的料理了。至於報仇，老人流了淚，因爲，他自己十分明白，憑自己，憑自己的朋友，除非用陰謀暗算，否則，今生今世難以辦得到。

對朋友心意已了，以後，再不提江湖事，眞正的不提江湖事，當消息傳來說，其他八護法象一隻一隻被殺時，他笑了。就在八象死後的第二年，范莊失去了范挺的踪跡，少林寺卻多了一個和尚——法名慧殊。

* * *

「是二師姐！」

「嗯！」

「妳……」

「沒死！令你奇怪了吧！」

「不！我！嘿，說出來，你們或者會不相信，自從寒鴉宮一役，我們簡直是偷生廿九年……」

「是嗎？」

「豈不聞人之將死，其言也善……」

「你是寒鴉神梟宮中第一隻神梟，素有智神之稱，五代時大將劉潯有一步百計之稱，而你不輸於他啊！」

應七喜不出聲了，是的，他不能不接受原珊珊的責罵，滅魔神音一發，沒見到有主者的屍體，當時以爲給這霸道的滅魔神音炸了個烟飛塵揚，但是，他深知師傅的能耐。偷襲，是可以令他受致命打擊，但致命打擊不代表粉身碎骨，一無踪跡啊！

廿九年來，他們九個同門，哪一個不想起就心驚膽戰，至於斷日陰陽缺出現，他們開始擔心了，派三鷹暗算，莫名其妙的來了個騎着狗般大驢子的傢伙，將三鷹打發走了。

應七喜是智囊啊！他們一合計，感到不對勁了，岳肇奎已被親手擊斃，但是老六和十一弟呢？這兩個是出了名的深沉多智，也是被親手打死了？

就怕二姐，這個人稱原無影的，雖然有神龍帮派出十三高手，連設九次埋伏，據說已被擊落斷魂崖，怕就怕沒死……

現在，越看越像。雖還有幾個孤臣孽子在，雖然自己人多勢衆，怕就怕老頭子沒死。他的天禽秘笈又沒有找到，而落在他們手中。對！青陽缺不就是個例子？應七喜越想越怕，當皇甫靜莫名其妙的死了之後，他們一得消息，馬上作鳥獸散，本來，神龍尊者這裡是個最好避難之所，但是，他們怕一網被打盡，因此他們各自分頭走，誰都發了個誓，誰被發現，誰受困，決不能講出其他七人之避難地點。

其實，老也老了，死也死了，還有甚麼捨不得？人就是這樣奇怪，越老越是捨不得死！

「應七喜！」

「二師姐……」

「我還配做你的二師姐？以後不准你叫！」

「好！我對妳說，我命祇有一條……」

「還有其他七個？」

「我不會說！」

「那說明你是知道他們存身之地？」

「不見得。」

「你該明白寒鴉神梟宮中的天刑！」

「唉！自作孽，該受報！」

「好硬的嘴！」聲未歇，祇聽得叭叭幾聲彈指之聲，祇見得三點寒星由原珊珊的袍袖中飛出，照例，這是暗器就該其疾似箭，那想到那三點寒星慢悠悠，向應七喜傷口飛到，傷口是拜岳氏兩小青陽缺所賜。

三點寒星飛得極慢！可是，應七喜一見寒星不禁臉色大變，戰聲道：「二師姐……二師姐……妳……竟用寒魂蝕骨火……二師姐！」

「早叫你不准再叫二師姐！」

「妳我師門之義尚在啊！」

「叛門弑師之人，尚有師門之情義可言嗎？」

「啊……」

這一聲叫，比之厲鬼慘號毫不遜色，應七喜如此功力，青陽缺砍斷雙腿時，他尚且能哼都不哼一聲，可是現在，當這三點寒星附着傷口之時，誰也看得出，寒星宛如實質，貼住了這斷斷腿傷口時，如此江湖前輩，竟然會痛得殺豬般地叫，並且雙手着地時，又抖又顫，誰也看得出，這痛苦不是言語可能形容的。

「後面，我還有七點神梟火，你看如何？」

「我……不……會……說……妳折磨我！至……多是一……死了之。」

「不讓你死，又待如何？」

「挺命……」

話已說到了極處，他是想挺，挺到死爲止。

「老七！」

「荊……六……兄……」

「我看你犯不着自己遭殃，而別人逍遙！再說，所有七個兇手，他們被佑於神龍尊者，其實，神龍分明在利用你們做馬前卒……」

「何必兩敗俱傷！」

「於此可見，他們不在神龍

帮……」

「何必兩敗俱傷！」

「分散了……」

「你……唉！荊六哥，你！始終比我高一籌啊！」

「不！若高一籌，我何必隱姓埋名廿餘年？」

「我比你更苦啊！我們提心吊膽了廿幾年啊！」

「入道觀的入道觀，進尼姑庵的進尼姑庵，可惜，神龍尊者卻置身事外，你是我門中的智者，奇怪的是，憑你如此聰明的心機，你加入他們一伙，試問，你們到底有甚麼好處？」

「代替寒鴉主者……」

「哦！二師姐，看來不必問下去了，也不必再用寒鴉神火來折磨他了，他們已被拒於神龍帮外，我們要的是主，這件事分明是神龍尊者策劃主謀，殺自己人又有甚麼好處？殺神龍尊者及其手下，這才是正經。」

荊老六不愧爲寒鴉宮中的唯一智者，他已說明了，七個同門已分避各地，本來是僧道全有，那麼，他們是想隱身於小門小庵中，根本無法可以找到，所謂天下之大，何處不可以容身呢？

荊老六不忍二師姐用更厲害的酷刑對付應七喜，說甚麼同門一場，他更想到了應七喜不肯說，他是寧死不吐半句，現在，憑仗自己的機智，也不能使他說出，應七喜也不是傻蛋，以後，再不能誘出第二個半句，至少，神龍尊者之不肯收留，又不肯露臉，那麼，這次事變的起因，有一大半是他。

殺人、報仇，最主要的是找元兇，現在大部份明白，神龍尊者是眞主兇，還有五鳥的神龍圖，該勸二師姐找神龍尊者。

「二師姐。」

「你以爲我不知神龍尊者是元兇嗎？不！還有人哪！我且問你，滅魔神音、九陽戳魂刀，甚至於玄門煞星三鉛天氛丸……是誰的，是誰的？」

應七喜明白了，二師姐看來表面冷傲，其實，她心裡比我們所謂自命不凡者更清楚明白、更深沉。

可是，到今天連自己還不明白，這幾件所謂，釋、道、俠三門至高無尚的利器，是由哪一門洩露出來的。神龍尊者看來還是個中間人，而眞正的殺人兇手，依然是在暗角落裡偷笑。

「二師姐，該找神龍，由神龍才可以說出眞正的兇手……」可憐，應七喜說這幾句話，幾乎痛得連屎尿也流了出來。

「我要殺，一個一個的殺……」

「爲甚麼？」

「出手弒師的是你們……」

在場人個個都明白了，二師姐是眞正的狠人，她不會饒過任何一個人。但是，先殺的是出手者，因爲他們是第一批，並且是眞正的弒師者。

然後，找神龍去。

最後，找出與滅魔神音、九陽戳魂刀、三鉛天氛丸的眞正主人。

事實俱在，如此大的江湖，如此雜的武林，哼！到今天，廿幾年了，竟然沒有半個人說得出這三件滅絕的兇器的主人來。

「人家人多勢衆！」

「爲師主，寧可死盡死淨。」

「好，二師姐，到木庵嶺準提庵找十師妹。」

「眞的？」

「算是我死前的懺悔吧……不過，小心……機關……」如此硬朗的應七喜、江湖神龍天象帮中的九大護法之一，他也倒下了，「二師姐，請賜我一個痛快……」

原無影突然淚如雨下，她哽咽地對岳氏兄妹道：「殺！」她看起來兇神惡煞，說話是冰冷透骨，其實，她對犯弒師之罪的七師弟，她祇會用酷刑迫供，但她卻不肯親自下手殺了他！

岳嚴元比較性剛，既然師傅有命，他的青陽缺本在手中，也不必思考，他祇記得父親爲他們所殺，然後，娘是等到了師傅，然後在無人幫助下，師傅傷重將死，背了父屍，上了父葬場所，然後她自殺了。因爲娘說過，天下再沒有一個比父親更好的人，即使是一個用金子鑄造的人，也不能與父親相提並論。

現在，他一提起青陽缺，將個應七喜殺了。

哭了！原珊珊、荊浩、柯權，就算是皇甫瑜，她也忍不住了，事實如此，地下的死人是曾抱過她，愛惜過她的前輩啊！又何況，是自己盜走了他本來可以仗以逃命的火神丸，現在，她那能不哭。

「現在是哭的時候嗎？」

原珊珊現在又變得嚴肅無比，首先，她命令將應七喜之屍體安葬，然後，直奔木庵嶺去。

其實，木庵嶺離竹竿鎭沒幾里路，憑他們會武功的脚程，也祇日半時分就可以趕到，但是，他們都知道十師妹朱笙姐深諸木石潛踪之術，他們更料不到，應七喜會被迫說出。神龍尊者手下能人極多，他們會不會通知朱笙姐？本來他們在暗，現在可反過來，是他們在暗了！

不過，他們中有個荊浩在，他會佈陣圖，現在，兩小的青陽缺已非一般的強人可以對付，再加上一個半明半暗的皇甫瑜，除非大鬧范家莊的人在場，不過，這些人均半

爲自己人所毀。現在，希望兩小形如扣押皇甫瑜，祇要有人出手相救，那麼，就可反客爲主。

人手單薄，祇能由柯權打頭陣，原珊珊從中策劃，而荊浩爲後援，於此可見，他們依然不敢有半點的掉以輕心。

說時，首先兩女一男已先到達準提庵，完全是江湖人打尖的樣子，希望準提庵主能讓他們借住一宿。

本來，尼姑庵與和尚寺一樣，所謂十方之地，拈香打齋，本爲主持所歡迎，今日，嘿！碰上了個吃生米飯的知客，爲來爲去，爲了岳嚴元是個男的，不可以進庵，因爲此地建庵近百年，從來不留男客，那怕是達官貴人。對岳嚴元已經算好了，人可以不住裏面，馬已走疲了，人却餓了，希望供應些草料、水、飯，自己和馬可以在外坐一宵，幾番要求，總算說動了道姑，人馬算是可以在外居住一宵。

岳嚴元以爲祇是一宵之事，那想到自己閱歷不夠，結果依然出了事。

到了第二天早晨，庵門打開了，可是不見自己妹子與皇甫瑜出來，不得已，他得闖庵室啦，奇怪的是，昨天的女尼不見了，一換，換了個男的，並且還是俗家打扮。岳嚴元即使閱歷不足，但總得看出個來龍去脈，此人那會是個善男信女，分明是江湖中的强手，說得不巧，自己同伴大有可能讓庵中人給扣住了。

自己妹子可不是個好惹的，有時候，她比自己還要精靈機智得多，她那會不見踪影？岳嚴元還在打量如何說話對付呢，那個迎門的老兄可先開口了：「喂！大清早的，你是幹甚麼的，獐頭鼠目、賊頭賊腦的，八成不是個好東西，識相的，馬上給我滾得遠遠的！不識相，看我不揍得你翻三個觔斗，然後，把你吊在松樹上吹那麼三天風……叫你變成風乾屍，信不信？」

「看來不信也得信。」

「那好，快滾！」

「我可還有兩個女同伴在庵中不見出來呢！」

「你說甚麼？」

「我在等同伴。」

「女的？」

「對呀！」

「你他媽的，也不睜開眼睛看個清楚，此地是關帝廟，那能招待女的……你睡昏了個頭啦！快走，不走我可不客氣，要出手了。」

不經一點，岳嚴元尚未清醒，給一罵，庵匾果然眞的變成了關帝廟，也就是說，尼姑庵一夜變成了居士廟，這其中擺明了有蹺蹊。事到如今，咱們的岳大少爺哪能信？要打，那好吧！好歹打出個名堂來。

「不論是準提庵，還是關帝廟，我老爺就得要你們送出我兩個同伴來。」

「還敢騷擾山門，好！來人啊……」

那一聲叫喊，可不對了，人一來就來了有那麼十幾個，分明是來找架打的。說實在，目前，以岳嚴元之武藝，打個十來人，不足爲奇，不過，岳嚴元是經過了幾次大場面，聽說人越打越精，越吃虧越長智，現在，他可突然有了個恐懼之感，人在他們手中，不知生死存亡，並且根本不知她倆目下如何。

這些看來無賴潑皮，一個不巧，可能是師叔的帮手，現在，可是我在明他在暗，還有，一對青陽缺還在馬背上，要打，這一對前古奇珍不能稍有失閃，想到這兒，他不想與他們糾纏不清，走！

思念及此，岳嚴元比隻兔子還快，幾個騰步，已跳出了那些人之糾纏，跑得好快，希望找到馬匹所在地，取了青陽缺，再作打算。果然，他跑來的時候，看見馬匹寄養處，已有人在動手解韁繩。岳嚴元急處輕易不用的「夸父追日」神招展開，嘿！那個解馬扣的人，做夢也想不到有這麼快的身法，他這裡口尚未開，岳嚴元宛如一股狂風般的來到他的面前，可是，岳嚴元剛出手有所行動，後面勁風如潮，岳嚴元知道有剛勁之暗器，並且來數極密，不敢冒險，就勢一個「翻天印」，人是倒翻而上，耳聞：「好俊的功夫」，而另一邊聽得幾聲馬兒慘叫。

岳嚴元明白，人是避開了暗器，馬依然難逃厄運，不過，包袱尚在，衣服盤川、青陽缺未失，有了主見，我還怕你們不賠？好個岳嚴元，心思靈活，三匹馬已可擋作肉屏風，而另一面，他伏身在馬後，首先解下青陽缺包袱，一缺在手，人仗武器，再不客氣，一亮相，看看清楚四週的情況。

奇了，面前祇見一個年才十八九，與皇甫瑜相差不多少的少女在對她笑。

「是妳毀了我的馬兒？」

「不錯。」

「那可不必多說啦，賠！」

「憑你一身好功夫避得我的乾坤神弩，倒是該賠你的馬。不過，兵刃上未見高手，我還是有些不服！」

姑娘是一面孔來找架打的。

突然，樹上已有人接了口，岳嚴元一聽便知道是柯權師叔。

「是雲丫頭吧！打得好乾坤

弩，而且，還代我們理出一條綫索來，所謂三鉛天氛丸，是被你們雲家借去的。」

聲到人到，那個看來邪氣滿身的柯權，已阻在那姑娘的面前，右手一攤，「拿來！」

小姑娘可有些莫名其妙，睜大了一對大眼睛，滿臉稚氣的說道：「老先生，你在說甚麼啊，甚麼三鉛天氛丸，我雲家幾時有過這種東西？」

「問妳老頭子。」

「問我爺爺……我爺爺已廿幾年沒出關了！」

「哈哈……也不必多說甚麼，放了女娃子，咱們再談其他。」然後一回頭對岳嚴元道：「總算你醒悟得快，如果雙缺一失，這個痲煩就結綴了！」

「甚麼叫結綴？」女孩子可不明白這兩個字的用意。

「結綴就是討厭、費手脚、糟糕，一個不巧，大可能完全大結，懂了沒有？」

「明白！」

唉！天下人眞是個百種千萬樣的，明明看見這女孩子笑哈哈，一副服敎的樣子，那想到暗器說來就來，突然，在說話聲未歇，笑容未斂之中，一蓬碧光直罩向柯、岳兩人，青陽缺本具反尅暗器之用，可惜岳嚴元青陽缺外套未卸，但是這個看來猥瑣、邪氣的老頭子，不知哪裡來的功力，也不知是甚麼功夫，雙手祇劃了一個大圓圈，這一蓬碧光就此讓這個大圓圈束住，「娃兒決不可再施展妳的滿天花雨絕招，妳的碧光神鉛彈在我手中，你一放，我怕我也一抖一揮，三陰堡中的人，可就死了個乾淨，我不想與你們結仇，明白嗎？」

這女孩子果然怔了一怔，不動了，就在此時，岳嚴元耳邊卻聽得清清楚楚柯權說的話：「亮青陽缺！」

岳嚴元不禁心中難過，難怪師傳原無影死都說自已本領不夠，本領是不夠啊！唉！天下之大，能人異士實在是恒河沙數，從此以後，岳嚴元在性格大變，而不到卅歲，竟然成爲當代第二尊者，此是後話。

果然女孩子是不敢再發獨門暗器，可是，草叢中卻突然的發射來幾十支勁箭，從勁風呼嘯中，可以聽得出，射手個個是一等一的好手，不想，青陽缺正是勁箭的對頭尅星，老實說，不論天殘、地缺，齒輪所在，正是長箭的對頭，不是反彈，就是咬住絞斷。

岳嚴元的青陽缺一股靈天勁抖動，但見長箭來得快，反得勁，有一支竟然直打那女孩子，那女孩子到底是初歷武場，並且，又爲聲勢所懾，竟然嚇得手足無措，若不是岳嚴元見勢破箭陣，人往前衝，女孩子可眞能讓反激過來的長箭將胸前射個對穿。

尙幸岳嚴元一手執缺，一手尙空，又且游步滑身得快，將女孩一把抱了竄離險地。

「放手！」

草叢中有人在吼叫，讓個岳嚴元進退兩難，怕還有甚麼冬瓜豆腐，不放，手彎中抱着的是個十八九歲大姑娘，他還想看清楚情形，才作打算，不想胸口一陣痛，又聽得那女孩子嬌喝呼叱：「你算甚麼……」分明是女孩子打了岳嚴元一下，她並未用眞力，否則，沒那麼便宜，再看看姑娘，臉紅似錦，岳嚴元自已也覺得不好意思了。

「雲姑娘！你沒事……」

「叭」的一個大耳光，打得那個上前問好的壯漢，跌出去起碼有那麼三尺遠。

「還不起身，用我令箭，將準提庵中人，半個不可放過……此事由我料理！」

「不理大少爺……」

「他有臉來和我說，叫他現世了，兩個女的安置了，所有道姑不准放走半個，免有疏漏，哼！呂崇文你自已瞧着辦！」

那個喝令住手，挨打的呂崇文除了諾諾連聲外，他是半句話也不敢說，事實上，呂崇文不是江湖末流，他本是岳陽大俠之後，少年時也着實在江湖上有過一番聲譽，尤其是單掌劈三怪，一劍誅七兇，着實是膾炙人口，可是，在三年前他的惡運來了，他爲崆峒三怪之尊者閔三柱迫得走投無路，若不是三陰門中長者雲玉瑠出頭，呂崇文早已屍骨無存了，就因爲這個道理，呂崇文就在三陰門中變成了個非友非徒、非親非故的似僕似友的人，至於挨了雲姑娘這一巴掌，他當然不在乎，至於困住準提庵，呂崇文明白這件事糟了糕，誰不知道準提庵中的三位妙齡師太，與雲大少爺都有那麼一腿的。

呂崇文明白雲大姑娘知恩報德，不錯，剛才若不是那個少年心靈手快，雲大姑娘眞能死在亂箭之下，眞的如此，雲家不來個大兜亂才怪，現在大小姐的命令更難明，除了馬上派人去找大少爺來之外，其他一無辦法。

人是請了，除了瓜菜樹木，否則，誰也會看出，大小姐對岳嚴元有着一份又羞、又愛，又有情、又說不出口的情愫。

但是，我們的岳大少爺比樹木更差，應該比擬爲山石，他可是毫不在意，他們一走跟着走！氣得柯權幾乎想打他幾個耳括子。

「你不知道她是誰？三陰門中的三代大小姐，唯一的大小姐，她可以幫我們理出這條綫索來……」

「甚麼綫索？」看，岳嚴元傻得可以。

柯老是不想說下去了，拖了他向準提庵——關帝廟走，他們可以不理準提庵中的一切一切，但是朱笙姐非找到不可。

當兩人趕到關帝廟，祇見一個中年道姑盤膝坐在天井，柯權他可是認得，他的十師妹，人稱木石仙子的朱笙姐。

「廿餘年來，我是偸生人世，我越多活一天，我越覺得活得羞恥，幾十歲的人，講甚麼義，道甚麼理，實在，滅魔神音毀的不是師主，而是羣魔，他們怕老師主，有師主在，他們不敢作姦犯科，有師主在，祇要他們稍有劣行，不是爲師主弄得死去活來，就是殺了滿門無存，師主太孤獨了，也太殘忍了，就這樣，我們中計了，師弟，我想活，我們可也不准他們有所惡行劣跡，不過，弑師之慘，我們永難忘，我們會經……」

「桀桀……」一聲怪笑，「假慈悲。」

「是二師姐！」

「我看妳有何安排？」

「二命換一命……」

「妳以爲岳嚴青，皇甫瑜還在妳們的手中嗎？」

「不在我的手中更好！」

「喔……」到底原珊珊不是個笨人，聽出朱笙姐言中另有別意，她不禁緊緊的看住了朱笙姐。

「殺了人？」朱笙姐問。

「爲救人必須得殺人，何況一個如此荒淫的惡少！」

「哈哈……」朱笙姐笑了，笑得十分得意，「雲大郎一生好色，我早就明白，他總有一天會死在女人手中。」

「移禍江東！」

「至少，你們必須去對付三陰門，然後，再來對付我們其餘六位師兄弟！」

「祇怕未必！」

外面傳來一個女孩子的聲音，大家看清楚，眞是那位雲小姐雲青鸞，她扶住一個臉色憔悴的女孩子，正是皇甫瑜，看來保護不周，瑜兒已爲雲大少爺玷汚了。

皇甫瑜一見朱笙姐：「我以爲妳是個人，其實……妳禽獸不如……如果不是二師伯趕來……連青姐也難免受辱，爲甚麼？爲甚麼？」

不想，還沒罵個痛快，眼前一花，朱笙姐已不見踪影，人們突然醒起，她是精於木石潛踪之術。

不料就在人人緊張之際，原珊珊單手一揚，蓬的一聲，嘿！個個身上沾上殷紅似血的顏色，獨一個白髮老人不沾分毫。

「這是先師遺留的天蜘蛛，現在，妳再施展木石潛踪之術試試！」

「妳……妳……已得天蜘蛛……」

「專爲破木石潛踪術。」

「哈哈，好！我的死期至矣。」

一邊說，一邊是頭上脚下，看來她想撞石而死，柯權一看不對，一個旋風，他還想救，求二師姐能赦則赦，可是耳聽一聲斷喝：「青陽缺巨靈斧出手。」

一則是威嚴，一則是兩人奉命唯謹，一聽「巨靈斧」，毫不猶疑，雙缺一合，果然形成一柄斧形，向尙懸半空的朱笙姐砍到。

本來，柯權已將接近十師姐的，那想到「巨靈斧」威力狠猛，雙缺合璧，朱笙姐連半點思攷之餘地也沒有，不敢怠慢，本來想借此刺殺柯權的修羅神鋒，由下而上，好個朱笙姐，人在半空，尙且能借勁拘勁，更且可以在半空發勁動招，修羅雙鋒就此一個蓮花十字絆，希圖一阻巨靈斧，可是，兩小一招出手，靈天神炁催動了前古神器，宛如長江巨浪，一浪接一浪，圍住了朱笙姐殺了起來，而柯權卻不禁抹了一額汗，心中不由對朱笙姐更加懼怕起來了。

莫怪女性陰毒，竟然在臨死——不——裝死前還得拖個墊屍底，再看看二師姐，祇見她冷冷的痲臉毫無表情的看着戰場。

「可以放了！」不多久，祇聽得她喝了一聲，好！祇見一蓬碧光，直撲朱笙姐，時間也是恰到好處，剛剛是岳氏兄妹一個「盤古開天」，一個「青雲直上」，將個朱笙姐逼在中間，而左右閃避，怕中兩小之變式，唯有以「中五」之訣，守死中門，以待其變，可是這一蓬碧光居中打到，朱笙姐饒是武功深湛，先爲雙缺所牽制，又怕原無影的威望，做夢也想不到，自已以爲靠山的雲門雙老，他的小輩竟然會吃裏扒外，將獨門暗器碧光神鉛丸借給外人，而打暗器的，又是本門中唯一健者神機子荊浩，她連這個念頭還未轉完，當胸已中了七粒，她不禁長嘆了一聲：「神機子，神機子，你太陰狠了，神鉛丸本就是道家最具威力的暗器，現在，你不用全力一下子打死我，卻用三七玄勁打我胸前七大穴道，現在，我連自殺的機會也沒有了……」

「朱老十，妳看如何？」

「你……要我講……」

「對，講出前因後果。」

「唉！我哪裡講得清楚，事情一大半是老大辦的呀！」

「往死人身上推是最好的辦法，可惜妳露了個馬脚，妳老而瀰

淫，妳代雲大少爺四處物色美女，再由雲大少爺供妳準提庵落脚，用雲家的聲威，借用碧光神鉛丸，應七弟，他算是將整個陰謀抖了個底。」

「是雲家……」那個雲青鸞小姐現身了，「我們全知道咱大哥好色，可從來沒強搶，強……就因爲他强姦了這位姊姊，我才不幫手……不過這道姑，她的事可與雲家無關……」

「雲小姐，妳爲甚麼借碧光神鉛丸給我？」

「因爲她是罪魁禍首。」

「她也可說是江湖敗類，武林惡霸，大小姐，現在，妳可明白了沒有？」

「沒有。」

「爲甚麼？」

「我怕人越殺越多，江湖上已太平了廿幾年了。」

「眞的太平了？還是假的太平了？」

這可將個雲小姐問住了，事實上，雲青鸞一直就沒出過門，未離開過坎離莊，即使有甚麼江湖風聞，全是由別人口中傳來，聽來的，她幾時親眼目睹過甚麼江湖劣跡惡行？

準提庵中，她親眼看見自己哥哥，如此禽獸不如的强姦皇甫瑜，她一丸將自己禽獸不如的哥哥打死，一床綿被包住了女孩子，由她自己料理，至於另一個，她眞的怕她會自殺，可是皇甫瑜宛如痴迷了一般，直至一到天井，見到了朱笙姐，她想拚命了，是的，她祇有一個念頭——拚命。

由此可見，江湖上太平，或者，祇能說是沒有天翻地覆的事而已，沒有人見人怕的魔鬼修羅而已，現在，她開始混亂了，是的，她的腦袋根本分不清甚麼是「是」，甚麼是「非」。

「青鸞……妳以爲……大義滅親……不，妳引鬼上門……」

朱笙姐說的話，又有她的道理。不過，引甚麼鬼上門呢？一個十八九歲的小姑娘家，眞是越搞越糊塗了，殺大哥，她自己是以爲一些也沒有錯，那怕爺爺出關，她也是理直氣壯，但是，朱笙姐是雲門的好朋友，她那會鬼迷了心竅的，借出雲門獨門暗器？

眼前，突然又見到那個拔挺，別有一股風範的少年，自己爲他抱過，當然他爲了救自己，由他這樣的俠義奇行，他的朋友一定不會錯，她又將正義放在岳氏兄妹那一邊了，也因此而想到了，這廿幾年，可能眞的未太平過。

「可以講了吧！」

「七喜是策劃者……」當說完這句話時，朱笙姐已痛得坐不住了，祇能橫臥在地……漸漸的，她開始翻滾了，由此可見，這神鉛丸之深沉、狠毒，比之寒鴉火，有異曲同工之妙。

「可……可以……送我歸……西了吧！」

「還有六個罪魁禍首呢？」

「各分東西……我……實在不知道……」

「好！讓妳痛三天三夜……」

「也……祇好……如此……」

看來，她所知祇有這些，而應七，依然不愧爲智囊，他死了，將整個秘密活吞在肚。突然，一條高大身影飛到。

原珊珊看得清楚，來者正是荊浩，他人一到，對原無影笑了一笑，手一揚，一蓬銀光打出。

原無影看得清楚，正是荊浩的自煉暗器——「銀霧散」，他跑開她也不知，來了也不知從何而來。

「看來無影子的外號該送給你啦！」

「二姐，別開玩笑，我是別有想法。唉！咱們那怕得罪雲氏雙英，那怕掀起了一陣風浪，甚或妳我姐弟會毀在這場風浪中，看來也是無可奈何了……」

原珊珊自己明白，這個荊六是有他的能耐。如今說出這種話來，他一定有所綫索，至於得罪雲門雙英，這本在意料中之事，爲報師仇，那怕粉身碎骨，也不在乎，怕甚麼得罪不得罪？

走吧！由岳氏雙小去拜見。

不想皇甫瑜會死命的要跟岳氏兄妹一塊走。荊浩可看出不對，他暗暗的對原珊珊、柯權道：「小心啊！」

柯權還是有些稀裡糊塗，但是經過荊浩這麼一說，眼睛略轉，果然看出孩子眼中可透着一陣兇光。這是種不祥之光，也可以是說，這種光是要拚命！

本來，若想找坎離莊，說句不誇大的話，找上三日三夜，怕也找不到。現在，因爲有雲小姐青鸞的引路，這才挺方便的步下三個坡，坎離莊原來在山谷下，並且得步下三個坡，這時候，你才可以看到一片平地，一片樹林，你一定要走過樹林，密不通風，暗黑無光的樹林，走了那麼七八里路，才漸漸地豁然開朗。

背山有一片平陽地，呃！這房子建得有些古怪，有斷有連，而且斷多連小，連磚瓦也是黑、紅兩色。

他們哪裡知道，這是莊主按坎、離兩卦而起，有水火相濟之妙用。

尚幸是雲青鸞帶了兩女一男先入門。

看着斷斷續續的山莊，這多人一進門，瞬時不見。

荊浩對八卦之學，研究最透，首先由他探莊，更由原珊珊付與三枚傳音針，這傳音針比峨嵋派霸道得多，不發則已，一發一片銀火、一串爆响，歷久不散，來人第一枚找不準方向地方，二、三兩針連發，十足能夠會合。

荊浩這次進門，多虧雲青鸞的指引，其實雲青鸞是代岳氏兄妹留下認路記號，不料將個神機子帶進了門。

目前的坎離莊、雲氏老莊主早已閉關修練，不問外事，大兒子雲曉山、二兒子雲曉峯，已可代料理一切江湖俗家之事，今日可令兩個從未發過火的中年人發了火。

因爲，雲曉山的唯一寶貝兒子雲青龍竟然挺屍回來，常言道得好，人最怕爲感情所誤，何況是父子、叔侄之親，先不問人家拜莊原因，先問誰殺了他。

「是我。」

衆人一看，不對，因爲應聲的是皇甫瑜。

誰不知道，雲大少是死在自己妹子手下的，可是，那些莊丁下人，連呂崇文在內，誰敢出言辯駁。

「既然是妳，那妳是來墊命的了？」

雲曉山雖然袍袖未伸，雙手還在袍袖之中，其實，他已將坎離神勁運足！他要一抓送了這女孩子的命，尚幸岳氏兄妹一人在一邊，並且，青陽缺已經卸了套，而看雲曉峯之臉色在變，分明也是在運功炁。

岳嚴元那肯讓皇甫瑜枉死無辜，這裡雲曉峯之坎離爪出手，這是眞正的武林秘技，這一爪看來輕飄飄，可是皇甫瑜之頂門周圍百尺內，全被其一爪所罩，如果不是岳嚴元之青陽缺一招「天門開」，一卸其勢，並且反尅其勢的話，十個皇甫瑜也得完蛋了。

可是，你這兒青陽缺一現，雲氏兄弟更加相信雲青龍爲強敵所殺，好，你們殺了人，還敢追殺上門，你們也太自命不凡了。

雲曉山一見青陽缺，明白單憑兄弟兩人，決難取勝，他長袍一卸，坎離相合，水火既濟……那想到他一動，另一個女的岳嚴青再不客套，青陽缺一合，你們坎離相合，水火既濟，他倆太陽缺相輔相成，先古兵刃，雖說祇有四成功候，已可以令這雙雲氏兄弟難抵擋。

這時候，誰敢稍有怠慢，這生死相交之際，一個不留神，誰也會送了命或負了傷。這場打，可眞打得莫名其妙，當然，也可算打得燦爛多姿。

雲曉山、雲曉峯弟兄倆自從主持坎離莊以來，可以說是從無敵手，他倆無論如何也想不到一對二十來歲的少年男女，憑一對奇形兵刃，能與他倆打個勢均力敵。而他兄弟二人不過是暫時的勝，因爲這少年是年輕力壯，何況又是童子不壞之身，憑着一股保貞童陽，時間一長，雲氏兄弟勢難以佔得便宜。

這一對男女是那裡來的？唯一的獨子是另一女子所殺，那麼，看起來，十有八九，是他倆相助而殺的。

爲武之道，決不可稍露敗跡而尚不再思後着。既然如此，祇有將本莊老父所安排的護莊坎離陣法展開，由自己兄弟引頭，將這兩個小鬼困住。

就在一聲嘯聲下，在西北角突然出現一羣人，個個黑衣黑褲，各執一柄分水刺，看來你奔我走，錯錯落落，但是仔細一看，這分明是一坎卦中「坎中滿」，兩斷中實。雖然青陽缺又名斷日缺，不過，你若不精通整個太陽缺，便難以發揮出太陽光芒，將這坎水燒乾。現在你祇有四成功夫，人家是二十多年來的功夫，何況人多勢衆！這一來，岳氏兄妹反而被一個坎卦困住了。

何況，後面尚有離卦未出。

離卦一出，水火既濟，龍虎交會，即使岳氏兩小能仗青陽缺奮力抵擋，看來，也得非死即傷。

好在雙方救星俱到：一個是雲青鸞在叩關，另一個是精擅易數的荊浩已被引出坎離神宮，並且看見坎卦方陣已出。

另一個人皇甫瑜想死，可惜連個死角也找不到，她苦叫、她哀告。荊浩一到，見離卦陣法已現，由此可見此老江湖的厲害，荊浩雖手無寸鐵，但是，坎離兩卦陣法之人卻沒有半個可以近其身。

一近身不是爲其寒鴉七靜功之功炁彈出，就是讓移形借勁爲青陽缺割傷、劃傷。

這是坎離莊從未有之辱，雲曉山、雲曉峯雙雙已血紅了眼，看來他們將孤注一擲，也就是說，用本身之功炁，助長坎離兩宮之力，來個同歸於盡。

屋脊已有長嘯之聲，在場人各有一半聽出是原珊珊在警告下面水火大陣中者。

另一方也傳來了蒼勁之呼叱，當然也有一半人聽出，是閉關多年的老莊主出來了。

有一大半人奇怪，是誰敢撞關？更有一些人在奇怪，誰又能將不問世事廿多年的老莊主請出關來？

「全都給我退下……」

一個粗布灰袍老人，手中扶着個女孩子，老人正是此地坎離山莊

之建莊老人雲粟，女孩就是雲青鸞。

荊浩人稱神機子，其實就是個鬼靈精。他一看便知此事已有結局；來的老人是與害死自己恩師有份的三鉛天氛丸主人。

別看老人慈眉祥目，語聲卻別有威嚴。如此霸道的岳氏雙英竟然會站立不動，而那些坎離陣中人，一個個由原處退下。

老人盤趺而坐，一聲微笑道：「無影子、眞小人，你們也可下來了……」

原來柯權之綽號人稱眞小人。

事到如今，誰也不能示弱，兩道人影各分西東，落入大廳。

祇聽得老人微微一笑道：「佛說，一因別，別有一果，種惡因，雖千萬劫不可免。看來，佛不騙我。不過，原無影，這件事由我而起，更讓玉鳳門中乘機而入，這才造成了滅魔神音毀寒鴉宮。

「人已死了不少！罪孽全在我，看來雲門還得絕代呢。原無影，我與令師比武不能勝，出此鬼蜮技倆，我是罪魁禍首。

「我以一命以求抵過，並請爾等得饒人處且饒人，放過其他人——這一批從犯如何？」

「先師遇惡不赦，公所明白！」

「老夫願以幾條白髮、白鬚代請饒命！」

「我能違背先師之遺命否？」

「無影兒，祇怕以後江湖不寧……」

「寒鴉神梟宮，就是要令江湖平寧！」

「須知孽由己作，報應己身。」

「千災萬劫，摩頂放踵決不後悔！」

「好，好，好！」三個好字說完，祇見老人端坐不動，可是鼻端兩條玉柱下垂，分明老人已坐化了。

「師姐，妳看如何？」

「殺盡此地……」柯權在暴吼。

「我要死……」是皇甫瑜在慘叫。

雲氏雙英已由女兒口中，發覺孩子之不肖，並且，殺他的是自己人，他們不禁呆住了！對皇甫瑜，他們不知是愛惜還是可憐？

「老人坐化得快……」

「他想隱住眞情……」

「哈哈……你們想想，天底下可有眞情能隱得了的嗎？我們還是要查一個水落石出！你們怕嗎？不怕！好，走！雲氏雙英的事，算告一段落，不服氣，我們等着你們，再見！」

（完）

尼姑的女兒

歐陽雲飛 著

武林奇葩曾妮武功深不可測，艷麗無雙，江湖上對她神秘的身份產生種種傳言。憲忠皇爲了要揭發鎮西王李思通敵叛國及勾結武林黑道組成黑衣教等種種罪行，邀得曾妮協助並聯同密使阿寶搜集李思的罪証。

風起雲湧的江湖鬥爭無日無之，曾妮的神秘身份終被揭露，原來她的母親是……

全書三集HK$90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萬寧、屈臣氏及各地利店有售。

傷心小箭

溫瑞安・文
可飛・圖

「説英雄，誰是英雄」故事

上文提要：白愁飛派孫魚去八爺莊查看人質是否被擄走，龍八帶他到囚禁王天六和王紫萍的地方查看時，王小石已暗躡其踪，果然找到父親和姊姊，但龍八等人圍住王小石，多指頭陀一向假裝善人，假意協助王小石等人殺出重圍，王小石已看出他的詭計，反將龍八和多指頭陀打傷，更揭穿多指頭陀的陰謀，原來他是蔡京派在江湖的一着棋子……

互相鬥法　暫勝一籌

戰鬥一觸即發。

只要一個命令。

龍八氣急敗壞，又痛又怒，他二戰王小石，盡皆敗北；二遇王小石，都吃大虧，心中急怒，可想而知，於是跺足大呼。

「殺！快給我殺了他！殺光他們！」

王小石立刻發現自己陷入苦戰之中。

* * *

敵人多並不可怕，敵手高強才可怕。

敵手高強也不是最可怕，自己要保護的人，兼顧的事太多才可怕。

敵人要是衝殺過來，他大可殺一儆百，可是敵人多用飛矢、暗器，而且盡向王天六、王紫萍身上招呼。

梁阿牛與蔡追貓當然也拚力維護。

可是兩人都長於輕功，不是擅於接暗器的手法。

何況他們一人背住另一人，輕功也已大打折扣。

王小石的武功最高，但他除了要盡力匡護父親、姊姊之外，還得分神照顧蔡追貓、梁阿牛，更得要分心保護另一個人。

孫魚！

他們已認定孫魚是敵人、內奸！

他們把孫魚當作敵人來格殺！

如果他捨孫魚不理，他就必死無疑！

孫魚受傷甚重。

多指頭陀負傷後的一指，依然殺傷力奇大，要是他未曾受傷在先……

王小石開始也沒料到，攻襲除了向着他們，也針對孫魚。

攻勢那麼劇烈，那般「有殺錯，沒放過」，要是他不出手相救，孫魚就必慘死當場。

可是，若他騰出援手，自身的困厄可就更困逼了。

形勢險惡，已不容他多加思慮。

他非但出手護住自己和親人、戰友，連這個以前的手下，現在的敵人，也一併出手相救。

但他只是一個人，怎麼顧得了四面八方的敵人！

孫魚傷了幾處。

他身上也濺了血，自己和敵人的都有。

他仍盡量克制自己，能不殺人的，就不殺人。

爲了方便照應，他竟不惜背着孫魚作戰。他這樣做，無疑是把背門全賣給了孫魚。但他毫不猶豫就這樣的做了。

就在這時，一名持槍大漢，疾

掠而入。

凡他過處，守窟弟兄無人敢阻攔，反而讓出一條路來。

這當然是「自己人」。

而且還是位份量相當的「自己人」。

果然，這人在龍八耳畔低語了幾句，龍八臉色一時陰沉不定。

只見他氣息難平的頓足哼道：「好，好，好！果然是跟四大名捕有勾結，約好了來這兒搗亂的！」

然後他忽然下了一道命令：「散開，護着我，由他們去吧！」

「由他們去吧！」這是龍八手下巴不得聽到的一句話。

有這道命令，他們就可以不需要拚命的。

他們都聽過王小石的威名，更何況就在剛才，王小石一出手已傷了他們的主人和相爺手上的一大高手。

他們當然不以爲自己有比多指頭陀更厲害的武功。

所以他們停手得比下令他們動手時還快。

王小石似乎並不意外。

他示意梁阿牛和蔡追貓護着王天六、王紫萍、孫魚離開。

梁阿牛對孫魚也同在受保護之列，很是不以爲然。

王小石用眼色示意堅持。

梁阿牛不敢違抗，雖然他甚厭惡孫魚這個人，這種人！

多指頭陀不忘炫示自己遭受挫敗後的功勞，「還說不是他召來的，你們看王小石這般護着他，分明是內奸！好在給洒家一指戳穿！」

王小石道：「他不像你，他跟我們一點關係也沒有……」

多指頭陀道：「你會爲一個跟你全無關係的人拚命，捱刀子流血流汗嗎？你救的也不過是你親人，孫魚會是你的對頭？哈！哈哈！」

王小石知道解說無益，道：「你們囚禁我家人的事，我問清楚，要是會遭你們施虐，這事還沒了！」

龍八氣呼呼的道：「王小石，小王八蛋，我放你一馬，饒你們不殺，你還敢這般放肆！」

王小石臉色一整，冷然道：「是你放我？還是被迫放人自保，你自己心裏清楚。這件事不管是誰主使的，你告訴他，我不會放過他！」

龍八氣得一張臉又藍又紫，跳着脚尖戟指說：「你……你……」

「你」了幾聲，王小石已押後行出了「八爺莊」。

* * *

王小石才離開，多指頭陀那便低聲問龍八：「發生了什麼事？」

他當然知道龍八是不會輕易放過王小石的。

他自然想到龍八的決定在被迫情形下作出的。

「吳夜把守外面，發現四大名捕中的冷血、鐵手已包圍了這兒，手上拿着刑部搜查令，要入屋提訊江湖人物王小石、梁阿牛、蔡追貓，並搜索失踪良民王天六、王紫萍，說明要他們現身交差，吳夜先把他們穩住、進來通傳。」龍八悻悻然的道：「如果我們再打下去，非但收拾不了王小石，可能還把四大名捕引入家裏來，那時逐之不去，尾大不掉，還發現其他相爺交代呆在這兒的欽犯，那就大事不妙了，不如這次就讓他們走了算了。」

多指頭陀哼道：「王小石果與四隻鷹爪子串通好了的。」

龍八鐵着臉，一面忍痛，一面忍怒道：「咱們這次大意掉失了白樓主的人質，卻是怎麼交差是好？」

多指頭陀仍念念不忘自己那一「功」，「都是他信錯了人嘛！誰教他有個心腹出賣他！這教人怎麼防嘛！他錯在先，不干咱們的事。」

龍八悶哼道：「說的也是，先給他一個反噬，是他手上的人搞得咱們亂了陣脚，鷄犬不寧，怨不得咱們丟了人犯。」

「不過，」他嘆了一口氣，又道：「此事不得張揚出來，而且，待會兒的貴賓，得要精密部署，否則，再要發生這種事，咱們有三千個腦袋瓜子，也得給摘下來當球踢呢！」

鍾午替他傷處塗上金創藥，一陣痛入心脾，龍八強忍住慘嚎，保住了自己的顏面，卻在包紮好了之後，一拳把無辜的鍾午打得飛跌出去。

* * *

這時，王小石已到龍八太爺的「八爺莊」外，與鐵手、冷血等會上，大家會意點頭，（鐵手手上，還穩立着一隻鳥，正是「乖乖」，也向王小石擦翼磨嘴，算是跟他招呼。）又往神侯府走去，在痛苦街口，又會上了追命和「老天爺」何小河、「目爲之盲」梁色。

梁色假扮王天六、何小河扮作王紫萍，由追命挾着他們故意逗引白愁飛，果然使他沉不住氣，派人過來查探是否人質已然走脫，王小石銜尾追踪，果然救出了老爹和姊姊。

這是無情和王小石之計。

但至少還得需要最少五名輕功絕佳的人！

他們雖然設計了這個「機會」，但這「機會」一定要有「翅膀」，始得

進行。

這「翅膀」就是要幾個輕功好的人才能辦。

白愁飛也不是省油的燈，他的輕功極高，幸好他輕功再高，也高不過追命。

故意顯示已救出人質引白愁飛窮追，使之沉不住氣的主力，就由追命去擔當。

冒充王天六、王紫萍的人輕身功夫也要好……至少，不能給白愁飛追上，而且，又得要假裝完全給追命挾行但又不能眞的拖累了追命的身法才能稱職。

幸好梁色是「太平門」的人，他半路改拜葉枯發的門下。「太平門」一向是善於輕功，不管逃跑還是逃亡，都是他們的專職、擅長。

何小河亦長於輕功提縱術，她出身青樓，又當過戲子，這等半唱戲半賣身的事，她也遊刃有餘。

另外兩名輕功高手，是協助王小石去追踪孫魚。

要不給孫魚發現，且隨王小石潛入敵方重地，輕功不好是絕不能勝任的。

梁阿牛外號「用手走路」，用手走路都比別人用脚的快，當然在輕身功夫上有相當造詣了。

蔡追貓在「發黨」中十分膽怯，別無所長，但從小就是喜歡追貓趕狗抓耗子，所以身法十分要得，有事之際，大禍臨頭，他跑起來也比人快，原先他的名字爲「建祥」，後大家只稱他爲「追貓」，這當然名實相符。

這些人都是這次「機會」中的「翼」：有了他們，人質就插翅可飛了。

* * *

大家聚合在一起，都很慶幸，這次行動十分成功。

王小石這才垂淚叩見王天六，又向王紫萍擁泣不已，噓寒問暖，請安求責。

王紫萍笑啐地道：「我還以爲你全變了樣，是面冷得殭屍也似的，發達了認不得老爹老姊了。」

王小石這才說出他的苦衷的原因：

「我一見你們，心頭狂喜，心都碎了，但大敵當前，亂不得，要專神以對，才能把親人救出生天。我是強制着不變色不心亂，其實心可慌氣可不餒呢。我見着爹爹、姊姊，就似再世爲人，卻迄今未叩安問好，簡直禽獸不如，請爹爹責打唾罵吧！」

王天六聽得明白一半，不明白一半，反正他無所謂，只知他兒子連名動天下的四大名捕也有這般交情，他已很開心了，只說：「現在沒事就好了。我還以爲你大逆不道呢。要是你不孝不忠，把我這老骨頭救出來了，也只眼寃！」

王紫萍卻已跟何小河、蔡追貓、梁阿牛這干人打成一片，三姑她們的六婆，四處進行八卦了。

王小石進而拜謝追命、鐵手、冷血的大恩。

追命引發白愁飛的錯誤舉措，自是功不可沒，但鐵手、冷血及時取得搜查令牌、包括八爺莊一旦接到了易「和飛」報訊，即撲出不惜與龍八系統決一死戰的姿態，是王小石和他的親友能安全離開「八爺莊」的重大關鍵。

三捕都認爲：爲所當爲，不必掛齒。只惜聽得「深記洞窟」內還囚着一羣可能是仁人志士的受屈蒙寃人犯，很希望有日能拯救這些可憐的人。

王小石却覺得自己欠下了一個大大的：情。

他希望來日有報答的機會。

三個捕頭都說這只是秉公行事，言謝反而把他們小覷了。

王小石卻問起何以不見無情出現——此計無情是策劃者，他雖行動不便，不能出現，但實居首功。

追命只說：「大師兄去處理一些重要的突發事情，所以趕不過來，但他已知悉令尊、令姊平安，也十分歡喜。」

王小石聽出了一點蹊蹺，雙眉一軒：「卻不知大捕頭辦的是什麼事？可用得着在下之處？」

冷血劍眉一剔：「大師兄的事，恐怕還是爲了你而辦的。」

王小石詫然道：「卻不知是什麼事？」

鐵手淡淡截道：「沒什麼大不了的，只是出了一點亂子。」

連四大名捕之首無情都得驚動了的「一點亂子」，恐怕就算是「一點」，也是一個好大好大的「點」了。

「那是什麼亂子？」王小石立時敏感起來了，「是不是跟我有關係？」

追命、鐵手對望了一眼，都沒有說話。

冷血道：「關係，是有一點。」

「什麼事？」王小石緊張了起來，他覺得氣氛很有點不尋常，「到底是什麼事，懇請相告，要是小石行爲有什麼偏差，也願請罰。」

鐵手點點頭，望向追命。

追命乾咳一聲，看看自己的脚尖，彷彿上面壓了一個榴槤。

鐵手乾咳了一聲，說：「那不是你的錯，只是……只是你有兩位弟兄，一時衝動，做了一些惹了點麻煩的事……」

王小石如墜五里霧中，「……兩位兄弟？麻煩事？怎麼回事？」

冷血道：「是唐寶牛和方恨少暗殺一個人……」

他頓了頓，正要直把話說到底。

追命卻阻截道：「四師弟，這事件事關重大，還是等大師兄回來再行定奪吧……說不定，一切只是空穴來風呢。」

王小石看出了他們神情。

一向辦大案氣定神閒，幹大事指揮若定的三名捕頭，都臉有憂色，甚為不安，甚至浮躁緊張……

到底唐、方二人惹了些什麼不得了的事？

* * *

在這段王小石等人跟踪孫魚進「深記洞窟」與龍八、多指頭陀對壘的時間內，溫柔那邊也發出了不少事。

那時只是一點點的「小事」。

後來是很大的「事兒」。

這件事的起因很簡單：

溫柔下了一個決定：決定去找白愁飛。

她要找白愁飛理論，問白愁飛為什麼要殺害她的師兄蘇夢枕？

問問白愁飛為何要不斷的迫害王小石？

問一問白愁飛為何變得這麼壞？

她要問清楚白愁飛為什麼要叫手下脅持自己做人質？

他到底知不知道她的心事，她的心意？

其實，問心的那一句，一千個理由一百個理由也許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對溫柔而言，還是最後那個問題：

他為什麼要這樣對待自己？

但這可能是比一切都更重要的理由：

她想見見白愁飛。

* * *

她好久沒眞正跟他聊過天、談過話、打過架了。

在王小石和白愁飛分道揚鑣後，兩邊人馬相互對壘，以致她這麼一個女孩子，變成非要有立場不可，變得也成了一方人馬，同時變作另一方面的敵人。

她開始時覺得很好玩。

後來玩着玩着也便悶了。

到最後簡直覺得莫名其妙，而且一點也不好玩了。

她可不管了，她要見白愁飛。

她要見他。

可是，她畢竟是個女孩兒家，要見白愁飛，是需要理由。

所以，她製造了許多理由。

許多堂而皇之的理由。

* * *

人類是把一切的事，包括合理的和不合理的……都能找得出理由的動物。

且不管是不是眞的合理。

何況是溫柔？

一個女子要見一個男子，總可以製造出千百個理由。

更何況是溫柔那樣的女子。

* * *

她從「萬寶閣」回到「象鼻塔」，發現比較常混在一起的唐寶牛和方恨少 不見了，她心裏恨恨的想：敢情又是去跟王小石闖蕩江湖、揚名立萬去了，卻就是沒本姑娘的份兒！

她恨恨的想，結果越想越恨！

她覺得自己莫名其妙的就跟了白愁飛、王小石入京師，莫名其妙的就因為師兄是蘇夢枕，就成了「金風細雨樓」裡比楊無邪身份都高一點的「女流氓」，然後又莫名其妙的捲入金風細雨樓、六分半堂、迷天盟的決戰裡，更莫名其妙的墮入蘇夢枕、白愁飛、王小石的鬥爭中。之後，王小石被迫遠走他方，她無所事事的有等沒等的就等了個三、五年（女孩兒家有多少個三五年？）接着下來，蘇夢枕因不欲她多接近白愁飛，因而要她回去洛陽，不然就返小寒山去重投師父門下，而白愁飛只忙着招兵買馬，部署大業，根本就沒心機理解她，到頭來她兩者都不願去（她好不容易才出得了來，一回去，豈不又是給關在籠裡了？）反而跟唐寶牛、方恨少等人，瘋呀瘋的，跟「七大寇」沈虎禪等人在武林中闖蕩一番，又與張炭、朱大塊兒這干「桃花社」的人癲呀癲的，跟「七道旋風」又在江湖上浪蕩一番。這番回到了京師，蘇師哥生死不明，白愁飛更忙得神出鬼沒，王小石卻回來了！

但這塊石頭，畢竟也跟以往不一樣了。

什麼「不一樣」呢？

以前，王小石可以跟她一樣瘋、一樣癲、一樣的大瘋大癲。

她和他隨時可以爬上樹上抓猴子，可以互吐苦水，也可以互吐口水，可以在中秋點燈籠遊街，可以在端午節比賽吃粽子，可以一起滾在床上學游泳，可以在唐寶牛背上畫烏龜和在睡着打呼嚕的朱大塊兒臉上畫向日葵。

可是，這些，現在都漸漸「不可以」做了……

有一次，她邀王小石跟她一道去偷何小河的貼身靈符，在旁的唐七味立即乾咳了一聲（奇怪，怎麼這些人要說話前老是要乾咳那麼個三五聲才開聲！），道：「三哥，這樣不大好吧？你是我們的領袖哪。」

另一次，她約王小石去「十十殿」逛逛，可是張炭馬上捏捏臉上的暗瘡（眞討厭，他的瘡子都快變成他的「獨門暗器」了！）提省道：「王老大，這不大好，那兒是『有橋集團』的地盤呢。」

還有一次，她和王小石在河邊潑着水嬉玩，未幾，兩人全身濕透了，王小石忽然停下來不潑了，只瞪着眼看着她，溫柔越覺莫名其妙，催促道：「玩呀！怎麼不玩了？」王小石只說：「不，不玩了。」她不明所以：「怎可以說不玩便不玩的，我要玩啊！」王小石忽然躬着身子，她好奇的走過去要看清楚，還以為他是給水蛭吮住了褲襠，王小石卻急轉過身去，臉紅耳赤的叫道：「這不大好，不玩了不玩了。」

這不大好那不大好，什麼都不大好，弄得她也不大好起來，什麼都不能玩、玩不成！

總括而言，她覺得自己可眞莫名其妙！

幸好她生性機敏。

山不動，我動。

路不走，我走。

王小石當了老大，他忙他的。

可是今兒誰敎白愁飛那不飛白不飛的小子惹着本姑娘了？他不來見我，我且來找他晦氣！

嘿嘿！說不定，本小姐還能為小石頭討回個公道，還難得這一趟不把大師兄也揪出來呢！

男人的鬥爭裏，不是把女人當作應該是站在自己這一邊或對立那一邊的附庸，就是一種勝利品、安慰獎、犧牲者，她才不！

她要有自己的「事業」！

她要建立屬於自己的功績！

所以她要去找白愁飛！

* * *

是以她要獨赴「金風細雨樓」！

今日的「金風細雨樓」，已不是當日蘇夢枕當政時的「金風細雨樓」。

今天的白愁飛，也不是當年的白愁飛了！

溫柔呢？

她還是不是昔時的溫柔？

* * *

不管她仍是不是以前的溫柔，但她心目中確有一個極為堅定的信念：憑她的機敏，一定可以解決一切困難的事。

收拾一切麻煩的人物：包括白愁飛。

她回到「象鼻塔」。

她看到石縫裡長出一朵花，開得不知為什麼那麼燦爛、那麼寂寞、那麼的紅。

她看了一會，覺得很寂寞，更下定決心去找白愁飛，去金風細雨樓走一趟。

所以她離開了「象鼻塔」。

* * *

一朵花開和白愁飛，本來完全不相干的事。

但女孩兒家的心事，本來就不問原由的。她要是愛上一個人，可能因為是在這時候忽然遇上了他，或因為在這時候忽然發現他不在身邊；她忽然討厭這個人，可能因為他在這時際沒有笑或因為他在這時候突然笑了起來。

她因為一朵花寂寞的開謝、寂寞的燦爛和寂寞的紅，所以她更決意去找白愁飛……反正，不管有沒有花開，她都會去找白愁飛就是了。

反正，張炭和蔡水擇等人，也因而忙得一個頭兩個大三條尾巴長就是了。

* * *

王小石其實是個很有組織能力的人。

他很喜歡玩。

很多人以為喜歡嬉戲的人，一定沒有組織，其實這是誤解。

遊戲與組織兩者並不違悖。

事實上，遊戲更需要規則，謹從規則中求樂趣尋新意爭取勝利，那就需要更高的自律和紀律。

王小石一面玩，因為他好玩，一面做事，因為他把工作當作是娛樂。他認為他自己做的事是好玩的事。

他現在不止一個人在玩。

而是一干人。

一班志同道合的人。

所以他組織了「象鼻塔」，把許多人才、高手、志同道合者，聚合在一起一齊「玩」。

他的組織充滿了生命力與樂趣，因為吸引精英新丁，但其實內裏又結合緊密、紀律森嚴、恪守規條、各有司職、互為奧援、呼應同息。

一個好的遊戲者，理應佈置嚴密、訓練有素，不管那場遊戲是打球還是踢毽、賭博或是鬥狗，這才能穩操勝券。

是以，把遊戲玩得好就是正經事兒。

大抵所謂大事也不過是一場認眞的遊戲。

* * *

這兒敘述的不是遊戲。

而是組織。

王小石的組織，看似鬆散，實則嚴密。

遊戲，一般成人都不再玩了，其實那只不過是凡人而已。眞正的大人物，所作所為，只不過是把兒童的「遊戲」（或「夢想」）一直玩到老死方休。

他的人不在。

但他的兄弟卻在。

他的弟兄們輪流看守「象鼻塔」。

他的那些兄弟，平時生活散漫，不聽命於人，也「不務正業」，但卻十分聽王小石的話，緊守崗位，不敢玩忽。

是日，戍守「象鼻塔」的是「挫骨揚灰」何擇鍾、「神偷得法」張炭、「火孩兒」蔡水擇、「前途無亮」吳諒等四人輪班，另外還有幾名「夢黨溫宅」的弟子，其中包括了夏尋石、商生石、秦送石等。

何擇鍾是「發黨花府」的人，他面對那麼多「夢黨溫宅」的「寃家」（「發夢二黨」雖為一家子的人，但因兩黨黨魁口心不和，溫夢成和花枯發時常爭執，對壘不休，他的弟子有的私交甚篤，有的互不容讓，都養成了相互競爭的脾性，總要爭一口氣，不輸於人。雖然，一旦遇敵，兩黨人馬又會捐棄成見，敵愾同仇，同聲共氣，聯手應敵了。）是以更加不敢怠忽，所以他是第一個發現溫柔打扮得漂漂亮亮正要出去的人。

所以他馬上問：「溫姑娘，妳要到那兒去？」

溫柔沒好氣的白了他一眼：「我去那裏，關你什麼事？」

這回可也驚動了吳諒。

吳諒雖也是「發黨花府」的子弟，但基於別的原因，他沒有何擇鍾「輸不得」的心理。他本來另有事在身，但因白愁飛和「金風細雨樓」的人忽在瓦子巷一帶出沒，王小石知人善任，深悉他善於盤算應變，故也把他調來鎮守「象鼻塔」總部。

他只問：「溫姑娘不是剛剛才從外邊回來嗎？怎麼又要出去了？」

溫柔沒耐性的叉腰道：「怎麼？不給人出去？本小姐覺得悶，所以出去走走，不行嗎？」

「為姑娘安全計，還是不要亂逛的好，」何擇鍾謹慎的說：「溫女俠不是剛給人脅持了嗎？不要又出什麼事讓我們補救搶救才好。」

何擇鍾是個武人。

而且是個不大懂得說話的武夫。

一句話，就看你會不會說，得到的結果同意不同意則完全兩樣；所以，沒有令人不同意的話，只看你怎麼說，是誰在說，然後才到那是什麼話。

他這一句話，顯然說得不太好，而且得罪了溫柔。

溫柔臉都脹紅了。

「我不管。」她執意道：「我要走了！本姑娘要是有事，死了也不用你來救。」

她這回兒是氣衝衝的了。

吳諒則在這時候又說了一句：「溫姑娘命福兩大，倒不躭心災劫死難，倒是我們這些無辜的要背黑鍋當殃，溫姑娘還是請回吧。妳要買什麼，吃的玩的，吩咐下來，我無有不辦的。」

他的外號就叫「前途無亮」，眞是名副其實，足可顧名思義。

溫柔一聽，臉都拉長了：「這不是囚禁麼！跟給那大白菜關起來，可有什麼兩樣！姑娘不出門，也自有去處。」

但她居然不往外走了。

只走回塔裏去。

氣呼呼的。

* * *

吳諒、何擇鍾見溫柔不出去了，都心中大定，但他們的揚聲對話，也給剛回來當班的張炭聽了一二，問：「什麼事呀？」

何擇鍾說了。

他也不是好的轉述者，所以該說的沒說，不重要的倒是多說了幾句，張炭初聽沒什麼，但蔡水擇也跟着回來了，一聽，吃了一驚，問：「她最後一句說什麼？」

蔡水擇因與張炭不睦，張炭始終不肯和他走在一道，王小石知悉他們之間有些誤會，雖在甜山一役跟元十三限手下大將對壘時已消弭了一些，但仍未盡釋懷，所以故意安排二人在一起輪值當更。不過，兩人依然各司其職，各吃其飯，說話也沒互相交談。

蔡水擇這樣一問：何擇鍾支吾了半天，搔聰抓腦的只說出：「妳像是說：誰關誰的……」

「她說……關起來誰都一樣……」

「不不不，她說：死了也不用我來救。」

「對！我記得了，她說她不出門了。」

吳諒忍不住補充了「下文」：「溫姑娘是說：她不出門也自有去處。」

「什麼？」蔡水擇叫了起來，張炭這才聽清楚，跺足道：「只怕她已出門了！」

兩人立即施展輕功，趕上木塔，逐攤逐檔的找，溫柔都沒留在那兒，只是經過。

張炭、蔡水擇分頭找了五、六層塔，都伊人杳然。

塔是圓形的，兩人自走廊跑了一周，恰好遇上。

張炭喘氣吁吁。

蔡水擇鼻尖有汗。

兩人看了看對方的聳容，都知徒勞無功，只好揮汗。

這幾天氣候廻光反照，年關將近，卻不下雪，反而寒濕極了，熬出一種燠熱來。

夕陽替大地萬物鍍上金紅。

卻瞥見木塔簷邊映着樺樹的綠葉。

葉掌兒晃晃，無人影。

樹後是紅布街的圍牆。

紅布街通向紫旗磨坊。

紫旗磨坊隔壁是黑衣染坊，另有路通向破板門。

黑衣染坊前就是藍衫街。

藍衫街尾就是半夜街。

藍衫街也直通黃褲大道。

黃褲大道直通三合樓、瓦子巷、痛苦街、苦痛巷，也穿過綠巾街。

往綠巾街直走，就是白帽路。

白帽路直登玉泉山。

玉泉山上，便是金風細雨樓。

張炭蔡水擇對望一眼，兩人心中同時都齊聲地說了同一個意思。

所以兩人都立時飛身下樓。

目標一樣：

從紅布街始，一路趕去白帽路。

而且還要快。

* * *

吳諒一見二人身影疾閃，鬼追神逐似的猛趕路，他立即就向何擇鍾拋下了一句話：

「我跟他們去看看，你先守在這兒。」

何擇鍾則莫名其妙，咕噥自語：「……明明到他們換班的，卻都偷懶不成？卻只叫我一人獨守。」

* * *

世上有些事是天生的，需要天份。

寫作、演戲、歌唱，乃至從政，都得要有天份。努力可以有成績，但難有大成。有天份不努力則如火入水，但有天份而加上努力則似星火燎原。

一個人機靈與否，多也是天生的。

後天的訓練，可以增加機警，但難以機靈。

或許，何擇鍾是個盡忠職守的人，可惜就不夠機靈。

或者，這樣也好，不夠機靈的人，會多了許多危機，失了許多機會，但卻少掉許多煩惱，省卻許多自命不凡。

剛回到「白樓」的白愁飛，也剛剛發了一場脾氣。

因為他剛才收到一個訊息：

不利於他的信息。

* * *

他在苦痛巷談判之後，在痛苦街頭，已下了一個命令：「馬上進行『殺鷄行動』。」

王小石既然不肯甘休，他就先把兩件王小石親人身上的「信物」割下來，交予他手，讓他心痛如絞，投鼠忌器。

執行這項行動的是孫魚一早安排下來的人：萬里望和陳皮。

* * *

問題就出在這兩個人身上。

這兩人已經回來，但卻「殘缺不全」。

殘缺不全的意思是：陳皮幾乎剝了一層皮。

萬里望的皮還在，但臉孔腫得就像隻猪頭，最嚴重的是眼，傷得就像枚炸開的合桃，一雙招子別說望萬里了，恐怕連自己的手指也看不見。

他們哭喪着臉向梁何報告。

梁何一看，知道「不可收拾」，所以把他們直接趕去向白愁飛那兒滙報。

自己搞砸了的事，自己去背黑鍋吧，免得樓主怪責下來，還要為這兩個混帳擔罪受過！

* * *

白愁飛一看這兩個人的樣子就冒火三千八百丈。

但他強忍住。

他要問清楚才發作。

王小石重現京師之後，他的脾氣好了許多，卻也瘦了許多。

主要原因是：對頭已重出江湖，他要是對他的部屬再不好下去，只怕很多「風雨樓」的弟子都會改投「象鼻塔」去，這一點，他可輸不起。

不想輸就要檢點，收斂。

自制，還有自抑。

他瘦，就是因為忙。

他有很多事要做。

他已起步成功。

現在他想飛。

爬得越高，跌得越重，可是飛遠比爬更快更高，他要是不忙着把武功練得更好一些，把樓子裡的事管得更嚴密一些，把各路人物關係弄得更左右逢源一些……那麼，掉下來，弄得折翅斷腿的，可不是玩的。

一個人要事事都管，而且樣樣都不放心，自然很容易便瘦下來了。

他很留意這個。

他覺得自己近日身體沒那麼好了，易染病，連傷風咳嗽也欺得了他。

他已瘦得有點接近蘇夢枕。

他可不要像蘇夢枕。

他覺得自己胖一些，會比較福相，局面也會比較穩；不過，瘦的時候，殺氣卻比較大，權威也比較重。

對權殺威望，他還是十分注重的。

他答應過自己，儘量不對部下發脾氣，也不敢太嚴厲，他可不想把自己的人全免費送到王小石麾下去。

不過這很難忍。

他喜歡獎賞有用的，幫得了他的部屬，對不討他歡心又做不來要事的手下，他恨不得全殺光了事。

儘管他心裏這樣想，但怎麼說也不敢太明目張膽的任性妄為。

因為敵人正在等着他這樣做。

所以，他當然懊惱，而且，今天他本來還最後約晤一人，卻因事不能如期見面，他已甚不悅，但他

還得平心靜氣，去聽陳皮、萬里望遭人「毆打」的經過。

* * *

萬里望和陳皮原就「領命」赴「八爺莊」，要取王天六和王紫萍身上的一件「信物」。

那「信物」是什麼比較恰當呢？

「當然要王小石看了痛心疾首、五內如焚，但又不敢輕舉妄動的最好。」萬里望東張西望的走進了藍衫街。「你說，該是什麼好呢？手指？份量不夠。胳臂？怕老的熬不起。奶子，嘿，那可刺激了，不妨配上老的那話兒……」

藍衫街很靜。

它本來就很熱鬧，不少漢子都來這兒喧嚷嬉鬧、喝酒聊天，不過，這時間他們各忙各的事，各幹各的活。

在這兒出沒的漢子，不是窰工就是瓦匠，不然就是磨坊、染坊、織坊、酒坊工人，所以也多穿著粗布藍衫，久而久之，這條街也自然叫做「藍衫街」了。

「我總覺得這樣不大好。」陳皮對這項任務本來就不喜歡……不派他去跟一流高手比拚，而遣他去折磨所崇仰的高手之親友，這算什麼使命？「打就打，死就死，抓人家老爹老姊作甚？」

這時候，他們就發現街前出現了一個人。

一個穿藍衫的魁梧漢子。

這個人環臂而立，攔在街口，一點也沒有退讓的意思。

以萬里望的經驗，只望一眼，就知道這人是衝着他們而來的。

他馬上回望。

街尾也有一個人，揚着白紙扇，穿着白色長袍，儒生打扮，一搖一晃彷彿在吟詩作對，施施然向他們走來。

果然背腹受敵！

他這回望向陳皮。

陳皮卻很振奮。

又可以決鬥了！

這正合乎他的脾性！

就算打敗了，也總比去宰割無法反抗的老弱婦孺好！

看到陳皮這般反應，萬里望一個頭四個大：他只感覺為何「上頭」派給他這樣一個勇悍不要命的拍檔！

他不要命，自己可還要保住性命的！

* * *

來者一個漸漸行近，一個傲立不動。

白衣書生乾咳一聲，正待發話，那高大漢子忽打鑼一般的說：「我認得你們，你們今午暗算過我唐巨俠，寶牛先師！」

那白衣書生在遠遠補充了一句：「先師，通常是指死了的老師。」

那「巨人」忙糾正的一句：「不是先師，是上師，也是大師，更是至聖先師的那個師。」

陳皮冷澀地道：「你要幹什麼？」

唐寶牛正待說話，白衣書生忽地已繞到了他們身前，唐寶牛身邊，用摺扇一敲唐寶牛哇背，叱道：「不是說好由我代言的嗎？」

唐寶牛哇的一聲揉着手，「給你去說，說老半天鷄下蛋還沒到正文！」

「誰說的！」方恨少白了他一眼，很少男子生得他那麼白淨漂亮，比美麗女子還秀氣漂亮，「是我先發現他們匆匆經過的，敢情是又去幹什麼勾當！這機會是我發掘出來的，我是這機會的掌管，你只能跟着我發財，不可以僭越，知未？」

唐寶牛只覺手背仍疼，啐道：「這算什麼機會！只逮着兩個下三濫！讓你當個『機長』也不見得風光到武則天那兒去！」

這句話，本是要譏諷方恨少的，結果卻觸怒了陳皮。

陳皮立即拔劍。

萬里望馬上阻止。

他想透過「談判」解決事情……當沒有較大勝算的時候。

「你們想幹什麼？」

「我要知道你們匆匆忙忙的要去幹什麼勾當？」

「我們幹什麼，關你屁事？」

「我的屁當然不關你事，可是，你們說什麼砍臂斷指的殘暴事兒，我卻聽了幾句，你們要幹什麼？到底要害誰？」

「……又不是殺你害你，你老娘又不在我手裏，你挑什麼樑子？」

「好，那咱們就放手打一場，我們輸了任由你處理，你們敗了，就押去見四大名捕，好好審一審，要不然，給我實話實說！」

「這……」萬里望還待說下去。

可是卻沒機會了。

「好！」

只那麼一句，已拔劍在手的陳皮已出劍刺敵！

戰鬥於是開始。

* * *

戰鬥於焉結束。

「新月劍」陳皮拚的是唐寶牛。

他選大的啃。

可是唐寶牛身上縱然傷痕纍纍，但也決不好啃。

唐寶牛跟他對敵，一反常態。

他只守不攻。

他閃開了陳皮的第一劍。

也躲過了陳皮第二劍。

又險險避過了陳皮第三劍。

更在千鈞一髮之間格開了陳皮第四劍。

（未完・十四）

新派湖海俠義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天下第一幫

上文提要：展玉翅被逐出武當山後的五年裡，曾遇一神秘蒙面人授其高超武藝，但展玉翅至今不知這位使自己武功大有長進的師父是誰，所以，當展玉翅來到武當山自願為武當效力要對付張三奇時，却說不出武藝從何學來，但他仍破了武當的七星劍陣。來武當報仇的張三奇提出將武當山紫霄殿的牌匾摘下，便一筆勾銷昔年之恩怨……

殿前結交　匡扶正義

展玉翅神色大變，顫聲問道：「你……你……你到底跟他是何關係？」

張三奇仰頭大笑，「你不必擔心，某家隨口說說而已，既然你不怕死，某家也樂得成全，不過武當派雖然閉山，但仍為武林做了一件好事，這便是逐你出師門，否則你豈有今日之成就？否則天下叫化子豈有今日之地位？」

這句話說得武當派諸子暗叫慚愧，當日驅逐展玉翅出門，儘管各有各的看法，但全是由私心出發，有那一個胸懷武林？

凌虛厲聲道：「既然已答應小展不下場，還說這許多廢話作甚？」

青雲輕喝一聲，隨即發動攻勢，張三奇大袖揮展，在陣式中穿插。他走位靈活，避重就輕，長袖不與對方長劍接觸，動作瀟洒，看來是在試陣。

八個人像穿花蝴蝶般，以快鬥快，眨眼間便已過了三百招，武當七名高手攻勢一浪高過一浪，但張三奇始終未露敗象，而最令凌虛及展玉翅擔心的則是張三奇至今尚未眞正作過一次反擊。

他是否跟展玉翅一樣，先了解對方之實力及七星劍陣之變化？凌虛心中還存着幾個疑念，展玉翅却肯定張三奇所採取之戰略與自己一樣。

倏地一道白光衝天而起，却原來張三奇拔出圍在腰上的軟劍來，他開始動武器了，如此一來，場內之氣氛便更加緊張了。

軟劍比長劍難度高得多，但威力也更大，五年前張三奇是使用普通之鋼劍，今日却改用軟劍，証明這五年他並沒有荒廢，甚至練得比武當弟子還勤力。

凌虛一對眼睛睜得像胡桃般大，他緊張得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猛見他身子如大鳥般飛起，口中嘷道：「海靜小心，其他的堅守本位！」

話音剛落，海靜長劍已落地，扼腕而退，凌虛恰好趕至，補了他的位置。張三奇長笑道：「牛鼻子，某家久候了！希望你不會令某家失望！」他在陣中左衝右突，揮酒自如，但凌虛下場之後，其他諸人精神大振，信心猛增，攻守在凌虛指揮下，更為嚴密。

論功力及對七星劍陣之了解及熟悉，青雲却不如凌虛，是以他極想將「天樞」之位讓給凌虛，可是凌虛又怕在交換時難免會有一瞬間之空隙及混亂，生恐張三奇趁此破陣，是以猶疑不決，只把青雲急得如同熱鍋上之螞蟻。

張三奇忽然輕嘆一聲：「老牛鼻子，你下來之後，並沒有多大起

色嘛，某家可要失望了，以某之愚見，你何不轉到『天樞』去？」

凌虛正是固所願也，不敢請耳。難道憑其在武當之身份地位，向敵人乞求暫停不成？

張三奇似乎知其心意，又道：「你們速速換位，某保証不在此時破陣，待你們排好了陣，某再破給你們看！這才能顯出某之能耐！」

大魔頭這份氣派及魄力已遠勝對方幾籌，凌虛如騎上虎背，只好咬牙忍氣，喝道：「快換位！青雲你跟青石換位，青石到海靜的『開陽』去！」

張三奇放鬆了攻勢，笑道：「在斗柄三個位置上放了兩個青字輩的弟子，你不怕尾大不掉？」他嘴上說得輕鬆，心中已知道凌虛之用意，要利用斗柄之力量，以奇正輪番進攻。

凌虛輕嘯一聲，他首次親自指揮七星劍陣之變化，信心大增又感責任重大，不得有失。不過，武功這回事，絕不能弄假，七星劍陣由他主持之後，威力果然大增，張三奇應付之間，已大不如適才瀟洒了。

展玉翅目不轉睛地瞪着戰場，凌虛和青雲先後佔「天樞」所表現的變化，有許多不同，他從中悟出不少道理。

張三奇又採取守勢，一柄軟劍配合玄妙之步法身段，再加上左掌以雄渾之內力爲助，守得十分嚴謹，看得展玉翅佩服不已。

忽然他又看出一個問題來，張三奇竟也是以後發制人爲主手段！而且招式之圓熟，反應之快，劍招之神妙，似還在己之上；而他主動採取攻勢時，比自己成熟洗練，攻與守，先發制人後發制人，混成一體。不懂行的觀之，只覺他信步招來每式妙招，却看不出其中之分別！

眨眼間已過了百餘招，展玉翅發現張三奇出手已有所變化，這正是爲準備急攻偷襲作準備，他忍不住呼道：「小心，魔頭要反攻了！」

話音未落，突見張三奇雙脚離地而起，身子如陀螺一般急轉着平射而出，由於他身子急轉，軟劍範圍涉及面更廣，招式更加詭異，射向青竹之「天璇」位！

凌虛輕嘯一聲，深覺會意，迅速合離，與青石自後追擊張三奇，而凌虛亦自旁攻上長劍，先青竹而急戳張三奇之咽喉！

他這一招又急又狠又準，深覺滿意，心想看你如何閃避得了！

人離地凌空，照理來說只能奏效於一時，若然攻擊，反應反不如在地上靈活了！可是張三奇果然不同凡响，只見軟劍倏地落在地上，但聞錚地一聲輕响，他上身已借力竄起，向後倒翻，刹那間變成頭在後，脚在前，他雙脚虛踼凌虛及青竹，軟劍反刺向奔襲過來之青雲！

這一招當眞是藝高膽大，勇氣、魄力、內功、腰勁、輕功缺一不可，展玉翅忍不住喝了聲采！

凌虛那一劍剛刺空，張三奇之左脚蹬至，乃與青竹同時提劍反截對方小腿！可是由於對方身子後翻，那雙脚只是虛踼，雙劍又同時落空！

青雲倏見軟劍刺至，大吃一驚，他長劍在前，不及招架，只好向側閃開。這時候，背後之青石急道：「師兄小心！」他長劍急擋，將軟劍撞開！

青雲剛鬆了一氣，眼前一花，張三奇之軟劍又至！原來對方藉青石劍上傳來之力，借勢橫刺，青雲那裡想到，閃避不及，右臂已着了一劍，鮮血立即染紅了道袍！

這些事寫來雖慢，實則在一瞬間發生，青雲中劍後，張三奇雙脚已落地，又借勢向前衝去，重新攻擊青竹。

凌虛急道：「青石快轉回『瑤光』！」七星劍陣「天樞」一位之外，數「瑤光」最重要，青雲既已受傷，自然不能再勝任。「第七變化」！」

第七個變化是由中間之「天樞」作主攻、「天樞」及「玉衡」爲輔，其他四位微微散開喘息。

他指揮未定，張三奇忽又一個倒縱，軟劍橫掃「玉衡」位之海澄！敵人未攻，他料敵機先，先下手爲强，又非全是後發制人了！

海澄剛隨「天權」位之海恒衝前一步，軟劍已至，急促之間，只好停步封劍抵擋！

「叮」地一聲輕响，鋼劍擱住軟劍中部，但軟劍前端自然後彎，在海澄臉上劃了一道血槽！

張三奇單足落地，一俯身，左掌旋風掃向「天璣」位之海風，迫得海風急急向後一退，正好攔在來援青竹之凌虛身前，張三奇右手劍柄在地上一敲，似蜻蜓抵地，令身凌空橫放，右脚一蹴，已將海恒踼開！

此刻，青石搶了過來，「魔頭，貧道跟你拚了！」

張三奇長笑一聲，一翻身，人已射出兩丈，落在陣外了。

凌虛又氣又驚又怒，急叱道：「第八個變化！」

張三奇冷冷地道：「牛鼻子，武當七星劍陣不過爾爾，適才某家已是手下留情，否則最少有兩個人不死也得重傷。」七個人已傷了青雲、海澄、海恒三個，再戰下去，有幾分勝算？凌虛不是傻瓜，聞聲登時住步。

「牛鼻子，武當還有什麼絕

技？」張三奇頓了一頓再問：「你服不服輸？你承不承認武當武技不如『四不全』？」言畢一陣大笑。

武當弟子臉上全然變色，一副躍躍欲試之態，凌虛伸手一揮，着他們冷靜，却拿眼看着展玉翅。

張三奇收起軟劍，仍將其扣在腰上，瀟洒地掃掃衣袍。「貴派準備一哄而上，以衆欺寡？不過某家先警告你，如此一來，貴派將血流成河，屍積如山，而十居其九，仍困不住某家，今日某家來此目的，不是爲了殺人，只爲一件事而來。」

凌虛沉聲問道：「你爲何而來？」

「當年貴派掌門聯合天下高手，將某打下懸崖，世人以爲某武功不行，今日來此只爲証明一件事，某家之武功其實凌駕在七大門派之上，某家若有爭勝之心，武林盟主垂手可得！」

青雲冷笑道：「閣下好狂妄，須知天外有天、山外有山，武林臥虎藏龍之輩，多如恒沙，你想統率武林，還差得遠哩！」

青石接道：「以武壓人，只能收一時之效，以德服人，方能長遠。從古以來，以武壓人而當上盟主、霸主的，從未有人能得好結果，此理至明，閣下自號高手，當能了解。」

張三奇哈哈笑道：「某不想當盟主，只想挽回聲譽，也不求公道，若要公道，今天非殺幾個人洩恨不可。」

凌虛沉聲道：「你待如何？」

「某要貴派公開承認技不如我，否則某今日便得大開殺戒！」

張三奇聲音一沉：「兩者只可擇其一，若還不服氣的，咱們可再較量一次，武當尚有否壓箱本事？」

七星劍陣尚且困不住人，單打獨鬥就更加不用說了，唯一可恃者乃人多，一哄而上固有機會殺了張三奇，但也沒一半把握，若走這條路，正如張三奇所說，必然要付出沉重之代價。

武當諸子這刹那面面相覷，眞是進退維艱，也羞慚悲憤無比，青雲心胸雖然狹窄，但爲人頗有骨氣，正想下令不惜玉石俱焚，也要跟對方拚一拚，忽聞石階上有人道：「張三奇，在下學的也是武當派之武技，你可敢領教嗎？」

回頭一望，可不正是展玉翅？青雲對他頗有成見，但此時此地，也只好把唯一之希望寄託在他身上。

只聽張三奇長笑問道：「你敢說你所學的是武當武技？若憑武當派教你的那一點微末之技，也能當上丐幫之主，貴幫也太差勁了，恐怕不用三天便要滅亡了。」

展玉翅慢慢自石階上走下來，反詰：「你一共跟了幾個師父學藝？」

張三奇沉聲道：「大概五六個。」

「在下只隨兩個人學藝，並不比你多，今日是決勝負，不是計算武當技藝之高低。」

「錯！」張三奇截口道：「今日正是要計較武當技藝之高低，否則某家不必千里迢迢上武當，若要找對手，某不會下江南找你？」

展玉翅咬咬牙，道：「好，在下便以武當之技與你周旋。」

張三奇哈哈大笑：「只怕你是一廂情願而已，五年前你已强出頭過一次，結果是被人逐出師門，這種過橋抽板的事，全武林只有武當做得出，他今日能讓你代表武當，那武當之顏面何存？」

這番話表面是在譏展玉翅强出頭，暗中却把武當諷刺得體無完膚。弄得凌虛及青雲等人灰頭土臉，過了半晌，凌虛方乾咳一聲：「展幫主自小學我武當之技，昔日要他下山乃本派之策略，另有內情，閣下自不可能明瞭，今日他代表我武當出戰，乃天公地道之舉。」

「可惜武當不是由你當掌門。」

青雲沉聲道：「請展幫主代表武當出戰。」

張三奇又大笑道：「武當也眞勢利，假如今日展玉翅武功、身份，地位不是如此，他能被貴派承認麼？」他諷刺個夠，然後才道：「今日展玉翅是代表武當出戰，某亦不與你們計算那麼多，決定接受。」

武當弟子及展玉翅全舒了一口氣，不料張三奇接着道：「假如展玉翅仍敗在某手下，則又如何？武當肯答應吾之條件麼？假如不能答應，那他還能代表武當麼？若他不能眞正代表武當，而只是作爲你們抵擋張某的一隻棋子，某又何須跟他在此決鬥？」

他鬆一陣，緊一陣，步步進迫，弄得武當上下只能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展玉翅身上。

凌虛反問一句：「假如展幫主取勝，那又如何？」

張三奇道：「某家所提之條件，當然自動取消，而且從此不與武當爲敵。」

凌虛狠下心道：「好，貧道答應你。」

當下恐他又再挑剔，接道：「展玉翅既然代表敝派出戰，他勝或負都代表本派之榮辱，張三奇，你還有什麼不滿意的？」

張三奇道：「你們若乾脆一點，又何須拖延這麼久？」他又轉頭對展玉翅道：「咱們上紫霄殿頂

比武，不知敢不敢？」

適才張三奇跟凌虛及青雲的對話，給了展玉翅無比之壓力，武當是榮是辱，就在他這一戰上！換而言之，他只許勝不許敗！

張三奇這句話是加重其壓力，當下猛吸一口氣，緩緩地道：「悉從尊便！在下先上爲敬！」他先急步走上石台，再吸氣凌空躍起。

紫霄殿高逾四丈，一躍未必有人能及，但展玉翅絕不能一開始便落了下風，只見他不用手輔助，一拔三丈，看看氣勢將盡，只見他左足尖在右脚面上用力一點，同時雙臂一劃，人即如大鳥般，又拔高一丈五六，從容地落在殿頂上。

只此一招，便已令在場之武當派弟子難及，刹那間場中响起一片掌聲及喝采聲，人們對他之信心提高了不少，張三奇也在掌聲中，依樣劃葫蘆騰身躍起。

張三奇輕飄飄地落在殿頂上，所表現出來之功力，又在展玉翅之上！刹那間，掌聲及喝采聲全停了，並不是他們不欣賞張三奇，而是替展玉翅擔心！爲武當派之榮譽擔心！

下面的觀衆緊張得一顆心快跳出口腔外，殿頂上的兩位主角却似兩尊石像般一動不動，甚至兩人連武器他未拿出來，只用眼睛死死地瞪着對手。

氣氛倏地凝聚，數千人噤若寒鴉，只聞粗濁之呼吸聲，太陽逐漸西移，展玉翅先上去，背陽而立，形勢對張三奇不利，展玉翅並不急，但張三奇却等不了，他不能等陽光眩目時才動手！

刹那間，只見張三奇左手一落在腰間，軟劍「颼」地一聲像活蛇一般彈了開來，也沒見他作勢，劍尖又如毒蛇吐信般，直指展玉翅之喉頭。

與此同時，展玉翅亦將打狗棒抽了出來，他動作稍慢半分，只能守不能攻，張三奇一口氣攻了七劍，他亦封了七棒。

殿瓦滑不溜丟，但難不住兩位高手，兔起鶻落之間，已交換了三十來招。

張三奇之攻勢如水銀瀉地，每一招信手拈來，而又妙至巔毫，往往對方打狗棒剛要來封，他已換招，以新的攻勢壓過去，展玉翅應變亦快，一招未老，新招又生，總能及時將對方之攻勢封住。

武當弟子幾時看過這樣之比鬥？人人眼睛均睜得如同胡桃般大小，凌虛、青雲等人更是看得目不轉睛，心中又慚又愧，又酸又苦，分不出是甚麼滋味。

展玉翅乃將七星劍法化入打狗棒法中，但又不相同，往往只有少許之差異，便能產生莫大之威力，亦可說他把七星劍法推高一個層次！原來武學上之一切，並非一成不變的！祖先留下的東西雖然可貴，却不是金科玉律，而自己在這套劍法上浸淫了數十年，追求的只是欲跟祖先遺傳下來的完全一樣，今日一看，心情之複雜可想而知，而且還帶着幾分沮喪和佩服！

連青雲一向對展玉翅有偏見，海風和海天一直因師父將功力注輸給展玉翅而妒忌他，此時不得不佩服他。

兩人越鬥越快，如星丸跳躍，展玉翅越鬥越驚，忍不住低聲問道：「你到底是誰？」

張三奇輕聲笑道：「我是誰你還不知道？大魔頭『四不全』張三奇是也！」

「不是不是，你，你好像……」

張三奇哈哈笑道：「我是如假包換的張三奇！」

「我不相信！」展玉翅說話分神，差一點中劍。他連忙吸了一口氣，加强進攻，以攻爲守。

「爲何不相信？你是不是覺得咱們之路子有點相像？這有何奇怪？有甚麼令你不能相信的？難道武林還有別人懂得『以敵之招，創破敵之招』之道！」

這句話如同一個霹靂在展玉翅耳畔炸响，他幾乎站立不穩，所幸他反應夠快，打狗棒在瓦上一點，乘勢飄飛，恰好閃過張三奇之攻擊。這一着，教下面的武當弟子一齊發出驚呀聲！

展玉翅站穩脚之後，忍不住又問：「你爲何要教我這上乘之武學！」

張三奇答非所問地道：「我怕你不肯學，是以每次都蒙着臉去教你，你，你應猜得出來！」

「你還未答我的問題！」

「你緊張甚麼？張某既不要你行師徒之禮，又沒有害你，怎能用這種態度跟我說話！」張三奇沉聲道：「某家傳你武藝有三個原因……第一是不願絕技失傳，第二是愛你天賦奇稟，三是也想找個人來試試這門絕技，是否能夠普及！」

張三奇是自己之師父，武當派的青石道長也是自己之師父，這一場展玉翅不管是勝是負，都要辜負一位師父栽培之恩了！

張三奇是魔頭，是武當派之大敵，偏又是自己之師父，若非他傳授上乘武學，他展玉翅今日頂多只是個二流人物而已。大丈夫受人點滴恩惠，自當湧泉相報，這一仗他還能打麼？

張三奇輕咦一聲：「你爲何無精打采！快振作精神，某再不手下留情了！記住，你今日是代表武當出戰，輸了牛鼻子們可慘了！」展

玉翅只好强振精神，全神應戰。

肩負着武當之榮辱，展玉翅再不敢大意，展盡所能，把七星劍法及打狗棒法結合起來使用。起初還分得出那一招是七星劍法之成份多一點，那一招是打狗棒法之神髓，但聞了三百招以後，兩種截然不同之武技，他已渾成一體，難以分辨。

張三奇之招式就更加複雜了，他使的雖然是長劍，但經常用上刀法、短槍、蛾眉刺、短棍，甚至是判官筆之招式，眞是浩瀚武學，全能爲我所用！

這一場龍爭虎鬥，其精采燦爛，爲近十數年來，武林未曾見過。只看得武當子弟人人呆若木鷄，但覺自己所識，如同莊稼把式，三脚貓的功夫。

凌虛忽然輕嘆一聲：「貧道至今尚未弄清楚，將小展逐出師門，到底是做對了，還是做錯了！」

青石道：「就武當派之利益來說，當然是錯了，但從整個武林來說，應該是做對了。」

凌虛搖搖頭，道：「錯了，你看他這幾招七星劍法，若他是武當弟子，不挨你們罵才怪！他在武當，就像龍困淺水般，成就與如今必有很大之差別！」

青雲長嘆一聲：「師叔說得不錯，你看他這幾招，將七星劍變得多神奇？這問題眞值得咱們深思！」

「眞是嘆爲觀止！」凌虛道：「此仗不論勝負，事後非將小展留下個把月不可！問問他憑甚麼將七星劍法變得如此神奇！」

海靜走過來，低聲道：「適才展師弟說，他這是甚麼『以敵之招，創破敵之招』……」

話未說畢已爲青石斥責，凌虛舉目阻止他罵下去，喃喃地道：「『以敵之招，創破敵之招』……你們大家仔細瞧瞧，是不是如此？唉，若眞是如此，則咱們這輩子也學不到他七分本領了！因爲這全靠天資及反應！」臉上不由露出失望之色。

殿頂上之兩個人已鬥了六七百招，張三奇讚許地道：「小展，想不到你有此進展，老夫眞是欣慰之至！不過天下間能學到這一手者，除了老夫之外，只有你了！」

「你就是太狂妄！」

「哼，大丈夫不可妄自菲薄！老夫極佩服自己之眼光！」

「此話怎說？」

「這一手絕活，老夫比你早一年學會，因你天資奇高，是以傳給你作爲實驗，果然成功，但老夫還教了三四個人，他們都是扶不起之阿斗！」張三奇道：「其實這手絕藝根本不用學，寶貴在一個悟字！老夫是悟出來的，但因爲獨自一人，難以訓練自己，是以弄了一年才掌握，然後再教你，從中吸收經驗，這叫做教學相長！」

展玉翅冷笑道：「原來你教我是另有目的！」

張三奇道：「有目的你便要不管某之功勞？這種過河抽板的做法，正是你們那些所謂名門正派的作風。」

展玉翅道：「在下不是這種人，今日這一戰，你自認有幾分勝算？」

張三奇道：「一開始，某有八分把握，如今只有六分勝算！」

「再打下去又如何？嗯，在下還得感謝你，若非你，在下實找不到這樣的高手磨練，相信經此一役，在下又有進步矣！」

張三奇道：「再過兩年，恐怕連我都制不住你矣！」

「是以你今日非將在下殺死不可？」

張三奇失笑道：「你把某家看作甚麼人？我胸襟若這麼狹窄，見識這般低俗，還算個人物？相反，眞能教出這樣的人來，正值得高興！你不必視我作師父，否則對你不利……」

「這是何原因？」

「你應該懂的，某臭名昭著，你若是某之徒弟，將來在江湖上寸步難行！這亦是當年某不表白身份的一個原因！」

「照你這樣說，你並無殺我之心，則今日之事如何解決？」

「某有兩個要求，你非答應不可！第一，視我作朋友，表面上你可以裝作與我無關係，某不會怪你；第二，每年均需跟某聚一次頭，交流一下武學！唉，老夫老矣，已無當年之野心及銳氣，也許是受你影响！我看你與那些叫化子相處得很快樂，也眞佩服你！」

展玉翅道：「其實這些你都可以做得到，本幫隨時歡迎你加入！」

張三奇臉色微微一變，道：「以後再說，今日你且看我如何處理這件事！住手！」

展玉翅聞言即退，張三奇忽又回頭對他道：「我宣佈之後，你必須跟某下山，陪我三天，三天之後，悉隨尊便，如何？」

「且看你如何宣佈再說！」

張三奇氣納丹田，揚聲道：「武當派諸人聽着，今日看在展玉翅份上，張某與貴派以前之樑子，就此揭過，從今以後武當派再非我張某之仇人，江湖上相遇也絕不會刁難，至於以後能否做成朋友，則端視日後之實際情況矣！」

話音剛落，廣場上發出一道熱烈的呼歡聲，凌虛等人一顆懸在半

空的心亦放了下來。

「今日到此爲止，後會有期！」張三奇拉着展玉翅的手，向左側飛去。

凌虛急道：「小展，貧道有事相求，請你留步！」

張三奇傳音道：「牛鼻子放心，某家是要跟他研究武學，只留他三天！」言畢兩人已飛上了山壁。

凌虛這邊又道：「三日之後請小展回來！」又回頭道：「趕快傳令下去，不許任何人阻攔，免再生誤會！」

青石低聲道：「不知三日之後，小展回不回來……」

凌虛噓了一口氣：「但願他能回來！」

三日之後，展玉翅並無回武當，却送了一封信來。

「青雲掌門及諸位前輩尊鑒：晚輩因臨時有急事待辦，未能上山聆聽教益，只能期諸日後了，在此，並頌武當武技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晚輩玉翅百拜。」

* * *

展玉翅跟張三奇就匿在武當山裡，盡三天三夜研究武學，並互相切磋交流，料不到，兩人年紀相差一大截，竟成了忘年之交。

對展玉翅來說，最值得慶賀的，並非他之武學經此又有所進展，而是張三奇改邪歸正，決心把餘生鑽研武學。三天很快即逝，兩人依依不捨，展玉翅再度懇求張三奇到丐幫任長老一職，却爲張三奇婉拒了。

兩人分手之後，展玉翅首先下山，不料在山下又遇到陸源，「幫主，老朽等你等得望眼欲穿！」

展玉翅問道：「你到底有甚麼事找我？在下尚要上紫霄去！」

「幫主請借一步說話。」陸源拉着展玉翅到旁邊一塊石頭上坐下，這才說出原因。

原來陸源一向重用之諸葛神，在陸源扶持下，根基日穩，便暗中培植自己之勢力。問題是陸源一向信任他，有時下命令甚至由他代筆，久而久之，便常假傳「聖旨」，並利用此樹立自己之威信及造成倒陸之勢力。

展玉翅輕嘆一聲：「他是你一手栽培的，今日却要反你，這不是俗語所說的，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脚？」

「你罵得有理，老朽眞是終生打雁，終被雁所啄！」陸源苦着臉道：「不管如何，念在咱們一場交情，幫主千萬助一助老朽……」

展玉翅截口道：「對不起，你應該早已知道在下從來不插手綠林！」

陸源道：「展幫主請莫急！」他咽了一口口涎方續道：「若只是爲了老朽這不值錢，又不榮譽的綠林盟主虛名，老朽也不敢來求你，問題是他準備在綠林中掀起一場風雨，簡單來說，便是順我者昌，逆我者死！」

「在下相信憑你多年之威信及與各山寨之交情，他拉的人，未必會比你多！只要你花點精神，抓住幾家實力强的山寨，估計他亦無力翻浪佈雨！」

「你有所不知，他請了不少高手協助，因此老朽方敢請你拔刀相助。」

「哦？不知他請了些甚麼高手助陣？」

「請了通天丐幫和『天府不怕窮』助陣！」

展玉翅雙眼一亮，急問：「通天丐幫久無消息，怎地又突然冒了出來，目前由誰主持？」

「老朽也不知道是怎樣鑽出來的，據稱這兩個丐幫野心勃勃，意欲統一天下丐幫，到處招兵買馬，搜羅了不少高手，通天丐幫仍由郝拓掛幫主之名，而『不怕窮』一向是由樂知足把持，這姓樂的性格陰沉多謀，而且武功十分可怕，你可不要看輕他，他練的是『百毒赤練掌』，厲害無比，大概最近大功告成，是以耐不住寂寞……」

「他跟諸葛神有何關係，怎會搭在一起？」

「這個老朽便不大清楚了，估計姓樂的想借綠林的力量，實現其野心。」

展玉翅沉吟了一陣方問道：「你目前之處境如何？他們迫你何時退位？」

陸源憤憤不平地道：「他們手法十分乾脆，只下一紙命令，說新的盟主是諸葛神。最令老朽沮喪的是居然有不少人附和，弄得老夫無立足之地，只好跑到『雙馬寨』去棲身，你說慘不慘？」

「『雙馬寨』還是司馬鷹及司馬鵬爲寨主？你跟他們關係很好？」

「他倆要叫老朽表舅舅，老朽說的話，他們還聽。如今老朽可不敢再隨便信別人了！」

「如此說來只有一個雙馬寨肯跟你了？你還能跟諸葛神頡頏？就算在下肯助你一臂之力，也力所不逮！」

「當然不止一家……老朽在綠林縱橫了二三十年，難道是白活了？」陸源嘆了一口氣，道：「支持老朽的最少也有二十家左右。」

「七十二家旱寨，只有二十家支持你，其他的全讓諸葛神收服了？」

「支持他的大概有三四十家，剩下的都採取觀望之態度，大概在等局勢明朗，方擇强者依附！這些

雜碎只會看風頭，只求利不存義！」

展玉翅一哂：「你有何打算？跟他們大幹一場？」

陸源抓抓頭，道：「說眞的，老朽只懂得動點小心計，調兵遣將、行軍佈陣、統率大軍、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全不如你，也因此方請你相助。」

「過獎了，這件事在下會仔細考慮一下，若局勢眞的已至無可挽回之地步，也許在下才會考慮出面。」

「老哥哥呀，你這不是見死不救麼？人家兵馬已齊集，隨時準備出擊，你還慢吞吞的……眞是急驚風遇到慢郎中了，你好歹也得跟老朽上一上『雙馬寨』，替老朽安排一下！」陸源一副哀求之神態。「何況雙馬寨在大別山脈，離此不遠，加上又是你回應天府之方向，躭誤不了你幾天行程。即使貴幫有十萬火急的事，要你親自解決，快馬飛馳，也來得及！」

展玉翅沉吟了一下方答應，道：「你且等我寫封信給武當派的凌虛長老，再跟你上一趟雙馬寨！」

陸源立即自懷內掏出白紙及炭筆來。展玉翅失笑道：「你倒準備得很周全！」

他寫好了信，又上山把信交給一名武當道人，然後與陸源下山，剛到老營小鎮，居然遇到一位意想不到的人，管飛星！

管飛星原來是「長勝寨」郭得勝之副手，郭得勝加入丐幫之後，他亦隨之加入。還在四海丐幫時，郭得勝爲合肥分舵主時，管飛星便在合肥，後來四海丐幫與優悠丐幫合併，郭得勝被提陞爲副總堂主，管飛星不喜管人，不願掛職位，只在總堂供閑職，却想不到他會在此出現。

「管兄弟，你怎地在這裡？」

管飛星道：「幫主走後，郭副總堂主便派了屬下及蘇義、以及三名弟兄趕來，恐你發生甚麼意外，也有個照應！幫主，山上情況如何？」

展玉翅含笑道：「我站在此處，當然是問題已經解決！」

管飛星驚喜地問道：「幫主，你打贏了張三奇？」

陸源也道：「老朽一直顧着自己的事，忘記問你結果！你能打得贏張三奇，天下間還有誰能攔擋得住你！說不定樂知足一聽見消息，又見你出現，便滾回蜀境了！」

管飛星皺着眉問道：「這事跟樂知足有何關係？」

「別聽他亂扯！」展玉翅道：「我技不如張三奇良多，不過他跟五年前相比已有很大之分別，以前上武當是爲了報仇，這次只爲証實一件事：他之武藝不比九大門派任何一人差！當他得到証實後，便將昔日恩怨的事勾銷。講起來，我很佩服他之胸襟，這才不愧是高手！」

展玉翅拿眼掃了他們一下，續道：「我如今要跟陸盟主上大別山雙馬寨一趟，你們先回去報訊，免得幫內之弟兄們懸掛！」

管飛星爲人沉默堅毅，表面上木訥，其實十分聰明，打架又慓悍，心知展玉翅不會沒事上大別山。乃道：「蘇義帶了信鴿來，咱們只須發信鴿，後天總舵便知道消息，屬下等還是跟您走一趟吧！」

陸源亦素知管飛星能打，樂得多一個人多一分力量，亦一味贊成。

管飛星道：「幫主，屬下好不容易才找到機會出來走走，你便成全我一次吧！您可知道這年多來，可差點把屬下憋壞了！」

展玉翅一笑答應。當下把蘇義等人找來，發出信鴿，又在老營歇了一宵，第二天大清早，一行七騎便匆匆下山，向東馳去。

* * *

大別山乃長江及淮河之分水嶺，主峯天堂寨，高聳入雲，雙馬寨設在天堂寨東面山下。天堂寨的西側高處，尚有一座山寨，便叫「天堂寨」，因實力不强，依附於「雙馬寨」，因此兩寨相安無事。

七人七騎快馬加鞭，曉行夜宿，不一日已至「天堂寨」，司馬鷹兄弟早已收到消息，在寨外三里處迎接。

展玉翅抬頭望去，只見山腰上寨柵範圍十分廣闊，旌旗掩日，後山上一片綠油油的。迎接隊伍十分整齊，寨兵人人挺胸凹肚，除馬匹噴氣聲外，不聞一句人聲，與一般山寨大不一樣，不由暗暗稱奇。

司馬鷹抱拳道：「歡迎幫主大駕光臨，眞是寮寨生輝。上次冒犯虎威，當眞慚愧，望幫主海量包涵！」

「所謂不打不相識，何須慚愧，司馬寨主言重了！」展玉翅連忙回禮。「遙看貴寨，人强馬壯，不同凡響，賢昆仲眞乃綠林奇葩，展某佩服之至！」

雙方寒暄了一陣，司馬鵬轉身馬鞭一揮，那兩隊寨兵立即轉身小跑在前開路。

到得山寨，但見寨房全由巨木建造，十分牢固，屋舍與房舍之間之甬道，可供馬馳，且井井有條，更見司馬氏之才能。

抬頭望去，這才知道後山那一片綠油油的東西，原來是疏菜，司馬鵬沾沾自喜地道：「經過上次敝寨之糧荒後，咱們決定開源節流，自己種菜自己吃，如今本寨之蔬菜及猪肉已可自足。」

陸源討好地道：「展幫主，說起來還要感激您呢！若非遇上你，讓他們得到教訓，他們怎會痛下決心決定這個大問題？寨內養的猪，不但自供自足，還能拿下山去販賣，換來布疋及大米。」

展玉翅對司馬鷹兄弟更是刮目相看，讚譽有加。「請問貴寨，如今共有多少人馬？」

「三千多個人，五百多匹馬！」

司馬鷹道：「這許多人馬吃穿喝睡，需要的東西很多，其實咱們基本上還是得靠打家劫舍！」

展玉翅忍不住問道：「能解決了一半生活所需麼？」

「吃的基本上能解決，其他的只好靠別人進貢了！」司馬鵬言畢大笑。「展幫主大概想勸咱們從良！或完全自供自足，前者官府不肯，後者目前還做不到！」

說着已至聚義廳，賓主分頭坐下，司馬鵬忙着人先送上酒水和點心待客。司馬鷹道：「今夜咱們須好好聚一聚，寨內有上百罈酒，就怕貴賓們喝不下！」

司馬鵬又加上一句：「幫主放心，酒是咱們自己釀的，不是搶來的，幫主盡管放心喝！」

展玉翅知他因上次敗在自己手中，心裏尚有芥蒂，也不介懷，言詞中對雙馬寨之做法，不斷鼓勵及讚揚。

司馬鵬道：「幫主但知綠林好漢，打家劫舍，却不知有了山寨，對百姓反而有好處！」

展玉翅微微一怔。「請恕在下愚昧，不明其理，尚盼二寨主解茅塞！」

「若沒有山寨，那些寨兵各處一方，無人統領，無人節制，其擾民情況肯定比有山寨嚴重多！幫主認為是否有理！」

「有一點道理，但若不做强盜不是更好麼？」

司馬鵬雙眼圓睜，高聲道：「豈不知盜亦有盜，做賊的都全是壞人麼？這世道如此艱難，誰能令所有的百姓面前，沒有一個强盜？既然誰都沒有辦法，那麼成立山寨，把各地强盜小偷大賊，全部集中起來管理，又有何不可？貴幫很多叫化子，都是身强體健的，為何還要乞討？」

「乞討總比强搶好得多，起碼施捨者是自願……」

展玉翅話未說畢，司馬鷹已接口冷笑道：「那又未必！誰不知如今之叫化子，乞討時都是不擇手段者？」

「大寨主未免太過武斷，也不能一竹篙打翻一條船，何況敝幫之宗旨最終目的，是要消滅叫化子！」

司馬氏兄弟一怔之後，同時哈哈大笑起來。

陸源怕惹火了展玉翅，忙道：「你倆不可放肆！」

展玉翅揮手止住他。「讓他倆說，我說消滅叫化子，並無不對之處，敝幫跟貴寨一樣，都在走自供自足之路，咱們開了許多店，以店養活幫內弟子，最後達致，全幫無一人需要出去乞討。雖然目前還做不到，但在下相信終有一日能做得到！」

司馬鵬帶笑問道：「沒有叫化子，貴幫還叫丐幫？你還能當幫主？」

「你以為在下很想當丐幫之主？錯了！我承認叫化子裡面害羣之馬不少，懶散者亦不少，但敝幫已把風氣改變得七七八八！」

司馬鷹笑道：「沒用的，你別白費心機了！這幾年收成較好，需要以乞討為生者少了許多，若然天氣不好，收成不佳，每年增加一千名叫化子，貴幫賺再多的錢，也不夠花，何況有些人早已習慣伸手要錢要物，你要他自食其力，已無可能，所謂朽木不可雕也！」

「即使是朽木，在下也要雕他一雕！一個人志氣雖大，能力有限，這都無關重要，重要的是每個人都盡了他的責任和力量！」

陸源連咳幾聲：「不要再爭這個了！今日展幫主上門已經很不容易，咱們還是先談正事吧！」他頓了一頓續問：「最近諸葛神那邊可有消息？」

司馬鷹道：「剛來了一封信，要咱們承認他總瓢把子之身份，否則後果自負云云。」

展玉翅急問：「可有期限？」

「期限離現在僅半個月，但聽說他們已作了準備，通天丐幫及天府不怕窮兩幫的人已齊集在桐柏山表舅的老巢，綠英寨，料會有所動作！」

展玉翅再問：「那樂知足帶了多少人來？他本人你是否見過？」

司馬鷹道：「他帶了多少人馬，詳情不知，不過他本人及幾位心腹，早已在綠英寨裡，據說他是次精英盡出，連副幫主、總堂主也帶來了，他人在下雖未見過，不過見過他的人都謂此人極難對付，連郝拓都畏他三分。」他頓了一頓，突然反問：「幫主有把握勝他麼？」

展玉翅道：「在下對他更是無所了解，則怎敢言勝敗？通天丐幫的人馬亦已到了？」

「通天丐幫的人早已到達了！」

司馬鵬轉頭道：「表舅，小甥已聯絡了好幾家山寨之頭領，他們表面上說得好聽一點是謹慎，但大多數均是看風駛舵之輩！只有表舅的幾位老朋友，像『天龍寨』、『飛鷹寨』及『梅花寨』諸頭領，誓稱只擁護您

一個人，而不惜跟對方一戰！」

展玉翅再問：「這幾家寨子的人，如今在何處？」

陸源接道：「對呀，你倆應該叫他們集中起來，方不易被對方逐個擊破！」

司馬鷹道：「舅舅放心，小甥早已去函，敦請他們速把精銳帶來敝寨集中。」

展玉翅道：「此番大戰不是衝鋒陷陣，只是實力之較量，只請寨主過來就可，其他人可暫時疏散，以免造成無謂之損失。」

司馬鵬道：「依小甥估計，『七星寨』離此較近，日內應該就到！」說着，嘍囉已來請入席。當下司馬氏引他們到偏廳，只見那裡支着一張八仙桌，桌上放滿了菜餚，尚有兩壺酒，當下主客推讓了一番，方依主次就座。

司馬鷹開了場白，各人喝過一杯酒，便開始動箸。菜餚雖粗，但味道調得還不錯，都是由肉類炮製，山上無水，自然缺魚，較為美中不足，幸好衆人也志不在此，是故吃得十分痛快。

司馬氏酒量甚豪，幾乎酒到杯乾，那兩壺酒只一會兒已喝光，司馬鵬忙着人添酒換菜。就在此刻，忽有人進來報稱七星寨兩位寨主駕臨，衆人乃停箸等候。

未幾走進兩條壯碩之漢子來，其中一個為左額有一道刀疤，乃大寨主「刀疤神」姓從單名一個武字，另一位豹頭環眼，人稱「惡張飛」姓張名振林。

當下連忙移位添杯，那從武及張振林也不客氣，坐下便舉杯大喝，陸源待他們喝了酒才為他倆介紹展玉翅。那兩條漢子瞪着展玉翅，問道：「咱們三弟白復剛，是死在你手中麼？」

陸源忙道：「不是，令弟該死，你怪不得展幫主！」

七星寨名聲不好，展玉翅故意道：「是又如何？」

張振林一拍桌子，道：「那咱們便要替老三報仇了！」

展玉翅道：「在下隨時候教！」

陸源急道：「大敵當前，千萬不要內鬨，你們七星寨還有六位寨主，為何只來了你們兩個？」

從武道：「寨內還有千多個弟兄，也得有人照料，面對强暴，從某也不得不稍盡棉力，是以帶着老二來投效。」

陸源道：「敵人勢力雖然强盛，但咱們幸得展幫主答允拔刀相助，勝望大為提高……」

張振林不屑地瞥了展玉翅一眼，冷冷地道：「老爺子，你可不要寄望太高，人家樂知足年逾花甲，又練有毒功奇功，豈是個後生小子能尅得住的？若您把全部希望放在他身上，一旦失敗，後果有多嚴重，相信你比我清楚！」

管飛星忍不住怒道：「姓張的，你別給你面子你不要面，像你這種三脚貓的功夫，本幫多如繁星！」

張振林拍桌道：「你是甚麼東西？竟敢冒犯二爺？」

「管飛星，以前『長勝寨』的老二，今日在丐幫中只能供個閑職。」

管飛星在綠林中是出名的拚命三郎，張振林雖未見過，却也聽過。聽他這樣說，忍不住問道：「你在丐幫供甚麼職？」

「甚麼職位也沒有，只在總舵中當跑腿的！」

「你騙咱們？哼，你以為張老二是三歲小童？你好好的『長勝寨』老二不當，會去跑龍套？」

管飛星道：「管某何須騙你？若能讓我當幫主之跑腿，俺已覺三生有幸，以某之武功，還不配替他提靴！」

陸源急道：「天下大魔頭『四不全』張三奇，你們是聽過的了？展幫主可與他鬥個平手，你看如何？」

司馬氏昆仲、從武和張振林都睜大了眼睛望着展玉翅，一副難以置信之色。

展玉翅道：「陸老爺子替在下臉上貼金，其實在下一直落在下風，比起張三奇，在下尚要稍遜一籌！」

稍遜張三奇一籌，已足可縱橫湖海了，司馬鵬問道：「你們鬥了多少回合？」

展玉翅沉吟道：「大概有四百多回合，高手比武只爭在一招半招間。」

只這幾句話，便使那四個强盜「心平氣和」，再不敢對展玉翅冷諷熱嘲，由此可見張三奇之厲害！能與他相提並論的，亦足以驚世。

陸源心中暗喜，忙道：「菜涼了，快請動箸！來，諸位今日均是衝着老朽這張破臉而來的，且讓老朽先敬諸位三杯，以示感激！」經他打圓場下，衆人方再動箸，因為菜已涼了，又有新客，是以司馬鵬令手下重新置菜。

由於賓客千里而來，是故飯後稍為坐談一忽，陸源便送他們進客房休息，一宿無話，次日，早飯過後，陸源帶展玉翅到寨內各處走了一匝，讓他了解寨內之情況。

雙馬寨果然與別家不一般，紀律嚴明，在廣場操練陣式、打熬氣力的，均十分賣力，嘍囉言談亦較斯文，使展玉翅暗暗佩服司馬氏之駕馭手段。雙馬寨對展玉翅「開放」，但却不讓從武及張振林到處亂走。

下午又來了個「舊相識」：「黑旗寨」的卜霸天、「山海寨」的李大白和楊伯英，此三人料不到展玉翅會在此出現，是以見面時都露出尷尬之色，反而展玉翅落落大方，全不提往事。

雙方寒暄過後，卜霸天道：「敝寨打探到一個消息，『黃河三妖』帶着他們師父『中條二叟』，還有幾個人都投到劉家寨去了。」

李大白接口道：「聽說『中條二叟』武功不同凡响，『黃河三妖』只是他倆之記名弟子，已可在黃河上游縱橫，由此可見……」

展玉翅道：「這幾個人我大都已會過，也沒有甚麼。問題是對方高手太多，貴方除了在下之外，是否也請高人相助？」

司馬鵬氣憤地道：「咱們不知道他們這般無恥，竟然會請外人相助，是以咱們並沒有準備……」

展玉翅嘆息道：「展某即使有三頭六臂，亦沒法以一敵百，此點尚請總瓢把子斟酌斟酌！」

陸源亦是眉頭深鎖，半晌方問道：「不知幫主有否適合之朋友可以拔刀相助？」

陸源話未說畢，司馬鷹已截口道：「對方把通天丐幫及『不怕窮』拉了出來，表面上是綠林之爭，其實是丐幫之戰。是故貴幫亦應派幾名高手出戰！」

「山海寨」之楊伯英素來陰險，他與李大白今日來此，並未立定主意要出一分力，只是先來探探實力，是故他立即道：「大寨主說得不錯，今日之爭，其實是丐幫之鬥，貴幫派大將出征，並不是為了綠林，而是為了自己！」

管飛星怒道：「胡說！你不必再挑撥！兩位今日來此，目的何在，咱們尚在揣測，說不定是諸葛神派你倆來臥底的……」

李大白喝道：「管老二，你是甚麼東西，竟敢出口傷人！咱們若是來臥底的，又何須請展幫主派人相助？」

管飛星冷冷地道：「說不定樂知足想一舉將敝幫消滅掉！」

李大白拍案而起。

管飛星冷笑道：「李大白你放明白一點，別人怕你那根鐵拐，管某可沒將它放在眼內！」

楊伯英陰惻惻地道：「老大，你何必生氣，人家有主人在場，若他不對自會教訓他！」

展玉翅只好道：「飛星，不可魯莽，咱們是客，人家是主，不要讓司馬寨主及陸老爺子為難！」今日之展玉翅，已非吳下阿蒙，輕輕一句話，又把難題推過去。

陸源打了個哈哈，道：「大家好好商量，千萬不要傷了和氣！」經此打擊之後，他昔日之威風已不知去了何處。

展玉翅長身道：「諸位慢慢聊吧，在下先回房休息一下。」他悄悄向管飛星打了個眼色，便走回客房。

陸源連忙跟上幾步，哈腰道：「幫主，您今日地位已無人能及，千萬不可跟他們一般見識！」

展玉翅笑道：「老爺子放心，展某還不致於如此無聊。我實在是需要休息一下，也好仔細考慮一下去向。嗯，請問一句，諸葛神他如今在何處？」

「他出身劉家寨，後來又霸佔了老朽之『神風寨』，目前估計他兩邊跑。」

管飛星訝然問道：「難道您『神風寨』昔日弟兄，如今會聽他一人之命令？」

陸源慚愧地嘆了一口氣道：「老夫這幾年來，少在山寨，寨內人早已被他收買或驅逐，如今到底還有幾個人肯跟老夫的，我心中無數，是以事情發生之後，索性不回去！」

展玉翅止住管飛星再問。「神風寨及劉家寨在何處？為何樂知足他們會駐紮在劉家寨，而不去神風寨？」

陸源道：「人數方面，神風寨人比較多一點，劉家寨也不成氣候，不過地勢開闊，容易擴建，是故估計他們因此才駐紮在那裡，至於神風寨因建在峭壁上，深受地形限制，難於擴建。當年老夫因常要出去調停綠林間的事，三天有二天不在寨內，恐外人來偷襲，因此搬到峭壁上。數年來，果然沒有發生過事，卻不料內賊比外賊更可怕！」

他頓了一頓方續道：「神風寨在伏牛山，劉家寨在桐柏山上，離此並不遠，幫主問這個是……」

展玉翅不願多說，揮揮手示意他回去，帶着管飛星進客房。房門一關上，管飛星即問：「幫主，你想獨自上神風寨或劉家寨？」

「不錯！」展玉翅見被他猜破心事，便索性把自己之計劃告訴他。「依靠這些人要對付樂知足，無疑以卵擊石，倒不如由本座親自去見樂知足，勸他不要牽入綠林間之爭鬥，也許能化解一場干戈。你看此法是否可行？」

「以屬下之見，樂知足絕不會知足，他傾巢而來，志在不小，又怎肯聽幫王之一席話便回去？幫主獨自去劉家寨，不是正遂了其心願？是以屬下反對！」

展玉翅道：「此去當然有危險，但以一個人之危險來換取千萬人的性命，還是值得的！」

「不可！幫主如今是我幫之主，豈可能輕易涉險？」管飛星怕自己沒法阻止展玉翅，忙又道：「幫主，此事非同小可，應徵求幫內諸堂主及長老之意見才是！」

蘇義亦附和此議。「請幫主寫封密函，屬下立即將信鴿放出去！」

展玉翅考慮了一下，終於答應，當下立即修書，然後着蘇義放出信鴿。管飛星最後道：「幫主若要涉險，一定要帶咱們兩個同去，萬一有事，也有個照應。」

「帶你們去，反而礙手礙脚！」展玉翅沉吟道：「也好，但你倆一定要聽我之命令！」

蘇義道：「咱們雖然能放出信鴿，但不一定能收回來……」

展玉翅笑道：「兵貴神速，咱們明天便去劉家寨，目的是勸通天幫及不怕窮退出綠林紛爭！」

次日一早，展玉翅果然便向陸源等告辭，起先陸源及司馬氏嚇了一跳，後來知道他們要去劉家寨，又化驚為喜，陸源道：「為了老朽的事，要幫主去涉險，老朽於心何安？我帶你們去吧！」

「不，此處非你主持不可，且有你在陽，有些話我反而不好說！」展玉翅道：「貴幫應有人熟悉劉家寨路徑，請派個人帶路即可，其他事相信在下能夠處理！」

司馬鵬道：「展幫主，大概你看不起咱們這些人，不過對方人數不少，且高手如雲，只你們幾個人去，實讓人擔心，不如咱們一齊去吧，好歹跟他們拚一拚！」

展玉翅笑道：「二寨主誤會了，在下這次去劉家寨，只是去做說客，勸通天幫及樂知足他們退出此場爭鬥，而非去拚命的！若要拚命，何不以逸待勞，在此等他們來？」他婉拒了司馬氏好意，帶着一位熟悉劉家寨路徑的嘍囉小田，便下山去了。

陸源不放心，忙令人暗中跟踪，隨時報告凶吉。

* * *

桐柏山乃淮河之發源地，距大別山不遠，劉家寨建在太白頂峯之山腰土坪上，佔地果然十分寬闊。自對面山峯望去，見到不少房舍，櫛次鱗比，旌旗招展，顯示人馬不少。

展玉翅道：「再過去，必有劉家寨之暗哨明崗，你們就在此等我，不可到處走動！」

管飛星急道：「這如何使得，咱們就跟幫主去吧！」

展玉翅板着臉道：「咱們早有協議，你們跟着我，便一定要聽我之命令！如今本座便命令你們在此等候。喏，此處可遠眺劉家寨，若萬一有甚麼情況，你們也可看得到！」管飛星還想說話，卻讓蘇義悄悄拉了一把。

展玉翅下了山，改向太白頂走過去，看看已近午，他邊走邊吃乾糧。俄頃，山石後面跳出幾個大漢來，喝道：「此路是我開，此樹是我栽，放下過路錢，繞路而行，饒你一條命！」

展玉翅故意道：「我正欠缺盤川，你們幾個送上來正好，快把身上的錢全放下來，便放你們回山，否則休怪少爺無情！」

那幾個嘍囉怎把他放在眼內？相顧大笑，其中一個向展玉翅撲過去。

展玉翅見他走近，才不慌不忙地伸出左手一搭，緊緊地抓住其握刀手腕，再一扭，把大漢之右臂擰到他背後去。「還不把身上的錢掏出來？難道不要這條胳膊！」

另外三個大漢見狀，一聲忽哨，一齊攻上來。展玉翅只用右手及一對脚，便將那三個大漢打得倒地不起。喝道：「到底給不給錢？」

那幾個嘍囉終生打雁，終被雁啄眼，哭喪着臉，把身上的錢全掏出來放在地上，展玉翅一看還不夠一兩銀子，便罵道：「少爺今日眞是倒霉，才遇到你們四個倒霉賊！」他放了那大漢，彎腰拾起地上的碎銀，又問：「你們是那個山寨的？」

那幾個嘍囉道：「是山上劉家寨的！」

「那好，你們帶我上山向劉寨主借點盤川，有你們好處！」

那四個嘍囉面面相覷，作聲不得，展玉翅沉下臉來。「你們想對打？老實說，你們不帶路，少爺也要上山借錢！」

那四個倒霉賊這才無可奈何地引路，展玉翅在背後跟着，心裡暗暗好笑。「你們寨內有甚麼高手？」

「咱們寨主劉七刀在綠林中大名鼎鼎，少爺還是不要去惹他！而且最近又來了不少高手！」

他話未說畢，旁邊一個漢子已叫道：「老趙，你別亂扯！」

展玉翅一手扣住那漢子的琵琶骨，稍稍用力，那漢子已痛得殺猪似的叫起來。「你不讓他說，最好由你自己說！寨裡來了些甚麼高手？」

那漢子肉在刀俎上，只好和盤托出：「最近來了『中條二叟』、『黃河三妖』，是二叟的三位徒弟，他們武功都十分厲害……」

「別替他們胡吹了，還有些甚麼人？」展玉翅手上又增了一分力。「聽說通天丐幫和不怕窮也來了不少人，為何你要隱瞞？」

「啊，原來少爺都已知道了，他們大部份都隨盟主下山了……是前天下山的。」

「他們去何處？」

（未完・五）

上文提要： 以散花仙子的神通，並利用明月觀特殊方法培訓的天狗，亦未能幫助三聖會尋到天衣等人，三人遂懷疑他們另有高人相助。首先懷疑太和堂仝大夫，并連夜趕至太和堂，若有蛛絲馬迹便將其殺死，但仝大夫神態自若。散花仙子以用藥的常識判斷，仝大夫果然博學，遂請仝大夫做三聖會領袖大夫，出於策略，仝大夫同意前往……



新派湖海武林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一代天嬌

虎穴探險　冬眠甦醒

「太突然了，姐姐說破了嘴皮，慕容長青也不會相信，」散花仙子道：「再說，妳爲什麼要走……」

「小妹心存芥蒂，實在羞與兩位合作下去。」南宮秋月道：「南宮世家將效法慕容兄，閉門謝客……」

「好了，秋月妹妹，爲什麼要把事情鬧得不可收拾，」散花仙子接道：「這番話出妳之口，入我之耳，沒有第三個人聽到，發發牢騷嘛，說過就算，姐姐指天爲誓，絕不傳話，三個人還像過去一樣，同心協力，共圖江湖霸業。」

「同甘苦易，共富貴難，歷來開國之君，那一個不是江山安穩之後，大屠功臣，」南宮秋月道：「以姐姐智慧之明，難道還看不出他的爲人麼？」

散花仙子忖道：妳南宮秋月，也不是甘居人下的好東西。

但她口中却笑着說道：「大局底定之後，再作商議 如何？我就不相信慕容長青眞敢和 我們反臉成仇。」

「我們把武功秘笈提供出來，三人共同練習，他却把最高明的武功留爲己用，獨自習練。」南宮秋月道：「時間拖長，他成就愈高……」

散花仙子強忍下心頭火氣，接道：「有些武功，不適男人去練，譬如妳練的九幽神功，就是不適合男人練的武功，當然，也有些不適於女人練的武功。」

南宮秋月呆了一呆，垂首不語。

散花仙子才是眞正的厲害人物，她似乎早就知道了，南宮秋月、慕容長青都在偸練武功，竟然能裝作不知，單是這份沉穩的氣度，就非兩人所能及了。

「仙子姐姐，慕容兄練習的馭劍術，別走蹊徑，似是和一般的不同。」南宮秋月道：「姐姐對這方面瞭解多少呢？」

「不是很多，」散花仙子道：「他練得非常謹愼，逃避妳，也閃開我，但還是被我無意中看到一次，確和一般的馭劍術不同，一般的馭劍術，是人和劍溶爲一體，馭劍一擊，疾如電火，功夫精純者，可遠及百丈，一二十丈內更是威不可當……」

「慕容兄練的呢？」南宮秋月接道：「難道不是身劍合一飛起取敵？」

散花仙子略一沉思，道：「有點邪，不是一般的馭劍方法，長劍悄然投出，以一股眞氣，搖控長劍行動，攻敵刺擊，由劍主隱身操控，好處是，不必以身臨險，但威力却不如身劍合一來得強大，有如繫了絲索的暗器，算不得什麼大乘之學！」

南宮秋月沒再多問，心中却是暗暗忖道：如能把馭劍的眞氣補強，長劍自可及遠，是一種脫離常規的練法，這！是不是已脫離了劍手的境界，登入了劍客的層次？

心中疑念層生，但却隱下未言，這等突破技藝規範的劍法，似已脫離了武藝的境界。

散花仙子笑一笑接道：「神女峯上明月觀，是一個養生練氣的好地方，遠離塵囂，十年八載，也難見一個生人造訪，但仍然無法脫離人羣生活，我們要採購食物、衣料，但病痛治療的方法，要自行解決，所以，發展出一些高明的醫術，也收有藏集萬卷，明月觀中女弟子，也都要文武雙修，不同的是，我們不注重研讀論語中庸、孔孟學說，而是偏重於星卜醫道等雜學，也讀些詩詞文史，以各人的性向自作選擇，武功方面，師門只傳授基本坐息吐納，拳掌劍法，一登堂入室，就各憑才慧，選練深一層專門技藝，有精深的刀劍技藝，有五行奇術，也有醫道毒經，所以，明月觀中弟子雖然不多，大都有獨特的技藝專長，當然，我們也有嚴厲的門規束縛，我們也有習練馭劍術的同門，但數十年來，只有一個人有些許成就，那大概是武功中最難練的一種高深技藝了，慕容長青自願接受這個考驗，我倒希望看看他是否能突破難關，有所成就。」

南宮秋月無法分辨這番話是眞是假，但却無法再追問下去，轉過話題，道：「聽姊口氣，明月觀中，藏有很多的武功秘笈？」

「談不上很多，」散花仙子道：「但可讓觀中弟子們各有選擇。」

「不知是否有九幽神功的記述？」南宮秋月道：「我收集到的，有些殘缺……」話未完，却突然停口不說了。

言多必失，她已發覺失言了。

但散花仙子却似未覺，淡淡一笑，道：「明月觀沒有收集到有關九幽神功的記述，但我聽過本觀一位前輩談過這門功夫，非常難練，但却非常霸道，不但殺人、傷人於無形，而且，人的形體亦可變化，高矮瘦肥，都能以呼吸之間改變成形，想想看是何等可怕的事？如論它的神奇、可怖，尤在慕容長青的飛劍之上。」

南宮秋月呆住了，這個常年隱居在神女峯上的散花仙子啊，究竟是什麼樣的人物呢？涉獵之廣，識見之豐，技藝之詭，異能之博，實在令人敬怖，這種人只能爲友，不可爲敵。

這也使南宮秋月吃下了一顆定心丸，只要散花仙子站在中間，不用怕慕容長青了，何況，九幽神功的詭奇，不在他飛劍之下。

「只要姐姐公正處事，不但小妹安心，三聖會也將能長存武林，」南宮秋月道：「爲什麼慕容長青不清楚這一點，事事都要出頭？」

這番話充滿關愛，也隱含着挑撥。

「男人嘛！喜歡出風頭，」散花仙子道：「事事都想表現得強過女人一些，只要他不過份，讓他出面又有何妨？咱們也落得個多些清閑。」

「可是他強不過姐姐呀……」

「他也未必能強過妳大妹子啊！」散花仙子笑道：「單以目下武功而言，慕容長青就未必勝得過妳南宮秋月。」

「小妹受寵若驚了，」南宮秋月道：「五百招內，我可能應付得了，超過五百招，我就支應不下。」

「客氣了，妳練的是陰柔武功，適合久戰，越打越強，前五百招，慕容兄會給人一種稍佔優勢的感覺，但超過五百招之後，」散花仙子笑道：「他就後悔打這一架了。」

南宮秋月聽得心頭一動，忖道，不知她說的是眞是假，因爲，到目前爲止，他還不知曉慕容長青的武功境界，也無法預估勝負。

「他不是三聖會首腦，首腦是我們三個人，眞正的大事，要我們三個人商量決定，」散花仙子道：「由他出面執行這些決定，給他個外表風光，有何不可？」

「一言提醒夢中人。姐姐說得對，女人嘛！應該主掌內政，」南宮秋月笑道：「面子給他，咱們只要裡子就成。」

「這就對了，作人要像妳練的武功一樣，要溫柔婉約。」散花仙子道：「柔能克剛啊！」

＊　＊　＊

第三天中午時分，慕容長青等三個人又到了太和堂。

只見聚滿病人的大廳中，堆集千包以上的藥物。

仝大夫已開始履行諾言，來看病的人，都帶了十幾包藥物回去，病人也都知道了大夫要遠行。

仝大夫看到了三個人，吩咐病人暫時停診，起身迎了上來。

但慕容長青却揮揮手，道：「你繼續看病，我們隨便走走！」

說走就走，三個人就像回到了自己家中，繞着宅院穿梭走動起來。

仝大夫果然又開始忙他的看病工作。

散花仙子走到書房中坐了下去，道：「三天來他未離開太和堂

宅院一步，行止也局限於書房、藥庫、臥室和看病的大廳。」

「看堆集在廳中的千包以上藥物，」南宮秋月道：「好像這幾天除了應診之外，都在分包藥物。」

「我也派了四個人，分在四面方位監視，」慕容長青道：「確未見他離開宅院一步，是我看法錯了，還是他隱藏得太深？因爲到現在爲止，我還是對他有些疑慮難消。」

「他雖然已過中年，但風標清奇，才華洋溢，是個叫女人動心的男人，」南宮秋月道：「比你慕容兄，不遑多讓，是不是心中有妒忌呀？」

「笑話，」慕容長青接道：「我怎麼會妒忌他的才華風標，我擔心的是他對我們三聖會的傷害。」

「如果猜忌太多，那就不用請他了……」

「這就更不成了，留下他爲別人所用？豈不是遺害更大，」慕容長青道：「先把他安排入我們的三聖會中，再派人查他的出身來歷，掌控他一舉一動，查個水落石出，非我們之敵人，當可重用，如對我有害，是其咎由自取，殺之無憾了。但我絕不會私下處置，一定先和兩位商量。」

「好！就這麼決定了，」散花仙子道：「我和秋月妹子，都不是袒護仝大夫，而是覺得他是一個人才，不可任意寃死，日後三聖會遇上強敵惡戰，遭受了重大傷亡，你就會發覺他精湛的醫術，對我們有多大幫助了。重傷奄奄的高手，會在他搶救下保全性命，恢復戰力。慕容兄，現在我們找不出任何的可疑破綻，可以放手離開此地了，半個月後再派車接他到總壇任職。」

慕容長青點點頭，一行三人就悄無聲息的離開了太和堂直奔姑蘇。

一個時辰之後，仝大夫才知道三個人離去，也知曉三個人離開了湖州。

原來仝大夫也佈了暗樁，監視三人的行動，只不過樁脚安得很遠，只能觀察到三個人是否已離開湖州，這安排既可減少被人發覺的危險，又可瞭解三人的行踪。在湖州城內的活動，仝大夫管不了，也無能去管，他要知曉的是自己的舉動，是否還在人監視之下，可否開始行動。

半個月後，一輛華麗的四套篷車，馳到太和堂藥舖門口。

太和堂也掛出了「大夫採藥去，歸來莫可期，暫時停止營業」的告牌，似是早已經準備好了，隨時可以離開。

車在大門外面停下，緊閉的木門突然大開，仝大夫一襲青衫，行了出來，道：「是不是接我的車子？」

趕車的是個虬髯繞頰的大漢，黑衫、黑褲、黑腰帶，足登皮靴，手執長鞭，神態十分威武，跳下車轅，一抱拳，道：「閣下是仝大夫？」

仝大夫點點頭。

「小的車隊統領班公輸，奉命迎接大夫……」

「車隊統領，是一方主事了……」

「小小一畝三分地上的管事，共有大小篷車、輕便快車、運送糧車等三百八十三輛，」班公輸道：「掌理一切運輸事務，此番奉諭來此，恭迎大夫。」

「這就不敢當了，」仝大夫道：「隨便派輛車來也就是了，怎敢勞動到班統領大駕出動。」

「大夫是會主貴賓，怎敢慢待？」班公輸道：「不知大夫要帶幾位從人？多少行李？這一輛車是否夠用？」

「隨身行囊兩件，沒有從人隨往。」仝大夫回頭拍拍手，兩個藥舖伙計，各提着一件行囊出來。

但見篷車垂簾閃動，兩個綠色短衫、長褲的少女飛躍而下，接過兩個藥舖伙計手中行囊，齊聲說道：「大夫，不用勞駕別人了，我們姐妹已受命爲侍候大夫的丫頭，此後，有何差遣，只管吩咐。」

左一個嬌聲接道：「我叫迎春。」

右一個道：「我叫和春。」

仝大夫目光一掠二春，發覺是兩個相當漂亮的少女，都在十八、九歲之間，看她們矯健身手，說話的神情，都是受過嚴格訓練的人。撥給他聽候使喚，既有籠絡之心，也有監視之意，這三聖會果然是一個準備完善，人才濟濟的組合。

心中念轉，至未開口，只對二女微微頷首示意。

迎春、和春一面扶着仝大夫登上篷車，一面忖思：這是個很難伺候的人物，喜怒不形於色，估不透他心中想些什麼。

心中念轉，人也提着行囊上了篷車，放下車簾，篷車立刻馳動，由慢而快。

仝大夫閉目而坐，對坐在兩側的迎春、和春兩個大美人，既不多望一眼，也無輕藐之色，對撲鼻沁心的脂粉香氣，也似嗅而不覺。

但仝大夫的心念却在轉動，估算着愈來愈快的篷車行速，拉車的健馬固然是千挑萬選的好馬，這篷車也是特別構造的好車，快速平穩，實非一般車輛能及。

「大夫，」迎春忍了又忍，還是忍耐不住，道：「你想不想知道我們要到那裏去？」

仝大夫睜開眼睛，看了迎春一

眼，笑道：「既來之，則安之，到那裏都是一樣。」

「讀書多的人，果然是氣質不同，」迎春笑道：「沉穩內斂高深莫測。」

「我讀的都是醫書，知藥、知病，」仝大夫道：「對處事待人的方法却是知曉不多。」

「也不懂憐香惜玉，」和春道：「也不怕冷落了佳人？」

「醫者父母心，放在我心上的，只有病勢的輕重、傷口愈合的好壞。」仝大夫道：「是什麼樣的人，倒是不太管他。」

「大夫，是不是我們姐妹都是俗庸脂粉，」迎春道：「難入大師的法眼？」

「少讀了一些風雅詩詞，人也就變得木訥了。」仝大夫道：「不過，來日方長，我們經過了一番長時相處之後，大家熟悉了，自然會融洽，輕鬆一些。」

「這就好，大夫不是討厭我們，」迎春放低了聲音，道：「就把我們留在身邊，我們會盡心照顧大夫的生活起居，決不逾份。」

仝大夫呆了一呆，道：「恕我不能盡解語意，姑娘可否說得清楚一些？」

「大夫，抵達三聖會總會堂後，如有人問你，是否滿意兩個丫頭？」迎春道：「大夫只要回一句很好，就算把我們姊妹留下來了。」

「兩位本來就好，仝某實話實說就是。」

「多謝大夫。」迎春、和春齊聲說。

但仝大夫却又閉上眼睛，倚在車欄上，似乎是有點想睡覺了。

迎春移動下車中毛毡，讓仝大夫倚靠得舒服一些，和春却揮動玉手輕輕在仝大夫的腿上推拿起來。

仝大夫沒有推拒，小妮子推拿的手法十分在行，仝大夫閉着眼睛在享受，心中却暗暗忖道：這三聖會中的規戒，似極森嚴，違犯戒律者，固然難逃制裁，完不成指定的任務，只怕也有一番處罰，兩個丫頭掌控不了我的情緒，除了動作上討好我之外，竟然正式開口求我，這之間，又有些什麼隱密呢？

＊　＊　＊

氤氳藥室中，最先清醒過來的是天衣大師，挺身坐起身子，立刻感覺到腹中一陣急疼。

藥室中別無他人，但却點了一支很亮的油燈，也多了一張木桌。

木桌上畫的有圖，說明了開動便門，入厠的路線。

來不及再看下面寫的什麼，大和尚先跑厠所。

飛雲子、白翎、江豪先後醒來，天衣大師立刻指點他們的入厠方法。

原來幾人長眠了四十九日，睡着不動，還可忍耐，醒過來，立刻感覺到肚子不適。

再入藥室，四個人才有空打量對方，果然發覺了都已有很大的變化。

可能是因爲長時間未進用食物，每人都瘦了很多，肌膚也變成透明顏色，而且起了一層細密的皺紋。

飛雲子吁口氣，道：「三位可有什麼異樣的感覺？」

白翎突然啊了一聲，轉身走向一座木榻。

原來，她突然想到蕭寒星。

奇怪，蕭寒星先他們數日進入藥室，但現在仍沉睡在木榻之上。

就是說蕭寒星的這場沉沉大睡，已超過了四十九日以上。

白翎心頭震顫了，忖道：是不是死了呢？

再也無法控制激動的心情，忍不住伸手推向蕭寒星。

天衣大師、飛雲子都想阻止，但都及時住口，兩人都想通一件事，這個年輕人，如果是眞的死了，能愈早發現愈好。白翎雖會有一陣椎骨銘心的痛苦，但她是個聰明絕倫的姑娘，能很快把痛苦化作悲憤，用作練武的動力。

但手指推到蕭寒星的軀體時，忽現奇蹟，閉目而睡的蕭寒星，突然睜開了眼睛。

「你還活着？」白翎忍不住湧含在雙目中的淚水，眨動了一下眼睛，兩顆淚珠兒滴在了蕭寒星的臉上。

白翎用衣袖沾去淚痕，蕭寒星却瞪大着眼睛望着白翎出神，似是要從記憶中找出這個形象。

所有人的目光，都投注在這個年輕人的身上，他們都從白翎口中聽過蕭寒星的事，進入藥室之後，大家都有點緊張茫然，藥力發作得快，蕭寒星又沉睡未醒，連看都未仔細的看過這個年輕人。

現在，大家都意識清醒，都想看看這個讓白翎姑娘縈繞在心頭的人物。

他只是個大孩子，也許是長期折磨的原因，看上去十分瘦弱，似乎只有一層皮包着骨頭，惹人憐惜。

「妳是掌門師姐，」蕭寒星開口說話了，人也隨着坐了起來，下了木榻，準備大禮拜見。

「你爲本門受了很大的磨難，」白翎完全不避男女之嫌，扶着了蕭寒星道：「師姐很慚愧，沒有安排好接應你的人手，幾乎害你送了性命。」

「小弟無能，有違使命，」蕭寒星道：「還望師姐原有……」

「蕭兄弟，」飛雲子突然插口道

：「只不過是幾天的時間，但江湖上情勢丕變，整個的江南地盤，已完全落入了三聖會的手中，武林中風雨如晦，三聖會志在江湖霸業，不可能忍受江北武林各門獨行其是……」

「三聖會，三聖會……」蕭寒星道：「我怎麼從來沒聽過這個名字？」

「三聖會就是慕容、南宮兩大世家的現代家主，加上個明月觀的散花仙子，合成的一個組合，」白翎道：「這檔子事，在江南道上已經醞釀了數年之久，架空了江南幾個大門派的實力，才能一夜江南盡變色，白鴿門竟然未探出一點消息，眞是愧對歷代先師。」

「翎姑娘，少林掌門人、武當龍道長和家父，三位老人家走在一處，連座山也可撼動了，」江豪道：「還不是中了三聖會的算計，如非姑娘幫忙，我們連三位老人家的下落也查不出來，姑娘如此引咎自責，我們更是無地自容了。」

「你是洞庭盟的江公子？」蕭寒星道：「我見過江老盟主……」

「老人家的身體好吧？」江豪道：「兄弟行三，小名江豪。」

蕭寒星搖搖頭，道：「三個人都活得很辛苦。」

「另外兩位是……」天衣大師道：「是什麼樣子的人物？」

「一個和尚，是少林寺的方丈天鏡大師，」蕭寒星道：「另外一位是道長，是武當的長老龍道長。」

一口氣說出了三個老人家的出身來歷，自然十分可靠，這個年輕人是眞的見過了三位老人家。

「那位和尚年紀很老了。」天衣大師道：「也掉了兩顆門牙。」

蕭寒星道：「不對！我看不出他的年齡，他臉上不見皺紋，牙齒細白，不見缺失，只能從兩道白色的眉毛上，流現出一點歲月的痕跡。」

「這就不錯了，」天衣大師道：「是少林派的掌門人，也是少林寺的方丈。」

「那麼道長呢？」飛雲子道：「長相如何？有何特別的地方？」

「他告訴我是武當派的長老龍道長，」蕭寒星道：「長得一張奇長臉，兩個大耳朶，雙臂奇長，手白如玉，留着五綹長髯，身着道袍，鬚髮如墨，身軀高大……」

「是龍道長不會錯了。」飛雲子接道：「他的異相奇徵，沒有見過他的人，是無法說出來的！」

「只可惜沒有兩派弟子在此，」蕭寒星道：「大師、道長的話不能轉達了。」

「老衲天衣，出身少林寺。」

「貧道飛雲子，是武當門下弟子，此番南來，正是要追尋本派長老龍道長的下落。」

蕭寒星目光轉動，打量天衣大師一陣，道：「你頭上可見戒痕，當過和尚，大概是不會錯了，但却無法証明你是少林寺的和尚，」目光轉注到飛雲子的臉上，道：「道士脫了道袍，挽着長髮，穿上俗人衣服，完全無法分辨了，三位老人家說的事情很重要，所以，我不能隨便告訴你們。」

說的是理，天衣大師、飛雲子想不出如何反駁，聽得楞住了。

倒是江豪想出了辦法，低聲道：「翎姑娘，大師、道長的底細，你很清楚，替他們擔當起來吧！蕭兄弟年紀不大，但意志力却堅如鋼鐵，就算他心中承認大師、道長的身份，兩人舉不起明確的証據，也無法使蕭兄弟開口。」

「試試看吧！」白翎道：「我這位兄弟，忠人之託，固執得很，如若天鏡方丈、龍道長有過特別的囑咐，我的話，他未必就會聽得進去。」

蕭寒星聽到了兩人談話，雙目轉注在白翎的身上，一副忖恭吩咐的神情。

「江湖上情勢大變，到處是追殺我們的鐵騎，」白翎道：「逼得我們不得不改扮易容，大師、道長也只好脫下法衣換俗裝，師姊我也扮成了小男生。」

「苦了師姐啦！」蕭寒星笑一笑，道：「小弟大難未死，如能恢復武功，自當全力報效師門，爲掌門師姐分憂。」

江豪心中忖道：「好甜的小嘴巴，勿怪白翎對他愛護備至，爲他陶醉。」

但聞蕭寒星長長歎息一聲，道：「師姐，三位老人家爲了救我，多吃了不少的苦，我不能有負他們所託，就算是一成之險，也不能冒，我要知道他們眞正的來歷、法號。」

「和尚法號天衣，」白翎道：「是天鏡方丈的師弟，四十年未離開過少林寺，是天字輩的高手之一，老道士嘛！那就大大的有名了，江湖上誰人不知武當劍客飛雲子。」

「天衣和尚、飛雲子，對！就是他們兩個，」蕭寒星道：「老方丈和龍道長，都提過他們……」

「掌門方丈怎麼說？」天衣大師道：「小施主儘管實話轉告，不用心存顧忌。」

「老方丈說，少林寺如果派人探詢他的消息，很可能是天衣和尚，」蕭寒星道：「老方丈推斷得準，眞的是你。」目光轉注到飛雲子的臉上，道：「龍道長直截了當的說出了你的法名飛雲子，似是除你之外，再無他人了。」

「是！武當門下，常在江湖上走動的人，就屬貧道最多。」

白翎突然發覺到一件奇怪事情，長眠醒來之後，人人急着入厠，蕭寒星竟然例外，他還比別人多睡了幾天，竟似彷若無事，是不是年輕人皮嫩，用力忍着，那可是很傷身體，唉！眞是越長越回去了，連這種事也要我爲他操心。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小弟，你昏睡了五十多天，臉也未洗過一次，要不要去盥洗一下？」

白姑娘說得很婉轉，蕭寒星却笑一笑，道：「我該去洗個臉，不過，先要把話說完，」目光轉到天衣大師的臉上，接道：「老方丈說，金陵城中唐家巷，有一位唐老婆婆，要和尚、道士、和洞庭盟中人，聯袂登門求見。」

「要不要說些什麼呢？」天衣大師道：「蕭施主儘管請說，不要有所顧忌。」

蕭寒星道：「老方丈說，唐婆婆如若不肯見你，你就說嵩山舊友有難，急待援手。」

「老衲記下了。」

他身着俗裝，髮長盈寸，連戒疤都快掩住了，自稱老衲，看上去有點滑稽，蕭寒星忍不住嗤的笑出聲來。

白翎一皺眉頭，忍下未言。

但蕭寒星已看到了師姐的臉色，臉都急紅了。

原來，他臉色蒼白得不見一點血色，這一下却急出了滿臉紅光。

「家父可有交代江三的話？」

「你是江三公子，令尊也早想到了，洞庭盟如果派人找他，可能是你，」蕭寒星道：「要我轉告的話是，慕容長青低估了洞庭盟，十五年前，洞庭盟已在江南地面上，安排了三處分舵，他們爲了保持隱密，遠離江湖人物，從事正當的生意，他們和洞庭盟也不連繫，是一股非常秘密的力量，開在金陵的生意，是一家當舖。」

「這件事，從未聽家父提過，」江豪道：「掌櫃的姓什麼？另外兩處在那裏？」

「我只知金陵當舖的店名叫利人，不知道掌櫃的姓名，也不知道另外兩處分舵在那裏。」蕭寒星道：「不過，江盟主告訴我一句暗語『君山人家水上盤，一片風帆一片天』，江老盟主說，最好把暗語寫在紙上，不要用口叫出來，不要由於你的造訪，暴露了他們隱藏了十幾年的身份。」

江豪點點頭，道：「我會小心。」

蕭寒星道：「我只記得這些了，也許他們還說了別的，但我好像暈了過去，以後的事，全不記得了。」

「蕭施主，老衲還想請教一件事。」

「大師請說，寒星知道的，無不奉告。」

「就你記憶而言，三位老人家是如何一個處境？」天衣大師道：「能不能活得下去？會不會遭到處決？」

「人生至苦，就是他們的活法了。」蕭寒星道：「以我而言，一天也活不下去……」

「是怎麼一個苦法呢？」飛雲子道：「三位老人家那麼精深的內功，高强的技藝，用什麼方法才能讓他們留在那裏忍受苦難的生活？」

「那是座建築特殊的水牢，水深逾丈，四面都是石壁，中間有一座高枱，突出水面三尺，一丈方圓大小，三位老人家，就生活在那座高枱上，可以坐，可以躺。」蕭寒星道：「無法再作別的活動了，因爲地方太小。」

「就這樣困住三位老人家了？」江豪道：「家父能在滾滾長江濁流中泡上三天三夜，不用上岸休息……」

「眞正困住三位老人家的當然不是那一池積水，也不是出口處的三道鐵柵，」蕭寒星黯然接道：「是加諸在三位老人家身上的禁制。」

「是一種什麼樣的禁制，能讓三位老人家動彈不得？」飛雲子道：「龍道長的技藝，已入神化之境，只要他神志清醒，囚困他很難。」

「所以，慕容長青的手段很殘忍，」蕭寒星道：「三位老人家肩胛上被鑽了個洞，兩條大腿的琵琶骨，也被穿透，四條生絲編成的絲索穿過肩胛和琵琶骨，絲索很長，由石壁間一個小洞穿出去，每人四條，傷口處血痕宛然，看一看就叫人心生寒意，不知道三位老人家如何能撐得下去……」

「慕容長青，我和你誓不罷休……」江豪大聲喝叫着，人也突然飛了起來，撞在藥室屋頂，才又緩緩落了下來。

父子連心，聽到了如此悲慘的訊息，一時失去了控制，人落實地，也冷靜了下來。

但這一陣激動，竟使身體發生了驚人變化，手臂肌膚上有了裂痕，像受到震動裂開的瓷器，裂紋很細，但却很多。

天衣、飛雲子、白翎、蕭寒星全看到了，江豪的肌膚上有了裂紋，正在不斷的增多、擴大。

「怎麼會發生這種怪事？」白翎道：「全大夫好像沒有告訴過我們。」

（未完・九）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大破十二峯

上文提要：君簫已和七星會結怨，怕被他們認出，便喬裝成一青年鄉巴佬模樣，去江南投靠七星會打探實情，在黔江因購一把緬刀，又和任劍秋狹路相逢打起來，再與唐門結怨，唐友欽認為他折辱唐門弟子，在酒中下毒，幸得一風塵異人救他脫險。君簫在九嶺山脈迷路，在深山裡的巨宅借宿，發現有人竊聽，試探自己……

護送香車　冒犯唐門

君簫道：「為何姑娘認為小可是百里奇的徒弟？他很有名氣麼？」

姬紅藥道：「你說對了，我聽董老爹說的，百里奇是塞外第一刀手，百里之內，沒有人能勝得過他，你可能就是他的徒弟，不是就算了。」

「董老爹，敢情那彎腰老頭就叫董老爹！」君簫心中想着，一面道：「姑娘要小可出來，就是問我這兩句話麼？」

姬紅藥道：「我另外還有一件事。」

君簫道：「姑娘請說。」

姬紅藥道：「你不是到江南來遊歷的麼？」

君簫道：「正是。」

姬紅藥道：「目前還沒有一定的去處？」

君簫應道：「正是。」

「這樣就好。」姬紅藥道：「明天我要了南昌去，董老爹不能陪我去，我想請你做我保鏢。」

君簫道：「姑娘要小可護送妳到南昌去？」

「是啊！」

姬紅藥道：「董老爹不是跟你說過，要在江湖上圖個出身，最好就是投身鏢局，當個鏢師，將來自己開一家鏢局，就可以當局主了，從明天起，你就給我當鏢師不好麼？」

君簫笑道：「姑娘又不是開鏢局，姑娘要去南昌，叫人護送，怎麼能稱鏢師？」

「怎麼不能？」姬紅藥道：「咱們姬家，南七北六，開設了九家鏢局，我說過要你當鏢師，你就是鏢師，難道還是假的？」

君簫心想：「原來他們是開鏢局的，開鏢局的人，何用把巨宅建到深山裏來？」

姬紅藥看他沒有作聲，偏頭問道：「怎麼，你不答應？」

君簫道：「姑娘要去南昌，如果沒人護送，小可可以護送妳到南昌，但小可不想當鏢師。」

姬紅藥喜道：「你答應了，咱們就一言為定，明天一早就要動身。」

說完，兩手提着長裙，像蝴蝶般朝假山下飛奔而去。

*　*　*

第二天一早，君簫才一起床，那彎腰老頭已經趕了進來。

君簫連忙招呼道：「老丈早。」

彎腰老頭含笑道：「小哥早，老朽是奉二小姐之命，來看看小哥起來沒有，二小姐說，小哥答應護送她到南昌去。」

君簫心中暗道：「原來那姬姑娘是他們二小姐。」一面點頭道：「是的，昨晚老丈走後，姬姑娘來找

小可，要小可護送她到南昌去。」

彎腰老頭道：「你答應了？」

君簫道：「小可並無一定的去處，二小姐要到南昌去，沒人護送，小可自當效勞。」

彎腰老頭道：「如此甚好，二小姐吵着要到南昌去，已非一日，就是抽不出人手陪二小姐去，小哥肯幫忙，眞是太好了……」

他說到這裏，忽然壓低聲音道：「只是二小姐脾氣不太好，一路上，小哥得多多包涵……」

話聲未落，只聽院前響起一個又嬌又脆的聲音，叫道：「董老爹，雲驚天起來了麼？我等着他上路呢！」

話聲還未說完，人已經一陣風般奔了進來。

君簫突覺眼前一亮，昨晚姬紅藥臉上還覆着一層面紗，看不見她的面貌。今朝她沒戴面紗，在晨曦映照之下，一張白中透紅的臉上，艷如朝霞，帶着淺淺的笑意，紅菱般小姐，露出一排雪白似玉的牙齒，一雙黑白分明的剪水雙瞳，正盈盈地朝君簫望來，問道：「你弄好了沒有呀，人家已經等了你一會了。」

她今天打扮得很清新，上身穿一件淡綠色的春衫，窄窄的袖口，胸前綉着一枝白梅花，配着翠綠的白摺裙，長可及地，看去更是婀娜多姿。

照說，女孩子家穿着長裙，就該走得嬝嬝婷婷才是，但她還是像一陣旋風般，又跑又跳，稚氣未脫。

彎腰老頭陪笑道：「二小姐先歇一回，老朽這就替他去拿早餐。」

姬紅藥氣道：「什麼，你來了老半天，還沒給他送早餐來？」

彎腰老頭陪笑道：「老朽這就去。」

三脚兩步，往外行去。

君簫道：「二小姐請到外面稍候，小可很快就弄好了。」

姬紅藥看了他一眼，嗤的笑道：「你剛起來，還沒洗臉，對不？你洗你的臉，我又沒礙着你。」

說着，反而拉開一張櫈子，坐了下來。

君簫心中暗道：「這位二小姐，果然有些刁蠻。」

但人家不走，他總不能不洗臉。

當下也就不去理她，自顧自走到洗臉架前，雙手掬水，朝臉上洗了一陣，然後取下面巾，胡亂擦乾，回身取起茶壺，倒了一盅冷茶，漱了口。

姬紅藥一直看着他盥洗，說道：「喂，雲驚天，你們男人洗臉，好像很隨便。」

君簫回頭笑道：「至少男人不要畫眉點唇，塗脂抹粉，自然省事多了。」

姬紅藥一挺胸脯，抬頭說道：「你再看看我，幾時畫眉點唇，塗脂抹粉了？」

君簫道：「二小姐天生麗質，自然用不着妝飾了。」

姬紅藥挑動眉毛，欣喜的道：「你很會說話，也很會討女孩子的喜歡。」

彎腰老頭送來早餐，那是一盤肉包子，和一小鍋稀飯，放到桌上，說道：「小哥，請用早飯了。」

君簫道：「多謝老丈。」

姬紅藥站起身道：「雲驚天，快吃了，我們就要上路呢，我在外面等你。」

舉步往外走去。

君簫匆匆吃畢，彎腰老頭領着他走到前廳，大門已經敞開着，門前停了一輛雙轡馬車，駕車的是個二十來歲的小伙子，已經坐在車頭位子上。

自己的馬，也已拴在門口。

彎腰老頭領着君簫走出大門，姬紅藥忽然從後車廂探出頭來，催道：「雲驚天，你動作眞慢，我在車裏坐了老半天，你才出來，快上馬了。」

她這回又覆上了面紗，看去就令人有神秘之感！

彎腰老頭道：「小哥，眞麻煩你了，你只是護送二小姐，車上東西，自有小七會照料的。」

接着又啊了一聲，接道：「他叫王小七，你就叫他小七好了，這條路他熟，該到那裏打尖，他知道……」

姬紅藥又在車廂裏嚷道：「董老爹，你嘮叨完了沒有呀？」

彎腰老頭陪笑道：「雲小哥還是第一次到南昌去，老朽總得交代清楚才是。」接着朝君簫道：「好了，小哥請上馬了。」

姬紅藥叫道：「小七，咱們可以走啦！」

王小七答應一聲，右手一抖雙韁，右手長鞭揚處，在空中響起「劈啪」一聲脆響，兩匹馬立即拖着馬車，八蹄踏動，朝山道上馳去。

君簫牽過馬匹，朝彎腰老頭拱手道：「小可告辭了。」

彎腰老頭道：「小哥辛苦，路上小心。」

君簫催動馬匹，跟着車子趕了下去。

他們由大姑嶺動身，雖是荒僻山區，但沿着山脚，一條平整的山路，卻一直通到潭山市，和大路相連接。中午時分，趕到花橋，這是一處小鎮甸，靠鎮甸口，臨路邊挑着酒帘子，是一座酒棚。

王小七已經在酒棚前面停下車

來，跳下車轅，替二小姐打起了簾子。

姬紅藥跨下車，君簫也隨着停住馬匹，翻身下馬。目光一瞥，看到偌大的車廂裏面，少說也堆了七八隻大大小小的箱籠，敢情都是二小姐的隨身之物了。

這酒棚只有三四張桌子，也可以說是茶棚，專為過路客商打尖的地方，酒菜麵飯，一應俱全。

這時雖是中午時分，却一個客人都沒有，靜悄悄的，只有棚外爐子上，一把長嘴銅壺，水沸得直噴熱氣。

那店家是個五十來歲的老頭，看到生意上門，立即三脚兩步的迎了出來，連連哈腰道：「姑娘請裏面坐。」

王小七停妥車子，緊隨姬紅藥身後，瞪了他一眼，叱道：「什麼姑娘姑娘的，這是咱們二小姐。」

那店家連忙改口道：「是，是，二小姐請，請。」

姬紅藥回頭看看君簫，等他拴好馬匹，一起走入棚下。

那店家趕忙拉開長櫈，一面問道：「二小姐要些什麼？」

王小七道：「你先泡三盅茶來。」

店家唯唯應是，巴巴結結的泡了三碗茶送上。

姬紅藥拿眼瞟着君簫，問道：「雲驚天，你喝什麼酒？」

君簫道：「在下很少喝酒。」

姬紅藥道：「到了酒棚子裏，怎好不喝酒呢？喂，店家，你們這裏有什麼好酒，好菜，只管拿來。」

店家連聲應是，還未退下。

忽聽鎮口來處，傳來一陣鐵蹄翻騰的急驟蹄聲，如飛馳來了一騎快馬。

馬上是一個穿着緊裝勁服的大漢，戴着大草帽，背上背一口單刀，一手揚着馬鞭，策馬如飛。

不過眨眼之間，就到了酒棚前，陡的一勒韁繩，在門口打了一個圈，目光迅快的朝停在棚前的馬車看了一眼，跟着一抖韁繩，如飛馳去。

君簫看在眼裏，心中忖道：「這馬上漢子大概是踩盤子的無疑，他在經過店門前時，竟敢這般肆無忌憚的朝馬車打量，看來準是綴着自己等人來的了。」

他那會把攔路搶劫的毛賊放在心裏，目送着那漢子馳去的後影，暗暗點了下頭，忖道：「這漢子的騎術，倒是不錯。」

店家切了一盤滷牛肉、一盤滷蛋、一盤醬肚，和一壺酒，一起送上，一面替三人放好杯筷，一面陪笑道：「小店竹葉青，足有三年陳，是小老兒自己釀製的，入口甘醇，清而不烈，二小姐一嘗就知……」

姬紅藥就討厭人家嘮叨，一抬手道：「你放着就好。」

王小七道：「店家，你別忘了給咱們上好馬料。」

店家應了兩聲「是」，便自退下。

王小七接過酒壺，站起身給二小姐和君簫面前斟滿了酒。

姬紅藥道：「小七，你也喝幾杯吧，只是不許喝醉了。」

王小七聽得大喜，連聲道：「多謝二小姐。」

姬紅藥一擧手，朝君簫道：「雲驚天，來，我們喝酒。」

擧起酒杯，一手撥開面紗，一口喝了下去。

君簫和她乾了一杯，含笑道：「二小姐原來是海量。」

姬紅藥得意的笑道：「喝酒，連姐夫都比不過我呢！」

聽她口氣，她一定很佩服姐夫，只有在酒量上，她才能勝過姐夫。

君簫道：「二小姐的姐夫，一定是位很了不起的人了？」

姬紅藥道：「姐夫武功很好，為人也很風趣，現在是我們九家鏢局的總鏢頭，大江南北，黃河兩岸，只要說起小諸葛，可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她口中「哦」了一聲，回過頭，問道：「雲驚天，你有沒有聽人說過？」

君簫微微搖頭道：「沒有。」

姬紅藥驚奇的道：「你連小諸葛諸葛眞都不知道！」

君簫確實沒聽說過小諸葛諸葛眞，淡淡一笑道：「在下剛到江南，今天才聽二小姐說起。」

姬紅藥嬌笑道：「我忘記你是剛從塞外來的了。」她又擧起酒杯，朝君簫道：「來，雲驚天，我們還是喝酒。」

她敢情嫌戴着面紗喝酒不方便，乾脆一把扯了下來，擧杯一口喝乾。

君簫和她對飲了幾杯，眼看她臉上泛起一片桃花，星眸蕩漾，笑得好不撩人，分明已經有了幾分酒意，不覺勸道：「二小姐，咱們還要趕路，酒差不多了。」

姬紅藥道：「你道我喝醉了，我的大鏢師，你不用怕，我才不會醉呢，店家，再打兩斤酒來，再切一盤醬肚。」

口中說着，又要和君簫乾杯。

君簫拗不過她，只得和她乾了杯，接着說道：「二小姐，咱們慢慢的喝行不行，別喝得這麼快。」

姬紅藥眨眨眼睛，直視着君簫，吃吃笑道：「我才不喜歡慢慢的喝呢，要喝就喝得乾脆，我姐夫和朋友談得高興的時候，就用大碗

喝酒，那才豪爽呢！」

小姑娘平日裏很少和男人接觸，她比較接近的男人，只有姐夫，所以處處都把姐夫做榜樣。

君簫道：「這樣喝酒，很快就會醉。」

姬紅藥咭的笑道：「喝醉就喝醉，我都不怕，你怕什麼，難道你沒有喝醉過？」

君簫笑道：「在下很少喝酒，自然沒有喝醉過了。」

姬紅藥眼波流轉，笑得像鮮花一般，說道：「那就喝醉了試試看，那才好玩呢！」

君簫道：「在下是護送二小姐的人，路上怎好喝醉了？」

姬紅藥道：「你只管放心，這條路閉着眼睛都可以走，不會有賊人的，其實我只是要你做件來的，一個人說話要件兒，喝酒也要件兒，你說，你該不該喝？」

她不待君簫回答，又喝下了一杯。

她每乾一杯，臉上就多一層紅暈，紅得嬌艷欲滴！

姬紅藥放下酒杯，眼看君簫還沒喝酒，不依道：「你怎麼不喝呢？」

君簫本已不想喝酒，但現在被她逼着，只好把一杯酒灌了下去。

姬紅藥笑得很開心，也笑得很甜，她一面嚼着醬肚，纖纖玉手拿起酒杯，又要和君簫乾杯。

君簫拿她沒有辦法，他雖然很不喜歡喝酒，但仗着內功精純，自然不怕喝醉，心想：「我倒要看看妳究竟能喝多少？」

索性不待姬紅藥拿杯，就和她一杯又一杯的喝下去。

這壺酒喝完，姬紅藥眞的喝醉了，她口中還在說着：「雲驚天，你……你喝……呀……」

一個人已經軟軟的伏倒桌子上。

君簫從來也沒喝過這許多酒，他也醉了，但他仗着內功精深，是以依然和沒醉一樣，一點也看不出來。

王小七是個很本份的人，他只喝了幾杯，就要店家下了一碗麵，自顧自的吃着，這時已經套好了車，回到車座上去了。

君簫看着已經醉倒的姬紅藥，不禁皺起眉頭，一時不知如何是好。

王小七跳下車，走近君簫身邊，低聲道：「雲爺，你抱二小姐上車吧，她一時只怕醒不了，從這裏到高安，都是石子路，車子顛簸得厲害，雲爺你就在車上照顧着，別下車了。」

「這個……」

君簫想到王小七要趕車，別無照顧二小姐的人，她喝醉了，要是沒人照料，準會從車廂裏翻滾出來，這就點點頭道：「那也只好如此了，只是我的牲口……」

王小七笑了笑道：「牲口沒關係，只要拴在車後就好。」

君簫會了酒賬，走到姬紅藥身邊，低聲叫了兩聲：「二小姐。」

姬紅藥醉得已經睡熟了，一動也沒動。

君簫搖搖頭，只得雙手托起她身子，一步一步的走到車前。

王小七早已替他掀起了車簾，君簫抱着她跨進車廂，只覺車廂內甚是寬敞，雖然堆置了七八件箱籠，中間還可以坐下兩三個人。

君簫低着頭剛一跨進車廂，姬紅藥忽然動了一下，敢情想翻身。但人托在君簫兩隻手彎上，這一翻，正好翻到了他懷裏，她一隻左手，忽然勾住了君簫的脖子，夢囈般的道：「好姐姐，妳別走，我……我要告訴妳一個秘密……」

王小七不待吩咐，已經自作主張，放下了車簾，車內登時暗了許多。

君簫因她手臂環着自己頸項，自然無法把她放下來，只好坐下之後，把她一個軟綿綿的嬌軀，放到膝上，雙手托着她，正襟危坐。

車子已經上路了，木輪輾在石子路上，發出轆轆聲響，車廂就像搖藍一樣，不住的左右擺動。

車中雖然黝黑，但君簫仍可看清姬紅藥一張臉紅得像熟透了的蘋果！

尤其她急促的呼吸，不是用鼻子在呼吸，而是檀口微張，在輕輕的喘息，一陣又一陣熾熱而帶着甜香的氣息，呼到君簫的喉間，就覺得有點癢癢的。

不，帶着輕微的甜香，使人覺得心神蕩漾！

一個男人的懷裏，抱着這麼一個又香又軟的姑娘，若說他不動心，不覺得飄飄然，不想入非非，那麼他一定不是男人！

君簫只覺自己的血液，忽然間好像流得很快，全身一陣燠熱，車廂內的氣壓，也越來越低，幾乎使他窒息得透不過氣來！

就在此時，突聽車後傳來了一絲異響！

君簫畢竟一身功力已臻上乘，雖在軟玉溫香抱滿懷的時候，敏銳的耳朵仍然聽出車後似有人欺近！不，那人是躍上了拴在車後，正在跟着車子奔行的馬背之上！

君簫心中不禁一動，暗道：「此人一身輕功，倒是十分了得！」

就在他心念方轉，一支森寒的長劍突然無聲無息，閃電般從車後皮篷外穿入，直刺君簫後心！

這一劍來得好快，好毒，閃着寒芒的劍尖，刺穿了皮篷，自然一

下就刺到了君簫背後的衣衫。

衣衫當然擋不住鋒利的劍尖，但君簫輕輕的側了下身，讓劍尖刺到腋下，他臂膀用力一夾，就把劍尖夾個正着，口中沉喝道：「什麼人暗算在下？小七，停車！」

刺劍的那人但覺劍尖被人夾住，任憑他用力掙動，也休想掙得動分毫。

這時駕車的王小七聽到君簫招呼，立時勒住了馬韁，奔行中的兩匹馬，突然間人立而起，同時發出了希聿聿的長鳴，刹住前奔之勢，但還是拖出了一段路，才行停住。

君簫等車停妥，放下姬紅藥，一手搴簾，身如燕子般迅快的穿飛出去。但就在他穿出車廂的一刹那，但見一團銀虹，電閃風飄般從車頂向自己攔腰橫掃而至！

這一記劍勢，劍風之厲，劍招之毒，比之方才刺穿皮篷的一劍，有過之而無不及！

君簫心頭不禁大怒，身子在空中一個翻滾，避開對方劍勢，右脚陡然朝對方右肩踢去。

這一記「魁星踢斗」，在半空中使來，不但要有極高的輕功，而且還得有相當的內力才能辦到。

對方那人由車頂撲下，去勢何等猛銳，此時眼看自己一劍落空，君簫抬足踢來，立即身形一偏，兩條人影交叉錯開，一齊飛落地上。

君簫目光抬處，才看清偷襲自己的，正是天毒星唐友欽的徒弟任劍秋，心頭暗暗奇怪，忖道：「他怎麼也到江南來了？」

君簫濃眉一剔，冷冷的道：「是你！」

目光一瞥，左首不遠處一片的松林前面，還坐着三個勁裝漢子，樹下拴了三匹健馬，他們只是悠閒的看着自己和任劍秋動手，看情形，似乎並不是任劍秋一夥。

任劍秋神色冷峻，哼道：「你想不到吧？」

君簫道：「在下和你無怨無仇，朋友一再尋釁，是何道理？」

任劍秋道：「老子高興。」

君簫沉聲道：「好個不知進退的狂徒，雲某今天非給你一個教訓不可。」

任劍秋長劍一指，喝道：「小子，你亮刀。」

君簫當然不會把任劍秋放在眼裏，但如今自己化名雲驚天，可不是君簫了，何況已經到了江南，不可再像君簫那樣，鋒芒太露，因此在武功上，就不能太過炫耀，以免引起七星會的人注意。

他一手鬆開緬刀的扣子，右手一按吞口，「鏘」的一聲，一道刀光從腰間飛起，抖手之間，掙得筆直，橫刀當胸，徐徐說道：「閣下請吧！」

任劍秋只覺君簫橫刀凜立，幾乎無懈可擊，心中暗道：「這小子武功不弱，自己該先下手為強，還和他客氣什麼？」

心念一動，朗笑一聲道：「好！」

也不用起手式，劍化驚天長虹，一道藍芒（他使的是毒劍）直向君簫刺去。

君簫不待他長劍刺到，右手一揮，狹長緬刀使了一招「推窗望月」，上身右擰，刀尖削向任劍秋右臂。

他這一招擰身揮刀，不但巧妙絕倫的避過了對方一劍，而且以攻為守，刀招雖無什麼出奇之處，却使得乾淨俐落，十分老到。

任劍秋大喝一聲，揮劍斜劈而出，刀劍未接，猛然廻劍上挑，刺向君簫眉心，這一劍又狠又快，火辣辣凌厲驚人！

君簫連避也不避，翻腕之間，「嗒」的一聲，緬刀下沉，拍在他劍身上之，把他長劍壓了下去。

任劍秋大吃一驚，急急抽回長劍。

君簫倏地跨上一步，刀光精芒電射，向任劍秋捲去。

任劍秋一身武功已得乃師眞傳，只要不遇上君簫這樣的超級高手，在年輕一輩中，也可算得是高手之列，自然看得出君簫這一刀威勢極盛，非同小可！

其實君簫這一刀，也不過是隨手而發，只因他一身功力已臻上乘之故，雖是隨手一招，刀勢就如匹練飛捲，令人無法封架。

任劍秋脚下連換了三個方位，一面揮動手中毒劍招架，才算化解開去。

君簫冷哼一聲，揮刀如飛，連連逼進。

老實說，以任劍秋的武功，在君簫手下那想走得三招，君簫這連番逼進，只不過不想讓人看出他的眞實功夫，隨手發刀，不拘招式。

但越是隨手發刀，不拘招式，就越顯得變化多端，隨心所欲，沒有一定的路數，使人無迹可求。

這一連七八刀，直殺得任劍秋一連後退了七八步！

任劍秋直氣得雙目通紅，恨不得立時取他性命，但在連封帶架，連連後退之際，縱有暗器，也未能施展。

直到他退到七步，舉劍封住君簫刀勢，左手往下一垂，才把本來縛在左手腕上的一支鋼管握在掌心，退到第八步，右手長劍一指，厲聲喝道：「姓雲的，老子和你拚了。」

他長劍一指，正是要把君簫的眼睛稍稍引開，同時左手抬處，銅

管發出一陣連珠般的「嗒嗒」輕響，但見藍芒乍現，一連八九支三寸來長的短箭，一支接一支的射出！

江湖上一般袖箭，只能每發一支，發完五支，就要裝箭，梅花袖箭，形如梅花，可以一發五支，沒有人袖箭可以連珠發射的，這就是唐門特製的袖箭。

四川唐門以毒藥暗器聞名江湖，唐門不僅以獨門毒藥著稱，而且更精於製作暗器，即以任劍秋的連珠袖箭而言，一筒可裝三十六支之多，你只要拇指按下機簧，筒內箭孔即會連續轉動。

因為它可以連續發射，不論你如何躲閃，他都可以跟着你猛射，三十六支連珠箭下，你很少有機會完全躲得開。

何況他並不需要射中你咽喉要害，一箭畢命，他箭鏃上淬了毒藥，不論什麼地方，只要被它箭鋒劃破一點表皮，見到一點血絲，你就會中了奇毒，全身痲痺，失去武功。

沒有他們獨門解藥，你只有坐以待斃，唐門「天罡箭」的厲害，又豈是江湖上的一般袖箭所可比擬？

任劍秋一排射出九箭，原以為足可置他於死地。

普通江湖高手，最多躲得過五支，到了第六、第七支，已絕難躲閃得開，因為一般袖箭最多不過五支，第六支箭，已出他意外，躲閃就不容易，他一連發出九支，自可把君簫射倒了。

但他那裏知道君簫內力精純，目光何等敏銳，別說九支袖箭，就是九支細如牛毛的飛針，他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一般人被暗器擊中，就是沒看清楚也。

暗器顧名思義，本來就是不讓你看清楚的利器，因為看清楚了，你就可以封架得開了。

君簫一眼看到任劍秋抬手之間，一排射出九支袖箭，口中大喝一聲，緬刀掄處，迎着一排袖箭電射掃出！

這一刀迎擊，有如破浪排風，九支短箭連珠而來，也接二連三的碰上刀鋒，同時響起了一連九聲「叮」「叮」輕響！

本來這種短箭，箭桿只有竹筷般粗細，只有箭鏃是鐵的，如今你聽到這一陣「叮」「叮」輕響之後，每一支箭，從箭頭到箭尾，不論你鐵的箭鏃也好，竹的箭身也好，都被刀鋒一劈為二，紛紛跌落地上。

這一段話說來較慢，其實只是迎風一晃的時光，君簫並不知道他「天罡箭」一筒有三十六支之多，刀勢一收，凜然喝道：「任劍秋，你還有多少，儘管使來！」

任劍秋看他一刀就劈落自己九支袖箭，心頭也止不住暗暗驚駭，大笑一聲道：「只怕你接不了！」

左手再抬，這回他發了狠勁的拇指按住機簧，把一筒袖箭對準君簫猛射！

袖箭一支接一支的射出，激飛如雨，點點藍芒排成了一條直線，上下左右不住的移動，支支都射向君簫，向君簫致命大穴下手。

君簫緬刀撥動得並不快，好像每一支箭，都是自己湊上去的，不過眨眼工夫，二十七支箭全被劈落地上，全都被他刀鋒劈成了兩片，灑落一地。

任劍秋眼看一筒「天罡箭」全已出手，依然傷不了君簫，他左手一鬆，放開箭筒，迅快從腰間摘下鐵簫，右手長劍一振，人隨劍走，脚踩「之」字，快若飄風，欺了過去，右劍左簫，急攻而上。

他果然不愧是唐門中的傑出弟子，這一劍、簫齊施，雙手同發，直如雷電交作，攻勢凌厲！

尤其他左手鐵簫，上下飛舞，矯若遊龍，記記不離人身穴道，左手長劍，此時反成了配合之勢。

這一輪搶攻，右手長劍不過攻了三招，左手鐵簫，倒在俄頃之間連攻了七招之多，顯然他此刻一味搶攻，完全是以簫為主。

君簫一柄緬刀也使的霍霍生風，好像也在奮力搶攻，使人看得目不暇接，實則只是隨手擺動，封解對方劍、簫攻勢而已，但在外人看來，兩個人劍來刀往，打得甚是緊湊。

激戰之中，任劍秋陡然一個旋身，長劍突出，「鏘」的一聲，撞在君簫緬刀之上，隨着旋身之際，左手一送，鐵簫趁勢而入，閃電朝君簫當胸點去！

這一着快逾閃電，也正是他劍、簫搶攻的最後目的。

就在鐵簫點出之際，但聽「嘶」的一聲，一蓬藍芒對準君簫胸口激射過去。

任劍秋早已動了殺機，這一機會，他已經等了很久，手指朝鐵簫機括按下之時，簫頭距君簫胸口已不過三尺，看得清清楚楚，對得準準確確，敵人等於已經死定，百分之百難逃毒手。

那知就在電光石火之際，明明已經被自己右手長劍逼住，忽然間失去了君簫的踪影，一蓬毒針飄飄灑灑，像一陣風般打向空無所有的地方！

任劍秋這一驚非同小可，急急回劍護身，正待轉身！

但見一柄雪亮的狹長緬刀，一下壓在鐵簫之上，君簫已在他左側現身，冷冷說道：「任劍秋，你兩次對在下使用毒針，第一次我沒讓你打出來，這次居然變本加厲。」

任劍秋被他壓住鐵簫，竟然無

法撤回，心頭一急，右手抬處，舉劍就刺。

君簫只是後退了半步，因爲他站在任劍秋左邊，任劍秋這一劍自然刺不到他，他口中並未停止，繼續說道：「居然使得如此歹毒，在下說過，今天要給你一個教訓，就把你這支簫留下吧！」

隨着話聲，刀上微一用力，往下壓去。

任劍秋但覺握簫虎口驟然一痲，那裏還能握得住簫？五指不由自主的一鬆，鐵簫啪的一聲，跌落地上。

君簫緬刀一收，冷冷的道：「你去吧！」

任劍秋俊臉脹得通紅，厲聲道：「好，你留下唐門兵刃，就是存心和四川唐門爲敵，你小子走着瞧吧！」

君簫大笑道：「咱們這筆樑子爭端由閣下而啓，天下理字只有一個，在下不在乎唐門不唐門。」

任劍秋沒有再說，掉頭飛掠而去。

君簫收起緬刀，俯身從地上拾起鐵簫，剛直起身來，瞥見原先坐在松林前面的三個勁裝漢子一齊站起身子，朝自己走來。

這三人之中，有一個正是方才打尖之時，踩盤子的勁裝漢子，君簫一眼就認得出來，心中暗道：「看來這三個人也是衝着自己來的了。」

念頭轉動，只作不知，轉身朝馬車走去。

三人中果然有人發話了：「喂，朋友，你慢點走。」

君簫一手提着鐵簫，回過身，打量了三人一眼，問道：「你們可是和在下說話麼？」

三人中一個瘦削漢子冷聲道：「不和你說話，還和誰說話？」

君簫臉色一沉，哼道：「這就奇了，在下和三位素不相識，有什麼好說的？」

瘦削臉漢子似要發作，其中一個較爲矮胖的連忙攔着道：「咱們兄弟想請問一聲，這輛車上是人是貨？」

君簫把鐵簫往腰間一插，反問道：「是人如何？是貨又如何？」

矮胖漢子道：「大概你老兄是護院的吧？」

君簫笑了笑道：「在下是保鏢的。」

矮胖漢子拱拱手道：「不知老兄是那一家鏢局的鏢頭？」

君簫故意裝作不懂，輕哼道：「保鏢就是保鏢，一定要那一家鏢局才能保麼？」

那打尖時踩盤的漢子，左眉有一道刀疤，他一直沒有開過口，這時忽然冷笑一聲道：「老兄連字號也不肯亮，那是沒把咱們兄弟放在眼裏了。」

君簫道：「在下雲驚天。」

瘦削臉漢子道：「江湖道上，咱們還是第一次聽到你雲朋友的大名。」

這句話正是說君簫亮的萬兒，只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人而已！

君簫自然聽得出來，他依然只作不懂，笑了笑道：「在下剛從關外來，三位自然沒聽說過在下姓名了。」

那矮胖漢子心中暗暗奇怪，這小子方才和唐門弟子動手，一身武功大是了得，怎麼對江湖門檻這般陌生，他是故意裝作，還是眞的初走江湖的雛兒？

他只是打量着君簫，沒有作聲。

君簫看他們三人都沒有說話，微微一笑，拱手道：「三位若無見教，在下那就少陪了，咱們還要趕到高安去哩！」

說完，轉身欲走。

斷眉漢子沉喝道：「站住！」

君簫怔得一怔，問道：「朋友還有什麼事？」

斷眉漢子道：「你還沒回答咱們大哥的話，車上是人是貨，就想走麼？」

原來那矮胖漢子是他們大哥。

君簫似乎有點不耐，微哂道：「三位管咱們車上是人是貨？」

斷眉漢子忽然一反手從背後撤下單刀，獰笑道：「相好的，把車上幾隻箱子留下，咱們兄弟看在你也是武林同道份上，人車可以放行。」

君簫直到此時才算明白過來，口中哦了一聲道：「原來三位是劫賊，那好辦，雲某保的這趟鏢，必須要連人帶貨，就是趕車的兩匹牲口身上，都不能缺少一根馬毛，護送到南昌去，這是在下入關以來第一次保鏢，在下和三位既沒有交情可套，那只有放手一搏，江湖道上講究强者爲勝，只要三位勝得在下，車上幾隻箱子就任憑留下。」

矮胖漢子嘿然道：「朋友倒是光棍得很，亮刀！」

君簫一手撤下緬刀，催道：「時間寶貴，咱們還要趕路，我看三位還是一齊上吧！」

斷眉漢子獰笑一聲道：「不錯，咱們兄弟正要掂掂你的斤兩。」

這時瘦削臉漢子一抖手，掣出一根粗如鵝卵的七節鋼鞭，矮胖漢子同時亮出了寬達五寸的厚背鋸齒刀，各自跨上一步，正好把君簫鼎足圍在中間。

君簫自然看得出，這三人的兵刃相當沉重，武功決不會差，這一瞥間，他也同時看到駕車的王小七，抱膝坐在車座上，眼看自己被三人圍在中間，即將動手，居然神態悠閑，毫無緊張之色。

這三人之中，矮胖漢子是他們大哥，他沒有出手，其餘二人不敢出手搶攻，這時只聽矮胖漢子抱刀喝道：「雲朋友，咱們讓你先發招，你還客氣什麼？」

君簫笑道：「在下是保鏢，三位是劫鏢的，按道理說，劫鏢的人該全力搶攻，護鏢的人要全力抵抗，三位不攻，在下如何抵抗法？」

矮胖漢子聽得一呆，沉笑道：「好吧，朋友那就接招！」

他心頭微有怒意，聲出刀發，鋸齒刀一翻，使了一招「猛虎當道」，刷的一聲，刀勢斜劈，凌厲刀風逼人而來，鋒寒似水！

他一出手，左邊的瘦削臉漢子，右邊的斷眉漢子一鞭一刀也跟着出手，夾擊而至。

君簫身形一側，先讓開了斷眉漢子的單刀，隨着緬刀一封，嗒的一聲，就壓在矮胖漢子的鋸齒刀上，身形接着一旋，左手已從腰間抽出那支鐵簫，手腕朝外一揚，迎着瘦削臉漢子七節鞭硬砸過去。

他壓住鋸齒刀使的是四兩撥千斤的巧勁，一下就卸去了鋸齒刀劈來的沉猛之勢；但左手鐵簫砸向七節鋼鞭，完全是硬碰硬的打法，當然，他在這一記上，最多也使了三四成力道，並沒施展全力。

鐵簫和七節鞭驟然一接，登時發出一聲震耳的金鐵交鳴，只見瘦削臉漢子被震得退開了一步。

斷眉漢子一刀落空，口中大喝一聲，單刀劃起一道寒光，朝君簫攔腰掃到。

矮胖漢子跟着突然跨進一步，鋸齒刀一招「開門見山」，刀光擴及五尺，迎面推出。

君簫急速斜退半步，緬刀一揮，刀鋒從側面攻向矮胖漢子執刀右肩，這一招使的是劍招「白鶴亮翅」，刀勢如電，輕快無匹！

矮胖漢子急忙收刀旁躍，君簫却在他躍開之際，左手鐵簫却以一記「移山塡海」，朝斷眉漢子攔腰橫掃的單刀上磕去。

這一記又是硬打硬砸，在鐵簫上，又用了三四成力道，鐵簫和單刀接觸，又是鐺的一聲金鐵狂鳴，斷眉漢子同樣被震得後退了一步。

這時剛才被震退的瘦削臉漢子一退即上，七節鋼鞭猛向君簫頭部砸到，被逼收招的矮胖漢子大吼一聲，鋸齒刀一招「鐵驥突出」，幻作一道凌厲長虹，電射捲來。

君簫身形一矮，左手一抬，鐵簫筆直點向瘦削臉漢子臍下「陰交穴」，一縷勁風，挾着破空輕嘯，嘶然有聲，先簫而發！

瘦削臉漢子不防君簫內力如此深厚，急急往後躍退。

君簫右手緬刀趁機疾發，使的是「橫架中流」，朝前架去。

要知他這柄緬刀狹長如帶，鋒薄如紙，乃是一件輕柔的兵器，但矮胖漢子使的厚背鋸齒刀，刀背足有五寸來寬，算得是重兵器了，雖然同樣名之曰「刀」，在份量上就相差甚遠。

矮胖漢子使用這種厚背刀，自然是自負膂力過人，最喜和人强攻硬拚，此時眼看君簫舉刀硬架，正合他的胃口。

不，他心中暗暗冷嗤：「這小子當眞不知死活，居然敢用緬刀來架我刀勢，我若眞要取你性命，這一刀砍下去，你還有命？」

雙方一來一往，勢道何等快速？

矮胖漢子連念頭還未轉完，一厚一薄兩柄刀已然交接上了，他耳中聽到「噹」的一聲金鐵交鳴之聲，手臂也同時感到猛然一震，但覺脚下浮動，身不由己的後退了一步。

君簫在動手之際隱約可以感覺到馬車上，正有一雙明亮的眼睛在偷偷的覷伺着自己，不用說，那一定是姬紅藥了！

她昨晚從牆頭飛掠上假山，一身輕功就顯得不弱，輕功有如此火候的人，武功自然也不會差到那裏去。

君簫更不願讓她看出自己武功底細，眼看對方三人，自己只要用上三四成力道，就可把他們一一震退，也就更沒把三人放在心上，只是一味的和他們纏鬥。

這三個漢子中只有使鋸齒刀的矮胖漢子，被君簫又輕又薄的緬刀震退，心頭暗暗驚凜，對方這年輕人一身功力，極爲深厚，心中已經存了戒心。

其餘兩個漢子雖然也曾被君簫震退過一次，但他們總以爲雙方動上了手，兵刃交擊，被人震退一步，也是常有之事，對方內力，和自己也不過在伯仲之間，自己有三個人聯手對敵，豈會落敗，因此不把君簫放在心上。

他們心中都有一個想法，那就是速戰速決，縱然不取他的性命，也要盡快將此人擊敗。

這三個漢子武功實在也算得是一把好手，不大一陣工夫，就已聯手和君簫打了二三十回合，鋸齒刀、七節鞭和一柄單刀，盡量的配合出擊，此退彼進，交織來去，如穿梭織錦，合作得綿密無間，重重刀光鞭影，將君簫緊緊的裹在其中。

君簫依然右刀左簫，不時的輪流着把三人中的一個逼退出去，因爲每兩招之中，只要有一個人被逼

退，他的細刀和鐵簫，就永遠只要對付兩個人就好。

這一來，和他們對敵的雖有三個人，但實際和他動手的，却只有兩個人。

這是取巧的打法，但如果你武功不高出他們三人甚多，就無法使得如此得心應手，要逼退那一個，就把那一個逼退出去。

這一點，在動手的三個漢子來說，是絕對感覺不出來的，這叫做當局者迷，他們一直自以爲一退即進，撲攻之勢絲毫未懈，而且三人也絲毫沒有落敗的迹象。

局外之人當然也不易看得出來，因爲在激戰之中，誰都會忽進忽退的，三個漢子兔起鶻落，進退如風，氣勢毫無餒退之象，反而君簫右手細刀，左手鐵簫，有時顯得十分忙碌。

在局外人看來，那支鐵簫是君簫從唐門弟子手中奪來的，他因對手有三人之多，他手中只有一柄細刀，恐怕無法應戰，才把這支鐵簫臨時派上了用場，不是自己趁手的兵刄，使來總有些不大習慣。

當然，這所謂外人的看法，只是指一般普通人的看法，如果此時有一個武功相當高明的人在場，一眼就可看出君簫只是戲弄三人而已。

却說君簫和三人打到快近五十招的時候，忽然細刀護身，往後躍退，口中大聲喝道：「住手！」

三個漢子聞言停住，斷眉漢子單刀一收，冷冷的道：「雲朋友可是膽怯了？」

「笑話！」君簫傲然道：「三位可知已經打了多少招麼？」

瘦削臉漢子道：「咱們並沒約定多少招就該停手。」

「不錯。」君簫笑了笑道：「但五十招之中，三位並未勝過在下。」

斷眉漢子怒聲道：「小子，你也沒有勝過咱們兄弟。」

君簫大笑道：「三位可知在這五十招之中，在下隨時隨地都可取三位性命？」

矮胖漢子不服道：「雲朋友一身武功極爲精純，如論單打獨鬥，洪某承認不是雲朋友對手，但咱們的目的是劫鏢，劫鏢只講手段，不講江湖過節，在咱們兄弟聯手之下，雲朋友想取咱們性命，未免言之過狂了。」

君簫又是一聲朗笑，說道：「好個劫鏢只講手段，就憑閣下這句話就夠了，在下在五十招之中，眞不該處處手下留情，不忍趕盡殺絕……」

斷眉漢子聽得大怒，攔着厲聲喝道：「小子，你夠狂……」

「在下一點也不狂。」君簫左手一擧，凜然道：「三位看清楚了，這是什麼？」

他把鐵簫朝斷眉漢子一指，接着道：「這是四川唐門天毒星唐友欽門下弟子用的兵刄，你們就算沒有聽說過唐門『奪命飛芒』，方才也總親眼看到過簫中暗藏的飛針，在下和三位對敵之時，只要中指往下一按，飛針就可應手而發，三位自問躲閃得過麼？」

唐門「奪命飛芒」，他們自然聽說過。

這支鐵簫，一點不假，正是四川唐門之物，而且方才也確曾看到任劍秋從簫中射出過一蓬細如牛毛的藍芒——「奪命飛芒」！

他們對自己有多少能耐，當然最清楚不過。

君簫在動手之際，眞要發射出「奪命飛芒」來，他們能不能及時躲閃得開，自己當然也最清楚了。

斷眉漢子看他簫頭指着自己胸口，一時不由得臉色大變，一聲不響，急急往後倒飛出去一丈來遠。

君簫微微一笑道：「朋友不用膽怯，在下若是眞要發射飛針，十個閣下都已經躺下去了，還等到現在麼？」

斷眉漢子方才說君簫膽怯，故而君簫也用「膽怯」二字回敬了他。

矮胖漢子忽然納刀入鞘，朝君簫拱拱手道：「雲朋友，恕在下兄弟冒犯，告辭了！」

說完，朝其餘二人打了個手式，一起轉身躍上馬背，飛馳而去。

君簫聳聳肩，收起細刀，然後又把鐵簫插到腰間，回身朝馬車走來。

姬紅藥果然醒過來了，她春花般臉上還是紅馥馥的，星眸如水，從車簾中探出頭來，喜形於色的道：「雲驚天，你的武功眞好，一下把三個毛賊打跑了。」

君簫道：「這三個不是普通毛賊，而且也不是我把他們打跑的。」

姬紅藥問道：「爲什麼？」

君簫道：「這三個人武功很高，在下未必能把他們打跑，他們是給在下嚇跑的。」

姬紅藥道：「是啊，我只看到你用簫指了指，他們就嚇跑了，這是爲什麼呢？」

原來她車停得較遠，沒聽到他們說些什麼。

君簫道：「這支鐵簫，是四川唐門的東西，四川唐門，妳知不知道？」

姬紅藥道：「四川唐門，以毒藥暗器名聞天下，我自然知道。」

(未完・二)

新派武林俠義故事／原著：金　童　修訂：卧龍生

仙鶴神針

上文提要：爲了奪取「歸元秘笈」這本武林奇書，五派高人勾心鬥角，最後決定憑武功奪書。馬君武這時又站了出來向崑崙派掌門請戰，藍小蝶擔心馬君武的身體尚未復元，遂讓他服下一粒稀世丹丸……在一片追殺聲中，各派均追至一處濃密的松林，就在這片幽谷深林中，各派與奪書在手的海天一叟蘇朋海血戰……

捨生忘死一場空　幽谷寂寂梟雄夢

川中四醜心念老四之死，悲忿塡胸，攻勢非常兇厲，但峨嵋二僧一尼，一拚上了命，門戶守的緊嚴，區元發連連打出的開碑掌力，亦無法破除三人的聯手之陣。

天龍帮五旗壇下的香主，本無法進入九宮陣中，合力拒敵，祇好守在一側助威，但九宮陣變化滯止，形成了各自爲戰，各壇旗下的香主也加入助戰。

人數一多，場面亦漸慘烈，祇聽慘叫悲嚎之聲不絕於耳，天龍帮五旗壇下參戰的香主，已有十餘人死於刀劍、竹杖之下。

五大門派的人手雖然不多，但個個武功超羣，都是各派中的精英人物。

藍小蝶輕移蓮步，行近白雲飛身側，低聲道：「看他們殺得鮮血淋漓，我們要不要出手助戰？」

白雲飛道：「五派掌門夜郎自大，個個老於權謀，他們捨命拚戰，都是爲『歸元秘笈』，不論那一派搶到手中，都是日後的江湖大患，所以，『歸元秘笈』絕不能落在他們手中。」

「別的門派可以不理，若崑崙派淪入敗亡，可以坐視不理嗎？」藍小蝶道：「崑崙三子是馬君武的師父、師叔，應不應該幫他們呢？」

「唉！崑崙掌門也不是好人，就算幫他們也要有個計算，」白雲飛道：「如果五大門派和天龍帮聯合一處？我們會不會有勝算呢？」

藍小蝶呆了一呆，道：「這個就不知道了，看他們武功各擅勝場，如是聯合起來，祇怕我們應付不了。」

「所以，我們要等待適合的時機出手。」白雲飛道：「就算他們合力對付我們時，我們也足以應付。」

「會有這樣的轉變麼？」藍小蝶道：「他們已殺出血的仇恨，怎麼還會合作呢？」

「一定會，祇要你取到『歸元秘笈』，」白雲飛道：「他們都會把仇恨轉向你的身上！小蝶，這本書絕不能落入他們手中，那會遺禍千百年！權衡輕重，就不如讓他們火併到無法聯手對付我們時，再出手不遲，他們各有絕技，却隱忍不發，不到死亡前，不肯炫露，個個老謀深算，陰沉得可怕。」

藍小蝶全聽懂了，點點頭，道：「這也是江湖人可悲之處！」

「我們這些人中，你的武功最強，」白雲飛笑一笑道：「負的責任也最大，專司搶回『歸元秘笈』的任務，所以，要盯緊金環二郎曹雄，絕不能讓他帶書逃遁，他可是江湖上最惡毒的壞人。」

「可是……可是，若馬君武遇

上了危險，我一定先要救他呀？」藍小蝶道：「這一點我得先對姊姊說明。」

白雲飛心頭一震，忖道：看來，她心中最重要的是馬君武了，小丫頭已墮入情網，這檔事蔴煩大了！

心中念轉，口中却說道：「現場中人，除了你我之外，能傷馬君武的祇有曹雄才有機會，我已推想出他的拳路，承自三音神尼一脈……」

「歸元秘笈記述兩位前輩的武功，好像也有着很大的分別，」藍小蝶道：「天機眞人武功博大精深，却又堂堂正正，三音神尼的武功變化詭奇，兇厲凜烈，曹雄如若眞的學到了三音神尼的武功，絕不能輕視大意……」

「所以，才要勞動妹妹對付他了……」

「好！我去替他回來……」

藍小蝶沒有說出替誰，但白雲飛和李青鸞都心中明白是指馬君武。

這方面三女是心有靈犀一點通。

「不用替換他，曹雄的武功雖然兇狠，但他殺不了馬君武，五行迷踪步是天機眞人和三音神尼末期合創而成的一種奇幻步法，附記在歸元秘笈之上，藍大叔不小心使它掉了下來，藍大叔傳我的武功，大都是歸元秘笈上記載之學，但我却沒有看過歸元秘笈，不知秘笈上是否也有五行迷踪步法？」

「好像沒有，」藍小蝶道：「這很好，姊姊的獨門絕技，曹雄就無法破它，我也放心了。」

頗有李青鸞的說話口氣，是不是女孩子栽入了情網太深，人就變笨了，還是恢復了人性中的純眞？

白雲飛又聽得心弦震顫了一下，舉手召來三手羅刹彭秀葦，道：「你和藍姑娘的四個隨從女婢，負責保護李姑娘，不讓她參與搏殺，也不能讓她受到傷害，有人攻襲，儘管施下毒手。」

彭秀葦應了一聲，回顧四個白衣女婢一眼，道：「四位小妹妹，白姑娘的令諭，你們都聽到了？」

四個白衣小婢齊齊點頭。

她們目睹搏殺的激烈，血肉橫飛的慘狀，人好像忽然長大了不少。

白雲飛道：「鸞妹妹，守在這裏不要動，你如一插手，我們分心顧你，馬君武被人殺死了，可別怪我和蝶妹妹沒關照你。」

最後一句話力量奇大，李青鸞已經移動的脚步突然停了下來，不敢再向拚殺戰場行去。

馬君武一直未參與惡戰，手執長劍，站在一丈開外，全神監視着曹雄。

細想往事經過，曹雄的陰毒手段一一閃過腦際，自己竟被他的僞飾騙過，想來頗覺可悲，此人之惡，天下第一，今日就算和他拚個同歸於盡，亦是在所不惜，絕不能再讓他逃遁而去。

這時，五毒叟莫倫悄無聲息欺了過來，提聚功力，突然拍出了一記毒掌。

這一掌發時無聲無息，但擊中了翻天雁夏雲峯後，才蓄力爆發，蓬然大震聲中，夏雲峯被震退了三步。

夏雲峯全力和通靈道人別苗頭，揮劍猛攻蘇朋海，驟不及防下挨了一掌，也來不及凝聚罡炁護身，一張臉立刻泛現出淡青之色。

夏雲峯的深厚功力可以承受這一掌的勁力，至多受到一些震傷，但却無法防止强烈的毒性侵入內腑。

「莫倫，你好卑鄙，竟以毒掌偷襲……」

莫倫冷冷一笑，打斷了夏雲峯的話道：「兵不厭詐，老夫突然施襲，才能穿透你護身罡氣，取你之命……」

「姓莫的，你就陪着我一起走吧！」夏雲峯突然飛身而起，身劍合一，拚盡最後一點元氣，直向莫倫射去，快如流電閃光。

「馭劍術！」莫倫發出了一聲驚叫。

是的，劍術中至高無上的馭劍術施展出來了，就在莫倫驚叫聲中，一道寒芒穿心而過。

死前反擊，盡出全力，夏雲峯用出了還沒有練到收發自如的馭劍術。

但他成功了。

可惜的是這一生中祇用了這一次。

殺了莫倫，夏雲峯也已油盡燈枯，連身體也無法控制了，撞在了莫倫身上。

兩具屍體，雙雙倒地。

夏雲峯雖然死了，但他已練成的馭劍之術，仍然震驚了全場，雙方的兇厲的拚殺也完全停了下來。

如他早用馭劍術取敵，天龍帮中高手祇怕已傷亡大半。

蘇朋海目睹天龍帮中人大都似被夏雲峯馭劍一擊所驚窒，立刻大聲喝道：「通靈道長、崑崙掌門，老夫已再三容讓於你，此刻此時，雙方已殺出怒火，悲忿滿胸膛，道長請早率崑崙門下離開此是非之地，再不聽我良言相勸，恐將招殺身之禍。」

通靈道人淡淡一笑，道：「帮主好意心領，五大門派同陷危境，崑崙派豈有獨善其身之理。」

「老夫已言盡於此，道兄不肯

聽從，休怪老夫手下無情了。」蘇朋海話落，龍頭拐已迎頭劈下，拐勢帶起了强厲的嘯風之聲，有如泰山壓頂一般。

通靈道長已感受到拐勢之强，不敢用劍封架，閃身避開五尺。

但蘇朋海殺機已起，變招奇速，鐵拐一招掃千軍，打了過來，完全不讓通靈道人有出劍搶攻的機會。

這一拐廣及一丈方圓，通靈道人一咬牙，豎劍封架。

但聞一聲金鐵大震，通靈道人手中長劍竟被硬生生震斷，人也被一震之力後退了五步，才站穩身子。

這時，蘇朋海目光一轉，發覺了白雲飛、藍小蝶，正並肩行了過來，心中忖道：一個白雲飛已很難對付，藍小蝶更是難測高深，如再加上一個心懷羞忿的通靈道人，就很難自保了。

心中念轉，毒手疾出，左手乾元指遙點通靈道人，右手鐵拐却搗向滕雷。

一拐搗在前胸上，原已重傷臥地的滕雷，那裏還能受得如此一擊，七竅血湧，氣絕而亡，雪山派中的精英全數毀此一戰中，今後是否還能在江湖上立足，還是就此除名武林，要看門中弟子是否能苦練武功，再領風騷，但九大門派中此刻已無雪山一派，江湖上殺戮的冷酷，使人心寒。

點蒼一派精英，早已三去其二，翻天雁夏雲峯以數十年精修的劍術，頗有和九大門派掌門人一爭短長之能，但死於莫倫毒掌暗襲之下，雄心大志頓化煙雲而去，除了垂死前馭劍一擊，殺死莫倫，留下一段讚譽之外，點蒼派也已全部崩潰，除名於九大門派之外。

通靈道人中了乾元指力，雖圖以數十年精修的內功使身體維持不倒，但却無法辦到，身軀搖顫一陣，仍然倒臥在地，全心監視着曹雄的馬君武，已知蘇朋海技藝超凡，再加上天生神力，掌門師叔，恐難於匹敵，不時回顧一眼，看到了通靈道人倒了下去，生死未卜，心頭震驚無比，把監視曹雄的事暫置腦後，飛身一躍，守在通靈道人身側，一面防人突襲，一面伸手去拉通靈道人。

「不要動他，」白雲飛急急喝道：「一動他就死定了。」

馬君武聽得一怔，縮回了手。

藍小蝶道：「我去看看能不能救他。」舉步向前行去。

白雲飛一伸手，拉住了藍小蝶，低聲道：「注意曹雄，不可分心，如被他帶走『歸元秘笈』，十年後整個江湖會淪入屠戮殺劫，血流成河。」

藍小蝶長長吁一口氣，强自忍下心中的焦急。

就在此刻，曹雄突然發動，身形一閃，快如鬼魅，一劍刺入了多臂金剛屠一江的後肩，王寒湘趁勢一扇橫掃，削去了屠一江半個腦袋。

雖然殺了屠一江，王寒湘的後背却空門大露，杜維笙一杖擊下，打斷了王寒湘的右臂。

這情景在王寒湘估算之中，但他相信曹雄會代他抵擋住敵人一擊，却不料曹雄志在脫身，一劍得手，立刻飛躍而起，八步登空，飛躍過杜維笙的頭頂，直奔而去，身法之快，輕功之高，連蘇朋海也看得楞了一下。

目睹曹雄離去，也帶走了歸元秘笈，杜維笙心中大急，連爲師弟報仇，殺死王寒湘的機會也輕輕放過，隨手發出一串金丸打向曹雄。

但曹雄身法奇快，一口氣飛躍了七丈之遠，已脫出了金丸的威力範圍之外。

祇聽衣袂飄風，一條人影快如怒矢，疾射而出。

藍小蝶出動了，她缺少江湖歷練，反應慢了一些，但行動起來却如流星劃空，一口氣飛行數十丈以上，曹雄祇能一掠八丈，落地換氣，多了兩次落地換氣的時間，已被藍小蝶追到身後，探手一把抓了過來。

這等技藝中罕見的登峯造極景象，吸引所有人的目光，不用喝叫勸止，都自動停下了手。

事實上，這一陣拚命之戰，都打得筋疲力盡了，傷痕滿身，玄清道長、玉眞子雙劍聯手，殺死了白旗壇下四位武功最高的香主，白旗壇主葉榮青也身中兩劍，雖非要害，却也血染戰袍，疼痛異常。

玄清道長和玉眞子也受了傷，玉眞子右腿被扎了一刀，深及骨內，祇是不忍讓玄清道人獨對强敵環攻，咬着牙揮劍苦戰。

玄清道人也有了兩處傷口，一在右肋，一在左臂，幸好未傷及筋骨，但血口長逾數寸，一件道袍快被鮮血濕透了。

黑旗壇主區元發手下六位一級香主也全死在超元、超塵、超慧的大戒刀、銅鉢、長劍之下，區元發也被超慧師太刺中一劍，被超元的大戒刀削去了一片頭皮。

但超元被砍斷了左手，超塵身中七刀，停下手，人就躺了下去，超慧也被區元發的開碑手擊碎了右膝蓋骨。

這些江湖上精英、高手，大部份都已無再戰之能，尤其是經過一陣休息之後，完全消失了再戰的勇氣，也沒有再揮刀出劍的體能了，都疼得咬牙切齒，强自忍着，沒有

大聲嚎叫已是難能可貴了，不錯，他們練成了高明的技藝，但還是血肉之軀啊！

參與了這場搏殺，而又能保持完整的人衹有兩個，天龍帮主蘇朋海，和華山派掌門人八臂神翁杜維笙。

但蘇朋海面對白雲飛，蓄勢以待，已不敢輕舉妄動。

杜維笙失去了追求的目標，也沒有了拚命的動機，五大門派中高手衹剩他一個可戰之將，也喪失了動手的勇氣。

事件雖未結束，但參與的人都已血染征衣，銳氣已失，重傷的衹餘下一口氣在，輕傷的也都疼痛得刺骨錐心，沒有了再戰的能力，如果非動手不可，就是垂死搏命的最後一擊了。

人都必需保留一些元氣，有武功的人更需要保有元氣，以便運氣療傷。

但悲慘的是誰也不敢眞正放下心來，全心全意的療傷止痛，因爲，都還要提防着敵人突然發難攻襲。

當然，他們更關心藍小蝶追趕曹雄的結果，歸元秘笈才是引起這場火併的主因，傷痛難忍的，也在等待着搶奪的機會，雖然機會是那麼渺茫。

曹雄早知白雲飛和藍小蝶最爲難惹，也估算兩人武功在伯仲之間，但藍小蝶表現出技藝的精湛，高出了白雲飛很多，也出了曹雄的意料之外。

藍小蝶那伸手一抓，不覺間用出了大般若玄功。

這種佛、道兩家的至高內功，取長補短之後合二爲一，兼備了兩家之長，修習有成，功力會隨着心念而動，克敵於呼吸之間。

曹雄已感覺到厲害，那抓在背上的不是一隻人手，而是一個無形的鐵爪，指尖上透出的內勁深入肌膚，不衹是抓到他一片衣服，而是抓到他大團肌肉。

曹雄疼得一頭冷汗直冒，咬牙忍痛，金環劍筆直的向後刺去。

這一劍看似簡單，其實是借助了通臂神功之術，才能刺出這樣的一劍。

因爲曹雄伸全了手臂，也無法把金環劍完全拉直，衹好施展通臂神功，右臂借用左臂半尺，拉直了金環劍，向後直刺。

劍身在右臂和右肋之間刺出，站在身後的人應該沒有避這一劍的機會。

藍小蝶果然沒有避開。

但藍小蝶也未受傷，大般若玄功發揮了十分奇異的妙用，金環劍似是刺在一團蓬鬆的棉絮中，刺入很深，也有那麼一點阻力，但却逐漸加强。

曹雄已明顯的覺到不對勁，明明是刺中了，爲甚麼聽不到藍小蝶的慘叫聲，也感覺不到中劍人的受傷徵候。

因爲藍小蝶沒有受傷，但却被嚇了一跳，想想這一劍穿胸而過，那裏還有命在？

曹雄却反應奇快，右肘一彎，金環劍貼着自後背削下。

既然劍刺前胸，就無法傷敵，砍在手上，也未必能夠斬傷敵人，白雲飛追過來固然麻煩很大，就是彭秀葦帶着四個白衣小婢追過來，也是麻煩多多，衹要稍微阻擋一下，就失去脫身的機會。

所以，這一劍斬向自己的背上。

一劍削下一片肌膚，鮮血迸射，濺了藍小蝶一身一臉。

動作快速，一蹶而蹴，看上去，就像是藍小蝶中劍濺血似的。

事實上，血濺一身的藍小蝶，也有此錯覺，不禁一呆。

曹雄已疾躍而起，奮起全身氣力，飛起了五丈多高。

但聞馬君武高聲叫道：「藍姑娘，曹雄的惡毒當世第一，絕不能放過他，更不能讓他帶走歸元秘笈，那會殆害江湖。」

聲音入耳，藍小蝶心中突然升起了一種喜悅的興奮，嬌叱一聲，飛躍而去。

她已身集大般若玄功大成之境，這一全力施爲，有如射向高空的火箭，飛起了二十餘丈，既高又快，由曹雄頭頂掠過。

曹雄心驚膽顫了，藍小蝶展現的技藝已突破了人類體能極限，超越他太多，完全沒有放手一戰的機會，一旦動上手，絕無活命的機會。

他敏銳機警，當機立斷，提氣轉身，身在空中，脚未落地，硬把身子扭向左面飛去。

那是條深不見底的山谷，曹雄選擇了九死一生的機會，就算死了，歸元秘笈仍然帶在身上，未被拿走，這條山谷也將成下一代武林人心目中的藏寶之谷了，數十百年中，都可能有武林高手綿連接踵而來。

藍小蝶發覺了曹雄轉向，立刻一個凌空翻，竟然尾隨着追了過來，大有不殺曹雄，誓不罷休之感。

曹雄置生死於度外，藍小蝶似乎也是不計較生死了，這又大大的出了曹雄的意外，本想來一個絕地求生的脫身計劃，竟又被藍小蝶破壞了，心中又急又怒，忖道：也罷，能有藍小蝶這樣一位美女，陪着我葬在這千尋絕谷之中，也算補償了早死的遺憾。

放棄了死中逃生的念頭，準備和藍小蝶同歸於盡了。

雙掌向左右拍，使得反震之力把降落的速度緩了一緩，也同時把緊靠在崖邊的身軀調整了一下，人到了峽谷中間，變成面上背下。

這也是表明了必死的決心。

可惜，藍小蝶沒想到這麼多，目睹曹雄降落之勢一緩，反而加快了沉降之勢。

雙方很快接近，曹雄張開雙臂，反向藍小蝶抱了過來。

這是極端困難的事情，人由空中向下落，手足又無觸及的地方，非有十分精深的內功和非凡的技藝，絕無法辦到。

藍小蝶快如鷹隼般撲下來，右手一把抓向了曹雄的前胸，但聞嘶的一聲，撕裂了曹雄身上衣服，也抓出了曹雄藏在前胸的歸元秘笈。

這時，曹雄原本準備抱住藍小蝶的嬌軀的雙手，突然改向歸元秘笈抓去。

抓是抓住了，但却衹抓了一半，把一本秘笈撕成兩半。

藍小蝶心中大急，左脚一收，踏了下去，踏在了曹雄的前胸之上。

這一脚踏得很重，曹雄張嘴噴出了一口鮮血，人也疾快的向谷底沉去，手中的秘笈絹頁也脫手飄散，向下落去。

但藍小蝶却借這一脚之力，反使向下的沉落之勢一緩，伸手一拉，扯開束腰的絲帶，橫向山崖邊一棵小榕樹上搭去。

絲帶纏住了樹身，也穩住藍小蝶的身子。

原來，她憋着一口氣，以先天呼吸之法，在丹田運轉，飛越百餘丈，搶書、傷人，全都在一口氣中完成。

現在，必要換口氣了，否則，將無法再控制身體。

榕樹不大，但承受她這個小巧的身軀，還挺得住。

藍小蝶作兩次深呼吸，用力一拉絲帶，人如疾箭，射向谷上。

說來話長，其實過程快速無比，藍小蝶登上谷岸，白雲飛、馬君武上到谷邊，蘇朋海、杜維笙，也隨後趕到。

有些傷勢較輕的也想趕來，但敵手虎視眈眈，一動就有誤會，彼此牽制，衹好都坐在原地不動了。

三手羅刹彭秀葦手控毒沙，監視全場。

藍小蝶身涉奇險，心中的驚悸尤存，但臉現出了微笑，望着白雲飛道：「黛姊姊，我盡了最大的力量，搶回半部秘笈，另外半部散落在深谷中了。」

白雲飛點點頭，道：「這已非別人所能做到的事，辛苦你了。」

藍小蝶微笑着搖搖頭，行近馬君武，道：「這裏有半部歸元秘笈，不知是上一半，還是下一半，交給你了，我很慚愧，你和黛姊姊交代的事，我却衹完成一半，我蹬了曹雄一脚，看到他口中噴血，也放開手中緊握的半本秘笈，但我不能肯定他是否會死？」

「那麼深的山谷，再失去控氣之能，身受重傷，」杜維笙道：「必死無疑了。」

蘇朋海冷笑一聲，道：「幸災樂禍，卑劣小人，五大門派中高手，衹有你一個未死未傷，是件很大的遺憾！」

杜維笙道：「天龍帮中人死亡更重，你這數十年中羅致的精英人物，衹怕已十去其九，天龍帮如還要興風作浪，武當、少林，衹要出動一個門派，都可以收拾你們。」

蘇朋海道：「五大門派掌門人，非死即傷，你這個掀起風波的人全身而退，天理何在，所以，蘇某人向你挑戰，我要在十回合之內取你性命。」

杜維笙色厲內荏的道：「各大門派都有一兩套壓箱底的本領，蘇帮主應該已看過雪山掌門人滕雷的『乾坤轉』，點蒼派掌門人夏雲峯馭劍一擊的威勢……」

蘇朋海哈哈一笑，接道：「就算拚個同歸於盡，老夫在所不惜，不過，老夫很藐視你，你沒有和老夫打個兩敗俱傷的能力。」

杜維笙羞怒交作，一張臉已漲成了猪肝顏色。

但他能忍下去，不讓它發作出來。

「殺戮到此爲止，」白雲飛突然接了口，道：「傷者急待敷藥、救護，你們兩個如不把他們分開，彼此心存戒備，那裏能放心療傷，誰要不肯聽我良言勸告，先和我打過一百回合再說！」

杜維笙借機下台，當先轉身而去。

蘇朋海狠狠的瞪了杜維笙一眼，也去照顧天龍帮中的傷者。

這一瞬間，他已把形勢暗作估量，不接受白雲飛的意見，翻臉動手，勝算不大，何況，還有個藍小蝶可怕的人物在側，一鬧翻就輸定了。

藍小蝶把搶在手中的半部歸元秘笈，緩緩送入馬君武的手中，笑道：「這個給你了，但它殘缺不全，要學上面的武功，要小心一些，別要未得其利，先受其害。」

蘇朋海和杜維笙眼睛都看直了，爲這本書，死了那麼多高手，一個崑崙門下的後生晚輩，却輕而易舉的得到了半部奇書。

「姑娘，把這半本秘笈送給在下，」馬君武道：「不知在下是否有

自作主張之權？」

「當然有。」藍小蝶道：「給了你，就自然任你處置，送人也罷，毀去也罷，都由你自己決定。」

馬君武雙手揮動，把半部歸元秘笈撕成碎片，雙手搓動，變作粉屑，投入谷中。

「今日這場血戰，五大門派死傷慘重，天龍帮也傷損了大部份精銳，百步飛鈸胡南平雖然是死於滕雷之手，但一死百事了，也算替青鸞師妹了斷了殺父之仇，」馬君武長長吁一口氣，道：「但崑崙派三位師長，都在這場惡戰中受傷，祇餘下二代弟子，如何能保全此物？」

「說得是，留下這半本秘笈，很可能再埋下一場風波殺機，」白雲飛道：「崑崙派也可能會成了衆矢之的。」

說話的聲音很大，不但蘇朋海、杜維笙聽得清楚，坐臥殺場，傷勢不太重的人，也都聽得清楚。

統帥數萬人，武功冠江湖的蘇朋海和華山一派掌門人，平常都是一呼百諾的宗主身份，現在要親自動手，移動傷患者了。

果然，敵我分開之後，大家安心療傷了。

玄清道人、玉眞子，在李青鸞、馬君武分別敷藥包紮之後，痛苦大爲減輕，心中懸念着掌門人通靈道人，堅持要李青鸞、馬君武扶兩人過去瞧瞧。

通靈道人被蘇朋海一擊倒地之後，摔在地上，就沒再站起過。

馬君武扶起了掌門師叔，祇見他雙目緊閉，臉色蒼白，但氣息未絕，傷得雖重，還未死亡。

「好狠哪。」玉眞子道：「掌門人被殺了，是不共戴天之仇！我們這身傷勢，也無法幫他報仇了！」

話是對玄清道人說的，但馬君武、李青鸞都聽得清清楚楚。

「師父，我給掌門師伯報仇！」李青鸞抽出身佩長劍。

馬君武一把拉住李青鸞，道：「師妹照顧我師父和師叔的傷勢，我去報掌門師叔之仇，我會全力施爲，盡我心意，師妹請扶着兩位老人家離開這裏。」

言下之意，明白的說出來，報仇的希望不大，祇能盡人力，聽天命了。

玄清道長更明白，這段時日，不管馬君武有多少奇遇，也非蘇朋海的敵手。

他很想阻止馬君武，但又恐玉眞子心生誤會，認爲他心中有恨，希望掌門師弟不治。但眞要動手打起來，三五個馬君武也不是蘇朋海的敵手，馬君武唯一保命的希望，就是白雲飛和藍小蝶的干預。

幸好，白雲飛、藍小蝶都還未離開。

但這想法就有點卑鄙，更無法宣之於口了。

馬君武仗劍行去，神色肅然，一副慷慨赴死的架勢。

八臂神翁杜維笙正準備帶着師弟屠一江的屍體離去，目睹馬君武仗劍走向蘇朋海，立刻停下脚步，忖道：倒要看他能撐得幾招，崑崙三子一死二傷，也就罷了，還要門下弟子送死，眞是可悲得很！

藍小蝶低聲道：「黛姊姊，他好像要找蘇朋海打架呀！如何會是敵手，眞是瘋了。」

「崑崙掌門人通靈道長，好像死在蘇朋海的手中，」白雲飛道：「玄清和玉眞子如有報仇之心，他就沒有選擇餘地了。」

「道士、道姑都不是好東西！」藍小蝶怒衝衝的說道：「黛姊姊去救他，我去把道士、道姑殺了。」

白雲飛聽得一呆，忖道：完全意氣用事了，那還有一點劍膽琴心，還不能放任她行走江湖。

不能嚴詞勸阻，那可能激起她心中眞正的殺機，崑崙三子一個也別想活了。

心中念轉，一把拉着藍小蝶道：「不用擔心，他殺不了蘇朋海，但蘇朋海也殺不了他，五行迷踪步可以保護他的安全。」

藍小蝶道：「秘笈已烟消雲散，殺戮也該停下來，他們却逼人出手，留下他們，有害無益，姊姊放手，一人祇要一掌……」

白雲飛道：「小蝶，你殺了崑崙三子，如何向青鸞妹妹和馬君武交代？」

「是對李姐姐無法交代，但對馬君武，就不用交代了，」藍小蝶道：「我在幫他忙啊！」

「他們終究是崑崙門下弟子，」白雲飛道：「你殺了崑崙三子，是幫他弒師啊？」

藍小蝶沉吟了一下，道：「還是姊姊看得遠，兼顧大局。」

馬君武已橫劍而立，目注蘇朋海，道：「蘇帮主，我要爲掌門師叔報仇，還望前輩成全。」

蘇朋海一皺眉頭，道：「你要老夫閉目受死？」

馬君武道：「不……是向老前輩挑戰！」

「你怎會是我對手？」蘇朋海搖搖頭，道：「這麼吧！請崑崙三子養好傷勢之後，再聯手向老夫挑戰如何？」

馬君武道：「晚輩志在求仁，老前輩何不成全？」長劍一揮，劈了過去。

蘇朋海閃身避開，沒有還手，但馬君武連攻十餘劍不肯住手，激起蘇朋海的火氣，反拐回擊過來，馬君武無法以長劍硬接拐勢，祇好

以五行迷踪步閃避。

這種奇絕天下的步法，保持個不勝不敗的局面，維持了百合以上，蘇朋海打出火了，拐勢愈見凌厲。

「黛姊姊，」藍小蝶低聲道：「我幫他一把，讓他殺了蘇朋海，成全他報仇的心願。」

「你要出手？」白雲飛道：「你們兩打一個，勝之不武啊？」

「不用出手，」藍小蝶道：「我要蘇朋海招架不及，死在馬君武的劍下！」

她說幹就幹，伏身拾起一塊石子，捏成米粒大小的形狀。

白雲飛聽到極微的嗤嗤之聲，却看不到藍小蝶出手情形。

原來，藍小蝶借衣袖掩護，以氣馭物，不停的發出米粒般的小石。

蘇朋海以深厚的內功運氣抗拒，但小石子不斷擊來，終於被擊中了四處穴道。

蘇朋海舉不起手中鐵拐封架劍勢，人也無法擊動、閃避，眼看長劍劈頭砍下來，却無能避開。

一條手臂橫裏伸了出來，耳中也聽到尖叫道：「不要傷害我爹。」

這聲音十分熟悉，馬君武已聽出是蘇飛鳳的聲音，但已無法收住劍勢，寒芒過處，斬斷了一條手臂。

鮮血濺飛中，響起一陣哭叫。

蘇朋海左手一探，抱住女兒叫道：「鳳兒！你……」

白雲飛如飛而至，玉指伸縮，點了蘇飛鳳左肩上三處穴道。

馬君武震驚得呆在當地了。

蘇飛鳳掙脫蘇朋海的懷抱，撲向馬君武，道：「不要傷害我爹，要殺就殺我吧。」

馬君武不能推拒，蘇飛鳳仍在失血，只好棄去長劍，一張雙臂，抱人入懷。

李青鸞疾快奔了過來，撿起了蘇飛鳳的斷臂，道：「武哥哥，你怎麼忍心斬下鳳姐姐一截手臂。」

「我收勢不住，」馬君武道：「也不懂，蘇帮主爲甚麼不用拐封架？」

「君武，把蘇姑娘抱回來，」玄清道長道：「蘇姑娘此後一生就由你照顧了。」

聲音說得很大，顯然是要蘇朋海聽到。

蘇朋海歎息一聲，回頭看向白雲飛，目中神芒閃動，臉上神情却複雜萬端。

白雲飛搖搖頭，低聲道：「斷了一截手臂，換得她一生幸福，蘇帮主，別再追究甚麼了。」

蘇朋海吁口氣，轉身緩步而去。

玉眞子激起馬君武動劍出手，人已由仇恨的迷惘中清醒過來，目睹蘇飛鳳斷去一臂，心中更是難過，低聲道：「大師兄，對不起……」

玄清道人搖搖頭，道：「都已經過去了。」

白雲飛拉着藍小蝶飛奔而去，不能留下來了，一個李青鸞，再加一個蘇飛鳳，已夠馬君武消受了，再加藍小蝶，很可能喜事變喪事了，非得拉走她不可。

奔走間，白雲飛回頭一瞥，發覺藍小蝶兩行淚水，正順腮而下。

（全文完）

（鬼域陰陽界系列）

鬼王

馮嘉 著



鬼域亦有正義之士，可惜正義的鬼王貪睡，一睡幾百年，於是鬼域中社會不安，妖氣冲天，禍及人間。幸而鬼王醒來後覺察事態嚴重，立即着手儆惡懲奸。故事風趣又含敬世意味。

每本HK＄32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萬寧、屈臣氏及各地利店有售。

英雄悲歌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花滿樓破壞鬼不覺偸來的玄鐵離去後，王侯進來將鬼不覺打死，並奪走玄鐵。王侯碰到諸葛峯，怕事情敗露，用暗器和閻王粉將他殺掉，移屍南威道館，吊在樹上，嫁禍南城；又回八仙樓設筵款待師妹白雲飛，謊說花滿樓要來，欲圖姦汚師妹，幸花滿樓將她救走。南城用聲東擊西之計運走玄鐵，北城怒責王侯線報錯誤，對他起懷疑……

冶煉玄鐵　功敗垂成

十二匹駿馬，十二條好漢，在諸葛崢、諸葛嶸、諸葛嵐三兄妹的率領下，奔離八仙鎮，向南絕塵而去。

小霸王王侯走得更早，匹馬單槍，準備混進南城，爲北城當間諜，作開路先鋒。

人急馬快，才半個時辰多一點，諸葛兄妹等十二人便到了趙家堡。

卓玉君所料不差，北城設在趙家堡的堂口——北香燒臘店已變成一片灰燼。

南城的堂口也人去樓空，找不到半個可資問話的人。

僅從村民的口中得知，南城的車隊早在昨天上午便已通過趙家堡。

諸葛崢不敢久留，繼續揮鞭南行。可是，甫離趙家堡，又遇上麻煩，通路被倒下來的樹木阻斷。樹是新砍的，既大又多，寸步難行。

而且，時繼時續，綿延數十里，令人搬不勝搬，移不勝移。但，細加搜尋，道路兩旁並無伏兵。

顯而易見，南城只是想延遲北城的行動，沒有決戰的意思。

白河鎮的情況最嚴重，一座南來北往唯一的木橋被拆掉了。幸好，時值秋季，河水不深，馬匹可涉水而過。

車輛就難了，勢必得搭一座臨時橋樑，或填入大量砂石方可通行。

這種狀況，一路上不斷發生。

橋樑被毀，道路封鎖，堂口遭襲，音訊斷絕。

十二人歷經千辛萬苦，費了比平時多一倍的時間才摸黑上了槐樹嶺。

人疲馬乏，饑渴交加，馬兒無法再走，人也累得跌坐在地，不想動了。

槐樹嶺是山名，也是村名，有七八十戶人家，並無旅店飯莊，時值深夜，又不便打擾村民，大家齊集在村口的祠堂裡，以隨身携帶的飲水乾糧果腹。

諸葛崢是首領，以命令的口脗道：「吃飽之後，大家就在這裡睡一會兒，不要浪費時間。」

二弟諸葛嶸道：「大哥的意思是打算連夜上路？」

「時間寶貴，分秒必爭，我們最好能在天亮之前趕到南城。」

「馬走得動嗎？」

「我們步行。」

諸葛嵐道：「大哥之言甚是，事情緊急，愈快愈好，我來守夜，你們都睡吧。」

大家都精疲力竭，誰不想歇着，但手足情深，爭着要守夜，最後還是由長兄諸葛崢下決定道：「我先守半個時辰，換二弟，然後再換嵐妹，一個半時辰之後我們就出發。」

事情既已決定，諸葛嶸、諸葛嵐沒再多言，他們實在太累了，十一個人倒下去便呼呼入睡。

諸葛崢則在院子裡走來走去，思索如何破城而入，如何奪走玄鐵，以及如何擊敗南城，稱霸天下。

「大哥，大哥。」

有人在呼喚，聲音雖小，諸葛崢聽得出來是王侯的聲音。人在祠堂門外，正在向他招手。

諸葛崢行至門口，王侯又示意他續往左行，意思是免得吵了他們的好夢。

二人一前一後，走出去四五丈遠，停在祠堂拐角處的一棵大樹下。

諸葛崢道：「王侯，你還沒有過槐樹嶺？」

王侯道：「已經過了，又折回來。」

「折回來幹什麼？」

「送消息。」

「有何消息？」

「玄鐵已運達南城。」

「此乃意料中事。」

小霸王道：「一過槐樹嶺，便是南城的地盤，據小弟所知，諸葛世家已將這一帶的百姓全部遷走，井中下毒，粒米無存，城主的糧食假如不能及時運到，未經交戰，恐怕就會……」

言猶未盡，異事陡生，從樹上射下來三支竹葉飛刀，跳下來三個人，握着三把刀，貫頂而下。

與此同時，南城主司馬旭領着司馬俊、司馬傑等十一人也翻牆摸進祠堂。

諸葛崢猝不及防，警覺有異時已經來不及應變，勉强躲開了飛刀，却逃不過九環刀，在一陣骨碎肉裂的異響中，被卸下了兩條手臂，腦袋也開了花。

「王侯，你……」

這三個字變成諸葛崢的最後遺言，下面的話未及說出，便告氣絕身亡。

一絲獰笑掛在王侯臉上，彎身取下諸葛崢手中的玲瓏刀，與另外三名南城高手趴在牆上，靜觀司馬父子殺害北城的人。

北城十一人。

南城也是十一人。

正好一個對一個。

司馬旭作了一個殺人的訊號，十一把寶刀齊揮，砍向十一顆上好人頭。

卡察！卡察！之聲不絕，手起刀落，人頭落地。

彷若身在屠宰場，一霎時便掉落九顆人頭。

諸葛嶸沒死。

諸葛嵐未亡。

這倒並非他倆應變得宜，死裡逃生。

而是南城兩名高手的九環刀被魔鞭捲走了。

花滿樓人隨鞭到，立在院中。

小神童、孫飛虎、白雲飄、水長流亦至，分站兩旁。

事出突然，全場皆驚，諸葛嶸、諸葛嵐猛然一式老牛打滾，骨碌碌地滾至院中，起身立在一側。

王侯是隻狐狸，一見師兄駕到，便拔腿開溜。

司馬旭驚魂甫定，言詞冷峻：「花滿樓，你自己曾說立場中立，不南不北，不會插手雙城之爭，今夜爲何食言而肥，幫北城的忙？」

花滿樓義正詞嚴道：「司馬城主之言差矣，此乃謀殺，有違江湖規矩，本俠忝爲俠義中人，不能袖手旁觀。」

小神童的話更坦率：「花大哥說得對，這是謀殺，其心可卑，其行可誅，人人皆可插手過問。」

水長流怒道：「同時水家的那筆血債也該償還了。」

司馬旭狡辯道：「老夫說過，水自清夫婦非本城主所殺。」

天龍兒破口大駡道：「你說的比唱的還好聽，滿口的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請問司馬城主，公孫家的那四條人命你也想否認嗎？」

司馬旭故作不明道：「那個公孫家？那四個人又是怎麼死的？與南城何干？」

天龍兒道：「鑄劍名家公孫冶，你不會不知道吧，他老人家的長孫大狗子，死在北城客棧，兇手是司馬雙傑，還搶走了一把玲瓏刀。公孫奶奶以及一兒一媳，則是死在摩天嶺下，你應該比誰都清楚，爲了盜取玄鐵，連殺三條人命，算不算傷天？算不算害理？」

玲瓏刀就在司馬俊手中，鐵証如山，司馬旭否認也沒有用，只好另找歪理强辯道：「那天，本城主率衆經過摩天嶺，偶然發現了那個洞穴，當時只是想一睹摩天嶺上風光，沒料到他們三個人會强行攔阻，出手傷人，司馬世家的子弟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被迫動手的。」

小神童道：「故事編得很好聽，事實也已經說出來了，不論是在何種情況下，反正人是你們殺的，殺人就要償命，你乃一城之主，準備還債吧！」

揮一下手，又道：「花哥，水姐，咱們上！」

上字出口，招已出手，孫飛虎、白雲飄也跟着一起上，攻向南城十一人。

諸葛嶸、諸葛嵐自無袖手之理，全力施展，奮勇當先。

南城用的是奇襲之計，打算將北城的先鋒解決掉就走，藉以延遲北城兵臨城下的時間，沒料到半路上會殺出來五個程咬金，更加不想戀戰，決心要保持實力，虛晃三招，十一人立即分三路越牆而逃。

「追！」

「那裡跑！」

「把命留下來！」

刀劍飛舞，魔鞭呼嘯，火龍珠連環出手，佈下一道殺人的網。

慘嚎聲起，血雨飛灑，七人招無虛發，斃了南城八條命。

然而，司馬旭、司馬俊、司馬傑身手不凡，被他們逃入槐樹林，消失在黑夜中。

諸葛嵐滿含熱淚，對花滿樓道：「謝謝大師兄拔刀相助，我們一起追下去吧。」

花滿樓一怔神，道：「妳叫我大師兄？」

諸葛嵐道：「小妹現在是王侯的妻子，嫁鷄隨鷄，嫁狗隨狗，他的大師兄，也是我的大師兄。」

王侯先殺諸葛峯，再殺諸葛崢，擺明了是跟北城站在敵對的立場，可憐的諸葛嵐至今仍被蒙在鼓裡，把小霸王當作丈夫。

花滿樓道：「嵐姑娘，兩位應以料理後事為先，待卓城主到時再整隊南下，本俠想先走一步，告辭。」

不待諸葛嶸兄妹表示意見，話一出口便與孫飛虎等人大步離去。

王侯有幾句話並非虛語，一過槐樹嶺，便是南城的勢力範圍。

井中確已下了毒。

百姓全部被遷走。

粒米無存。

寸草不留。

堅壁清野，鷄犬俱無。

花滿樓等五人心知此去必將險阻重重，懷着一顆沉重的心，就近找了幾間民房，休息半晚，次日近午時分才到了南城。

南城無城。

以山為廓。

在兩山相連之處鑿了一個洞，作為城門。

城門緊閉。

城外無人。

孫飛虎上前推了一下，紋風未動，顯然裡邊已下了門，甚至堆滿重物。

小神童不解，道：「怪事，南城怎麼一下子變成了縮頭烏龜，閉門不出？」

花滿樓道：「這恐怕不是好兆頭，玄鐵運返南城後，想必已開始封爐冶煉，堅壁清野，重門深鎖的目的，無非是想阻擋北城，爭取時間。」

孫飛虎道：「花老弟的看法，孫某完全同意，一旦刀劍鑄煉成功，南城就會主動出擊，以北城如今的實力，恐將不堪一擊。」

白雲飄聲急語快道：「我乾爹菩薩心腸，最怕塗炭生靈，花哥哥快把城門弄開，將玄鐵趕早毀掉，以免造成不可收拾的嚴重後果。」

花滿樓走上前去，詳細觀查一下城門，發現甚是厚重堅硬，回頭對孫飛虎、小神童道：「花某的魔鞭無用武之地，必須借重兩位的寶刀，只要弄開一個可容一人出入的洞就可以了。」

孫飛虎的龍吟刀，小神童的玲瓏刀，皆可削金碎玉，去削厚門板，是大才小用，僅片刻工夫，便大功告成，卸下來一大塊門板。

門內果有土石，清理出一條通道後方始魚貫而入。

裡面是一個門洞，不淺，約有五六丈深，行至一半時，乍然冒出兩個人，抖手撒出兩把閻王粉。

「找死！」

花滿樓睹狀大怒，青龍鎮美爽爽喪命的往事又在此重演，魔鞭出手如電，兜住閻王粉，倒打回去。

可歎兩名南城嘍囉，殺人不成賠上了自己的命，五毒攻心，死於非命。

小神童道：「怎麼搞的，南城那來的閻王粉？」

水長流道：「看這情形，西門翠與司馬旭必有勾搭，江湖上的傳言並非空穴來風。」

白雲飄道：「江湖上有何傳言？」

「說西門翠是司馬旭的地下夫人，而且……」

「而且怎樣？」

「還生了一個地下兒子。」

「是誰？」

「這就不得而知了。」

花滿樓聞言大驚，思潮洶湧，武林中年輕一輩的同道，一一在他腦海中浮現，他想到了一個人，卻又告訴自己，最好不要相信。

出得門洞，眼前地勢豁然開朗，是一大片房屋建築，亭台樓閣，處處可見。

五人中花滿樓、孫飛虎曾來過。

和北城的情形差不多，本是一個百業鼎盛，萬商雲集的好地方。

如今却變了樣兒。

街上沒有人，店舖關了門。

飯店不賣飯，酒家不賣酒。

陰森森，靜悄悄，成了一座死城。

當然也喝不到乾淨的水，找不到安全的糧。

原想在此飽餐一頓，現在只好吃自己帶來的水和乾糧。

花滿樓特別交代：「大家省着點，由此向前不可能再有食物供應，一旦斷了水糧，問題就嚴重了。」

南城的核心重地，建在一條蜿蜒曲折，長達數十里的山谷內，三面環山，峭壁凌雲，是一處易守難攻的天險之地。

入口甚為狹窄，建有城牆，城厚丈八，可以行車走馬，中築一門，雄壯宏偉，上有門樓，兩旁還依山蓋了兩座碉樓。

門用鐵鑄，重逾千斤，雖是大白天，仍緊閉未開。

城上刁斗森嚴，置有重兵，門樓兩側各有十人把守。

飛不出一隻蒼蠅。

進不去一隻小鳥。

小神童遙望在目，心都涼了，道：「簡直是銅牆鐵壁，怎麼進去？硬闖必然會付出慘重代價。」

花滿樓早有成計在胸，道：「不能硬闖，咱們另尋別路。」

「別處有路？」

「沒有。」

「那……」

「可以爬山越嶺，攀岩附壁。」

「水姐及公孫家的血債不討了？」

「要討，但不是現在。」

「我們現在的目標為何？」

「全力摧毀玄鐵或煉爐。」

白雲飄道：「花哥哥知玄鐵或煉爐的確切所在？」

花滿樓道：「這是極機密之事，外人不可能知曉，但就常理判斷，必是一處隱蔽冷僻之地，很可能在山谷深處。」

孫飛虎道：「不錯，孫某亦有此同感。煉爐火焰甚大，數里之外清晰可見，若在城內不遠，早已被咱們發現。」

水長流道：「既然如此，就快走吧，早到一步就會減少一分危險。」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五人意見一致，避開正面，繞向一側。

沿着山脚繞行數里，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個峯巒較矮，岩壁略緩的地方。

花滿樓前導，孫飛虎殿後，五個人手拉着手，一寸寸，一步步，有時用刀開路，有時用繩攀爬，揮着汗水，忍着辛苦，足足費了一個多時辰才爬上山頂。

山很高，路很險。

鳥瞰南城腹地建築，好似無數相連的火柴盒。

城內，人來人往，顯得很忙碌。

脚下，崗哨林立，一點不放鬆。

可就是沒見火光，未發現煉爐所在。

只好順着山形地勢，忽高忽低，或左或右，繼續向山谷深處找尋。

山路難行，寸步維艱，直至日落西山，夜幕將降時才行出十多里。

水喝光了，烙餅還不夠一人一餐之需，天龍兒心急如焚道：「荒山野地，水盡糧絕，花大哥快想想辦法，再找不到吃喝之物，咱們準會被活活渴死餓死。」

花滿樓比他更急，怎奈目力所及之處，寸草不生，連禽獸也不見半隻，道：「別急，先歇一會兒，稍待跟孫老哥到山那邊去瞧瞧，運氣好的話，逮幾隻野免山鷄問題就解決了。」

天可憐見，運氣奇佳，花、孫二人去後不久，便捕回來兩隻野兔，三隻山鷄，外加一大堆甜甜蜜蜜的野生水蜜桃。

白雲飄、水長流、小神童睹狀大喜，為之雀躍不已，先吃上幾個水蜜桃，以解饑渴之苦，然後，殺鷄的殺鷄，生火的生火，就在一塊巨石後方燒烤起來。

飽餐一頓，露宿一宵，皆容光煥發，精神飽滿，翌日一早便又踏着晨光上路了。

* * *

與此同時，北城主鐵娘子卓玉君也親率北城主力百餘人，到達南城山門外。

先毀掉木門，再清除土石，浩浩蕩蕩，整隊開入，直達內城門樓下。

卓玉君默察一下四週環境，仰首上望，語冷如冰：「叫司馬旭出來，說北城主卓玉君要見他。」

城上一名守衛朗聲道：「我家城主有事，不見客。」

諸葛嶸怒衝衝地道：「那就把門打開，我們自己去找他。」

守衛冷笑道：「未得城主許可，沒有人敢擅開城門。」

時間緊迫，一分一秒也不能躭擱，卓玉君當機立斷道：「衝！給我殺上城去，先解決掉這幾個魔徒再說。」

「得令！」

「殺啊！」

北城有備而來，帶有雲梯，在一片喊殺聲中，放好雲梯，一擁而上。

人尚未至，火龍珠先到，城牆之上硝煙瀰漫，爆出無數火花。

北城攻勢凌厲，如箭如刀，二十名守衛非死即傷。

然而，不旋踵間，城樓及碉樓之內，殺出來更多的南城高手。

九環寶刀似瀉金潑銀。

竹葉飛刀若暴雨狂風。

飛刀淬以劇毒，沾膚即死，見血封喉，北城之人脚步尚未站穩，便全部進了鬼門關，上了奈何橋，雲梯亦被推翻在地，第一波的攻勢就此告終。

痛定思痛，再接再勵，第二波攻勢更兇更猛，由諸葛嶸、諸葛岳領軍，分襲門樓兩側。

火龍珠比剛才更多，一枚接一枚，一批接一批，整個城頭全部籠罩在火海煙霧之中。

可惜，功虧一簣，司馬雙傑司馬俊、司馬傑率衆出馬迎戰，又有玲瓏刀助威，其鋒銳不可擋，連斷北城無數七星劍，僅諸葛嶸、諸葛岳得以全身而退。

第三波功敗垂成。

第四波也失敗了。

四波强攻下來，北城損失慘重，傷亡近半。

更重要的是，從晨至暮，爭戰不休，僅靠乾糧果腹，大夥俱已疲憊不堪，不但亟待後面的車隊到來，飽餐痛飲一頓，也亟需休息，恢復精神。

卓玉君亦知事不可爲，傳令大家退下歇着，對城上的司馬俊道：「司馬旭此刻何在？」

司馬俊道：「正在忙。」

「叫他出來見我。」

「分身乏術。」

「幾時才有空？」

「等我家城主有空的時候自會出城相見。」

卓玉君心裡雪亮，知道司馬俊的言外之意是，一旦玄鐵鑄煉成功，便會剷除異己，君臨天下。當下聲冷色厲道：「告訴司馬旭，玄鐵乃天外飛來之物，人人有份，任何人皆不得據爲己有，除非即時交出，公諸天下，否則，當本城主殺進南城時，必將趕盡殺絕，鷄犬不留！」

＊　＊　＊

有吃有喝，花滿樓等五人精神大振，速度加快許多，半日工夫不到，便又前進了十幾里，已接近山谷底部。

行進間，孫飛虎忽道：「花老弟，快看那邊。」

循孫飛虎手指之處望去，花滿樓在羣峯深處看到一縷紅光。

水長流、白雲飄、小神童也看見了，同聲道：「莫非是煉爐的火光？」

鐵膽孫飛虎道：「大概八九不離十。」

此乃一大喜訊，無異醍醐灌頂，五人神采飛揚，健步如飛，左轉右折，再行數里，一幅奇妙的景象立刻呈現眼前。

確是谷底，寬約十丈，當中架起了一座煉爐。

爐高丈五，寬達丈八，是一個特大號的爐子，足可容納上萬斤玄鐵。

爐下烈火熊熊，單是搬柴燒火的人就有十幾個。

爐中熔液如水，翻滾沸騰，差不多還剩下十之一二。

一旁，鑄造的模型已經做好，共是五劍五刀。

一隻大水缸內裝滿了寒泉之水，以備淬礪。

一切均在顯示，大功行將告成。

四外戒備嚴密，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刀已出鞘，全神貫注，一副如臨大敵的樣子。

爲首者手握鬼頭刀，正是在張家莊從孫飛虎的刀下溜走的塞北人魔沙千里。

一陣步履雜沓之聲傳處，從南城那邊來了一男一女。

男的是南城主司馬旭。

女的是毒美人西門翠。

「城主好！」

「夫人好！」

在手下的連串問候聲中，二人越衆而前，來到煉爐之前，司馬旭對迎來的冶金名師歐陽鑄道：「歐陽先生，快好了吧？」

歐陽鑄笑臉相迎道：「快啦，快啦。」

「本城主希望知道一個確切的時間。」

「快則今天深夜，慢則明日午前。」

「目前還有多少熔漿？」

「約可鑄十刀十劍。」

毒美人西門翠依偎在司馬旭身邊，笑盈盈地道：「多多益善，多造幾把刀劍豈不更好？」

歐陽鑄一派行家口脗：「夫人有所不知，冶金一道首重一個『純』字，純則精，精則銳，銳則鋒芒畢露，無堅不摧，寧可少，不能多，多則難成極品，難與玲瓏、龍吟二刀爭鋒。」

一篇冶金經，聽得西門翠心服口服，忙說：「承教，承教，一切全依先生之意就是。」

司馬旭望着隨侍在旁的沙千里，道：「刀劍一旦鑄成，應即送來城本部，不得有誤。」

沙千里畢恭畢敬地道：「城主請放心，到時候屬下會親自快馬送達。」

「不必，派人送來即可。」

「這是爲何？」

「本城主不希望在南城被孫飛虎撞見你。」

「城主是說姓孫的那個强盜頭子也到了南城？」

司馬旭沉聲道：「該來的差不多都來了。」

員外府的那一幕歷歷在目，嚇得沙千里魄散魂飛，道：「這個老

小子很難對付，城主可要爲屬下做主，想辦法幹掉他，以杜後患。」

司馬旭道：「當年在黑風寨咱們曾並肩作戰，是生死之交的好朋友，豈會棄你於不顧，你不說本城主也不會輕饒姓孫的，但在他未死之前，最好就暫時留在這裡，別到那邊去。」

沙千里道：「屬下懂得，一定遵辦。」

「懂得就好，待孫飛虎伏誅，風頭過後，你仍可回青龍鎮去當員外，不過……」

「不過怎樣？」

「員外府依舊是南城的一個重要堂口。」

「這是屬下的榮幸。」

「千萬不能再幹出自家人窩裡反，像跟美爽爽、柳絲絲爭玲瓏刀那一類的事情來。」

沙千里吃驚道：「屬下惶恐，實因當時並不知城主與夫人的關係，把美、柳二女當作是外人，所以才生奪刀之心，最終的目的還是想獻給城主，聊表一片愚忠。」

司馬旭道：「好了，已事過境遷，不再追究，本城主言盡於此，要回城去應付卓玉君。」

「恭送城主！」

「恭送夫人！」

有人牽來兩匹駿馬，司馬旭、西門翠騰身而上，朝歐陽鑄揮揮手，皮鞭一揚，馬去如烟。

望着滾滾黃沙，沙千里正發呆，猛聽噗通！噗通！幾聲響，定目一看，大事不妙，手下弟兄已應聲倒下去好幾個。

來人不少，都是一等一的扎手貨。

小神童、孫飛虎在左。

水長流、白雲飄在右。

花滿樓傲然卓立在煉爐前方數丈外，正好將他們的退路堵住，道：「區區花滿樓，左邊的兩位是孫飛虎、小神童，右邊的兩位是白雲飄、水長流，各位若是不想做屈死鬼，進枉死城，就請放下九環刀，丟掉暗器，退到谷底去。」

小神童的話很刺耳：「花大俠宅心仁厚，不忍濫殺無辜，但話又說回來，那位若心有不服，想自己找死，儘管上，別客氣，保証來一個殺一個，來一對殺一雙。」

這五人的名頭太大，尤其是花滿樓，乃天下第一高手，個個聞名喪膽，見面驚魂，一股莫名的寒意直從脚底心冒上來。

先是相互觀望，繼而意志動搖，最後在保命爲先的考慮下，棄械開溜，退到谷底去。

一人逃命，羣起效尤，爭先恐後，兵敗如山倒，剎那間便溜走一大半，只有沙千里身邊的四五個人仍留在原處未動。

堅持的時間並不久，瞧瞧花滿樓的蛟皮鞭，看看孫飛虎的龍吟刀，沙千里卒告屈服，棄械率衆退走。

孫飛虎倏地縱身躍出，放過別人，攔下沙千里，沉喝道：「你例外，別走！」

沙千里傻眼了，全身發抖，以近乎乞憐的口脗哀求道：「大哥，你我兄弟一場，難道非要趕盡殺絕不可，小弟願以餘生贖前罪，做牛做馬，爲奴爲僕，在所不辭。」

孫飛虎充耳無聞，一臉殺氣：「把你的鬼頭刀拾起來！」

「拾刀作甚？」

「要你死得像條漢子。」

「小弟知罪，不敢還手。」

「出招！」

「這……」

「殺！」

鐵膽孫飛虎恨滿心頭，怒溢雙眉，健腕一抖，刀出如電，夾雜着一串悅耳的龍吟之聲，砍出凌厲無匹的一刀。

沙千里擺出低姿態，無非是爲了乞命貪生，今見活命無路，只好訴諸一拚，拾起鬼頭刀，反手還擊。

深知龍吟刀的厲害，可不敢硬碰，穿空走隙，打的是游擊戰。

花滿樓等人都知道，孫飛虎仇比山高，恨比海深，大夥齊作壁上觀，未敢插手，怕的是消不了他的仇恨，壞了他一世的名頭。

最可憐的是歐陽鑄，連屎尿都嚇出來了，與燒火伕圍在一起，大屁不敢放，小氣也不敢吭。

小神童一把將他拉了出來，道：「這煉爐刀劍的工作是你在主持？」

歐陽鑄一個勁的點頭，沒開口。

「怎麼稱呼？」

「歐陽鑄。」

「與公孫治相較如何？」

「小老兒乃螢光之火，怎敢與皓月相比，公孫治是前輩，更是名家。」

「本少爺還想請教，與司馬旭是何關係？」

歐陽鑄大搖其頭道：「毫無關係。」

水長流玉面一寒，道：「既然非親非故，怎會跟南城攪在一起？」

歐陽鑄道：「是被司馬城主派人專程請來的。」

白雲飄冷嘲熱諷道：「價錢不錯吧？」

歐陽鑄苦笑道：「馬馬虎虎。」

小神童臉一沉，道：「別打馬虎眼，究竟多少？」

「先給黃金五十兩。」

(未完・廿八)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龍吟鳳鳴下天山

惡徒窮追不捨　飛鷹二度援手

澄靜的蒼穹，綴滿了閃爍如寶石的繁星，輕風徐徐，樹影兒婆娑有聲，偶爾會自遠方傳來幾聲淒厲的狼嗥，更增添了塞上寂寞的夜晚。

含沙的土丘宛如一座座禿墳，涼城便在這大片土丘的西北方，這兒也是蒙古高原的最南部了。

就在這時候，駝鈴道上忽然來了五騎快馬掀起塵土，只見為首的是個虬髯怒漢，土丘起伏中，這怒漢把手往左方猛的一揮，五騎快馬已斜刺裡往荒丘背面疾馳而去，幽靈也似的越過土丘，只見一座小土屋出現在土丘半坡上，附近雜草與一泓池水，一匹快馬拴在那兒。

這五人真快，剎時便把土屋圍了起來。

真靜，至少在五人把土屋圍住的剎那間是令人窒息的，只不過一頓之間，一聲蒼勁有力的聲音沉沉地道：「于真，你們終於還是找來了。」

這聲音自房內傳至屋外，久久不散，屋外面的虬髯怒漢反而略帶恭敬地道：「玄長老，我等也是奉新幫主之命來接駕的。」

忽聽又一人道：「玄長老，咱們幫中有規矩，退職幫主轉作長老之後，便由幫中奉養天年，你……」

忽聽屋內沉叱道：「好個冠冕堂皇之辭，老夫知道那『白面判官』丘泰來狠子野心爭權奪利，下陰手把大龍幫幫主之位搶去，他知道不除老夫他寢食難安，他會奉養老夫嗎？大龍幫幾時出過長老來着？」

屋外面，「催命使者」于真道：「凡事總有個開頭，玄長老隨我五人回去大龍幫，沒有人敢動玄長老一根毫毛。」

屋內冷冷道：「如是老夫拒絕呢？」

于真道：「玄長老，你體諒，咱們這是奉命而來，就如同玄長老一年前仍是大龍幫幫主的時候，咱兄弟們一切全聽你的一樣。」

另一人「幻影劍客」邵為仁道：「玄長老，塞上夜來風寒，咱們不想久待了。」

屋內傳來厲叱，道：「權之一字，害人不淺。我交出大龍幫印信遠赴塞外，那丘泰來仍不肯放過，你五人助紂為虐，也慘害不少幫中好兄弟，我大龍幫不少忠義之士，如今落此淒慘下場，也罷，你們進來拿人吧，少說什麼令人聽了噁心的奉養二字。」

「嘩嘩啦啦」聲中，五騎馬上的怒漢已自紛紛躍下馬來，五個人的兵刃都舉在手中。

那「催命使者」于真使的是一桿可折疊的三節亮銀槍，只聽「卡」的一聲，三節亮銀槍倏起接牢，他還

舞了個大槍花，發出「咻」的一聲響。

把守屋後的乃是「搏命郎君」楊遠山，他老兄砍山大刀擱在肩頭上，大馬金刀的站在馬頭前嘿嘿笑。

「幻影劍客」邵為仁的青鋼劍指向地，嘴角有一種鄙夷的笑意。

「索命厲鬼」馬洪雙手托着索鍊，索鍊的兩端各繫着一支近尺長的尖鏢，正自左右閃晃着，只瞧這位仁兄的那張鍋底黑臉，便知道他準備喝人血了。

「八臂快刀」風長山把一把尖得不能再尖的利刀托在他的手上，一副冷厲的樣子。

「催命使者」于真粗聲道：「幫主的命令是請回去最好，若有違抗，死！」

屋內一陣嘿然，道：「天底下的事情都一樣，不怕敵人再強悍，只怕自己窩裡反，大龍幫完了。」

于真大怒，道：「那是你玄長老說的。」

他左右看了一遍，亮銀槍緊握在掌中，忽的衝近那扇木門，奮起一腿踢去，「叭」的一聲那扇木門被撞開來，猛抬頭，屋內黑忽忽的一片漆黑。

于真後閃一大步，他沉聲道：「玄長老，恕我于真不敬了。」

那宛如銀河倏然瀉落一蓬銀星般，于真的亮銀槍已往屋內遞去。

于真功力甚高，面對往日的大龍幫幫主「千手如來」玄劫，他絲毫不敢大意的全部功力運集在他的槍身上。

于真的亮銀槍挑扎刺空，立刻騰身往屋內衝去，他人已衝進屋中去，然而，于真的雙足剛剛站定，好一股強大的神力直把他的巨大身子往門外推去。

于真人在半空，口中已自發甜，等他一屁股跌出屋外，張口便「哇」的一聲吐出一口鮮血來。

「于護法！」附近的馬洪提着索鏢撲上前。

于真雙肩左右晃，立刻又站起來了。

「不礙事，這老兒的掌力我還能承受他三幾掌。」

風長山道：「于兄，裡面看得清楚嗎？」

「黑漆一片。」

楊遠山抖着砍山刀，道：「別管了，咱們好不容易的踩到他躲藏地方，怎好在外乾耗。」

馬洪沉聲道：「眼前若收拾不下玄劫這老狗，則不僅咱們准上五虎顏面收關，也將誤了幫中大事，怎好回去向幫主交代。」

于真似已喘過氣來，他重重地道：「我想了個主意，你們琢磨……」

邵為仁提着長劍，道：「老大，你出點子吧！」

于真手撫胸口，道：「咱們之間以長山出刀最快。」

風長山却哈哈笑得得意，他不否認，因為他有個外號叫「八臂快刀」。

于真頓了一下，又道：「風兄弟當先殺進去，且記不求有功先求自保，使出你的一路快刀絕招護緊全身，直待我等隨後撲進。」

楊遠山四人無話說，立刻齊點頭。

風長山的人尚在土屋外面，他已舞動手上那把細長尖刀撩起無數冷芒大吼一聲：「殺！」

眞的厲烈至極，當那一片極光剛自消失在土屋門內的一瞬間，邵為仁正欲隨之撲進去的時候，就聽一聲低沉的厲叱：「去！」

「啊！」

立刻間，風長山的身子宛如斷綫風箏般自屋內飛出來，他在半空中的沉叱聲令邵為仁急忙側讓，差一點二人撞個大滿懷。

「轟」聲起處，風長山的身子着實的摔在地上，還彈了一下才穩住。

風長山的左肩塌下來了，他張口猛吸大氣。

于真四人忙圍上來，那馬洪罵了一句：「娘的皮！」

風長山已齜牙咧嘴地又站起來。

邵為仁道：「風兄，我二人側身殺進去，你取下盤我招呼他的上路。」

風長山道：「正是我心中想的。」

這二人一個舞動尖刀，另一個抖起五朵劍花，一上一下的便往門內衝去。

另外三人緊守在土屋外準備攔殺。

風長山與邵為仁已衝進土屋內了，二人進屋未站穩，一股陰冷勁風已逼到身上來，透過刀芒，又聽一聲：「去！」

這二人就如同被擠出土屋外似的又被掌力推出門外，這二人相撞又拉扯，總算未滾翻在地。

那于真一見大怒，他吼叱：「玄劫，你能在屋內躲避多久，你怕咱們五人合擊就不出來？」

于真抬頭看向茅屋頂道：「燒！」

風長山道：「屋頂是泥巴糊的，怕不易燃燒。」

楊遠山道：「我有主意！」

于真忙問：「快說！」

楊遠山道：「把繩子拴牢屋簷樑柱，不怕他不出來。」

馬洪已自馬鞍上取下一條繩子，楊遠山也把馬上掛的繩子取在

手中。

于眞嘿嘿發出陰森冷笑，道：「玄劫，掀了土屋頂，你又能躲得幾時！」

果然，楊遠山騰身上了土屋頂，他匆匆的找到了樑柱一端去套繩子。

馬洪已上了土屋頂的另一邊，長繩已在手上抖開來，那于眞又厲吼：「玄劫，你……」

就在你字剛出口，忽的一團人影半幪面的自屋內疾衝而出，眞快，于眞幾人尚自一怔間，那黑影已躍上馬背，拍馬疾往土丘另一面馳去。

于眞大聲喝叱：「玄劫，你逃不掉啦！」

風長山隨之一聲吼：「追！」

這時候土屋頂上的馬洪與楊遠山二人也躍上了馬背，五騎立刻啣尾直追，雖是黑夜，但黃沙塵土飛揚，只見前面一騎奔馳如飛，刹時已有數里之遙。

于眞馬上狂吼：「抄斜路堵上，快！」

他似是五人之首，話出口就見風長山與馬洪二人已分左右包抄過去。

邵為仁與楊遠山緊隨于眞發狂的往前追去，此時前面出現一道大丘高原形土坡，前面那人已拍馬上了土坡上。

那人似是回頭看，他忽然抛鞍下了馬，然後一掌拍在馬背上，那馬立刻往坡下奔去。

再看那幪面人，他雙目如銅鈴閃射出懾人的光芒，等着一場搏鬥了。

於是，「催命使者」于眞當先馳上土坡，他似是迫不及待的滾鞍下馬，三節亮銀槍猛一抖，立刻成了一支六尺長的亮銀槍在手上。

于眞哈哈冷笑不已，因為這時的「搏命郎君」楊遠山與「幻影劍客」邵為仁也拔出兵刄圍上來了。

雙方未開口，但往上撲來的「索命厲鬼」馬洪已大叫：「圍緊了，再也別叫他逃掉！」

「八臂快刀」風長山便在此刻也到了。

那于眞雙手托着亮銀槍嘿嘿冷笑，道：「玄劫，取下你的奪命傘吧！」

幪面人只是冷笑，他那雙掌清晰的發出格格聲，支支骨節在响動。

「八臂快刀」風長山挨過一掌，他面皮醜惡得陰惻惻道：「我先上！」

他右手尖刀挾着一股勁風發出絲聲，已指向幪面人的胸前八大穴刺去。

幪面人雙目圓瞪如鈴，不退不閃，右掌傾力劈出，左掌猛然斜擊。

幪面人這套手法又比之空手入白刄功夫更高一層，他拍擊的動作簡單，但內含鎖拿削打。

風長山的刀雖快，却也難逃被逼退的厄運。

風長山收刀捲地再殺，一邊的馬洪抖着索鏢跟着一句厲吼：「看鏢！」

一點寒星飛得疾，幪面人出腿更疾，鏢走中途被踢偏，風長山急忙舉刀刺向幪面人雙腿，幪面人仍然未動，却已引來「幻影劍客」邵為仁的忿怒，他大吼一聲：「咱們圍殺！」

「搏命郎君」楊遠山已從側面向他殺去。

一個幪面人被五個淮上大龍幫大護法圍殺，這在江湖上十分罕見，除非是曾任淮上大龍幫幫主的玄劫才有此能耐。

只不過四人圍殺得狂猛，幪面人却仍以一雙肉掌應付有餘的樣子，倏忽間幻化出一片掌影，劈削有致。

于眞看得動心，他估不到對方竟然如此了得，在大龍幫一十二載，從未想到玄劫的功夫已到了這等境界。

忽然，土丘上塵土飛揚中傳出幾聲「劈啪」巨响，人影也隨之閃晃，「催命使者」于眞從往外撞的馬洪身側舉槍便刺。

馬洪單掌按在肚子上，臉上白得毫無一絲血色。

于眞原是在土屋內挨了一記重手法，他此刻啣恨出手，壓箱底的玩意兒也使出來了。

幪面人不聲不哼，仍以一雙肉掌穿梭在四件兵刄之中，那身法看來粗野中不失細膩。

風長山仗執着快刀，他貼身直欺而上，尖刀不捲反扎，直往幪面人面上挑去。

此刻的幪面人掌力劈出刹那間，掌沿已絕快的拍偏于眞的槍身，另一掌同時拍出，掌風拂處，已印上左面的邵為仁小腹之上。

就聽邵為仁「哇」的一聲，直噴出兩大口鮮血，人已往外撞去，「轟」的一聲倒翻在地。

一時間五人連傷兩個，于眞忙出聲大叫：「邵兄，你沒有大礙吧？」

邵為仁難以回答，急忙盤膝坐地調息。

于眞轉回頭，他發覺風長山灰頭土臉的，刀法散亂，已不成章法。

只有「搏命郎君」楊遠山尚自戮力狂殺。

于眞心中明白，今夜只怕是難達心願了。

心念間，就聽他抖槍狂刺中大叫：「楊兄、風兄，快扶他二人上馬，咱們重整旗鼓，改日再殺。」

這光景誰也看出來今夜難有便宜可佔，再打下去，難免全軍覆沒。

風長山見于眞已截住幪面人戮力拚殺，他立刻拉了附近馬洪一臂，道：「馬護法，上馬。」

那面，邵為仁吐的鮮血沾濕前襟一大塊，他在楊遠山的攙扶下正吃力的爬上馬背。

楊遠山撮唇一聲胡哨，當即上了馬背，那于眞十一槍倏然疾刺，看上去他逼退了幪面人。

那幪面人臉上却是邊閃邊冷冷的笑，他仍然不開口。

就在幪面人左閃右跳間，于眞也躍上馬背疾馳狂奔的追向風長山四人去了。

幪面人並未追趕，他大馬金刀的站在土丘之上，那副金剛怒目的樣子令人看了生畏。

「咻」，的一聲，幪面人拉下幪面巾，他的模樣却並非是年過五旬紅臉單鳳目的淮上大龍幫幫主玄劫。

藉着今夜初升的圓月，可以看清楚大概，他，是個白髮蒼蒼的老者，有一副鷹目在閃動，他的面頰突出得好像骨頭有些畸形，一雙特別長的手臂好像有鮮血在滴，只不過這白髮老人並未稍皺眉頭。

此刻，土丘附近的一匹快馬直奔到老者身前，那老者跨馬就走，急急的又奔向小土屋方向。

＊　＊　＊

怒馬在小土屋前停住，土屋內有個聲音。

「老哥哥嗎？」

「是我，賢弟，好險。」

老者推門而入，土屋中有了燈光，只見有個土炕在土屋的一邊，另一邊却是個鍋灶。

土屋內十分簡陋，便櫈子也沒有，土炕的一角趺坐着一人，此人正是淮上大龍幫前任幫主「千手如來」玄劫，有一把鐵骨油傘就放在玄劫的身邊。

那老者走近土炕，他重重的道：「此地不宜久留了，賢弟呀，快隨老哥我去天山吧！」

那玄劫搖搖頭，道：「老哥哥，躲在此地快一年了吧，淮上大龍幫偌大的基業，我玄劫怎肯就此罷手？」

他雙目迸射出懾人的光芒，又道：「幫中的忠義兄弟們絕不會甘心受姓丘的欺壓，我有責任重振大龍幫雄風呀！」

老者一邊取葯往掌上的傷處敷着，一面對炕上的玄劫道：「淮上五虎原本是『白面判官』丘泰來的死士，一旦他五人佔上護法之位，丘泰來如虎添翼，你也只有讓位一途了！」

玄劫道：「我讓位依然令他們寢食難安！」

老者並非別人，乃「天山飛鷹」王子正是也！

王子正抖動衣袖，他的頭猛一抬，道：「老弟台，至少你可以去我那裡與你兒子玄小龍會個面，父子也好共商未來吧！」

玄劫却堅決的道：「不，龍兒在老哥哥那裡修練你那一手絕世掌法，若不成功，我不見他！」

王子正道：「老弟台，我在此數月，我不是也把我的這幾手三脚貓教了你？」

玄劫道：「老哥哥的俠義心腸無話可說，只不過我的內功心法尚未配合得完整，剛才我正在坐關，若非老哥哥守在此地，只怕我玄劫早已土歸土的死在此土屋中了！」

王子正道：「你老弟台打算怎麼辦？不去天山去？」

玄劫道：「進關！」

王子正猛一怔，道：「大龍幫高手盡出，你習我的這套『修羅神掌』只有六成功力呀！」

玄劫道：「老哥哥，別為我發愁，我那個寶貝兒子玄小龍的前程，全仗老哥哥你了！」

王子正道：「老弟台，這件事你放心，你進關打算暫時躲到甚麼地方？」

玄劫道：「我回淮上！」

王子正道：「你瘋了麼！」

玄劫道：「老哥哥，天下最危險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淮上我是去定了！」

他一頓之後，又道：「大龍幫中仍然有我的好兄弟，一時的挫敗，我不能抛下他們不管！」

王子正道：「我知道這一年來你時刻想着大龍幫，可是那太危險了，因為大龍幫的大權已落在丘泰來那些人的手中！」

玄劫不開口，他只是傲然的嘿嘿幾聲冷笑！

原來這淮上大龍幫是個大組合，水旱碼頭他們有不可忽略的力量！

大龍幫總舵設在徐州城外，通往洪澤湖的那條水道北邊，轄下船隻近百艘，又有車馬成隊，一年前大龍幫的船隊十一艘船出海就沒回來，引起幫內不少人起鬨，副幫主丘泰來乘機奪位，那是玄劫乘快船赴海上探查的時候，丘泰來便自立為大龍幫幫主了！

等到玄劫失望歸來，他無法向幫衆交代，再加上丘泰來已以長老稱呼，玄劫知道已時不我予，他暗中遁走了！

玄劫不想被人暗殺，他遠走關外，找來了他的老友「天山飛鷹」王子正！

王子正便也藉此機會把一套「修羅神掌」傳給玄劫！

王子正對付淮上大龍幫五虎的便是這套「修羅神掌」！

* * *

王子正見玄劫決心潛回淮上，一時間他無法勸阻，便也無奈的道：「也罷，你獨自回去淮上我不放心，只好與你同行了！」

「千手如來」玄劫立刻擺手，道：「不，老哥哥，這一年來的相處很夠了，老哥哥的一套修羅神掌，我已只差內功的傳送，假以時日，必然有成，小弟是不會放棄的，但有一事，厚顏請求老哥哥了！」

「天山飛鷹」王子正道：「可是爲了玄小龍？」

玄劫道：「不錯，小兒的功夫未成，千萬別叫他下山，更別把我的近況告知！」

王子正道：「老弟台呀，我不說你不知道，那小子同我的那個丫頭打成一片，幾乎已不把我這老頭子放在他們的心中了！」

玄劫雙目一厲，道：「果眞如此，我去廢了他！」

王子正忙擺手，道：「你想到那裡去了，小子練功一本正經下苦心，對老哥哥我也十分的尊敬，我是說他與我那丫頭在感情上的事呀，哈……」

玄劫一聽也淡淡的笑了！

* * *

「天山飛鷹」王子正走了，他是騎馬走的！

王子正原不騎馬，因爲那是玄劫的坐騎，但玄劫說得對，他若騎馬回淮上，很快就會被敵人發現！

王子正認爲他說得有理，便不再堅持，但他却對玄劫有交代，形勢實在不利，便立刻轉回天山湧雲嶺，那兒是個清修絕佳之地，又何必與世爭不休！

玄劫當然明白這些，但他更忘不掉大龍幫的一衆好弟兄，他也忘不了海上出的事情，他必須查個水落石出！

送走了「天山飛鷹」王子正，玄劫略事改扮，披着一件大羊皮外套便走了！

玄劫的脅下挾着那支奪命鐵骨傘，慢慢地走在大道上。眞巧，有一隊駱駝販子過來，三十二匹長毛駱駝只有兩個漢子前後帶隊而行！

玄劫是被叮噹的駝鈴聲引過來的，只不過玄劫的出現並未引起趕駱駝的兩人注意！

三十二匹駱駝是放空的，不見有任何貨物，只有最後一匹駱駝背上馱着一應行李與鍋灶之類！

玄劫迎上去，道：「老鄉，你們是涼城過來的吧？」

那人把草鬍一抖，道：「這條路只通涼城！」

玄劫道：「進關內？」

「是呀！」

玄劫道：「咱們同路，結伴而行也不錯！」

不料那人淡淡的道：「你一人吶？」

玄劫道：「不錯。」玄劫把一支酒袋取在手上，道：「老鄉，喝幾口！」

那人哈哈咧嘴一笑，道：「你老兄喜歡交朋友呀，好，我叨你幾口酒！」

他接過酒袋，一連就是五七口，他還眞能喝！

玄劫的酒是二鍋頭，能連喝幾口的人，這人必是海量人物！

那人抹着口角酒漬，笑道：「夠勁！」

玄劫遙看前面帶隊的漢子，道：「你們只有兩個人，却帶了這麼多駱駝！」

笑笑，那人道：「咱們只販駱駝不帶貨，便遇上攔路打劫也不會緊張，誰會搶咱們駱駝呀！」

他再看看玄劫，又道：「你不是關外人吧，聽你的口音也不像是北方人！」

玄劫道：「我是兩淮人！」

那人吃驚的道：「幾千里外呀！」

笑笑，玄劫道：「是有三千多里遠！」

兩人就在這駱駝隊後面邊走邊聊，那人見玄劫夠朋友，便對玄劫笑笑，道：「前面土瓦店有兩家酒館，我請你喝酒！」

玄劫道：「不，要請我請，你兩位賞我薄面！」

那人哈哈笑了，說是他請吃酒，實際上是打算要玄劫花銀子。

玄劫也知道有個土瓦店，他在塞外一年整，去過幾次土瓦店，那兒路邊是有兩家酒館！

於是，駝隊進了土瓦店，一家酒館沒招牌，好大一個酒字寫在一塊木板上，駱駝歇在小鎭頭的草坡下，玄劫與兩個趕駱駝的便進入酒館中去了。

這二人眞能喝，二鍋頭一人喝了三斤多，玄劫也喝了一斤半，三人走出酒館來，立刻成了好兄弟。

兩個趕駱駝的把玄劫當成好朋友，後面的駱駝背上有兜座，棉被鋪在兜座上，二人硬要玄劫睡在駱駝上。

玄劫也不再客氣，爬上去躺在兜座內，眞舒服，一閃一晃的往雁門關走來。

也許是太高興了，兩個趕駱駝的前後對唱起來了。

前面人唱的是「噢嘮嘮」，後面的漢子是「噢嘮嘮」。

別以爲只是「噢嘮嘮」，調子可就不一樣，高音唱得入雲霄，響徹

雲端帶餘音，玄劫但覺很豪放，他怎知兩個人酒吃多了要叫喊。

就在第二天快中午時分，遠處已見那高大的雁門關了，忽的一彪快馬疾馳而來。

這批快馬來得快，風捲殘雲也似的利時到了駝隊前面，這兒一共六騎，爲首的不是別人，「催命使者」于眞當先拍馬往前衝。

兩個趕駱駝的吃一驚，就在六匹快馬剛掠過駝隊不久，忽又見一騎快馬疾轉過來！

那人正是淮上大龍幫五虎之一的「快刀」風長山。

風長山拍馬到了趕駱駝漢子的附近，他沒下馬，却冷冷地道：「喂，有件事情問你。」

趕駱駝的回過頭，道：「什麼事？」

風長山道：「有個五十左右的灰髮老人，你們見過嗎？」

趕駱駝的仔細看看風長山，道：「老人？我遇到好幾位老人家。」

風長山雙目一亮，急問道：「眞的？」

那人道：「你問的誰呀，我不知道。」

風長山道：「紅面，大眼，對了，他騎了一匹快馬，就如同我騎的一樣。」

趕駱駝的想了一下，道：「有，是有個騎了你老兄一般的馬，騎馬的也還是一位老人家。」

風長山一聽精神一振，道：「快說，往那條路上去了？」

趕駱駝的道：「過涼城往西北方去了。」

風長山催馬就走，他邊走邊大聲的叫。

「快追呀，玄劫那老兒果然往天山方向逃走了。」

前面五騎聽得「八臂快刀」風長山的吼叫，一個個挾馬狂馳，利時黃土掀起，地面上宛似出現一條灰龍。

* * *

躺在駝背上把個棉被幪面的玄劫早已看清快馬上的六個人了。

玄劫也心中一緊，因爲除了淮上五虎之外，又多了一個「摔碑手」石冲。

姓石的武功在五虎之上，他是大龍幫在水面上的第一高手，想不到姓石的也來了。

玄劫本打算攔殺淮上五虎的，但因多了一個石冲，他猶疑了。

玄劫以爲，如果他的修羅神掌修習到九成功力，他就會與石冲等一搏。

玄劫更以爲，他不能再有失神，他也再輸不起了。

玄劫在沉思中，下面趕駱駝的人已笑問：「朋友，這些人不是找你的吧？」

「我沒有騎馬。」

「你可以拋棄馬匹呀！」

玄劫笑笑，道：「老兄，你有很了不起的想像力呀！」

趕駱駝的一笑，道：「他們也是南方人呀！」

玄劫道：「怎麼不把我說出來呀？」

趕駱駝的道：「你是我們朋友呀，我們是不會出賣朋友的，哈……」

玄劫也笑了。

玄劫也想到「天山飛鷹」王子正，老哥哥是騎了他的馬，但却不是他本人，便是被他們追到也無可奈何，于眞幾人是不認識王子正的。

心念及此，玄劫又安然的躺下了。

* * *

五天下來，玄劫已與兩位趕駱駝的成了朋友，他知道二人分別叫哈克巴與哈克耶，他們是兄弟二人。

就在距離太原不過半天路程，那哈克巴在一處高原邊停下駱駝隊支鍋造飯。

玄劫也把酒袋取下來，他坐在道邊對這兩兄弟道：「兩位好兄弟，過了太原咱們就分手了，這幾天同賢兄弟二人相處，令在下有個感觸。」

哈克巴哈哈一笑，道：「玄老，什麼感觸，說來聽聽。」

玄劫道：「朋友貴在知心，你我相識不過數日，彼此似有相見恨晚的味道，比之那些相交多年却心存險惡之輩，你們兄弟令人感動。」

哈克巴雙目一亮，道：「玄老，咱們也有同感呀！」

哈克耶一邊煮飯，邊對玄劫笑笑，道：「玄老，我正打算在分手時候侍候你一頭駱駝騎吶。」

玄劫道：「我如果騎上駱駝，那是招搖過市，必會引來我的仇家……」

他雙目一厲，不說下去了。

哈克巴忽的站起身來，道：「有馬在狂奔。」

哈克耶道：「我早聽到了。」

玄劫心中一動，難道他兄弟也是高人？

就在這時候，遠處黃土飛揚，一彪人馬奔馳而到。

這一帶除了連綿數里的光禿高原之外，便連個小荒林子也沒有，玄劫一時間無處可藏，他扯去一塊布遮在頭上，動作迅速而自然。

於是，狂風掃落葉也似的捲過來一彪人馬。

黃土道邊坐臥着三十二頭駱駝，來的怒馬奔馳而過一半，忽聽一人怒吼一聲：「等一等！」

立刻聞希聿聿幾聲馬嘶，六騎快馬停下來了。

只見那大吼的怒漢走來，這人正是風長山。

風長山抖着馬韁來到鍋灶前，他嘿嘿的道：「喂，我記得你們。」

哈克巴笑笑，道：「又怎樣？」

風長山道：「你告訴我有一騎去了天山方向。」

哈克巴道：「你們追上去了？」

風長山道：「追是追上了，却不是我們要追的人。」

哈克巴道：「別的我就不知道了。」

風長山却把目光落在頭包布巾的玄劫身上，玄劫灰蒼蒼的頭髮引來風長山的注意。

哈克巴却先開口：「乾爹，飯快好了，你先吃！」

風長山正自猶疑，忽見催命使者撥馬過來，他指着玄劫，道：「喂，老頭兒，你身邊的布包的是什麼呀？」

玄劫低頭未抬，他也未開口。

「催命使者」于眞道：「你是啞巴？把面巾揭下來。」

事情到了這時候，玄劫也鐵了心，哈克巴却指着于眞，道：「你是幹什麼的，你有什麼權利叫我乾爹這個那個的？」

于眞嘿嘿一笑，道：「那個布包我認識。」

哈克巴一怔，心念間，這玄老果然是這六人要追的人，不知他們之間有什麼解不開又化不掉的轇轕。

猛古丁一聲怒吼，只見玄劫倏然一個騰躍，人已卓立在大道中央。

「刷」，奪命傘抖開，旋開一個大刀輪。

他這麼一露面，六騎馬上的怒漢立刻紛紛躍了下來，一個個拔出兵刄往玄劫圍過去。

只見大掌舵「摔碑手」石冲陰惻惻的一笑，道：「玄長老，咱們差一點無法回去交差呀！」

「千手如來」玄劫一聲怒叱，道：「好一羣叛賊，想不到老夫遠走塞外，眼不見爲乾淨，爾等仍然千方百計的找來，眞以爲老夫怕了你們不成？」

「催命使者」于眞立刻陰冷的一笑，道：「玄長老，咱們並非來同長老打架，如果長老能同咱們回去總舵，甚麼事情也好商量！」

玄劫臉色一寒，道：「老夫是要回去，但却不是現在，而且老夫必帶着尊嚴回去淮上！」

「摔碑手」石冲道：「玄長老，你應該明白此時已不由你長老作主了！」

玄劫冷哂道：「石冲，老夫心中一直有個疙瘩，你在咱們未動手之前，有膽說出眞相嗎？」

石冲嘿嘿道：「可是那海上失踪的十一條大龍幫的大海船嗎？」

玄劫道：「你是大龍幫大掌舵呀！」

石冲道：「玄長老，你不是老糊塗了吧，我原是欲隨船出海的，是你叫我上南京呀！」

玄劫道：「你眞的去了南京？」

石冲道：「那時候我聽你的呀，玄長老！」

玄劫道：「我認爲你並未去南京，石冲，你早已同那陰狠的丘泰來沆瀣一氣了，是不是？」

石冲道：「玄長老，你有超人的想像力呀！」

這時候「八臂快刀」風長山沉吼道：「玄長老，那夜果眞是你在那間土屋中嗎？」

玄劫道：「是又怎樣，不是怎樣？」

風長山道：「就咱們所知，眞正厲害的手段是你手上的那把奪命傘，而非是兩隻大巴掌，可是你在那夜用的是手掌，而且十分奇絕，難道你在這一年時間又習到甚麼絕世掌上功夫？」

玄劫嘿嘿一笑，道：「你們幾個雖然無義，我却仍然有幾分當年共事之情，所以那夜我不忍殺你們，只以雙掌略加敎訓，想不到你們仍不死心的又找來了！」

于眞指着石冲哈哈一笑，道：「原是不打算找來的，但石大掌舵的來了！」

他把身子一側，又道：「玄長老，大掌舵的功夫是甚麼？他乃『摔碑手』呀，且叫他同你玄長老過幾招如何，看看是你的雙掌有奧妙，或是石大掌舵的掌力雄渾？」

于眞把話說完，石冲的雙手高擧，十根指頭發出咯咯的響聲！

玄劫心中明白，他的「修羅神掌」只修得七分功力，只不過在此時刻，他也只有收起他的「奪命傘」插在腰帶上，移動脚步直逼石冲！

玄劫邊移，邊對于眞道：「于護法，今日咱們這是窩裡反，也算是件丟人現眼之事，更是老夫當年看錯了人才會有今日這場禍事，只不過與趕駱駝的兩人扯不上任何關係，不論結果是甚麼，不能傷了外人！」

于眞粗聲道：「他們呼叫你乾老子呀，難道他們不是你的同夥？」

玄劫道：「他們不是，你們去過大屋，幾曾見過他們兩人？」

不料附近的哈克巴大叫：「老爺子，你就把我兄弟兩人也算上吧！」

哈克耶接道：「咱兄弟已聽出來，你老從前是他們的主子呀，他們這是在造反，似這種不忠不義的

傢伙，我兄弟最是瞧不起了！」

玄劫一聽可急了！

「不，你們是販駱駝的，何苦趟這混水，會招致殺身之禍的！」

哈克巴與哈克耶這兄弟兩人已自駝背上拔出長長的彎刀，這兩人併肩站定，那哈克巴道：「玄老，別爲我兄弟兩人擔心，需知跋涉長途數千里，敢於行走這條荒道的，自然也有行走的本錢，管他是鬍子或馬賊，我兄弟兩人見過不少場面，眼前這個景象還嚇不了咱們！」

他此言一出，「搏命郎君」楊遠山火大了！

「娘的，你們圍緊叛徒玄劫，這兩個不知死活的傢伙由我對付了！」

他提刀便往哈氏兄弟逼去！

玄劫大聲吼叱：「楊遠山，你是個畜牲呀！你怎可以去殺一個不相關的人！」

楊遠山道：「老子殺了許多不相關的人了！」

玄劫大叫：「哈家好兄弟，小心他的砍山刀反手回殺，那是……」

他還未把話說完，「摔碑手」石冲一聲冷笑道：「姓玄的，爲你自己擔憂吧！」

隨着他的一聲怪叱，左掌倏揮，打出一股掌力斜劈，右手斜推，那才是眞正厲害的一招「愚公移山」！

玄劫早已雙掌蓄勢，他自修了「修羅神掌」以後，一直在想找一個敵人試試眞正的修爲到了甚麼程度，此刻見石冲擧掌擊到，他雙目怒睜，不退不閃，右掌猛力推出，左掌疾圈又削！

石冲見玄劫來硬的，心想：「你玄劫便是習掌，也是以你的弱來對我之强，淮上何人不知我石冲有碎碑擊牛的掌力！」

心念間，石冲暗中加勁十成，雙方隨即掌力接實，但聞「劈啪」之聲巨響，立刻間沙土飛揚，人影晃動！

那玄劫的修羅神掌如遇巨鎚，震得他雙肩微痛，而石冲的雙足不穩，抖着雙手，足下入地一寸往後滑出一道溝來，令人大吃一驚！

雙方這是各有絕活，修羅神掌是內功心法，而石冲的大開碑掌力却是外門硬功！

只這一掌，雙方也明白玄劫是個小勝局，他只把雙臂抖甩兩次，立刻騰身再上！

「再接我一掌試試！」

石冲正在調息，聞言也火大了！

「再試又何妨！」

「砰」的一聲大震，又見沙石飛揚，那地上激起碎石紛紛，逐射得圍在兩邊的于眞四人暴閃不迭！

「轟」的又是一聲，那石冲整個身子也衝在路邊的土坡壁上！

玄劫幾乎是在噎大氣，他的雙目也睜大了！

到了這時候，玄劫似乎發覺他是上當了！

他暗中急急的調息胸中逆流的氣血，果然，于眞當先嘿嘿大笑，道：「石兄，好主意呀！」

馬洪接道：「先由你石兄耗去姓玄的眞力，然後咱們便可輕易的砍了他，哈……」

石冲口角溢血，他在陰惻惻的笑！

這時候，附近正傳來吼叱聲不斷，那是哈克巴與哈克耶兄弟兩人與「搏命郎君」楊遠山殺得兇險傳出來的怪叫聲，只不過並沒有人回頭看！

衆人只把注意力集中在玄劫一人身上！

衆人的目標就是玄劫，至於兩個販駱駝的人，他們才不會放在心上！

于眞的三節亮銀槍在他的雙手猛一抖間，發出「卡察」一聲響，立刻便成了一根六尺長槍！

「催命使者」于眞陰冷的一聲低吼！

「交叉攻上，分進合擊，今天務必達成任務，再不容他有逃走的機會！」

對面的「幻影劍客」邵爲仁甩着手中青鋼劍，應道：「挑他照子，我取下盤！」

「索命厲鬼」馬洪的索子鏢已在手中揉甩不已，只等機會一到一擊而中！

「八臂快刀」風長山正巧在馬洪對面，風長山咬牙有聲，他未開口說話！

就在這候，「千手如來」玄劫似已緩過氣來，他目光望向地面，就好像地上有他欲撿拾的東西，「奪命傘」緩緩的在他手上旋動着！

「催命郎君」于眞並不急於攻擊，他却在玄劫面前微微的移動着。

于眞移動，另外三人也移動，那是配合！

玄劫不動，他心中塞滿了懷疑，竟然在此一刻脫口，道：「大龍幫在海上失踪的十一條海船，原是一項陰謀，對不對？」

于眞冷笑道：「對與不對，與你的生死已扯不上任何關係！」

馬洪接道：「玄劫，有時候當一個糊塗鬼，糊里糊塗死掉，比之瞭解眞相而死不瞑目好受多了！」

玄劫道：「我不應親赴海上的，我應該知道是你們與那丘泰來算計我！」

他有些忿怒的又道：「我知道

大龍幫裡仍有忠義之士，我知道他們不得已！」

于眞道：「不得已就是識時務，而你却不識時務，否則你也許正安逸地當你的長老過着輕鬆日子了！」

玄劫叱道：「生死已到最後關頭，你們還滿口胡言，你們不是虎，改稱淮上五鬼吧！」

于眞道：「生死關頭的是你，玄劫，這一戰就看你的造化了！」

玄劫道：「今日一戰，我爲大龍幫數千兄弟而殺，而你們只不過是一羣鬼魅小醜的奪權小人而已！」

他看看四人，又道：「生死決戰憑諸實力，且把命運交付上天去公斷，看各人造化吧！」

亮銀槍上下左右疾旋，旋出「咻咻」聲不絕，他突然一聲大吼：「殺！」

適時的，對面的邵爲仁也大叫一聲：「殺！」

這兩人在玄劫的身側分左右挑刺而上，那是令敵人顧此失彼的狂殺！

玄劫的「奪命傘」便在此時旋刺而出，十二支傘尖寒芒連結出一片極光閃現，光芒乍現，傘芒已到了于眞的面前不足半尺遠！

于眞的亮銀槍變刺爲撥，他有意壓住奪命傘，爲邵爲仁製造機會！

當然是製造刺殺玄劫的機會！

玄劫的「修羅神掌」力道反運在左臂，當邵爲仁的劍尖快貼上身的刹那間，玄劫的一招「撥雲見日」適時的拍在邵爲仁的劍身內！

這只是刹那間的事，也是于眞與邵爲仁兩人錯身而掠過玄劫的眨眼間事！

於是，風長山大吼一聲：「殺！」

風長山的厲叫中帶動了馬洪的出招，這兩人立刻往玄劫交交殺刺！

玄劫的「奪命傘」由大輪變成半弧狀，他兜住了馬洪的飛來一鏢，順勢撥打風長山那流星般的一刀殺！

就在兩人剛錯過的時候，附近傳來一聲淒叫：「啊！」

是的，土坡崖下三人正殺得忘了自己是老幾，那一聲厲嗥却是「搏命郎君」楊遠山發出來的！

正在調息的石冲猛的一睜眼目，他大叫：「楊護法穩着殺，我來助你！」

「摔碑手」石冲舉着雙掌撲過去了！

玄劫却爲兩個販駱駝的擔了心事，如果他兩人有不幸，玄劫便一輩子心中不好受！

但這只是在心中一閃而過的念頭，他甚至連開口的機會也沒有！

此刻，那「催命使者」兩臂貫足力道在槍身上，疾刺一十九槍而不越過玄劫，邵爲仁也同樣遞出七劍十三刺，玄劫立刻成了大忙人！

他在左閃右擊中，忽聽得附近傳來「彭」的一聲響，隨之又聽得「噢」聲傳來！

玄劫明白，哈氏兄弟有人中掌了！

不及多想，玄劫在傘身狂舞中拔身而起，他幾乎是自馬洪的人頭上掠過，馬洪疾發鏢，所幸未打中玄劫的小腹！

玄劫幾乎是虛空蹈隙地掠到土坡下，他人未落實地，「奪命傘」捲起一片光華，就聽石冲厲嗥如野狼般：「啊！」

好一道血雨洒下來，石冲連肩帶背的七道血口在標，當玄劫再往楊遠山殺去的時候，于眞四人已隨後圍了上來，玄劫不及多言，兩個販駱駝的也被圍上了！

于眞大叫：「圍緊了殺！」

「殺！」

幾乎是亂無章法的狂幹，就在一陣金鐵交鳴中，玄劫身中三刀，又挨了一鏢，但他虎目圓睜不喊叫！

兩個販駱駝的也不叫，三人聯手幹起來！

于眞繞圈不出招，他在玄劫抖傘殺向風長山的時候，忽然自玄劫背後一槍刺去！

「颯」的一聲，玄劫的腰上又挨一槍！

玄劫惡狠狠的回頭看向正自得意的于眞，不料玄劫的「奪命傘」忽的抛向敵人，只見傘在勁旋中，于眞與馬洪兩人未及閃開，立刻間鮮血自兩人的前胸溢出來！

風長山與邵爲仁大怒，見玄劫手中失了兵器，兩人立刻往玄劫殺去！

這兩人似乎不在乎挨玄劫的掌了！

玄劫滿身是血，他無法閃躍，但他仍然舞動雙掌，「修羅神掌」打得風長山斜肩往外插去，但邵爲仁的一劍却削上玄劫的右肩頭！

雙方殺得血肉橫飛中，忽見遠處奔來一騎！

來人是個白髯老人，就在老人快要奔到的時候，老人大叫：「天爺，果然被老夫料中了！」

來人不是別人，「天山飛鷹」王子正又回來了！

王子正原是往天山湧雲嶺的，但他却在中途又遇上了追趕玄劫的六人！

王子正見追殺玄劫的人中又多了一個，他開始爲玄劫擔心了！

老人家越想越是不放心，如是原來的于眞五人，玄劫也許還能應

付，但如今又多了一人，老人家立刻憂慮了！

「天山飛鷹」王子正決定再轉回來，果然，他老人家料中了！

＊　＊　＊

「天山飛鷹」王子正的坐騎尚在二十幾丈外，他已迫不及待的拔身而起，只見一團灰影宛如空中出現的幽靈般撲到了打鬥的現場。

王子正出手了，帶着滿腔悲憤幻出一片掌影，立刻聽得幾聲「劈啪」聲傳來，先是邵爲仁的身子打着旋轉往外撞去，直到撞到一塊土石才刹住身子。

風長山被打得直搖頭，他幾乎不相信自己是怎麼會挨上那麼重的一巴掌。

雖然風長山感到莫名其妙，但他却相信來的這個老頭兒功夫絕對在玄劫之上。

於是，于眞一聲哎呀，一頭撞在欲再撲殺的馬洪身上，二人剛舉兵刄，却又往地上摔去。

王子正鬚髮戟張，一個大轉身，出手便扣向邵爲仁的長劍，邵爲仁驚怒中使出一招「推窗望月」，劍刄正往王子正的如來手掌切過去。

他那知王子正的修羅神掌已是出神入化。

王子正一聲冷叱：「撒手！」

「卡察」，邵爲仁不但長劍脫手，而且變成兩截落在地上，他的右臂已被王子正扣牢。

王子正冷叱：「去！」

「轟」聲傳來，邵爲仁被摔出三丈外，嘴巴啃在黃土地上，幾乎爬不起來。

胸前流血的于眞厲叱：「喂！什麼人趟咱們大龍幫的渾水，管咱們的家務事。」

王子正並不理會于眞的吼叫，他急步奔到玄劫面前，道：「老弟台呀，老哥哥我來晚一步了，他們……」

玄劫淒然一笑，道：「老哥哥，你怎麼又回來了？」

王子正道：「半道上遇上他們在追你，我發覺他們多了一人，我爲老弟台擔心吶。」

只這幾句話，那面于眞幾人聽得吃驚了，原來這老兒跟玄劫有交情呀，他們怎知那夜土屋出手的人就是此老。

立刻間，幾人帶傷躍馬疾走，什麼話也不用再問了，走得慢了說不定把老命會留下來。

兩個販駱駝的抱在一起直哎呀，敵人走了，他兄弟二人才覺得傷處痛徹心脾。

玄劫幾乎難以支持的萎坐下來，王子正自懷中摸出刀傷藥，但玄劫擺手。

「老哥哥，把藥去爲兩位駝販敷用，我這傷……」

王子正道：「你的傷要醫，他二人的也一樣要醫，這時暫時先穩住，然後進太原城找大夫。」

玄劫道：「我怕不行了。」

王子正一邊敷藥，沉叱道：「你要振作呀，老弟台，你親口告訴我，大龍幫的那件案子你要破的、是不是？」

玄劫的雙目閉上了，便是嘴巴也緊閤起來了。

王子正再把哈家兄弟的傷簡單的包紮起來，他對哈克巴道：「立刻進太原，你二人放心，一切花用不用愁。」

哈克巴道：「我就是弄不懂，漢人爲何窩裡反，他們好像是一個幫的人。」

王子正道：「他們是一幫的人，但涉及了權與利，便親老子也成仇。」

哈克耶道：「可怕！」

那王子正扶着玄劫上了駝背，這時候受傷太重的哈克耶自是無法行走。

＊　＊　＊

太原城西城外有個大棧房，一道矮牆堵了個大院子，遠自北方來的馬匹駱駝，差不多都會在這家大棧房住下來，販牲口的都知道這家「太原驃馬棧」。

三十二匹駱駝進了大土院，王子正吩咐伙計趕快進城去把太原最好的大夫請來。

客房是個大通間，玄劫幾乎已快斷氣了，他張口難說出一句話。

哈家兄弟還能挺，兄弟二人躺在一邊直哼哼。

王子正爲玄劫截脈封血路，內功傳眞氣，連帶的還不住的對玄劫道：「老弟台，挺住呀，你想到你兒子玄小龍沒有，小龍這小子甚得我老頭兒歡心，他的功夫也紮實，你打起精神，傷好以後我帶你去湧雲嶺，你們父子好生的聚聚，高興的話，咱們叫他兩小成個親，你看怎麼樣？」

玄劫的雙目猛一亮，他的臉上是苦笑。

「天山飛鷹」王子正急得又道：「老弟台，塵世鬥爭一場空，到頭來塵歸塵來土歸土什麼也撈不走，你若看得開，回去天山過那愉快的閒雲野鶴生活，如何？」

玄劫的臉上仍然一片苦笑，看上去是僵硬的苦澀與充滿了悲壯。

王子正急得直回頭，他回頭看房門，他心中急，爲什麼大夫還沒來。

一邊躺的哈克巴見這光景，他對王子正道：「老人家，何不餵他幾口酸奶茶！」

王子正道：「你們那個袋子裡有酸奶茶？」

（未完・一）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司空羽・文　可飛・圖

賭俠

巧贏鉅款　佯醉探秘

上文提要：年五洲施用疲勞戰術將關庸打傷，危急關頭，卓約救走了關庸，原來卓約也愛上了其子關永，并曾在齊鳳冒充卓倩的第二晚，冒充卓倩上了關永的床。齊鳳勸其父齊天不要傷害關永，齊天竟與女兒打了起來，恰好卓倩遇上，爲齊鳳解了圍，齊鳳對自己冒充卓倩與小關相好之事深感內疚，遂暗中將卓倩痲醉後送至關永床上……

「我不以爲你比別的男人更高貴些！」齊鳳道。

齊鳳往外走，小毛道：「小關，攔住她！」

小關一怔，道：「爲什麼？」

「因爲她是被你氣走的。」

「她要走我也留不住！」

「小關，有句話你可別見怪。」

「你儘管說！」

「我也以爲，你並不比別的男人高貴些。」

「你……」小關忿然道：「你不懂！」

「我懂，昨夜的事我幾乎全知道。」

齊鳳在門外打住，大聲道：「告訴你吧！是我制住卓倩放在你的床上，她根本不同意那麼做，等她醒來，你已經把她弄了。」

齊鳳走了，呆了一會，小關大叫「齊鳳」，但是早已經走了。

小毛冷冷地道：「小關，你很無情！」

「如果你是我也會如此，一個男人變成了女人倒採花的對象了。」

「但佔盡了便宜的却是你自己。」

「小毛，卓倩會回來的。」

「怎見得？你似乎對自己的男性魅力很有信心。」

「當然！」

「我的看法却相反。」

「她不回來了？」

「對！」

「可是她已是我的女人了。」

「只能說她失身於你，却不能說她是你的女人了。」

「至少齊鳳會回來。」

小毛微微搖頭。

「你以爲那女人有這個志氣？」

「小關，你這種大男人主義的作風要改一改了。」

「男人就要有男人作風。」

就在這時，門外走過二人。

一個是捕頭梁升，另一個是他的助手周龍。

「小毛，我對這兩個人始終有點存疑。」

「哪兩個人？」

「梁捕頭和他的助手。」

「在哪裡？」

「跟我來！」丟下一塊銀子兩人出了門。

這工夫梁、周二人剛剛轉入另一條街。

二人跟到鎭外，小關叫道：「梁捕頭！」

梁、周二人猝然回頭，見是兩小，不由微愕。

以兩小來說，避之唯恐不及，是怎麼回事？居然送上門來？」

「是……是你。」

「是的，梁捕頭。」小關道：「我想通了，反正你一天抓不到我，一天就不會罷休，我一天不去自首，也過不了一天好日子，所以……」

「所以你要自首？」

小毛道：「是啊！不知我們自首你有多少獎金？」

「獎金？」

「是啊，捕頭不就是靠獎金生活嗎？」

「這和你們有什麼關係？」

「我們是想，如果獎金可以二一添作五，大家平分，我們就考慮自首，發一筆小財。」

梁升一聽就知道，只怕不是這麼回事。」

只不過，這兩個小崽子合起來有多大的道行？」

周龍道：「小崽子，你們說吧，目的是什麼？」

關永一字字地道：「我只想確實知道，你是不是個如假包換的捕頭！」

梁升面色一冷，道：「佩服！」

關永道：「你是該佩服的，因爲我們二人的勇氣夠大！」

「對，你們眞是不知死活。」

周龍一上，小毛接住。

梁升橫向小關，小關閃了開去。

再橫再閃，一連就閃了三次。

梁升道：「小子，你能閃多久？」

「不閃了。」關永一出手就把梁升的一招「鳳落歧山」逼了回去，第二招把梁升逼退了兩大步。

才三招半，就把梁升的門牙打落了一顆。

梁升捂着嘴發楞。

這工夫周龍主動停了手，也望着梁升發楞。

梁升道：「小……小子，你怎麼……」

關永道：「這不重要，你到底是誰？」

「捕頭梁……」

「捕你的頭！」小毛道：「我看你有點傻頭傻腦，一副挨揍的架子！」

關永道：「你是何人？該說實話了。」

梁昇似不想說，關永一滑而至。

這次卓布衣代爲授技，不但招術突飛猛晋，就連身法也長進多了，梁升一驚而急退五步。

但小關太快了，出乎梁升意外。

一把揪住了他的肘關節。

周龍要上，被小毛擋住。

小毛對付周龍，至少可以擋得住。

「梁升，你還是叫梁升？」

「我不叫梁升，你說我叫什麼？」

「你以爲我眞的不敢動你？」

「當然敢，只不過你不是那種人。」

小關的手一抖，梁升的左臂就脫了臼，骨節脫臼如果不動還好，稍爲一動就會痛徹心脾。

關永又扭了幾下。

梁升嗓中擠出幾聲怪叫。

小毛道：「梁升，想不到，你裝捕頭挺像，還會口技啦，能不能再表演一次，這到底是什麼叫？是烏鴉還是貓頭鷹叫？」

關永道：「梁升，你的骨頭硬嗎？」

「嗨！嗨！小兄弟，我的骨頭不硬，我服了你，可是我想不通，上幾次你的身手還……」

「還不夠看是不是？」

「以你的身手的確……」

「我只是容忍而藏拙罷了。」

「小兄弟，你放我一馬，我讓你發個大財。」

關永道：「我對發財的興趣不高。」

「小兄弟，既發財又能得到一個一親芳澤的機會，你會放過這種機會？我不信哪！」

關永道：「女人並不稀奇。」

「可是一夜之間有一千萬兩白花花銀子進賬，小兄弟，你也不心動嗎，這我就想不通了。」

小毛道：「有這種發財的機會你不去？」

梁升道：「可惜我的年紀太大，已超出了人家要求的限制，而人品也不夠看，今生已無望。」

小毛道：「你少胡扯，到底是怎麼回事？」

梁升道：「小兄弟請鬆手聽我細說。」

關永鬆了手，可是那臂脫臼未復。

梁升道：「武林中有個很神秘的世家，上一代的綽號叫『通吃散人』，不論是什麼大場面的賭，他一出手，必然通吃。」

小毛大叫道：「有這回事嗎？這不是天下第一了？」

「幾十年來，他們的確以天下第一自居。但是，無論什麼事，似乎都不會有天下第一的。」

「還有人比他們高明？」

「是的，正是所謂，强中還有强中手！」

「誰呀？」

「區區在下的長輩。」

「你的眞正身份都沒說出來，你的話誰信？」

梁升低聲道：「我叫華歌，家父『不輸叟』華百川。」

兩小似乎都沒聽到過這父子二人的名聲。

小毛道：「名不見經傳。」

華歌道：「不怕二位惱火，二位出道太晚了，而見聞也不太廣，所以才不知華家之名。」

關永道：「既然你是名人之後，爲什麼冒充粱捕頭抓我們？」

華歌道：「還不是被人脅迫？」

「誰？」

「年先生年五洲！」

兩小一楞，關永道：「目的爲何？」

「其實並非要抓你到案，事實上我們和官方根本也扯不上關係，只是要造成你犯了法，殺了很多高手的事實，使武林中人，黑白兩道，都相信大魔頭父子爲害武林。」

關永道：「這一點似乎可信！」

小毛道：「現在就要你『不輸叟』的大少爺露一手通吃的絕活哩！」

華歌道：「請小兄弟爲我恢復臂臼。」

關永抓住他的左臂往上一送，「格巴」一聲，臂又復原了。華歌活動了幾下，自袋內掏出一副小牌九來，眞正是小巧中的小巧，只有指甲那麼大。

小毛叫了起來：「這是小人國用的牌九吧？」

華歌道：「爲了攜帶方便，只好縮小。」

「你是賭王之子，還要隨身攜帶賭具？」

「對，不論你精於哪一方面的技藝，要保持不墜，必須不斷地練習，不能進步，也不能退步，因爲由第一退到第二，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

兩小點頭。

第二雖然緊跟在第一之後，但是，第一和第二的身份却有天壤之別了，第一的誘惑是很大的。

華歌把牌推到小關面前道：「兄弟，你來作莊，我們三人來各佔一門押注試試看。」

小毛道：「你都摸熟了，甚至作了記號。」

華歌道：「這樣吧，我把上衣脫了下來，用衣蓋着洗砌牌，然後我背轉身去。」

小毛道：「這是幹什麼？」

華歌道：「兄弟，砌好了牌然後打骰分牌，再讓我來選這四家的牌如何？」

關永和小毛一楞，道：「是不是你根本沒看到我洗牌、砌牌，甚至也沒看到我打出骰子是幾點，當我分了牌之後，却能猜出四組牌那一組最大？」

華歌點點頭。

小毛道：「太玄了吧！你以這種奇技進賭，那不是予取予求，所向無敵了？爲什麼？」

華歌肅然道：「那麼做必遭天譴。」

「爲什麼呢？」

「邪不侵正。」

「你說這是一門邪學？」

「不用它下場騙人，就不是邪學。」

「我們用之去對付『通吃散人』就不算邪學？」

「以邪攻邪，就不爲過！」

* * *

賭場雖在官方被禁之列，但總會在夾縫中生存。

這次豪賭，却又不能在一般的賭場中進行。

因爲這是空前的豪賭，總額一千餘萬兩。

這是一幢民宅，座落在小山坡上。

距一個小鎮約五七里，景色絕佳。

房子不太大，不過十一、二間，若論間數，相當於一個三合房大小，但格局大，院子更大。

院子大，加上樹木茂密，自有其隱蔽性。

到會的有二十餘人，大多爲見証人及看熱鬧的。

與賭者只有四個人。

主人就是「通吃散人」之女白嘉麗。

只不過這個年輕賭主幪上兩層深藍色面紗，看不清她的面貌，只能看出身材婀娜多姿。

與賭者有三人。

一個是關永。

一個是年家聲。他是年五洲之子。

另一個誰也不認識，却是三個年輕人之中最最英俊的一個，比關永還略勝一籌。

說是賭錢也好，賭名也好，說是賭一段婚姻也好。總之，這不是一次平凡的豪賭。

四個人，每人要有四百萬兩的枱面。

要賭出一個結果來，大約能投入一千萬兩。

見証人之一就是華歌。另外還有兩個武林名醫，一爲孫毓樓，一爲黃大謀。

兩人頸上都有一條小骷髏項鍊。

華歌道：「兩位大國手，不知能否回答小可一個好奇的問題？」

孫毓樓道：「我們大致可以猜到，請問吧！」

華歌道：「兩位頸上的項鍊……」

黃大謀道：「那是代表我們治癒的重傷及重病人數。在下七百三十八人。」

孫毓樓道：「在下八百一十三人。」

華歌道：「請問，兩位有無把病人或重傷者治死的紀錄？」

「當然有！」黃大謀道：「請看！這鍊子上每隔二三十個就有一顆顏色黑褐的，即代表死了人。」

衆人一數，黃大謀七百三十八顆小骷髏頭之中，共有三十六顆黑褐色的，孫毓樓八百一十三顆小骷髏之中，計四十一顆黑褐色的。

他們治死人的比例，差不多是普通大夫的八分之一。只要是大夫，任何人也都會治死人的。

孫毓樓道：「現在開始如何？」

與賭者入座，黃大謀在一個密封的木盒中取出一副嶄新的牌九和一副骰子，相信絕對是全新的。

黃大謀道：「這是一次空前的豪賭，也應該是一次最最公平之賭，所以任何一位，都要經過搜身檢查，以昭公信……」

大家都不反對。

黃大謀搜年家聲。

孫毓樓搜那個英俊而不識的年輕人，這時才介紹，他是「天山雪鶴」之徒鄒揚。

鄒揚之名，都沒有聽說過。

華歌負責搜關永。

這工夫又來了一位半老徐娘，大家對她都很敬重，原來是「女財神」艾蓮，也是昔年對關庸極爲傾心的女高手之一。

艾蓮負責搜白嘉麗的身。

搜過之後，甚麼也沒搜出來。

然後再由搜身的四位見証人共同做成籤條，要四個年輕人來抽，中籤者就可以作第一個莊家了。

結果是鄒揚抽中了，由他作莊。

鄒揚很客氣地開始洗牌，衆人一看就知道，這人雖年輕，却是賭國中一把好手。

洗牌及砌牌之熟練美觀，使觀衆讚美不已。

牌砌好，開了門，各人把賭資放在枱上。

每人四百萬兩，關永的賭資是華歌暫墊的。每人都押了兩百萬兩，也就是一半的枱面。

骰子當然也是全新的，每人也都檢查過。

鄒揚打了個「五在手」，順席分了牌。

這當然是四扇的牌九。

大枱面賭兩扇的似乎不多。

因爲四扇的牌九配牌須技巧，尚有轉彎的餘地。

其中一枚骰子落在白嘉麗的後面兩張牌上。

白嘉麗捏起來放在枱子中央，鄒揚收了回去。

這一把莊上是前九點後「天九王」。

這是通吃的局面。

其餘三家年家聲的牌最大，也不過是前七後九點。

就這麼一把，就進帳六百萬兩。

錢到賭場，眞是太不值錢了。

白家的上一代既然綽號爲「通吃散人」，今天怎麼不靈了呢？要是這一千多萬兩被這個名不見經傳的人拿去，那可就不好看了吧！

鄒揚又開始洗牌。

與賭的人無一不是大行家，再加上見証人和觀衆，要在這場面上玩假，那可就太難了。

牌砌好，開了門，大家又推出了兩百萬。

鄒揚道聲「離手！」打出了骰子。

衆人幾乎同時發出驚呼，因爲又是「五在手」！

更巧的是，這一次其中一枚骰子又落在白嘉麗的後面兩張牌九之上。白嘉麗正要去拿，華歌眼明手快，一把抓了過來。

同時他大聲道：「各位見証人，好險哪！」

另外三位見証人如黃大謀、孫毓樓及艾蓮微微一愕，道：「華歌，你可別多事。」

華歌以兩個指頭捏着骰子，道：「咱們這些見証人差點被人家耍了而蒙在鼓裡呢！」

艾蓮道：「怎麼回事？」

「莊上和這位白姑娘聯手弄鬼！」

衆人爲之色變。

華歌把這枚骰子放在黃大謀面前，道：「黃大國手，你來檢查一下這一枚骰子。」

黃大謀道：「怎麼回事？假的？」

「你看看再說！」

黃大謀捏起這顆骰子就道：「果然是假。」

孫毓樓也接過一看，道：「好快的弄假手法。」

他把骰子捏碎，內中灌了鉛，道：「華大俠怎知這一枚是假的？眞是名不虛傳哪！」

華歌道：「各位是否記得，上一把鄒小俠打出的也是『五在手』，而且骰子落在白姑娘的牌上。」

「對！正是如此，」黃大謀道：「如何？」

「毛病就出在這裡。正因爲那一枚骰子落在白姑娘的牌上，白姑娘把它拿下來放在桌子中央……」

艾蓮道：「莫非就在那一拿之下調換了？」

華歌道：「正是如此。正因爲是白姑娘換的，別人不會注意一個少女，誰也不知道兩人交情。」

旁觀者有人大叫，道：「這一次又是如此？」

黃大謀道：「對，巧的是，那枚骰子又落在白姑娘後面那兩張牌上，她又要去拿……」

華歌道：「完全對，這一次去拿，必然想再把假骰換回去，枱上三枚全是眞的了。」

眾人恍然大悟。

因爲這次骰子打出，又是「五在手」，八成鄒揚通吃，只要再一次通吃，就是一千多萬兩了。

他當然要收回假骰，弄假不能太貪。

因此這次一旦掀了牌，又是通吃，幾位見証人必然檢查牌九和骰子，如果剛才白嘉麗順利換回假骰，那就天衣無縫了。

但是，白嘉麗道：「誰敢証明事情確是華歌說的那樣？」

華歌道：「華某就敢証明！」

白嘉麗冷冷地道：「各位有沒有想到一件可怕的事？那就是華歌才是和鄒揚聯手的人。」

眾人一齊大叫「不可能！」

孫毓樓道：「他們聯手，爲何又揭其同伴的底？」

白嘉麗道：「因爲他才是弄鬼的人，不信搜搜他的身，他身上有骰子。」

眾人的目光又集中在華歌身上了。

華歌泰然道：「哪一位來搜搜在下的身？」

白嘉麗道：「就在他一揑那骰子時，已經掉了包啦！」

孫毓樓道：「有那麼快？」

白嘉麗道：「而現在，假骰子當然已不在華歌身上，而在這位關少俠的身上了。」

關永微微一愣，道：「在下正要告訴各位一件事，在下接到一枚骰子，是自對面桌下射來的。」

眾人一看，關永是出門，白嘉麗是末門，如果這枚骰子是自對面射來，八成是白嘉麗射的。

白嘉麗大怒，道：「你完全是血口噴人！」

關永道：「我只是說對面，是不是斜對面，我不敢確定，喏，就是這一枚。」

他把那枚骰子放在桌上。

眾人面面相覷，也不知是誰在說謊。

本來是華歌指證的白、鄒二人弄假，一下子又變成小關指責白嘉麗弄鬼了。

如果眞是她自桌下射到小關手中的，就可以証明白嘉麗的確和鄒揚合作弄假，因怕搜身就把骰子射出。

白嘉麗忿然離座，就要動手。

關永也不便示弱。

別人一時也未弄清，到底是誰眞的弄鬼。

二人打了起來，華歌收了枱面。

眾人都被二年輕人吸引住了注意力，沒注意華歌，打了一會，有人大叫枱面上的賭資都不見了。

於是這才發現華歌有問題。

眾人去找華歌，白嘉麗道：「關永，不必打了，我們找華歌去！」這是以「蟻語蜨音」說的。

小關一楞，也以「蟻語蜨音」道：「妳說什麼呀？」

白嘉麗道：「找華歌去。」

關永道：「華歌去了何處？」

「你們是一伙的，何必裝佯？」

關永道：「妳少胡扯，我看妳和鄒揚才是一伙的。」

「會嗎？走吧！」白嘉麗穿窗而出，關永只好跟出，小毛也跟了出去。

到目前爲止，兩小還不知道此女的眞面目。

本以爲白女要入鎭，那知她兜了一個圈子，又回到這幢鎭外山坡的民房後的另一幢民房中。

妙的是，三人才落在院中，華歌已自屋中走了出來，道：「三位才到，沒有什麼痲煩吧？」

關永一愣，道：「是怎麼回事？」

華歌道：「請到屋中來談。」

在屋內，小斯送上茶點，而一千多萬兩的銀票已擺在桌上，關永道：「華歌，你到底在玩什麼花樣？」

華歌道：「大家弄點銀子花花，不是很好嗎？」

關永道：「這樣弄錢，是不是有點……」

「下三濫？」

關永道：「眞想不到，一位是武林賭『通吃散人』的千金，一位是武林賭王，手法却不如蹩脚的老千！」

華歌道：「老弟，一千多萬，三一三剩一，而且你還可以獲得一位大美人，很不錯呀！」

小毛道：「這位美人是什麼樣子還不知道哩！」

白嘉麗取下了面紗，小毛叫了起來。

絕對出乎意料，這麼一位千嬌百媚的少女，也會來這一手詐賭，她揑着一枚骰子往桌子中央一放，就十分巧妙的調換了。

大眼、挺鼻、唇紅、齒白。

華歌道：「關老弟，你以爲如何？」

關永道：「美是夠美，但男女之間，可沒有一見如故，甚至以交易方式建交的。」

華歌道：「老弟是不是不信？」

關永道：「我不追逐這種沒有基礎的情感。」

「不要？」

「要是要！」小毛道：「在一起玩玩還湊合，如果說一定要什麼名份，只怕沒有什麼胃口。」

白嘉麗突然撲向小毛。

關永一看白女的速度，就知道小毛準接不下來。

關永自側面疾撲而上。

也許是白女輕估了小關，以爲他沒有這麼快，但等到看出關永快逾閃電般到了身邊時，要迴避已遲了些。

「刷」地一聲，關永手中扯下一張皮。

白女驚呼一聲，站在六、七步外，雙手掩面。

現場上寂靜無聲。

關永手中拿着一張皮，那是人皮面罩。

白女臉上的人皮面罩被扯下，眞正是面目全非。

她的本來面目是濃眉斜目，還有暴牙。

小毛掩口道：「哎呀，我的媽呀！」

華歌似乎十分尷尬，道：「關老弟，白姑娘如此之醜，連我也沒想到，眞是抱歉！」

關永冷冷地道：「你眞的不知道？」

「是啊！人皮面罩唯妙唯肖，我又沒有太接近仔細去看，怎知她玩了個花梢呢？」

小毛道：「要是關永接收了她，玩過之後才發現她是個醜女，那不是窩囊透了？」

關永道：「人不可以外貌去介定他的價值，我以爲問題不在容貌，而在品德。」

白嘉麗道：「你自己的品德又如何？」

關永泰然道：「也不怎麼樣。」

白嘉麗道：「你倒很坦白。」

關永道：「我一向如此，因爲世界上眞正一本正經，中規中矩，表裏一致的人太少了。」

白嘉麗道：「正是。你願不願意交我這個朋友？」

「願意！我很想知道一件事……」

「是不是我這個『通吃散人』之女，手底下也不怎麼樣？」

「對！是不是妳未得到令尊的眞傳？」

「也可以這麼說，但是我必須說明，不論如何高明的『郎中』，總有其極限，其實，手法也大同小異。」

關永道：「這話我信，所以我願意交你這個朋友。」

小毛道：「那也要看是什麼朋友。」

白嘉麗道：「當然是情感較深的朋友。」

小毛道：「至少小關不會和妳上床。」

華歌道：「小毛，你就是不上路！」

小毛道：「我說的是實話。」

華歌道：「現在先不談這些，這一筆鉅款，現在就分成三份，大家的意見如何？」

小毛大聲道：「怎麼，沒有我的份？」

華歌道：「你又沒下場去賭，你憑什麼要錢？」

小毛大聲道：「你下場賭過？」

「可是我安排了一切。」

小毛道：「四個人平分，少一分也不成！」

華歌道：「白姑娘意下如何？」

白嘉麗道：「看在關永份上，分一份給他。」

華歌道：「白姑娘，妳可眞大方……」

一個人大約分了兩百餘萬。

然後開始飲宴。

小毛很想不通，小關身邊有很多女人，任何一個都比白嘉麗高明多多，爲甚麼會對她有胃口？

各人的審美觀不同，胃口自然不同了！

開懷暢飲之下，小關和白嘉麗都醉了。

小毛也差不多。

只有華歌未醉。

正因爲他未醉，所以可以自由行動。

他把小關和白嘉麗弄上一輛篷車，連夜趕路。車在山道上顚簸搖晃前進，車內很暗。

這工夫小關在白嘉麗耳邊道：「白姑娘……」

白嘉麗忽然摟住了他。

關永嚇了一跳，本來他以爲白嘉麗酒醉未醒，只不過他却知道，酒中有毛病。關永很精，自賭場中起了變化後，他對華歌這個人就打了個問號，所以最後那壺酒他沒有喝。

沒有喝却裝醉了，事實上是裝昏迷。

此刻她能抱住他，當然也是裝的。都不單純。

車內暗，她把篷車側面的布簾撩起一角。

月亮既圓又大，車內可以視物。

關永忽然心中一動，望着她的臉發楞。

白嘉麗在他耳邊道：「他以爲咱們已經昏迷不醒，何不趁此機會……」

關永親了她一下，道：「妳是……」

「我是一個女人。」

「而且是一個好的女人……」

這樣疊在一起磨擦，就是兩塊木頭也能磨出火來。

車在搖晃顚簸中前進。

人也在顚簸中契合纏綿，妙不可言。

原來白嘉麗還有一層面罩，取下這個醜面罩，下面才是她的眞正

面目，比原先最上面那一層面罩更動人。

兩個年輕人一見面就玩這個？是不是太隨便了？這算甚麼事？

也許不，他們算是劫後餘生。珍惜這一段情，都情不自禁地獻出了自己，白嘉麗久已傾慕這個小魔頭了，當然，還另有原因。

小關對卓、齊二女看穿了，也是原因之一。

車子走了近一夜，五更天才停了下來。

不一會有開門聲，也有人交談。

一個陌生口音的人道：「華歌，車裡面是……」

「是兩個活寶。」

「甚麼活寶？」

「活寶就是活寶，不要動，先把車子駛進去再說。」

車子似乎入了院中，兩人仍然佯作昏迷，他們被挾入一個敞廳之中，這兒是一個不太大的莊院。

不一會有兩個人走入大廳中。為首的一個雖不識，這儀表不俗的中年人身後却是不久前和小關豪賭的年家聲，因此，可以猜出這中年人可能就是年五洲了，他們很像。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華歌本就是「神蛛會」的人？

他要賺小關，似也不須轉這麼大的彎子呀！

「年先生……」華歌行禮拜見。

「很好！華大俠很會辦事。」

華歌道：「屬下職責所在，不敢怠忽……」

「好極了！好極了……」年先生看看白嘉麗，道：「這就是『通吃散人』的女兒？」

「是的，年先生。」

「好極了！」年先生負手踱來踱去地道：「關大俠的哲嗣也很不錯……」

「回年先生的話，這小子很不單純！」

年先生道：「好極了，單純反而不好了！」

華歌道：「先生請指示，如何處置他？」

「先把他們分別送到『招待所』去，明天再說！」

「是……」這工夫年先生父子已走了出去。

關永以為，所謂「招待所」，必然是牢房，絕對不是招待賓客的精舍甚麼的。這工夫華歌挾起了兩小往外走。

這光景，除了極少數的卡哨，大多還在睡夢中。拂曉，正是人們好睡的時刻。

這工夫華歌忽然感覺「志堂穴」和「巨闕穴」上都被輕輕按住，且以「蟻語蜨音」道：「到年先生住處去！」

華歌大吃一驚，却知道不能喊叫。

這兩個年輕人任何一個都不能得罪，一叫就沒命。

只不過到年先生那兒去，這豈不是通敵？

他相信兩小要向年先生施襲。

「華歌……」關永道：「乖乖地到年先生處去，我們會放過你，不可叫也不能有任何示警的表情。」

華歌也以「蟻語蜨音」道：「兄弟，這可不是鬧着玩的，弄不好，咱們三個都要一命歸西。」

關永道：「放心，施襲的是我們，他如果反擊，目標也是我們，你操甚麼心，別緊張就是了。」

白嘉麗道：「反正你要記住，我們若完了，你也不大可能獨活，所以非一條心不可！」

華歌道：「白姑娘為甚麼要對付年先生？」

「現在來不及說這些，事後我再告訴你！」

年先生的院子不大，却關了門。

到這院中來，在目前當然不能越牆而入，因為那樣一來，年五洲也就提高警覺了。

華歌以為，他眞是倒楣。

如何才能在兩小施襲之下他能置身事外？

這要極大的技巧。

如果施襲成功，他脫不了干係，失敗了，他可能和兩小一樣，倒斃當場。

他絕對沒有想到兩小如此難纏，本來是要賺兩小的，結果眞正是陰溝裡翻船。

年先生的小院子就在前面。

華歌心中打鼓，上面賺白嘉麗，是想利用她的高超賭技，為「神蛛會」賺取巨額的基金。

任何一個幫會或秘密組織，剛開始都要大筆的基金，華歌以為他的安排很不錯，一石兩鳥，把兩個都賺來了。

結果被賺的居然是他自己，眞糟！

關永道：「敲門！」

華歌猶豫了一下，在門上敲了兩下。

白嘉麗很精，此刻就按住華歌的重要穴道上，使他無法施展「蟻語蜨音」的本領。

要不，他會和年先生隔着道門暗中溝通。

又敲了兩下，只聞年先生道：「門未關，進來！」

華歌推開門進入，又把門掩上。

兩小十分慶幸，如果年五洲出來開門，而向他們施襲的話，在門

口動手，會被人立刻發現。

年先生在屋中道：「是那一位？」

華歌道：「是屬下華歌，有事要稟報年先生。」這工夫已到了正屋門口。

說完了這話，白嘉麗又按在那穴道上，以免他使用「蟻語蜨音」，此刻是最要緊的關頭。

「進來！」

華歌往裡走，兩小已全神戒備。

他們都蓄力以待，準備作雷霆的一擊。

這工夫已來到內間門口，年先生已站在內間門內，兩小像兩根繃緊的彈簧向年先生射去。

這可以說是絕對意外的吧！

但在年先生來說，這不能算是絕對的意外。

因為剛才華歌在正屋門外說的兩句話，語氣中充滿了對這即將發生的事所產生的懼意，因而有點顫抖。

年先生是何許人？焉能聽不出來？

再說，剛才年先生叫他把兩小送到「招待所」去，即暗示送入牢房中，為何又弄到這兒來了？

況且，剛才華歌挾着兩小進院，年先生在窗內早已看到，以年先生的經驗，自己猜了個八成。

八成是華歌被兩小威脅來此行刺的。

年五洲不以為是華歌主動聯合兩小反叛的。

這只是瞬間的事。

兩小身子射出，華歌臨時決定一齊行動。

既然事後年先生不可能放過他，為什麼現在不利用這機會？

兩小一左一右攻上，華歌正面出了手。

這三股力量合而為一，非同小可，但是，年先生却是游刃有餘，正要一一化解。

但是，正因為他以為游刃有餘，却忽略了還有一支伏兵，竟是小毛這小子。

他在華歌往酒中下藥時就看到了。

小毛要看看這傢伙到底要幹什麼，就暗暗跟下來。

甚至小毛還偷看到小關和白嘉麗在車中纏綿。

小毛的一擊才產生了決定性的作用。

他是在華歌之後，以華歌的身子作掩護。

他的「雙撞掌」作全力一擊。

兩小已被震出，華歌也中了一掌飛出。

小毛的「雙撞掌」到了年先生胸前，年先生似已措手不及，但是，年的胸腹之間僅被輕撞了一下，小毛也被一腳踢出。

這工夫關、白兩小及華歌已發動了第二波攻勢。

小毛當然也不會怠慢。

這四人一旦不是施襲，要動年先生就難了，年先生「嘿嘿」獰笑中，砸出了華歌，踢中了白嘉麗，迫退了小關。

就在他一拳砸中小毛尚未轉身時，背後又射來一道人箭，這一手却是絕對出乎他的意料的。

待他警覺，背上已着實地中了一擊。

來人是個少女，全力一擊，自是非同小可。

年先生往前一栽，來不及看清是何人施襲，施襲者已穿窗而出，窗紙上還滴了幾灘鮮血。

年先生當然受了內傷，以他的身份來說，可以說流年不利。

來人居然是卓玉，更出乎意料。

卓玉是卓家姊妹中最小的一個，武功却不是最差的一個，她比老二卓約好些，只比老大卓倩略差。

華歌等於死裡逃生，道：「各位，快走！」

年先生並未召來大批人手攔截。

可能是這兒的人手不多。

或者，年先生栽在一干年輕人手中，不願張揚出去。

卓玉傷了人已先離開，所以三小未看清，小關和小毛却把她當作了卓倩，因為三姊妹很像。

衆小出了這個宅子也無人追踪。

這兒似乎是年五洲的秘密落脚處之一。

華歌這工夫也不見了。

關永、小毛及白嘉麗在山徑上奔馳了一會緩了下來，小毛道：「白姑娘在這件事中到底扮演的是什麼角色？」

白嘉麗道：「華歌邀我豪賭，說是與賭之中有關大哥在，我也就參加了。」

「這麼說，如果沒有小關，你就不參加了？」

「八成如此！」

「妳似乎和鄒揚有來往。」

「過去是有來往，只是普通交情而已。」

關永道：「為什麼兩大名醫也會參與這場面？」

白嘉麗道：「以我猜想，他們必是受『神蛛會』的請託，以他們的招牌為號召，作見証人，希望能利用我們白家之賭技為他們贏得鉅款，當然，這兩大名醫也好賭。」

小毛道：「可是妳出師不利？」

白嘉麗道：「這局面非常詭

輕鬆上路・唯有TUTTO

TUTTO
旅・行・用・品

Anywhere You Go... Only Tutto

各大百貨公司均有代售

總代理：豐潤有限公司 Whole Come International Ltd. Tel：858 8682 Fax：540 4422

Graphic-Eye Advertising Limited

譎，華歌本是『神蛛會』的人，却臨陣叛變，揭了我的底，搶先捏起了那骰子。」

小毛道：「各位，我以爲華歌未必眞的叛了年先生。」

白嘉麗道：「你是說華歌是詐叛？」

「有此可能！」

「這怎麼可能，由於他的參與施襲，年先生却受了內傷。」

關永道：「受傷也可能是假的。」

白嘉麗道：「這可能嗎？目的何在？」

關永道：「爲華歌製造機會。」

「什麼機會？」

「打入我們之中作內應的機會，好在三、五天之後就可以証明這一點。」

這工夫林中閃出八個人。

爲首的是遲覺，其次爲包一鳴、「天地二怪」、婁英、雷中雨、聞人俊與何九成等人。

這八人齊來，三小自非敵手。

白嘉麗道：「咱們和他們卯上。」

關永道：「不要硬碰硬，我們三人由三個方向逃走，甩掉他們之後，在前面那座小山神廟中聚齊。」

小毛道：「你們二人何不一起？」

「不行，我們必須分散他們，然後再找機會蠶食。」

毛、白兩小只好聽他的。

八人由北方而來，三小就向東、西、南三方面散去。

八個人立刻分頭去追。

三小是主動，對方被動，況且分派人手去追，也稍稍躭擱了一些時間，三撥人一個也未追上。

追小關的就是以遲覺爲主。

另外還有包一鳴，僅二人。但因遲覺是這些人之中身手最高的，所以少了一人，另二撥都是三人。

包一鳴道：「遲大俠，這小子眞滑！」

遲覺道：「後生可畏，別小看他們。」

包一鳴道：「關庸已受傷，此人不去，本會推展業務總是不便，爲什麼那位……」

遲覺道：「請記住，不可再談此事。」

「是的，遲大俠，那邊有個山溝，我過去看看。」

包一鳴站在山溝邊緣上向溝內望去。

溝中水深過膝，包一鳴看了一會，剛剛轉身要回去，忽然脚底一絆，身子往前一栽，一塊石頭正中他的前額。

「蓬」地一聲，包一鳴頭暈眼花，差點栽倒。

額上立刻突出一個大包，他大罵道：「是那個渾蛋施襲！」

這時，又有勁急的風聲自腦後飛來。

包一鳴的綽號是「鬼影子」，身法不謂不靈活，只不過這一回頭却上了當，人家是以迴旋鏢的打法，人是在他的斜對面草中向他施襲的。

這麼一來，他回身之下等於背向敵人。

「叭」地一聲，腦上又挨了一石。

那邊的遲覺早知不妙，立刻疾馳過來。

此刻，也正是包一鳴中石仆下之時。

遲覺也不敢大意，四下打量，却看不到人。

這溝內溝外全是草深樹密地帶。

夜晚有人藏在其中，加之有點風，吹得「沙沙」作响，這就更不易找到敵人藏身之處了。

但是，遲覺畢竟和包一鳴不同。

他故意蹲下查看包的傷勢，却趁機暗暗注意四周。

關永一動，遲覺立刻就發現了他的方位。

小關要逃避，遲覺已經盯上了他。

關永逃出一百步左右，遲覺迎面攔住，道：「小子，你再滑，還是差了點，你還要動手？」

小關道：「總要試試看對不？」

「我是你，就不會自討苦吃。」

「畢竟你不是我，我也不是你對不？」

遲覺的「劈空掌」出手，小關閃了開去，竟把一顆碗口粗的樹劈斷。

第三記「劈空掌」劈出時，小關忽然繞到他的右側反守爲攻，遲覺不由心一動，這小子不一樣了。

遲覺也的確不同些，躲過小關兩招，開始反攻。

關永雖然學了由卓布衣代傳的父親絕學，畢竟只得一套劍法，而且還談不上火候。

在目前和遲覺比，還是不太行。

未出十招就很顯著地落了下風。

這時包一鳴醒來，甩甩頭正要爬起來，「叭」地一聲，又是一塊泥巴擊中了他的後腦，泥粉四濺，又搖晃倒下昏了過去，他當然不知是誰了。

此刻小關越來越不濟，幾次想溜，却無法脫身，當然，遲覺要在五十招內勝他也很難。

這工夫忽然有個幪面少女逼了上來。

（未完・七）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寧神固神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THE LADY PEARL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女人唔補好易老
碧玉珠
The Lady Pearl
峨嵋葯廠榮譽出品　各大葯房有售
總代理：萬德藥行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文咸東街88號地下　電話：543 0503